塔　索

耶路撒冷的解放

王永年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Torquato Tasso

Gerusalemme liberata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耶路撒冷的解放

Yelusaleng De Jiefa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559,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4　插页3

1993年6月北京第1版　199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670

ISBN 7-02-001608-1/I·1407　定价12.70元



作　者　像

作者画像：张守义作

第 一 章

上帝派遣加百列天使前往托尔托萨。戈弗雷多召集基督骑士的首领们议事，被选为统帅。他检阅军队，率众向锡安进发，来到一个平原。十字军骑士的逼近使朱迪亚国王大为惊慌。

一

虔诚的军队高唱凯歌，
统帅解放了基督圣墓。
他的睿智和勇力功勋彪炳，
在光荣的事业中历尽艰辛。
群魔乱舞，对他无可奈何；
亚非联合，挡不住他进军；
蒙天之恩，浪迹四海的伙伴
在神圣的旗帜下戮力同心。①

---

① 塔索这部伟大史诗中的历史事件错综交叉。诗人的叙述并不局限于围困耶路撒冷城和有关的军事行动；据史载，围城四十天，没有什么突出事件，因此，诗人引用了先前很久的事实；描写耶路撒冷军队时也有类似情况，其中某些人物已于两年前死在尼西亚或安蒂奥基亚。史诗反映的重大事件几乎全部属于围攻安蒂奥基亚城时期，尤其是塔索笔下的对穆斯林的决战一役。戈弗雷多·博伊龙于1096年8月向巴勒斯坦进军，1099年6月攻克耶路撒冷。塔索的浮想联翩的诗篇包括的正是这个时期。

二

啊，缪斯女神，你扬弃了
赫利孔山萎蔫的桂冠，①
置身载歌载舞的天使中间，
戴上永恒星辰镶嵌的金冕，
请你在我心头燃起天国的火焰，
让我的诗歌绚丽多彩，
如果我从别处汲取灵感，
渲染了真实，望你原谅包涵。

三

你知道帕那萨斯山文采风流，
世人趋之若鹜，争先恐后，
真实一经旖旎诗句装饰，
落落寡合的人也为之心折。
正如给生病的孩子苦药，
我们在杯口涂上蜜汁：
只要他得到生命和健康，
受点哄骗又有何妨？

四

我漂泊天涯，命运多舛，
在惊涛骇浪中险遭没顶，

① 赫利孔山是希腊南部帕那萨斯山脉中的一座山，传说是缪斯女神居住之地。缪斯有九，分管文艺、美术、音乐等，以掌管诗歌者居多。

云情高谊的阿方索，是您
指引我绕过暗礁，安抵港湾，
我怀着近乎祈求的心情
奉上这些篇章，请您哂纳。
有朝一日，也许这支拙笔
胆敢专写您的事迹。

五

基督的臣民蒙天之恩，
如果来日组成新的十字军，
向凶恶的色雷斯人挺进，
夺回被他们霸占的圣城，
那时理应由您率领步马，叱咤风云，
或者，如您愿意，由您统帅海上舰队。
戈弗雷多的后任，现在请您倾听
我的诗歌，准备迎接战斗。①

六

为了实现崇高的事业，
基督徒们远征东方，将近六载。

---

① 诗人把他的作品献给古老显赫的埃斯特家族的费拉拉公爵阿方索二世。《耶路撒冷的解放》问世时正值土耳其苏丹索里曼和阿穆拉特斯大举进犯匈牙利，海盗红胡子不时骚扰意大利海岸，使基督教国家不得安宁。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纷纷酝酿组织新的十字军征讨土耳其人，教士们鼓动各国国王、人民、领主和主教发动圣战，尘嚣甚上。因此，《耶路撒冷的解放》是一阙战歌，是号召基督教世界拿起武器的应景之作。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出版正好赶上奥地利的堂胡安率领十字军团击败穆斯林的勒班托战役，除了史诗本身的优美之外，这也是使它哄动一时的一个原因。

他们发动强攻，夺取了尼西亚，①
运用计谋，拿下安蒂奥基亚，②
然后据城坚守，击退波斯大军的反扑，
托尔托萨围困多日，还未陷落。
时已严冬，不利于军事行动，
只能静待次年春天来到。

七

战事在多雨的冬天暂时停息，

① 尼西亚于1097年6月20日被十字军攻占。

② 攻陷安蒂奥基亚(1098年6月3日)的历史细节几乎全部包括在史诗之内：塔索为什么要从中汲取主题呢？这一都城在基督教的编年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基督徒把它看作锡安的长女，甚至有托波勒斯("上帝之城")之称，因此十字军骑士见到它时情绪高涨。阿尔贝托·德艾克斯(《耶路撒冷编年史》)和吉列莫·德蒂罗为我们详尽地描绘了该城；前者着重写它的位置和城堡；后者写它的历史古迹。十字军东征时期，统治该城的是土库曼王朝的土耳其亲王阿基-希安(尼格罗之弟)，他守城时英勇战死。记载初期十字军东征的唯一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凯玛尔-艾丁愤懑地描写了安蒂奥基亚的陷落。"传闻城中有个名叫扎拉布(甲胄匠)的居民。他受命防守一处塔楼，但为了报阿基-希安夺产之仇，修书给十字军一个名叫博埃蒙多的将领：'某塔楼归我防守：如你能答应保全我身家性命等条件，我可以献出安蒂奥基亚。'博埃蒙多同意了全部条件，六月一日星期四夜间，甲胄匠抛下一条绳索给敌方士兵，他们相互援引，攀上城墙，人员到齐后袭击了麻痹大意的哨兵，割下他们的首级。博埃蒙多就这样占领了安蒂奥基亚。那天惨遭杀害的穆斯林不计其数；法兰克人在全城大肆掳掠，把居民置于奴役之下。"这段叙述和基督教世界作者们的说法毫无出入。随同托洛萨伯爵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教士拉蒙·德阿希勒斯描写安蒂奥基亚陷落时这样写道："撒拉逊人和土耳其人死亡总数难以估计，受害时的各种形状惨不忍睹。城陷后被掳掠的战利品不可胜数，任凭怎么想象都不为过。"(德阿希勒斯：《法兰克人攻克耶路撒冷史实》)基督徒进入安蒂奥基亚后数日，一支强大的异教徒军队赶来救援，假如阿布法拉赫在叙利亚编年史中的记载可信，军队的骑兵就有十万之众。那是小亚细亚阿拉伯和土库曼部落的庞大联军，由莫苏尔亲王凯尔博加统率，协助他的还有大马士革亲王德加克，埃梅索亲王吉纳·埃道勒，以及某些流浪阿拉伯人的团队的首领索克曼和伐塔勒。这支军队在安蒂奥基亚城下被击溃。

这一季节行将结束。
苍穹寥廓，群星璀璨，
远离深渊般的地狱，
星空之上最明净之地方
便是上帝宝座所在的天堂，
永恒的上帝目光朝地球一望，
人世一切都了如指掌。

八

他放眼世界，目光转向叙利亚，
在基督徒将领身上停驻。
人们心灵最隐秘的深处，
对他无不洞若观火。
他看到戈弗雷多炽热的愿望，
要把不信神的穆斯林逐出圣城；
戈弗雷多满怀信仰和激情，
荣华富贵全不放在心上。

九

他看到巴尔多文雄心勃勃，
渴望建立丰功伟绩；
坦格雷多自暴自弃，
不幸的爱情使他受尽折磨；
安蒂奥基亚的博埃蒙多
在为新的王国奠定基础，
制订法律，推广文化艺术，
提倡信奉真正的上帝，

十

这些工作占据了博埃蒙多全部心灵，
别的事情几乎忘得一干二净。
上帝在里那尔多身上看到了战士精神；
安逸享乐同他陌路无缘，
他抱负远大，壮志凌云，
只求荣誉，不谋财富权力，
他聆听古尔福的教诲，
学习祖辈的光辉事迹。

十一

世界之王审视了这些将领
和别人心底最隐秘的感情，
然后从天使队伍里召来
位列第二的加百列。
他是上帝和善良人之间
忠实的通事、欢乐的使者：
把上帝的诏令传达给世人
把世人的敬爱和祈祷上达天国。

十二

上帝嘱咐他的使者："去找戈弗雷多，
以我的名义问他，为什么按兵不动？
耶路撒冷还在铁蹄下呻吟，
为什么不重启战争、解放该城？
吩咐他出任统帅，召集首领商议，

督促懒散的人共襄崇高事业，
我选择了他，世人可遵照执行，
原先的伙伴，战时应成他的部属。”

十三

接奉上帝的命令，
加百列迅速准备执行。
他从空灵变为有形，
便于凡夫俗子辨认。
他采取了人的面貌和身形，
但散发着天使的庄严；
他选了青少年的年龄，
金灿灿的头发长及双肩。

十四

他展开白羽金翎的翅膀，
轻捷矫健，不倦地翱翔。
劈开罡风和云层，
凌越陆地和海洋。
天国的使者加百列
进入世界的领域，
收起匀称的两翼，
先在黎巴嫩山巅歇息。

十五

然后他振翼疾飞，
直奔托尔托萨平原。

水天之际旭日喷薄欲出，
尚未完全脱离波浪。
戈弗雷多在做例行的晨祷，
虔诚地向上帝祝告，
这时大天使出现在东方，
比初升的太阳还要明亮。

十六

天使对他说:“戈弗雷多，
开战的时机已经来到，
你为什么逡巡不前，
不去解放羁轭下的耶路撒冷?
赶快召集首领们从长计议，
鞭策懒散的人共举大旗。
上帝选你为他们的统帅，
他们将乐于服从你的决策。

十七

“作为上帝的使者，我以他的名义
向你揭示他的旨意。
你对胜利应抱有莫大信心，
对部下可寄予厚望!”
大天使说罢，顿时消失踪影，
又回天堂至高无上的境地。
他的光辉形象和一番话语
使戈弗雷多眼花缭乱，惊异不已。

十八

戈弗雷多凝神屏息，细细寻味
上帝使者刚才的一番话语，
领导战争的重担落到他肩上，
他夙愿可偿，渴望驰骋沙场。
虽然天降大任，位高众人，
他并不忘乎所以，沾沾自喜，
他的愿望汇入主的愿望，
正如烈焰中升腾的火星。

十九

众将领分散在附近各地，
戈弗雷多召集他们前来商议；
派人传话，四处送信，
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唤醒沉睡的美德，
激励潜在的雄心，
将领们个个心悦诚服，
感到义不容辞，踊跃从命。

二十

众将领络绎前来应卯，
唯独博埃蒙多没有报到。①

---

① 博埃蒙多：罗伯托·吉斯卡多之子，诺曼底冒险家，自封为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公爵，是当时最英勇的将领之一。1096年，率领两万士兵开赴圣地，凭智谋和勇敢攻占安蒂奥基亚。他没有同基督教军队一起继续向耶路撒冷进军，而忙于巩固对安蒂奥基亚的统治，并扩张势力到希腊人防守的劳迪塞亚(叙利亚海岸城市，今为拉塔基亚)。圣城被十字军攻占后，博埃蒙多前去接受主教授予的安蒂奥基亚郡侯爵位。

有的在城外安营扎寨，
有的驻守托尔托萨和城郊。
各路英豪择日集会，
济济一堂，共商军务。
虔诚的戈弗雷多首先发言，
声音洪亮，神情庄严：①

二十一

“上帝的战士们，天国之主
选中你们为他重振信仰，
带领你们跨越陆地海洋，
渡过艰难险阻，惊涛骇浪，
你们南征北战，短短数载，
平息了多少地方的叛乱，
你们的胜利大旗和赫赫威名
在多少被征服的敌人中传扬。

---

① 戈弗雷多·德博伊龙：下洛伦那公爵，耶路撒冷第一任基督教国王，出身于波洛尼亚望族，查理曼大帝女系后裔。他在日耳曼皇帝对罗马教皇的战争中开始军事生涯；但进入罗马后生了一场重病，他认为这是上帝由于他亵渎罗马教廷而给他的惩罚，便发誓要以十字架捍卫者、而不以朝圣者的身分进入耶路撒冷。戈弗雷多·德博伊龙参加了十字军，于1096年8月15日开赴君士坦丁堡，法兰西和莱茵河两岸大部分贵族都投入他麾下。戈弗雷多在尼西亚、安蒂奥基亚和耶路撒冷之役表现英勇非凡，塔索把他的许多英雄事迹移植到坦格雷多和里那尔多身上。戈弗雷多身材高大，相貌威武，力大无比。

塔索笔下十字军骑士的发言洋洋洒洒，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这些言词与其说是十字军骑士们在十一世纪的讲话，不如说是诗人号召十六世纪的基督徒人民拿起武器反抗土耳其人。

二十二

“倘若我所见不谬，
我们告别亲人，背井离乡，
甘冒生命危险，不顾疲劳，
远渡重洋，投身沙场，
并非谋求短暂的虚名，
占领蛮荒的土地，
果真那样，我们的追求未免卑微，
流血牺牲，也无益于净化灵魂。

二十三

“我们向往的最终目的
是攻克锡安巍峨的城墙，
拯救基督徒于水深火热，
帮助他们摆脱屈辱奴役；
在巴勒斯坦创建一个新的王国，
让信仰有稳妥的基地；
虔诚的朝圣者可以了却心愿，
参拜伟大的圣墓，不受阻挠。

二十四

“迄今为止，我们经历了不少艰险，
所做的事情更是难以数计，
然而无论屯兵此地或者挥师向前，
所获荣誉有限，离目标还远。
我们集中全欧精锐兵力

把战火引向亚洲辽阔地域，
仅仅摧毁而不建立新的帝国，
如此兴师动众又有何益？

二十五

“希望创建新帝国的人
不在尘世的基础上经营。
在那里我们远离同胞，
遭到无数异教徒的包围：
既不能指望希腊的援助，
也得不到遥远西方的保护，
成年累月在废墟中转辗，
到头来只能是自掘坟墓。

二十六

“击败土耳其和波斯人，功勋彪炳：
攻克安蒂奥基亚，遐迩闻名。
辉煌胜利乃是上帝赐予，
不能归功于我们自己。
假如我们背离上帝的原意，
把胜利引向歧路，
上帝可以收回胜利，
我们的英名也将付诸流水。

二十七

“啊，我们向上帝起誓，
谁都不能辜负珍贵的恩赐！

我们要贯彻崇高原则，
把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如今道路已经畅通无阻，
季节又对我们行军有利，
我们何不直捣圣城，
夺取最终的胜利？

二十八

“诸位郡侯，我向你们宣告，
今人和后代都将听到，
天上的神灵为我作证：
成功立业的时候已经来到；
拖延稽误将会失去良机，
十拿九稳的事情也会不可靠。
我敢断言：如果我们迟迟不前，
撒拉逊人就能得到埃及支援。”

二十九

戈弗雷多的话引起一阵议论。
隐士佩德罗随即站起身，①

---

① 隐士佩德罗：十字军东征的积极鼓吹者，十一世纪中叶生于亚眠教区，早年情况不详，甚至无从查考姓氏。年轻时以武艺著称，1071年投效波洛尼亚伯爵，参加弗兰德战役。婚后数年妻室亡故，便遁世隐居。他为朝圣东方的传闻所吸引，去耶路撒冷，晋见西梅翁主教，诉说了他因圣城沦落而感到的痛苦。回西方后到了罗马。罗马大主教以对预言者的礼仪接见了他，对之大加赞许，授命他宣布基督之城即将收复。隐士穿过意大利，翻越阿尔卑斯山，走遍法兰西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出席了克莱蒙会议，会上乌尔班诺二世当着大批基督教骑士宣布十字军成立。据史载，由隐士佩德罗和瓜尔特里奥·桑阿瓦率领的首批十字军在抵达耶路撒冷之前就被（转下页）

他是这次伟大行动的倡导人，
在郡侯会议中举足重轻。
“戈弗雷多的意见我完全拥护。
精辟透彻，不容置疑，
各位想必有同感，也会赞成，
我只有一点小小补充：

三十

“各位意见分歧，不能求同存异，
造成了许多可悲的后果，
以至大功迟迟未能告成，
想起这些令人痛心，
许多疑虑和勃豁
都可以归诸一个原因：
那就是权力分散，政出多门，
群龙无首，大事难成。

三十一

“一国无二君，一家无二主，
即使远征的随军政府
也应由一人论功行赏，按罪处分，
统一分配工作，集中布置任务。
让四肢归为一体，

(接上页)击溃，原先的十万士兵剩下不足三千。作为十字军的倡导者，隐士佩德罗并不具备指挥军队的才能，他为圣战大业做了准备工作，但在具体战争中只发挥次要作用，此后也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但是他参加了对耶路撒冷的围困，修士罗伯托记载了他在橄榄树山对基督徒们的讲话，塔索在他的作品中把这次讲话的时间提前了六个月，内容大同小异。

推举一位领袖指挥全局：
授予他至高的权力，
起君主的作用，具君主的权威。”

三十二

老人语毕。神圣的上苍，
世人的七情六欲您了如指掌。
您给隐士佩德罗以启迪，
又把他的话铭刻在骑士们心上；
他们一向桀骜不驯，追逐荣誉权力，
隐士的话驱散了他们的私心杂念，
吉列莫和古尔福德高望重，
首先推举戈弗雷多为统帅。

三十三

众人一致同意。从今以后，
由他运筹帷幄，发号施令。
随意向战败者颁布法律，
随时将战争引向任何地域；
郡侯们以前和他平起平坐，
如今成为执行命令的部属。
任命统帅的消息一经确定，
人们奔走相告，传遍全军。

三十四

戈弗雷多和战士们见面，大家认为
他身居帅位当之无愧，

统帅神态安详，平易近人，
接受了部下的山呼万岁。
战士们的爱戴之情
出自肺腑，形于颜色，
他颔首示意，然后下令全军
次日在开阔地列队检阅。

三十五

太阳升起在东方，
比以往晴朗辉煌，
战士们全副武装，
各队旗帜迎风飘扬，
他们在宽广草地列队行进，
个个精神抖擞，兵器鲜明。
虔诚的博伊龙站在中央，
注视着经过面前的马队步兵。

三十六

记忆啊，你历尽沧桑终古常新，
一切事件都由你妥为保存，
请你帮助我，让我追述
阅兵场上耀武扬威的将领。
让我拂去岁月的积尘，
使他们的旗帜焕发光彩，
让我的秃笔借助你的大力，
使千秋万代永记他们的英名。

三十七

首先出场的是法兰克人，
他们来自四面滨河、
广袤美丽的法兰西省。①
皇兄乌戈原是他们的首领，
乌戈死后，由克洛塔里奥接替，
举起他们光荣的金条大旗，
克洛塔里奥雄才大略，
名闻遐迩，可与国王相比。②

三十八

法兰克步兵多达一千，武器精良，
接踵而来的是一千骑兵，
军容整饬，纪律严明，
配备和外表也同前者相仿
骑兵们来自诺曼底，
首领罗伯托和他们同族。

---

① 这里的原文是法兰西岛，为了避免混乱，译为"省"。古时法兰西岛四面濒河：北为阿纳河，南为塞纳河，东为马恩河，西为瓦兹河。

② 乌戈是韦芒杜瓦伯爵，菲列普一世之弟，于1096年率领一支精兵前往圣城。最初他被阿莱霍皇帝俘虏，囚禁在君士坦丁堡，由于戈弗雷多·德博伊龙对阿莱霍表示了敌意才恢复自由。围困尼西亚和攻占安蒂奥基亚之役他均在场。后一战役取得胜利后，艾诺伯爵派一名随从陪伴他去希腊皇帝处通报喜讯，但在尼西亚附近遭到土耳其人伏击。艾诺的使者被俘或被杀，乌戈单骑逃脱险境。他是否参加了对耶路撒冷的围攻无从考证，可以肯定的是，正如塔索所说，当时他仍健在。攻克圣城后两年，他再次远征东方，据史载，遭异教徒多次围攻，损失二十多万人，他本人也多处受伤，于1101年10月18日死于西里西亚。

吉列莫和阿德马罗两位教士，
率领他们的队伍随后来到。①

三十九

两人曾是虔诚的教士，
献身神圣的职业；
如今披发戴上战盔，
奔赴沙场横刀跃马。
前者率领四百精兵，
来自奥朗日城和附近地区，
后者手下人数相等，
都是骁勇善战的普伊人。

四十

随后上场的是巴尔多文，
率领着自己和兄长的波洛尼亚士兵。
兄长戈弗雷多如今统帅全军，
旧部便划归他管辖，
两部人数相加有一千二百。
紧接而来的是夏尔特尔伯爵，

① 阿德马罗·德蒙泰尔是普伊·德维莱主教，同隐士佩德罗一样，担任神职前也是武人。他率领奥弗涅、普罗旺斯和勃莫辛诸省投奔在他旗号下的许多教士和大批战士前往圣地。他在尼西亚和对撒拉逊人的多次战斗中功勋卓著，尤其在围攻安蒂奥基亚一役表现了杰出的指挥才能，吉列莫·德蒂罗以及其他记载十字军事迹的历史学家对他的审慎、英勇和雄辩推崇备至。塔索在这里把他列为向锡安进军的首领与历史事实有出入，因为他在安蒂奥基亚战役后数日去世，十字军进军圣城是八个月以后的事。从下文可以看到，塔索把阿德马罗之死因写成是围攻耶路撒冷时中了克洛林达一箭，

此人文韬武略，赫赫有名，
他麾下有四百亲兵。

四十一

下一队的首领是古尔福。
此人富甲一方，战功卓著。
出身意大利埃斯特望族，
日耳曼授爵封邑，
他承前继后，发扬光大，
无愧于古尔福的姓氏。
多瑙和莱茵流域瑞典人早期领地
以及卡林西亚都归他管辖。

四十二

他从母系继承的丰厚遗产，
通过煌煌战果大为扩展。
他的部下喜欢冬季围火欢宴，
但一声令下无不勇往直前，
兴高采烈去找死神较量。
他们出征时有五千之众，
同波斯人血战后伤亡惨重，
今天接受检阅的不足二千。

四十三

淳朴金发的民族随后上场，
他们来自盛产小麦与牲畜的地方，
同法兰克和日耳曼人左右毗邻，

一面滨海，莫萨与莱茵流径全境。
与之同来的是岛国居民，
高耸的礁岩是他们的屏障，
咆哮的北海吞噬货物与船舶，
甚至城市与王国也受威胁。

四十四

两队人数共计一千，
听从另一位罗伯托指挥。①
不列颠中队兵员略多，
为首的是国王幼子威廉。
英格兰人箭法高明，
同他们一起的是粗犷的居民，
他们的家乡冰岛古木参天，
地球的终端，世界的边缘。②

四十五

后面是英俊的坦格雷多，
他胆略过人，武艺绝伦，
骑士中除了里那尔多，
同他相比，谁都不能。
如果说他名声有什么瑕疵，
只是沙场上一段痴情，
他一见到所爱慕的人，

① 罗伯托二世，佛兰德伯爵。他在巴勒斯坦的功绩为他赢得了“耶路撒冷人”的称号。

② 塔索沿用了骑士文学中的地理概念，认为冰岛是最接近北极的国家。

立时堕入情网，不克自拔。

四十六

有一天，法兰克人大获全胜，
波斯人被打得豕突狼奔，
坦格雷多穷追猛赶，
逶迤行来，人倦马乏。
他来到一片葱茏的树林，
清泉芳草，凉爽喜人，
他下马饮水，滋润干焦的口唇，
让疲倦的肢体略事休息。

四十七

一位少女蓦地出现在他眼前：
全副披挂，只是卸下了头盔。
她是个异教徒，来到这里
也是寻找片刻安静和休息。
坦格雷多乍一见她，
立刻感到浑身火辣。
啊，不可思议！油然而生的爱情
竟然征服了久经沙场的战士心灵。

四十八

少女戴好头盔，准备攻击，
另几人赶到，使她打消原意。
事实上英雄已被征服，
少女迫于力量悬殊方始撤离。

她妩媚而又英武的形象
却已深深印在英雄心底·
邂逅相遇的情景和地点
好似不灭的火焰将他熬煎。

四十九

明眼人不难看出
无望的爱情将他折磨，
他不断长吁短叹，
神色凄楚，目光黯淡。
检阅时他带领八百骑兵，
来自台伯河流域，
那地方得天独厚，
沃野千里，风光旖旎。

五十

后面是二百名希腊人，
他们身手矫健，轻装上阵：
背挎弓箭，腰佩短刀，
胯下的骏马善于驰骋，
对饲料秣草要求不高，
但特别能吃苦耐劳。
希腊兵机动灵活，进退迅疾，
分散作战，神出鬼没。

五十一

率领他们的名叫塔廷，

十字军中唯一的希腊将领。
唉，希腊，多不光彩，多么丢人，
难道这场战争与你无关？
你像是事不关己，袖手旁观，
坐等威武话剧的收场。
如今你遭到奴役凌辱，
咎由自取，不必怨天尤人。①

五十二

殿后的部队次序虽然居末，
英勇善战却为全军之冠。
成员都是奋不顾身的好汉，
亚洲的恐怖，战神的火焰，
阿尔图的骑兵，阿尔戈的步卒，
在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
同他们相比都黯然失色；
谁有幸充当他们的首领？

五十三

他们的首领是孔萨的杜东。

---

① 塔索写作时，古东方帝国已不复存在。君士坦丁堡隶属希腊皇帝一千一百二十三年，后被土耳其人占领，至塔索时期已有一个多世纪。基督徒人民对东方寄予厚望，塔索针对希腊人的话，仿佛是从政治上谴责他们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毫无动静。戈弗雷多及十字军骑士在希腊登陆时，拜占庭皇帝是阿莱霍一世，兵临城下使他大为惊恐。他发兵一起攻占了尼西亚；但不久即忙于维持既得利益，不按条约规定向十字军提供粮草，使十字军大为不满。

此人出身名门，德高望重，
闯浪江湖、见多识广的好汉
在他麾下心悦诚服，众口推崇。
他虽然已过中年，两鬓斑白，
依旧气宇轩昂，英姿勃发，
脸上几道深刻的刀创
仿佛高贵家世的纹章。

五十四

后面是戈弗雷多的胞弟，
欧斯塔齐奥，以骁勇著名。
还有挪威王子赫尔南多，
他的权势和身分不容忽视。
巴尔那维亚的鲁杰埃
和恩吉兰是名门之后，
金托尼奥、兰巴尔多和格拉尔多兄弟，
他们的大胆和勇敢都出人头地。

五十五

大名鼎鼎的骑士中间还有乌巴多，
和继承兰开斯特爵位的罗斯蒙多；
托斯卡纳人奥比佐不能不提，
也不能埋没伦巴第三兄弟：
阿基列、斯福萨和巴拉米德；
还有夺得盾牌的猛将奥顿，
盾牌图案是个一丝不挂的小孩

从蟒蛇的血盆大口中吐出。①

五十六

我不能不提加斯科和里道尔福，
以及赫赫有名的基多兄弟，
埃贝拉多和吉尔尼埃
更不能冷落不理。
这许多知名人物中间
还有吉尔迪贝和奥道尔多，
战火中的恩爱伴侣，
连死亡都不能把他们分离。

五十七

爱情的学校里有什么不能学会？
吉尔迪贝成了战士，坚强无畏。
她和丈夫奥道尔多形影不离，
两人的命运合而为一。
一人受到任何打击，
两人都会感到痛楚。
一人受伤，另一人伤心万分，
一人流血，另一人痛不欲生。

五十八

众位英雄列队行进，

① 那是土库曼王子伏卢西奥的纹章。奥顿和伏卢西奥搏斗时杀了他，盾牌成了战利品。后归米兰公爵维斯康蒂和斯福萨。

年轻的里那尔多鹤立鸡群，
高贵的容貌英武而又秀俊，
大家的目光集中在他一身。
他超过实际年龄和人们想象，
刚开花就已长出硕果。
横刀跃马活像是战神，
卸下头盔却成爱神的化身。

五十九

他出生在阿迪吉河畔，
父亲贝尔托多有势有权，
母亲索菲亚容貌美丽，
他还在襁褓时期
就被玛蒂尔达夺去。
玛蒂尔达把他留在身边，
教他治国的本领，
直到向东方进军的号角
传到他年轻的耳际。

六十

他不告而别，踏上征途，
横渡爱琴海，抵达希腊岛，
只身投入遥远的战场，
当时的年纪不到十五。
这一光辉的榜样
值得后辈学习景仰。
三年来他辗转沙场，

脸上还没有长出胡须。

六十一

马队之后，步兵接受检阅，
带头的雷蒙多原是托洛萨郡侯，
部下四千，来自比利牛斯山、
加龙河和大西洋沿岸。
个个兵器鲜明，精壮强悍，
都能吃苦耐劳，经受考验。
兵卒既然不同一般，
为首的将领更是不凡。

六十二

安布瓦斯的斯特方诺
率领五千勃莱和图尔人。
这些士兵尽管铁甲闪亮，
身体却不壮实，性格也不坚强。
他们的家乡安逸舒适，
哺育的子弟自然娇生惯养。
他们能一鼓作气，猛打猛撞，
但高昂情绪难以维持久长。

六十三

带领第三队的是阿尔卡斯托，
气势汹汹，像是攻打特巴斯的卡帕尼奥：
他在阿尔卑斯山村
召募了六千勇猛的瑞士人。

他们把犁田翻地的农具
改造成目的崇高的新形式。
手握这些粗陋的兵器
要同东方王国一比高低。

六十四

一面飘拂的大纛随后出现，
图案是圣彼得的钥匙和冠冕。
为首的将领是卡米洛，
部下有重铠厚甲的步兵七千。
英雄身负重任，扬扬得意，
决心重振昔日的荣誉，
至少证实拉丁人的本色，
除了桀骜不驯外，毫无欠缺。

六十五

到此为止，所有的兵团
已通过检阅，秩序井然，
戈弗雷多召集各部将领，
宣布了自己的打算：
“次晨破晓时分，
全军拔营，兼程行进，
尽快到达圣城脚下，
出敌不意，攻敌不备。

六十六

“因此，请各位作好进军准备，

迎接战斗，夺取胜利。”
统帅的话热情洋溢，
众人听后大受鼓舞，勇气百倍。
将士们厉兵秣马，准备开拔，
迫不及待盼望东方微白。
博伊龙却心思重重，
尽管他的疑虑不形于颜色。

六十七

他完全可以肯定
埃及苏丹带领一支精兵，
正向加沙地带迅速挺进，
来保卫叙利亚边境。①
他知道对手老谋深算，
不至于袖手旁观。
他将对付一个棘手的敌人，
于是对忠诚的信使恩里戈说：

六十八

“我要你乘船速去希腊。
据可靠方面给我来信，
有一位贵胄子弟
不久也将到达那里。
此人年轻有为，雄才大略，

---

① 当时的埃及国王是哈里发阿布尔·卡萨姆，在位期从1094到1102年。耶路撒冷在他管辖之下，因此派遣军队对抗十字军。事实上埃及军队到达时，耶路撒冷已经解放。

他就是挪威王子，
率领一支北国大军，
愿同我们并肩作战。

六十九

“但是狡诈的希腊皇帝
可能施展他的惯伎，
唆使挪威王子打消原意，
或者把他引向别处同我们远离。
我忠实的使者和参谋，
你劝他重视我们的共同利益，
火速带领军队赶来这里，
任何延误都有损他的声誉。

七十

“你不必随同挪威王子回来，
而是留在希腊皇帝身边，
要求他履行一再承诺的义务，
根据援助协定，他责无旁贷。”
经过这番叮嘱和交代，
恩里戈接过统帅的指令和信函，
收拾停当，立即启程，
博伊龙这才放心，略事休息。

七十一

第二天，熹微的东方
刚向太阳敞开大门，

鼙鼓声声，号角齐鸣，
召唤着战士们进军。
雄壮的军乐在空中回荡，
英勇的团队欣喜莫名，
有如在燠热干旱的天气
听到了预示大雨的雷声。

七十二

战士们斗志昂扬，
纷纷披挂，收拾停当，
顷刻之间列队完毕。
士兵簇拥各自的将领，
井然有序组成一个整体，
团队的旗帜迎风舒展，
一面堂皇的大纛为首率先，
上面是战无不胜的十字标志。

七十三

太阳不停地行进，
此刻高悬在天庭，
战士们明晃晃的兵刃
反射出眩目的光线。
无数闪烁的亮点
仿佛汇成大海一片，
钢铁铿锵　战马嘶鸣，
有如震撼大地的雷声。

七十四

戈弗雷多为了行军安全；
防止遭受突然袭击，
派出轻骑分头侦察，
探明沿途有无敌人设伏。
同时命令工兵士卒
披荆斩棘，填平沟壑，
遇河架桥，逢山开路，
扫清前进途中的艰难险阻。

七十五

异教徒纠集的军队，
深壕环绕的城堡，
或者急流、高山、密林，
都阻挡不了他们前进。
好比涨水时节的江河
汹涌澎湃，一泻千里，
河道两岸的枯木乱石
一扫而光，荡涤无遗。

七十六

只有特里波利国王，
兵强粮足，富甲一方，
他能拖延十字军的挺进，
尽管采用的手段不是战争。
他修书送礼取悦对方，

主动迎接大军入境，
戈弗雷多提出的和平条件，
他照单全收，统统接受。①

七十七

巍峨塞尔山屹立城东面，
基督徒闻讯下到平原，
男女老幼，提携捧负，
箪食壶浆，嘘寒问暖，
慰劳胜利的十字军，
好奇地观看他们的武器，
友好的向导自告奋勇，
忠诚地为戈弗雷多带路。

七十八

戈弗雷多的行军路线
始终不远离海岸，
他知道基督徒的船队
沿着海岸航行，
随时可向陆上的大军
提供必要的供应，
从希腊运来小麦，
从斯基奥和克里特岛运来美酒。

---

① 特里波利是古代腓尼基繁荣的城市，土耳其人称之为"塔拉波卢斯"。据历史学家伊布-吉奥齐的考证，十字军到达时，该城的长官是法克尔·埃尔莫尔-伊勃恩-阿马尔。他并没有像塔索所说那样心甘情愿地屈从戈弗雷多，而是在战败之后才同意保持中立。

七十九

邻近的海面在大帆船下呻吟，
轻舟快艇犁起雪白的浪花，
对于撒拉逊人的船只
地中海不再是安全的航道；
除了乔其奥和马尔科
在威尼斯和热那亚装备的货船，
英格兰、法兰西、荷兰和西西里
也都派遣了各自的运输队。

八十

同一的意志把船队拧成一股绳，
同一的目标指引他们航行，
装载不同口岸的物资供应，
为陆上军队做好后勤。
戈弗雷多插入敌境，
前进的道路已经廓清，
直指基督受难的地方，
日夜兼程，迅速挺进。

八十一

种种传闻不胫而走，
真假混杂，赶在军队前头：
说是胜利之师结集完毕，
所向披靡，势如破竹；
军团为数若干，番号如何，

猛将如云，赫赫有名；
绘声绘色叙说他们的功勋，
街谈巷议吓唬圣城的压迫者。

八十二

预期中的灾难
可怕程度往往大于灾难本身。
人们惶惶终日，坐卧不安，
急切地探听消息传闻。
稍有风吹草动，
城内郊外都惊慌万分。
老国王面对迫近的危险，
心里把恶毒计划盘算。

八十三

国王阿拉丁不久前登基，①
为了保住王位煞费心机：
原先凶残无比，如今上了年纪，
稍稍改了暴戾的脾气。
听说拉丁人大军压境即将攻城，
昔日的疑惧添上新的忧虑，
他既要提防自己的臣民，
又得准备迎战敌人。

---

① 戈弗雷多围困耶路撒冷期间，镇守该城的埃及埃米尔的名字不是阿拉丁，而是叶夫蒂哈尔-埃道雷，意为“帝国的光荣”。十二世纪萨拉丁大胜十字军后，他的名字在基督教世界传播甚广，令人生畏；塔索或许故意把十字军的手下败将叫做阿拉丁(即萨拉丁)。

八十四

锡安城的居民有两类，
他们的信仰截然不同：
少数人信奉耶稣基督，
伊斯兰教徒人多势众。
自从国王征服城市
建立起他的统治，
豁免了异教徒的捐税，
穷苦基督徒的负担日益加重。

八十五

国王本性的凶残狠毒
虽经岁月的掩盖和冷却，
由于恐惧而突然爆发，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嗜血。
正如貌似温顺的冬季冻蛇，
遇到夏热就恢复狠毒；
又如猛狮经过驯服，
一受激惹便露出凶残面目。

八十六

他暗忖道："这群恶棍
听到攻城消息乐不可支；
只有他们才幸灾乐祸，
别人痛哭，他们欢笑。
他们准是在搞阴谋诡计，

盘算着如何把我干掉；
如何偷偷打开城门，
放进他们的朋友，我的敌人。

八十七

“痴心妄想！我要挫败他们的阴谋，
我要他们血流成河，发泄我心头之火。
我要斩尽杀绝，给他们教训；
连母亲怀里的婴儿也剥皮抽筋。
我要放火烧光他们的住房寺庙，
让残砖破瓦作为他们的祭坛；
替他们祈祷安魂的教士
将成为我的第一批牺牲。”

八十八

暴戾的国王暗自盘算，
卑劣的计划却未付诸实现。
他之所以没有迫害无辜，
并非由于怜悯，而是出自懦弱。
疑虑使他几乎采取残忍手段，
更强烈的畏惧又使他犹豫不决：
他不敢贸然破坏表面的和谐，
从而激怒胜利进军的敌人。

八十九

阴险的国王暂且克制暴虐，
等待适当的时机予以发泄：

他下令把村舍全部夷平，
把庄稼烧得一干二净；
能提供法兰克人栖身果腹之物
一概摧毁，破坏殆尽；
再把清澈的溪流泉水搞混，
投放人畜一饮即死的毒品。

九十

国王手辣心狠，行事却很谨慎，
与此同时并未忘记守城。
三面的防御已经无懈可击，
唯有北侧是薄弱环节；
一听到十字军逼近的风声，
立即赶筑新墙，加强城防，
匆匆集中臣民和大批雇佣军，
准备坚守耶路撒冷。

第　二　章

伊斯梅诺乞灵于魔法未能奏效，阿拉丁下令处死全部基督徒。索弗朗尼亚和奥林多自愿请死以平息暴君的愤怒，但克洛林达保护了两个青年。法兰克人拒不接受阿莱特的建议，阿干特向他们宣战。

一

暴君积极准备迎战，
伊斯梅诺一天登门求见，
伊斯梅诺能让一具死尸
从冰凉的墓穴里坐起呼吸，
伊斯梅诺能凭几句咒语
搞得地府冥王坐卧不安，
他能役使魔鬼为非作歹，
挥之即去，呼之即来。

二

他原是基督徒，如今改宗伊斯兰，
但是以前的习惯未能改变：
两门宗教被他混淆，
自成一套旁门邪道。
他蛰居岩洞，远离尘嚣，

潜心修炼不可告人的巫术，
现在国家有难，他出山自荐，
要为邪恶的国王出谋划策。

三

“陛下，”他说，“十字军来势迅猛，
攻城之举迫在眉睫；
我们做好战备工作，
自会得到天佑地助。
作为一国之君，全军之帅，
您运筹帷幄，自有安排，
如果人人尽到自己的责任，
敌人必将在此地葬身。

四

“值此国家患难之际，
我前来助陛下一臂之力。
我的全部法术和经验
毫无保留向陛下奉献。
我要召集谪降的天使，
为我们效力服役。
首先容我向陛下解释，
我将如何施展法术。①

---

① 魔法的叙述在塔索史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中世纪流行神怪和魔术师的传说，骑士文学中有大量描写，塔索受其影响，从中汲取题材也不足为奇。

五

“基督徒的寺庙有个秘密地窖，
里面供着一座女神塑雕，
那就是他们信奉的耶稣的母亲，
耶稣降世后已被埋葬。
塑像上蒙着薄纱，
脚前点着一盏长明灯，
周围挂着许多供品，
都是信徒们的捐赠。

六

“我建议夺取那尊塑像，
由陛下亲自处置，
挪到城里的清真寺：
我立即行术魇禳，
只要塑像由我们摆布，
就能为我们防守门户，
城墙奇迹般坚不可摧，
陛下的王国固若金汤。”

七

他这番话打动了国王，
阿拉丁赶往上帝的殿堂，
肆无忌惮地欺凌教士，
劫走了神圣的塑像；
神像被搬到国王的寺庙，

那里的气氛同基督教格格不入，
巫师迫不及待地施法行术，
对圣洁的塑像大加亵渎。

八

次日天方破晓，
寺庙的看守前去巡视，
发现神像已不在原地，
别处也遍找无着。
看守赶紧向国王禀报，
国王一听勃然大怒，
当即怀疑到基督徒
盗走了神像加以隐藏。

九

此事难道真是信徒所为，
抑或上帝见到圣母神像
屈居如此不洁的地方，
盛怒之下，略示神威？
奇迹究属人为或天意，
至今仍是不解之谜；
不如说上帝顺应民意，
尘世出现了奇迹。

十

国王立刻发布命令，
搜查所有寺院民宅；

告发案犯者许以重赏，
知情不报者处以极刑。
巫师也施展浑身解数，
可是他的法术失灵，
无论失窃属人为或天意，
神像的下落渺无音讯。

十一

眼看基督徒抱成一团，
把神像下落牢牢隐瞒，
残忍的国王怒火中烧，
仇恨达到疯狂的顶点。
他一心只想报仇解恨，
毫不考虑人的尊严。
“凡是基督徒格杀勿论，”他说，
“案犯插翅也休想逃脱。”

十二

“为了不让罪犯漏网，
休管玉石俱焚，错杀无辜。
我说无辜，其实不当，基督徒
从来就不和我们同路。
即使某些人没有参与本案，
以前的罪过也应旧帐新算。
放手干吧，我忠实的臣民，
烧光、杀光，决不怜悯！”

十三

国王对臣民大肆煽动。
可怕的消息迅速传开，
眼看死亡威胁迫在眉睫，
基督徒们万分惊骇，
竟然没有想到自卫或逃遁，
也没想到请愿或辩解；
正当他们惊慌失措之际，
意料之外的解救居然来到。

十四

他们中间有位少女，
心灵十分崇高纯洁。
她容貌姣好，但不顾影自怜，
只把美丽作为贞节的装饰。
身居陋室，家徒四壁，
自甘寂寞是她突出的品质，
她不愿抛头露面，
只求避开多情少年的追逐。

十五

美丽不可能长期埋没，
终究会被发现和爱慕。
再说这种情况爱神也不容许，
因此向一位纯真的青年揭示。
爱神偶尔盲目，偶尔明察秋毫之末，

有时蒙住双眼，有时却又目光如电，
青年的眼光冲破千重屏障，
寻到少女贞洁的闺房。

十六

少女名叫索弗朗尼亚，青年名叫奥林多，
两人是同城居民，都信奉基督。
青年的谦逊可与少女的美丽相比；
他满怀企盼，但不存非分之想，
不会表达自己的爱情，也不敢这么做。
她也许不屑一顾，也许佯装糊涂，
总之，迄今为止，他只是苦苦相思，
一片痴情，不为对方所知。①

十七

屠杀基督徒的计划正在酝酿，
可怕的消息已经沸沸扬扬，
索弗朗尼亚为人正直善良，
想出拯救同胞的对策。
这个主意使她信心百倍，
恐惧和少女的矜持又使她犹豫。
勇敢和腼腆最后取得和谐，
坚强的意志终于战胜了顾虑。

① 这段文字可能暗示塔索和阿方索之妹莱奥诺尔郡主的爱情，他们的不幸爱情被发现后，给诗人带来了厄运。

十八

少女孤身一人离开了住处，
不掩盖、也不眩耀她的美丽：
她垂眉低目，头蒙轻纱，
仪态端庄，婀娜多姿。
很难说她经过打扮，或者脂粉不施，
是人为修饰，还是丽质天生，
总之，她俊俏的容貌、潇洒的风度
应归功于造物、爱心和上帝的恩赐。

十九

众目睽睽，少女全不理会，
昂然来到国王面前。
国王的狂怒她毫不惧怕，
在凶狠的眼光下泰然自若。
“我来了，”她对国王说，
“先请陛下息怒，对臣民加以约束；
冒犯陛下的罪人已有着落，
我特来检举，以了悬案。”

二十

正直勇敢的少女突然出现，
圣洁端庄、光彩逼人的容颜，
使得国王手足无措、几被慑服，
傲慢的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
假如少女不那么大义凛然，

国王很可能对她产生爱慕；
但是爱情永远要靠温柔滋润，
崇高的美与邪恶的心无缘。

二十一

欣羡、欲念、垂涎，但绝非爱情
打动了国王残酷的心。
“你和盘托出，”国王发话，
“我答应基督徒百姓不受株连。”
她说：“罪人就站在陛下面前：
盗像之事是我一手包办，
陛下大索天下的就是我；
一切惩罚应由我承担。”

二十二

这番话一出口，天惊石破，
甘抛大好头颅，自招杀身之祸。
少女舍己为人，谎言多么离奇，
但有什么美好的真话可以相比？
暴君不由得沉吟迟疑，
一反往常暴跳如雷的脾气。
他稍停片刻后说：“我要你招出同谋，
盗像之事是谁指使。”

二十三

少女回答：“我不愿意
别人分享我的荣誉；

这事是我出的主意，由我一手包办，
一切后果自应由我一人承担。”
国王说：“既然如此，我的全部恼怒
将由你独自兜揽。”
少女说：“这自然公平合理，
光荣归我，惩罚也不能旁落。”

二十四

这些话又勾起暴君的怒气；
他责问道：“你把神像藏在何处？”
少女说：“我没有隐藏，而是烧毁，
我认为这样做十分妥当；
至少异教徒的脏手
无从亵渎神圣的塑像。
陛下，你要找神像还是盗像之人？
盗像人就在这里，要见神像再也休想。

二十五

“何况我的行为根本不是偷盗：
收回被夺之物乃是天公地道。”
暴君的怒火一发不可收拾，
他咬牙切齿，七窍生烟：
“别以为你模样俊、心灵美，
休想在我这里得到宽恕！”
爱情的温存怜惜
无法抵挡狰狞的愤怒。

二十六

美丽的少女当即被捕，
暴君下令将她活活烧死。
刽子手撕掉她的面纱披巾，
粗糙的铁链拴住双臂。
少女默不作声，感到震惊，
但是坚强的心毫不畏惧；
异样的光彩透出她面庞，
不是玉容失色，而是更加皎洁。

二十七

骇人听闻的消息轰动全城，
人们纷纷赶来，奥林多也不例外。
消息肯定不假，但不知英勇的姑娘是谁；
奥林多暗揣测会不会是她？
一到刑场，果然看到是索弗朗尼亚；
她身在缧绁，神情却坦荡安详，
刽子手们正准备执行酷刑。
奥林多攘臂发喊，排开众人。

二十八

他对国王说："她不是盗像的罪人，
只是信口开河，自我吹嘘。
不懂事的少女怎会想出这个主意？
孤身一人怎敢蒙过看守警卫？
又怎能盗出神像而不被发现？

如果是她所做，让她说说经过。
陛下，盗走神像的是我。”
啊，少女无意，他却爱之极深！

二十九

他接着说："我是在夜间
爬上清真寺透光通风的气窗，
穿过一条狭窄的孔道，
悄悄爬到安放神像的地方。
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
她代人受过太荒唐。
铁链应该拴在我身上，
烈火焚烧的也应该是我。”

三十

索弗朗尼亚抬头望着奥林多，
目光充满了怜惜和温柔：
“你来干吗，无辜的可怜人？
你是一时冲动，还是经过思考？
难道我不够坚强，
不能承受暴君的愤怒？
我也有一颗坚强的心，
可以独自面对死亡。”

三十一

她对痴情的人苦苦劝说，
却不能使他改弦更辙。

啊，多么扣人心弦的场景，
无私的美德同缠绵的爱情在抗争，
胜利的奖赏是死亡，
失败的处分却是活命！
两人争着保存对方，牺牲自己，
国王的恼怒与时俱增。

三十二

两人的大胆伤害了国王的尊严；
蔑视刑罚简直是对他的侮辱。
他说："我就成全你们两个；
让你们一起归阴，不必争先恐后。"
国王随即摆手示意，
刽子手上前把青年捆住。
两人背对背给绑上同一根铁柱，
相距咫尺，却互不照面。

三十三

他们周围堆起了柴禾，
风箱拉动吹旺了火苗，
青年发出痛苦的呻唤，
招呼患难与共的伙伴：
"我盼望与你永结良缘，
难道这铁链就是牵连我们的红绳？
我认为我们的心应像火一般炽热，
难道这烈火就是我们心中的情焰？

三十四

“爱情应为我们安排另一种火焰和维系，
厄运却给了我们火刑和铁链。
唉，只恨我们相逢太晚，
死到临头才结合在一起。
我既然不能同你厮守洞房，
共赴祭坛却是莫大的慰藉。
我不为自己，只为你的命运婉惜，
陪伴在你身旁，我死而无憾。

三十五

“只求我们能相偎相依，我弥留之际
能对你的芳唇吐出我的灵魂，
你在我怀中死去之时，
对我的嘴呼出最后一口气，
这样我死无遗恨，
再大的痛苦磨难也是甜美幸福！”
他说道唏嘘不已；
少女柔声安慰他说：

三十六

“朋友，我们正在生死关头，
应该为别的事情反思流泪。
你为什么不回顾平生的过错？
为什么不想想上帝对善良的奖励？
为上帝牺牲虽死亦甜。

迎接天国的荣耀应当欢喜。
你瞧，天空有多美丽！
太阳在呼唤我们，给我们抚慰。”①

三十七

围观的人群中异教徒失声痛哭；
基督徒们吞声饮泣。
阿拉丁心如铁石，
不由得也产生莫名的内疚。
他为自己的软弱感到羞怒，
抽身离去，掉头不顾。
索弗朗尼亚，众人为你悲恸挥泪，
只有你超然洒脱，泰然自若！

---

① 十字军骑士出现在东方时，撒拉逊人大为惊慌，把基督徒一概视为仇敌，对他们进行残酷迫害。吉列莫·德蒂罗叙述了大量暴行，其中一件也许在塔索描写奥林多与索弗朗尼亚事件中给了他启发。

“有个心肠狠毒的异教徒，对我们的人怀有刻骨仇恨，千方百计让我们遭殃。城里有一座清真寺，寺院看守和全城居民一直把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不允许有任何污秽，那人却偷偷把一条死狗放在门边。第二天，去寺院祈祷的人发现了那条肮脏发臭的死狗，气得发狂，在城里大闹大嚷。人们拥向被玷污的地点，很快就口口相传说，造孽的是基督徒。我们有口难辩。他们宣称，如此严重的亵渎只能用死亡洗扫，命令下来把全部基督徒判处死刑。无辜的基督徒坚强不屈，准备为耶稣基督献身，正当士兵们开始野蛮屠杀时，一位勇敢的青年挺身而出，对同伴们说：‘弟兄们，我们大家一起死未免冤枉：不如一个人为全体牺牲，让大家得救。请各位答应今后为我的记忆祝福，永远给我的家人应有的荣誉，我在上帝的帮助下将把死亡从你们头上引开。’”

“基督徒们听了这番话万分感激，答应做到他的要求；并当场决定以后游行时要庄严地高举棕榈叶，簇拥着主耶稣的橄榄枝纹章，表示对那青年的永恒纪念。青年随即向法官们自首，承认有罪，同时申明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法官们听了他的陈述，下令不再骚扰基督徒，把那青年绑赴刑场。青年献出生命拯救了弟兄们，安然进入死亡的梦乡，因为他在上帝的怀抱中选择了最好的位置。”

三十八

正在危急之时，出现一位骑士，
英武高贵，不让须眉。
兵器装束与众不同，
显然来自异乡外地。
头盔上有个虎形顶饰，
顿时引起众人注意，
那是克洛林达驰骋疆场的标志，
凭它就能认出那位著名的女战士。①

三十九

自从幼年时期开始，
她就蔑视女性的习俗，
那双高傲的手
不屑于做阿拉克纳的活计。②
她不爱轻柔的衣服和深闺高阁，
在沙场上也能保持女性的尊严。
她神采飞扬，凛然不可侵犯，
英武之中流露出妩媚秀丽。

---

① 有人认为克洛林达的故事显然同穆斯林的习俗有抵触，东方从未有过妇女全副武装参加战斗的先例："这一故事很富于诗意，但同东方武士的习惯完全相反。倘来日《耶路撒冷的解放》被译成某种东方语言，最使读者感到诧异，最使他们难以置信的，也许是诗人关于克洛林达的叙述。"这个评论十分确切；但应当指出的是：塔索研读的法兰西历史，尤其是骑士文学，远比阿拉伯民俗为多，他大部分构思和故事取材于骑士文学，而骑士文学中最惊险的业绩总是由高贵的女士们完成的。

② 阿拉克纳是罗马神话中吕底亚古国的女子，欲与智慧女神米涅瓦比试编织技能，米涅瓦怒其僭越，把她变为蜘蛛，阿拉克纳的活计遂指针线女红。

四十

还在少女时期，
她就能驾御烈马。
盘马弯弓，舞枪弄剑，
尔后她爱进深山莽林，
追寻狮虎熊罴的踪迹，
在人们眼里她像是猛兽，
在猛兽眼里她又是慓悍的猎手。

四十一

如今她来自波斯地界，
准备同基督徒一争高低。
她曾在平原出过大力，
条条河川都染有她的鲜血。
刚到此地，一眼就望见
广场上的火刑器械。
她想知道死囚犯了什么大罪，
便排开众人策马上前。

四十二

人群为克洛林达让出一条路，
她上前打量两个囚徒：
少女缄口不语，青年跌足长叹，
女性的坚强似乎胜过男子汉。
然而青年并不是自怨自艾，
他的泪水出自同情而非痛苦；

那默不作声的伙伴举眼望天，
仿佛在死前已不属于这个世界。

四十三

克洛林达一阵心酸，
甚至为两人洒下同情之泪。
她尤其怜惜那不声不响的少女，
缄默比呻唤更使心灵震撼。
她急忙掉过脸，
向旁边一位老人打听：
“请问他们是谁？犯了什么死罪？
竟然要受此酷刑？”

四十四

老者的回答虽然简短，
却使她立即明白事情经过。
她一听之下大为惊愕，
深信两人都无辜清白，
她决心为他们乞命求情，
必要时不惜动用干戈。
刽子手们正准备行刑举火，
她上前制止他们说：

四十五

“你们谁都不准乱动，
暂时停止执行任务。
我这就去找国王求情，

他决不会责怪你们磨蹭。”
刽子手被她的威严所镇，
不由自主遵从了命令。
此时阿拉丁出来察看究竟，
克洛林达快步上前相迎。

四十六

“我是克洛林达，”她对国王说，
“陛下或许已有所闻。
我特地前来效力，
捍卫我们的宗教和你的王国。
事无大小，尽管请你吩咐，
我不畏艰险，不辞辛苦。
无论冲锋陷阵或者把关守城，
我都欣然接受，无不从命。”

四十七

国王回答说：“光荣的女战士，
从亚洲最偏远的角落，
直到太阳行程的终极，①
谁不知晓你的名声和英勇事迹？
有你仗剑助我一臂之力，
我如虎添翼，无所畏惧。
你给了我信心和勇气，
足以同一支大军相比。

① 指欧洲北端。

四十八

“现在我有恃无恐，
只盼戈弗雷多早日来到；
承你提出愿为我效劳，
我认为重任方不辱你的身分。
我决定把军队交给你统率。
你的命令就是他们的法律。”
克洛林达谢了国王的器重，
接着又彬彬有礼地说道：

四十九

“无功邀赏一定会使陛下诧异，
由于您宽洪大量，我方斗胆冒昧：
我请陛下赏赐那两名囚犯，
作为来日立功的奖励。
两人的罪行尚未明确，
判刑的理由未免欠缺；
但我不想多谈这个问题，
也不谈他们无罪推论的证据。

五十

“我只想指出：人们指控
基督徒盗走了神像；
我对此事的看法不同，
并且自有充分的理由。
听从巫师的计谋行事，

本身就是对我们教规的亵渎；
清真寺从不允许供奉神像，
更不容他人的木雕泥塑。

五十一

“我认为奇迹的出现，
只能归诸于真主显灵，
他不愿自己的寺院
被别的宗教所污染。
巫术是伊斯梅诺的看家本领，
我们且由他自己去折腾。
骑士的武器是弯刀钢剑，
我们的希望应寄托在武器。”

五十二

这番话义正词严，头头是道，
国王虽然生性残暴，余怒未消，
为了讨克洛林达高兴，
同意了她的理由和请求。
“免他们一死，还他们自由，”
国王说，“有你求情，我不能拒绝。
如属无辜，我已经主持公道；
如果有罪，我交给你发落。”

五十三

两个年轻人绝处逢生，
奥林多确实幸运，

在患难中披露真情，
赢得了少女高尚的心。
尽管以前没有两情相悦，
在火的洗礼中结为伉俪。
她不拒绝与他共死，
自然乐意和他同生。

五十四

大仁大勇的结合，
对多疑的国王是莫大的威胁；
他下令放逐两个青年，
远离巴勒斯坦，以除心腹之患。
同时也不放松对基督徒的迫害，
有的驱逐出境，有的下狱监禁。
儿女与年迈的父母生离死别，
搞得全城一片昏惨凄惶。

五十五

凡属年富力强，血气方刚，
统被狠心的国王流放，
年老体弱和妇流之辈，
则作为人质扣留城内。
基督徒妻离子散，流落异地，
不少人忍无可忍，拿起武器，
在法兰克人进入埃茅斯之日，①

① 埃茅斯：朱迪亚一小村，距耶路撒冷不远，公元前二世纪时是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

前去投奔，与之汇合。

五十六

埃茅斯这个城市
距离耶路撒冷不远，
缓步行去，只需半天时间，
早上出发，下午就能到达。
法兰克人见到该城大为兴奋！
个个磨拳擦掌，情绪高涨，①
但此时太阳行程已经过半，
戈弗雷多便下令就地扎寨。

五十七

安营完毕，日已西斜，
映红了远处海面，
这时发现两名男子来近，
装束奇特，气宇不凡，
他们要见戈弗雷多，
作为朋友，并无敌意。

---

① 史学家提到被逐出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到十字军营地，请求援助和避难的情况。阿尔贝托·德艾克斯在《耶路撒冷编年史》中写道："由于朝圣者的到达，基督徒们被指控反叛，遭到威胁，请求军队火速前去拯救他们。穆斯林已将朝圣者客栈的主人下了大狱；妇女、儿童、老人被扣为人质，基督徒被新的暴行压得喘不过气，常常遭到威胁，要被活活烧死，或是看到圣墓和复活教堂被夷为平地。戈弗雷多从被逐者那里听到他同胞们所处的危险，接受了他们的要求，挑选了百来名武器精良的骑兵，派他们先赶去解救不幸的基督徒，基督徒夹道欢迎，一片欢腾，高唱颂歌，往骑兵身上洒圣水，吻他们的手，对他们说：'感谢上帝，我们向往多年的事情终于在我们有生之日来到；那就是说，信奉基督的弟兄们，你们来解脱我们的桎梏，重建圣地，在神圣的锡安清除异教徒不洁的规矩。'"

他们是埃及国王的使者，
护卫侍从为数甚众。

五十八

其中一个名叫阿莱特，
此人随机应变，阿谀奉承，
虽然门第卑贱，出身寒微，
居然跻身王国达官贵人之列。
他能说会道，巧言令色；
飞短流长，诽谤中伤，
经他一鼓如簧之舌，
指责也显得像是赞扬。

五十九

另一个是切尔克斯人阿干特，
投奔埃及宫廷前系无名之辈；
后来擢升到王国总督级别，
在军队中享有极高的地位。
此人性情暴躁，不通情理，
舞枪弄棒，难与匹敌；
他不信什么真主或上帝，
只凭手中刀剑见高低。

六十

他们要求引见，当即被带到
闻名天下的戈弗雷多面前。
统帅同将领们坐在一起，

衣着朴素，座椅也属一般；
但他的身分毋需装饰，
王者之相显而易见。
阿干特略略欠身致意，
傲慢骄横，目中无人。

六十一

阿莱特同阿干特相反，
他右手按在胸前，
根据他们的民族习惯，
低头垂目，致敬施礼。
随后他滔滔不绝开言，
嘴里的话比蜜还甜。
法兰克人懂得叙利亚语，
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

六十二

"啊，唯有您的威信
才使众豪杰戮力同心，
煌煌战果、赫赫功勋，
全仗您指挥英明！
您的名声远达赫拉克勒斯柱，①
超越关山，传遍埃及，
您的英雄业绩

① 赫拉克勒斯柱：地中海入口处两个相对的海岬，一在西班牙，一在非洲。神话传说该处原是一个整体，赫拉克勒斯要去加的斯，将其劈开。即现在的直布罗陀海峡和蒙特哈卓。

早已家喻户晓，闻名遐迩。

六十三

“凡是听到您事迹的人
无不惊异万分，赞叹不已，
敝国国王钦佩之余，
为您感到由衷高兴；
他津津乐道，广为传播，
并无疑惧妒嫉，只有崇敬之意：
尽管信仰各异，但惺惺相惜，
他热切希望与您交结。

六十四

“值此大好时机，敝国国王
请求与您修好结盟，
盟约的维系不是共同信仰，
而是对您功勋的敬慕。
国王听说您征讨的对象
是他同一教门的朋友，
为了防患于未然，
命我前来奉告他的意图。

六十五

“敝国国王郑重建议：
如您满足于已征服的疆土，
不再进军朱迪亚，
和国王治下的其他地区，

他保证提供便利，
协助您巩固您的领地。
双方一旦结成联盟，
土耳其和波斯人再也无能为力。

六十六

“您短期内建立的丰功伟绩，
几世纪都难以消蚀磨灭：
您战胜军队，攻城略地，
克服险阻，开拓坦途，
您的声名万流景仰，
闻者无不觳觫战栗，
您固然可以征服新的帝国，
但不能替您的威望添色。

六十七

“您的荣誉已经达到顶峰，
没有把握之仗不宜发动，
胜则无非扩大一些疆土，
于您的赫赫声望丝毫无补；
败则一世英名扫地，
已征服的帝国都难保全。
以多博少，因小失大，
未免过于冒险，不是明智之举。

六十八

“我知道不少人妒忌您的成就，

怂恿您进行战争冒险；
您本人一向雄心勃勃，
认定目标一往无前，
渴望征服别国人民，
迫使他们屈膝称臣，
别人视战争为洪水猛兽，
您对和平却弃若敝履。

六十九

“我知道命运为您铺平了道路，
您不会停止进军的脚步；
我知道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不会放下手中的宝剑；
除非伊斯兰教屈服，
整个亚洲沦为不毛沙漠；
这些想法固然美妙，
却会带来可怕灾难。

七十

“假如您眼睛未被仇恨蒙蔽，
假如您心中理智之光没有熄灭，
您该明白战火一旦燃起，
胜负难测，凶吉未卜；
再说命运之神喜怒无常，
她能赐福，也会降祸，
我们扶摇直上之时
也许已处于深渊边缘。

七十一

“埃及拥有强大的财富与武装，
假如它全力以赴与您为敌，
假如波斯、土耳其和卡桑子弟①
重新与您开战对立，
请问您用什么力量对付强敌，
您到何处才能躲避危险？
难道您能仰仗狡诈的希腊国王，
对你们的神圣盟约寄予希望？

七十二

“再说，谁不知道希腊人的信誉？
只要被他们出卖过一次，
您痛定思痛，再也不会忘记
他们的贪婪吝啬、背信弃义。
前不久他们还拒绝您借道，
今天岂能为你们两肋插刀？
他们不肯提供海口便利，
岂能为你们付出鲜血？

七十三

“也许您把胜利的希望

---

① 作者在这里有画蛇添足之嫌。卡桑子弟就是波斯人。十一世纪的讲话中出现这一称呼使人诧异，因为伊尔祖穆·卡桑于十五世纪中叶才征服波斯帝国，建立阿罗伊翁鲁(白羊)土库曼王朝。

寄托在您召集的各路兵马身上。
您认为对手曾被各个击破，
即使联合起来也不在话下。
您不考虑连年征战的疲劳
已经削弱了您的军队；
埃及、波斯、土耳其一旦结盟，
敌方的力量将大大增强。

七十四

“即使您自以为十拿九稳，
南征北战所向无敌，
即使您自以为得天独厚，
在沙场上能蒙上帝保佑；
请问您怎么对付饥饿，
有何办法克服缺粮的折磨？
任您挥舞短剑长矛，
饥饿不会吓倒逃跑。

七十五

“早在你们到达之前，
百姓已经坚壁清野，
焚毁了地里的庄稼，
粮食进城藏诸高塔。
您贸然带来大批人马，
请问拿什么给他们果腹？
您也许会说船队负责供应。
难道您的生存依赖于海运？

七十六

“难道您权力无边，能支配自然，
您能呼风唤雨，随心所欲？
大海从不为祈求哀号所动，
怎会在您的命令下屈从？
再说，我们迫于形势，
可以和波斯、土耳其结盟，
组成强大的船队，
同您在海上争雄。

七十七

“您必须获得双重胜利，
才能完成您的光辉事业；
稍有闪失，您一世英名扫地，
还将蒙受莫大的损失：
如果您的船队被我们摧毁，
陆上的兵马必成饿殍无疑；
如果您的军队在陆上失利，
那些船队又有何益？

七十八

“您身处此境，如果执迷不悟，
拒绝同埃及国王休战媾和，
请恕我直言相告，
您的决择与您的英明大相径庭。
但愿上天使您改变主意，

避战修和，化干戈为玉帛；
亚洲有幸，消弥一场兵祸，
您也可安享既得胜利的成果！

七十九

“在座诸位，你们和统帅
分担艰辛，共享荣华，
希望你们休被鸿运所惑，
忘乎所以，挑起新的战争。
你们要像谨慎的舵手，
闯过暗礁，就应返航，
收下风帆，驶回海港，
别再委身于险恶的海浪。”

八十

阿莱特说罢，他的话语
引起众英雄一片私议；
他们不以为然的神气
表明了对阿莱特建议的愤懑。
戈弗雷多三番五次环视周围，
观察了每人脸上的反应，
随后面对静候回音的阿莱特，
对他作出如下答复：

八十一

“使节阁下：您提出同我们修好言和，
词意恳切，但也带有威胁。

蒙贵国国王谬爱，赞扬我们的功绩，
我对国王陛下表示衷心感激。
至于您威胁要联合异教世界
同我们兵戎相见，一分高低，
我不改往日的习惯，开门见山，
直截了当给您一个回答。

八十二

“要知道我们昼夜兼程，
海陆进军，斩棘披荆，
经历了无数困难艰辛，
方始来到圣城耶路撒冷，
只求拯救倒悬的百姓，
以博上帝的隆恩；
为了达到如此崇高的目的，
我们不惜牺牲尘世荣誉和生命。

八十三

“鼓舞我们投身这一事业
绝非野心和贪欲。
如谁存有这种卑鄙的思想，
愿天主把它消除荡涤，
它有如包着糖衣的毒剂，
不能任其扩散传染；
愿天主感召最冷酷的心，
燃起纯真的感情。

八十四

“天主为我们指引道路，
帮助我们摆脱危险和困境；
他能使高山无陵，江河竭涸，
驱除隆冬严寒，盛夏酷暑；
他让惊涛骇浪平静，
他使狂风大作或者宁息；
弹指之间，军队可被消灭，
巍峨的城墙坍塌摧毁。

八十五

“是天主给我们勇气与希望，
不是我们自己有限的力量，
不是后勤运输的船队，
也非法兰克人和希腊的部队。
只要天主不把我们抛弃，
任何匮乏都无关紧要。
了解天主的喜恶和爱憎，
在危难中不求其他支持。

八十六

“由于我们的过错或者神秘的天意；
即使天主撤回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葬身圣墓所在之地，
有谁会退缩畏惧？
我们决不羡慕活着的人，

因为我们的死有重大意义；
亚洲不会嘲笑我们的遭遇，
也不会看到我们为命运悲泣。

八十七

“我们不回避也不怕残酷的战争，
然而您别以为我们拒绝和平，
贵国国王的友好使我们感到荣幸；
我们当然不拒绝与他结盟。
可是您知道朱迪亚不属他版图，
别人的领地他为何如此关心？
请他安分守己管好自己的国家，
不要干扰我们的征伐。”①

八十八

听了戈弗雷多的回答，
阿干特怒火中烧；
他按捺不住，抢前几步，
傲慢地对统帅说：
“拒不接受和平的人将得到战争，
挑起战端的理由永不缺少，
您对我们的建议置若罔闻，
已经表明您不愿和平。”

八十九

他霍地卸下战袍。

① 埃及国王的使者到达十字军营地的时间是1097年年底，正值十字军围困安蒂奥基亚，在攻陷该城前六个月。

抓住边缘，折成对幅，
递到戈弗雷多面前，
态度还是那么骄慢：
“您大难临头还执迷不悟，
我再给您一个机会，
或战或和，从速选择，
何去何从，当机立断。”

九十

阿干特嚣张狂妄的气焰
激怒了在座的英雄好汉；
不等统帅戈弗雷多开言，
一致攘臂大喊：“要战，要战！”
阿干特抖开战袍说道：
“你我沙场相见，拚个你死我活。”
他面目狰狞，七窍冒烟，
仿佛罗马人打开了坚纽斯神殿。①

九十一

在他展开战袍之际，
混乱纷争就此挑起；
那双凶狠的眼里，
点燃了复仇女神的火炬。②

---

① 坚纽斯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能知过去未来，掌管门户出入，能瞻前顾后。他看守的罗马神殿和平时期大门紧闭，遇有战争则门户大开。

② 罗马神话中复仇女神有三：阿莱克托、梅格拉和蒂西丰纳，她们是冥河和黑夜的女儿。

想当初宁禄目空一切，①
修造巴别塔拔地而起，
欲与苍穹星辰比高低，
如今他的狂妄也相差无几。

九十二

戈弗雷多说："请回复贵国国王，
我们接受他的挑战，可火速发兵，
如其迟迟不来此地，
请他在尼罗河畔相候。"
统帅以礼相待，馈遗优渥，
向使者赠送了精美的礼物；
给阿莱特的是一顶华丽的头盔。
那是尼西亚之役战利品之一。

九十三

阿干特得到的是一把宝剑，
护手和柄头镶嵌着珍珠金线，
制作精细，巧夺天工，
工艺的价值远超过材料本身。
阿干特细细把玩，
察看了犀利的剑刃和华美的装饰，
最后对博伊龙说："不用多久，

---

① 《旧约·创世纪》十一章：巴比伦王宁禄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通天高塔，耶和华怒其狂妄，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不通，无法取得协调，只得辍工。

您就能看到我如何使用您的礼物。”[1]

九十四

告辞出来，阿干特对同伴说：
“你我就在这里分手，
你明晨前去埃及，
我今晚赶回耶路撒冷。
你去汇报戈弗雷多的答复，
我没有必要与你同行。
一场恶战迫在眉睫，
我不愿离开战场。”

九十五

顷刻之间，使节变为仇敌，
无论出于暴躁或者傲慢，
他的行为有悖人情，更不合习俗，
但阿干特不加考虑，也不在意。
他不问同伙是否同意，
披星戴月赶往圣城。
与此同时，法兰克人也心急如焚，
加速进军耶路撒冷。

---

① 塔索描写的十字军武器的华美和给异教徒的深刻印象同史料记载相距甚远。修士罗伯托的叙述是这样的：“撒拉逊军队的首领克尔波加席地而坐，士兵拿来法兰克人的剑和长矛，他见了说：‘这些武器是在哪里找到的，为什么拿到我们这里来？’‘光辉的郡王，波斯王国的荣耀，’士兵们答道，‘这是我们从法兰克人那里缴获的，让你看看，了解那些破烂花子想用什么武器来掠夺我们的国家，甚至想称霸亚洲。’克尔波加笑着说：‘那些人肯定发了狂，不动脑筋，居然想用这种破玩意儿来征服波斯人的王国。’”

九十六

夜色深沉。海上风平浪静，
大地寂寥。万物都已入眠：
有的盘桓在水波不兴的海洋，
有的潜身于晶莹清澈的湖底；
有的蜷伏在洞穴或圈栏，
羽毛绚丽的飞禽停止了啭鸣，
栖息在神秘静谧的森林，
安然进入甜美的梦境。

九十七

法兰克人在营地枕戈达旦，
士兵和统帅均未入眠，
他们急切地盼望
东方破晓，透出曙光，
照亮通向圣城的道路，
引导他们去完成伟大事业。
他们不时朝天空张望，
看看晨曦有否驱散黑夜。

第 三 章

基督徒望见了耶路撒冷。同克洛林达的遭遇战。艾米尼亚对坦格雷多旧情复燃，坦格雷多见到克洛林达产生了炽烈的爱情。冒险者首领的阵亡与葬礼。戈弗雷多为了取得木材实施计划，命令砍伐古老的树林。

一

微风像是令官先行，
宣告黎明随即来临；
黎明女神采撷朝霞，
装点她金黄的秀发，
十字军作好战斗准备，
营地里人声喧哗；
鼙鼓三通，号角嘹亮，
刹那间传遍整个田野。

二

战士们磨拳擦掌，斗志昂扬，
如今要遏制他们的热情，
难于扭转克里布迪斯的漩涡，①
或者阻挡劲风扑向亚平宁山谷。

① 克里布迪斯：意大利墨西拿海峡中著名的大漩涡，对面是锡拉巨岩。

但谨慎的统帅因势利导，
不忘防止战士情绪急躁，
队伍有戈弗雷多指挥引导，
行进迅速，秩序井然。

三

战士的心和脚仿佛插上翅膀，
个个不知疲倦，行走如飞。
此时骄阳当空，炽热的光线
炙烤着干旱的土地，
耶路撒冷突然出现在前面，
战士们雀跃欢呼，
纷纷指点，向圣城致敬，
千万个声音汇成一片。

四

战士们犹如一群无畏的水手，
在变幻莫测的海洋行舟，
探索陌生的海滩和极洲，
受尽险风恶浪的播弄，
终于发现了梦寐以求的陆地，
打老远就欢呼致意，
欣喜若狂，相互指点，
忘却了先前的苦难和惊险。

五

圣城在望，给十字军战士

带来了极大的欢愉和兴奋，
接踵而来的是悔罪之心，
其中夹杂着敬畏的感情。
他们几乎不敢抬眼正视，
因为这是基督建立的城池，
基督在这里蒙难埋葬，
又在这里复活重生。

六

战士们又喜又悲，百感交集，
窃窃私语，互诉衷曲，
唏嘘扼腕，频频叹息，
千百个声音汇成一片，
犹如疾风扫过树林，
匝枝密叶中发出的回音，
或者海浪拍击沙滩礁石，
在巉岩间引起的轰鸣。

七

士兵以将领为典范，
纷纷脱鞋，光着脚板，
解去身上丝绸和黄金饰物，
摘掉头盔高傲的羽毛。
胸中不存半点骄气，
热泪纵横，痛哭流涕；
随后暂时停止了悲恸，
用这样的话责备自己：

八

“主啊，您用鲜血灌溉了这片土地，
忆起如此苦涩的往事，
我为何不泪如泉涌，悲痛欲绝？
难道我的心是坚冰一块，
不能融化为水从双眼流出？
麻木不仁的铁石心肠，
今天你不大哭一场，
一辈子都将追悔莫及！”

九

城里塔楼上有个哨兵，
正在瞭望田野和山林，
发现一团尘埃来近，
向上空冉冉升腾，
仿佛一片闪烁的火云，
挟带着电光与雷霆；
随即见到明亮的兵器，
骑手和马匹也清晰可辨。

十

哨兵喊道：“我看到一团尘云，
遮天蔽日，金光闪烁！
百姓们，准备战斗，
快快拿起武器，登上城头：
敌人来啦。”接着又喊一遍：

“情况紧急，快快拿起武器！
敌人来啦：瞧那片尘埃
像乌云蔽日，天昏地暗。”

十一

天真的儿童、衰弱的老人、
担惊受怕的妇女，
不能上阵对仗，弄刀使枪，
躲进清真寺，凄凄惶惶，
身强力壮的男子迅速武装，
纷纷奔向城门，登上城墙。
国王阿拉丁各处巡视，
检查督促，加紧提防。

十二

阿拉丁布置就绪，
登上两处城门之间的塔楼，
居高临下，统观全局，
哪里吃紧，可以迅速策应。
他吩咐艾米尼亚前来陪同；
基督徒攻占安蒂奥基亚之后，
美貌的艾米尼亚父王殒命，
阿拉丁便把她纳入后宫。

十三

克洛林达身先士卒，
出城迎战法兰克人；

阿干特埋伏在边门，
准备袭击敌军，突发奇兵。
克洛林达飒爽英姿，
大大鼓舞了部下斗志，
她说："我们首战必须成功，
为亚洲的希望奠定基础。"

十四

话音未落，她看到不远的地方
一小队法兰克人在驱牛赶羊，
大肆掳掠原是交战惯例，
小队带了战利品正与大军会合。
克洛林达二话没说，策马上前，
小队头目也返身迎战。
此人名叫加尔多，孔武有力，
在克洛林达面前却不堪一击。

十五

甫一交手，加尔多就被掤下马来，
法兰克人看得目瞪口呆，
异教徒们高声喝彩，
把这一胜利看作吉兆。
克洛林达乘势掩杀，
左右冲突，以一当百：
她仗剑劈开一条血路，
部下踊跃上前，紧随不舍。

十六

不出片刻，掠夺已被夺回，
法兰克人小队步步后退，
终于撤到一个小山岗上，
借助有利地形继续抵抗。
这时戈弗雷多举手为号，
坦格雷多策马挺枪，率队出阵，
有如隐雷隆隆的云层
突然射出一道闪电。

十七

青年战士持矛出战，
风驰电掣，身手矫健，
在塔楼眺望的国王一眼望见，
心想准是十字军中一条好汉。
艾米尼亚胸中正怦怦作跳，
身边的国王开口问道：
“你同基督徒打过多年交道，
准能辨认他们的将领。

十八

“来将威武凶猛，身手不凡，
你可认出是何人？”
艾米尼亚还未回答，
已经泫然欲泪，嗓子哽噎；
但她强忍泪水，

也不让自己唏嘘出声，
只是眼圈红晕，嘴唇颤抖，
泄露了心中难言之隐。

十九

但她立刻装出憎恨，
掩饰另一种温柔的感情。
她说："我知之太深，
千百人中都能把他辨认。
我多次见他杀害我的同胞，
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哎，他心狠手辣，被他所伤，
医药和魔术都无法治疗。

二十

"他是郡侯坦格雷多。
但愿有朝一日落在我手里！
我不要他死，而要他活，
好让我报复，解我心头恨。"
说到这里，她无比悲愤，
不禁发出一声叹息，
言者有心，听者无意，
国王并不明白她的真情。

二十一

与此同时，克洛林达举矛疾驰，
向坦格雷多迎面冲去。

两支长矛互相刺中眼罩，
结实的矛柄当场折断，碎片四溅。
克洛林达的头盔皮带迸断，
坦格雷多一击挑飞了她的头盔，
金黄的秀发随风飘拂，
沙场上呈现了她的年轻美貌。

二十二

那双眼睛闪闪如电，火星迸溅，
含怒时这般甜美，微笑时又当如何？
坦格雷多，你在想什么？你在看什么？
那张俊俏的面庞曾使你血脉奋张，
难道再度相逢却不相识？
你已把她的模样铭刻在心，
你的心告诉你，前次你饮水休息，
在泉边见到的就是这位丽人。

二十三

坦格雷多当初并未留意
她头盔的顶饰和盾牌的纹章，
如今看到她的美貌竟呆若木鸡；
她稍事整理又发起攻击，
坦格雷多连连闪避，持剑另找对手，
她却不肯善罢甘休，紧追不舍，
大声喝责他回来决一死战，
威胁着要他身心俱灭。

二十四

骑士遭到冒犯并不还击；
既不回马抵挡她的钢剑，
也不正视她美丽的双眼，
因为爱神从那里射出利箭。
他暗自寻思："你蒙着铁甲的手
任怎么砍杀伤不了我分毫；
可是你不戴头盔的脸
却能发出刺中我心的箭。"

二十五

他终于下了决心：即使得不到怜悯，
也不能不诉衷肠，不明不白地送命。
他要她知道，他已成无力抵抗的俘虏；
充满祈求和畏惧，她却在伤他的心。
于是他说："你啊，对手上百成千，
你仿佛只认准我是唯一的敌人！
你我干脆离开这个混乱的场所，
找个地方较量一下高低强弱。

二十六

"你的勇气是否可同我相比，
到时候自见分晓。"
她接受了挑战，在前面带路，
没有头盔也满不在乎，
坦格雷多跟在后面，没精打采。

克洛林达摆好架势，举剑就砍，
骑士说："且慢，你我交手之前，
先应该谈妥决斗的条件。"

二十七

女战士住了手；不顾一切的爱情
这时给了坦格雷多莫大的勇气。
他说："看来你同我的冤仇已经结定，
那就请你把我的心取去。
这颗心已经不属于我，如果说
我活着使你不快，那我虽死无怨。
要取我的心现在正是时候，
我心甘情愿，决不阻拦。

二十八

"你瞧，我已束手待毙，不再防御；
你为什么不刺穿我的胸膛？
是不是要我助你一臂之力？
如果合你心意，我的胸甲也可以卸去。
不幸的坦格雷多心如槁木死灰，
正要继续诉说他的苦恼，
一群异教徒和法兰克人你追我逃，
来到他俩所在之地。

二十九

不知是丧魂落魄还是设下奸计，
撒拉逊人四散逃窜，十字军在后追赶。

追兵中间一个基督徒杀得性起，
瞥见克诺林达飘拂的头发，
经过她背后时随手一剑，
朝那坦露的后颈砍去。
坦格雷多眼明手快，一声暴喊，
举剑挡住可怕的打击。

三十

那一剑并没有完全落空，
滑到头颅和粉颈之间。
伤势不重，但几滴鲜艳的血珠
染红了金黄色的头发，
璀璨的黄金衬托着火红的宝石，
有如能工巧匠的杰作。
坦格雷多勃然大怒，
举剑扑向那冒失的士兵。

三十一

士兵扭头便跑，坦格雷多穷追猛赶，
一前一后，恰似两支离弦之箭。
克洛林达目送他们走远，
伫立片刻，决定不加理会，
自己去同后撤的部下汇合，
她返身面对法兰克人，
时而进击，时而后退，
很难说她是凯旋还是铩羽而归。

三十二

正如竞技场上凶猛的公牛，
用利角抵拒围攻的恶犬，
进则使它们不敢贸然靠近，
退则使它们更肆无忌惮。
克洛林达用盾牌护头，
往返冲突，边战边走；
仿佛摩尔人的游戏，
躲避掷向他们的树胶球。

三十三

这些人你逃我追，逐渐来到
高耸的耶路撒冷城脚，
异教徒突然齐声呐喊，
向两翼散开，回身反扑，
形成一个半圆圈，
从敌人两侧发起攻击。
阿干特则在山上展开队形，
从正面冲向法兰克人。

三十四

慓悍的切尔克斯人一马当先，
迫不及待地投入战斗。
一个骑士拦住他的去路，
当即被捅得人仰马翻，
许多别的战士也命丧黄泉，

阿干特用力过猛，长矛折断：
他弃矛拔剑，左劈右刺，
敢于阻挡的人非伤即死。

三十五

克洛林达的武艺毫不逊色，
老将阿德里奥在她剑下丧生，
虽然他久经沙场，又有二子随征，
也挽救不了他的命运。
长子阿坎德罗身负重伤，
不能再卫护他的父亲；
次子波里弗诺拼死苦斗，
好不容易才逃脱性命。

三十六

莽撞的士兵坐骑轻捷，
坦格雷多追赶不及，
回头发现部下冒进犯险，
已经陷入敌人的包围。
他勒缰回辔，一夹马腹，
冲向战斗激烈的地点。
见难而上是战士的性格，
大队人马紧跟上前。

三十七

这队骑士的首领是杜东，
人中英杰，十字军的光荣。

里那尔多年少英俊，气度恢宏，
一马当先，迅捷有如雷电。
艾米尼亚立时认出他的雄姿
和盾牌上蓝底白鹰的纹章，
便对目不转睛盯着他的国王说：
“那就是英雄中的英雄。

三十八

“尽管年纪轻轻，可是武艺超群，
能与匹敌的有如凤毛麟角。
如果我们有六个那样的对手，
整个叙利亚早被征服奴役；
最南端和首先看到日出的王国，
也休想从他的枷锁下摆脱；
甚至远在人所罕知的尼罗河源头
所有的国度都会归他管辖。

三十九

“他的名字叫里那尔多，
手中的剑比任何攻城器械更可怕。
你再掉过眼睛看那个
绿盔绿甲带有金饰的人，
他叫杜东，这队人马的首领，
他出身名门，久经沙场，
要论年资和功勋，
没有谁可以和他抗衡。

四十

“那个褐衣褐甲的彪形大汉，
是挪威国王的儿子赫尔南多。
那样骄傲的人世上少有，
他的光辉事迹因而打了折扣。
他背后的两个白衣战士
名叫吉尔迪贝和奥道尔多，
一对恩爱夫妇，形影不离，
忠贞勇敢，名闻遐迩。”

四十一

说话间，他们发现城下
战斗愈演愈烈，形势危急：
敌人和兵刃组成的紧密包围
已被坦格雷多和里那尔多粉碎，
杜东率领的部队
有如猛虎下山，势不可当，
阿干特被里那尔多搠翻在地，
好不容易才重新站起。

四十二

假如不是里那尔多马失前蹄，
阿干特此次必死无疑。
骑士右脚被马镫套住，
士兵帮他脱身起立，
溃败的异教徒借此机会，

争先恐后向城里逃去，
阿干特和克洛林达断后，
抵挡潮水般涌来的追兵。

四十三

两人奋力抵拒，且战且走，
稍微遏止了基督徒进攻的势头，
好让前面逃跑的士兵
便于摆脱所处的险境。
杜东乘胜追击，精神大振，
气吞山河，横扫敌军，
纵马冲撞凶狠的蒂格兰纳，
一剑把他头颅砍落在地。

四十四

杜东膂力过人，阿尔加萨坚硬的胸甲、
科尔班结实的头盔简直成了朽木粪土，
一个被剑从后脑贯穿面孔，
另一个从背脊捅出前胸。
阿穆拉特、默罕穆德、阿尔曼索，
灵魂都被杜东揪出了安乐窝，
甚至那个不可一世的切尔克斯人
也寸步难行，施展不出本领。

四十五

阿干特气得浑身发抖，
停步抬架两下，随即又后撤。

可是他突然回身，反手一剑，
不偏不斜，刺进杜东肋间，
发力之猛，剑头直透心脏，
法兰克人的首领当场身亡。
他落马坠地，眼睛半闭，
露出死亡的呆滞与迷惘。

四十六

他三次睁眼仿佛再想看看阳光，
三次用胳臂支地，挣扎着要爬起，
但是三次重又倒下，他的眼睛
蒙上一层阴影，从此永远紧闭。
他四肢瘫软，死亡的寒气
和汗水弥漫整个身体。
凶恶的切尔克斯人昂然走过，
对尸体不屑一顾，弃若敝屣。

四十七

他脚不停步，忽然又回头，
朝法兰克人嚷道："骑士们，
我手中这把染血的宝剑
就是你们的统帅昨天所赠；
告诉他，我已经初试锋芒，
这个消息准保使他高兴。
他一定乐于知道，礼物的效用
至少没有辱没华美的外表。

四十八

“再通知他作好准备，
我还想在他身上试剑，
倘若他不赶快进攻，
我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基督徒被这些狂言激怒，
争先恐后向他扑去，
但是阿干特和部下已经进城，
居高临下，得到了保护。

四十九

撒拉逊人进城躲避，
围城的守兵登上城头，
推落礌石滚木，
万弩齐发，矢如飞蝗，
拒敌于城壕之外，
法兰克人难以靠近。
此时里那尔多已经摆脱马镫，
匆匆来到城下。

五十

他要惩罚凶残的切尔克斯人，
替死去的杜东报仇雪恨。
他来到法兰克人中间，厉声喝道，
“你们等什么？还不快上？
我们的首领刚刚阵亡，

难道我们不急于报复？
难道看到几堵粪土城墙，
我们的义愤就烟消云散？

五十一

“不！即便是铜墙铁壁，
坚如钻石，任怎么厚实，
也阻挡不住我们的愤怒和力量，
凶恶的阿干特休想逃出我们手掌。
随我攻城！”他振臂高呼，
仗着盔甲和盾牌的防护，
全然不顾如雨的矢石，
身先士卒，发起了攻击。

五十二

他一扬头，仰起脸，
竖眉怒目，咄咄逼人，
城墙里面的守军
吓得胆战心惊。
他正激励部下奋力攻城，
这时飞骑赶到，喝令暂停。
戈弗雷多派来使者西赫罗，
传达他的重要命令。

五十三

西赫罗以统帅的名义
指责他莽撞，吩咐他撤回。

他说:“戈弗雷多命令你收兵;
现在时机不成熟，地点不合适，
不能意气用事，逞匹夫之勇。”
里那尔多强压心头怒火，
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
悻悻然停止攻城。

五十四

基督徒们收兵回营，
并未遭到追击骚扰;
杜东没有暴尸荒郊，
他的忠实的战友们
怀着沉痛崇敬的心情
把他的遗体抬回厚殓。
与此同时，博伊龙登上高地，
观察圣城的地形和防御。

五十五

耶路撒冷坐落在两山之顶，
双峰对峙，高低参差。
中间是一道峡谷，
分隔两山，贯穿全城。
三面地势险恶，难以攀登，
唯有北面坡度平缓，
虽无自然屏障，
却筑起防御高墙。

五十六

城里有承雨的蓄水池，
还有湖泊和山泉；
附近却是童山秃岭，
既无涌泉，又无溪涧。
到处不见枝叶茂密的大树，
足以傲视夏日炙热的光线；
五六里外才有一片森林，
浓荫匝地，郁郁葱葱。

五十七

有幸为耶稣洗礼的约旦河
烟波浩淼从城东流过，
地中海在城西展开
一望无际的细软沙滩。
北面是撒马利亚的贝萨尔城，
那里曾筑坛祭祀金牛，①
南面是雨云常起的伯利恒，
因基督诞生于此而举世闻名。②

---

① 《旧约·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摩西应上帝之召上西乃山四十天，亚伦纵容以色列人铸了一头金牛犊，筑坛献祭，奉为引路神明。

② 耶路撒冷建在两山之上，城墙把山上最高处几乎全部包围在内，两山之间有一条狭谷，把全城一分为二。西面一部分叫锡安，常被用来概称整个耶路撒冷；另外一部分叫莫里亚。锡安教堂建在锡安山近顶峰处，离著名的德维尔塔不远，德维尔塔箭楼雉堞林立，围墙极为坚实，俯视全城，起堡垒作用。耶路撒冷城址干旱荒秃，没有泉水溪流，居民饮用雨水，冬季多雨时用城里无数水槽蓄水，以备全年之用。城外二三英里有少数几眼泉水，水量极少。但在离城一英里、两山谷地的南门附近，有一处名叫西洛埃的泉水，从谷底涌出，水质纯净。穆斯林称耶路撒冷为el Cods(圣城)，Beitûl-Moccadès(圣地)，或El Chêrif(崇高之地)。

五十八

戈弗雷多察看圣城和附近地形，
打量高耸的城墙和关隘险要，
琢磨着该在何处扎寨安营，
从何处最容易进攻敌人，
艾米尼亚一眼认出了他，
便向异教徒的国王指点说：
“那个身披猩红大氅、相貌威严的
便是他们的统帅戈弗雷多。

五十九

“他确是天生的帅才，
指挥艺术高超，令人心悦诚服；
冲锋陷阵，有万夫不当之勇，
骑士与统帅的长处集于一身。
众多的十字军骑士中间，
没有一个像他这样文武全能。
论韬略，只有雷蒙多能相比，
论武艺，只有里那尔多和坦格雷多。”

六十

异教徒的国王回答说：“我认识，
当年我以埃及使者的身分
在法兰西宫廷见过此人，
看到他比武时的本领。
那时候他还很年轻，

没长胡须，脸皮白净。
不过他的仪表、谈吐和举止
已经预示他不会久居人下。

六十一

“哎，当初的预感果然实现，”①
阿拉丁说着垂下了困惑的视线，
接着又抬头问艾米尼亚：
“旁边披着大红战袍的是谁？
身材低于戈弗雷多，但容貌相像。”
艾米尼亚答道：“那是巴尔多文，
戈弗雷多的胞弟，两人不仅长得相同，

---

① 有关戈弗雷多·德博伊龙的现有史料说他像修士一般朴素，但具备战士的全部品质。戈弗雷多相貌威武，身材高大，力量惊人。至于他的神力，传说有一位阿拉伯酋长听人夸奖他的武艺和膂力，来到想亲眼看看传闻是否属实。酋长牵来一头骆驼，请戈弗雷多显示力气，他拔剑一挥，砍下了骆驼的脑袋。阿拉伯酋长认为这可能归因于戈弗雷多的钢剑锋利，便把自己的武器交给他，请他再试一下，另一头骆驼也像第一头那样一剑身首分离。于是酋长承认法兰克人统帅的名声远不及他的真本实领。围攻安蒂奥基亚期间，伤愈不久的戈弗雷多在一件事上声名大振，历史和诗歌中都有记载。战斗进行正激烈时，一个魁梧的撒拉逊人前来挑战，第一次冲击就刺碎了戈弗雷多的盾牌。戈弗雷多在马镫上站直，向对手当头一剑，力量之大把他一劈为二，一半滚落地下，另一半挂在鞍上。这类异乎寻常的事迹使人难以置信，归根结蒂只是军队中加油添酱的传说。但是史料都记载戈弗雷多同一头饿熊搏斗，被熊扑倒的经过。戈弗雷多并没有因此而吓倒，他一手撑住狂暴的野熊，一手把剑刺进熊的肚子。勇敢的统帅身受重伤，在全军的欢呼声中被抬回营地。戈弗雷多之所以登上耶路撒冷王位，完全由于他的英雄事迹和孔武有力的名声。十字军中有十位骑士家世比他更高贵古老，诸如法兰西国王之弟，诺曼底公爵和托洛萨伯爵，但在以武力取胜的时代，最身强力壮的人被选为首领也是很自然的。

英雄事迹也不分昆仲。”①

六十二

“你再看他左侧的骑士，
仿佛在向他出谋献策：
那是头发斑白的雷蒙多，
我在你面前曾多次夸他的智谋。
要论调兵遣将，出奇制胜，
拉丁人和法兰克人中无出其右，
稍远处那个头戴金盔的骑士，
是勇敢的威廉，英格兰王子。②

---

① 戈弗雷多·德博伊龙之弟和继承他耶路撒冷王位的巴尔多文并未参加攻占耶路撒冷的战役，因此塔索提到他在场时犯了史实错误。1097年起，巴尔多文就离开了基督徒军队主力，率领一队战士进入阿美尼亚，深入埃德萨。埃德萨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首都，当时在一位希腊亲王的治理之下，刚击退了入侵的土耳其人，邻近国家的基督徒带着他们的财富纷纷前去避难。巴尔多文和十字军的到来引起轰动，受到居民的热烈欢迎，以至总督托马斯开始猜疑，把他们视为比撒拉逊人更可怕的敌人。托马斯年老无子，为了笼络基督徒，维护自己的政权，决定把巴尔多文收为螟蛉，定为自己的继承人。但不久即遭叛乱杀害。假如埃德萨的马台奥的叙述可信，巴尔多文了解阴谋的内情。事实上历史学家都指责他背叛了他的恩主。他即位后建立了一个侯国，由拉丁人维持了五十四年之久，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之前一直是拉丁人的据点。之后，巴尔多文置耶路撒冷于不顾，专注于保卫并扩展他治下的版图。1100年，他把埃德萨交给他的表弟巴尔多文·德波尔格，自己继承戈弗雷多，登上耶路撒冷王位。他在位期间，连年征战，部下士兵和敌人均不得休养生息，但把西顿和贝里特两城纳入耶路撒冷王国版图。1103年曾攻打托莱马伊达(后改名为圣胡安德阿克)，没有什么建树。1104年5月，经过二十天的围困后(并非某些史书所说的二十个月)，方始攻占。围攻埃及法拉米尼时罹病，后死于沙漠中的拉里斯。他的脏腑埋葬在海杰拉特-巴尔多特，尸体运回耶路撒冷，同戈弗雷多合葬。关于他的卒年，阿拉伯历史学家之间意见不一，同拉丁历史学家也有分歧。本-卡莱坎认为他死于伊斯兰教历504年(公元1110年)。罗慕阿尔多·德萨拉诺和福歇尔·德夏尔特勒斯则认为在公元1118年4月。后一日期比较可信。

② 英国国王征服者威廉有三子：诺曼底公爵罗伯托(下文还要谈到)、亨利和继承父位的红色的威廉。塔索这里似指第三子，但他从未到过圣城。

六十三

同他并辔的是勇猛的古尔福，
此人出身高贵，地位显赫：
长得虎背熊腰，膀阔肩圆，
他魁梧的身材一眼就能认出。
可是任我在人群中仔细搜寻，
却不见我不共戴天的仇人；
我说的是博埃蒙多，
他杀了父王，断了我家皇祚。”

六十四

阿拉丁和艾米尼亚正在谈论，
戈弗雷多已察看了附近地形；
他判断三面山势险峻，
仰面攻城不太可能，
便命令部下选择平地，
在北城门外扎寨安营；
然后来到角楼附近，
驻扎其余部队以遥相呼应。

六十五

十字军的营帐绵亘数里，
但长度不及城周的三分之一；
耶路撒冷城方圆太广，
不可能团团围住。
戈弗雷多派兵把守关隘，

阻堵城外来援之敌，
凡是进出圣城的要道，
下令全部加以占领。

六十六

然后他命令士兵修筑工事，
在营地前后挖掘堑壕，
一则防止被困之敌出击，
另则对付外来之敌骚扰。①
准备工作全部布置完毕，
他便去向杜东的遗体告别，
停放尸首的地方
已围着一群人悲痛饮泣。

---

① 十字军于1099年6月7日在耶路撒冷城前扎营。据基督教历史学家的记载，总人数不到四万男女，其中只有两万名步兵，一千五百名骑兵，其余为百姓，没有武装的人，病员，以及无战斗力的人。阿拉伯历史学家在这一点上同基督教学者出入很大，伊布恩-吉乌齐估计围困耶路撒冷的有战斗力的法兰克人为五十万。克玛尔-艾丁的较不夸张的估计为三十二万。各路首领到达城前之后，请教了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商议最省事而有效的攻城办法。他们很快就得出结论：由于城东和城南的峡谷太深，从这两面攻城是徒劳无功的，于是决定从北面围攻。据修士罗伯托记载，"他们安营的地段从东北方的圣埃斯特万门延伸到西方大卫塔下的大卫门。依此方向先后安营的，第一是洛伦纳公爵，他下面是诺曼底公爵罗伯托。坦格雷多占第四位，面对一座以他命名的角楼。托洛萨伯爵占据了从该楼到西门的地段。后来托洛萨伯爵把部分军队移驻耶路撒冷城所在的山上民房与锡安教堂之间，离城只有一箭之遥，一方面是为了避开居高临下威胁他营地的角楼，另一方面可以控制城前的峡谷。据说这一布置的目的是让他的士兵攻城更近便，同时又可以保卫锡安教堂不受敌方侵犯。基督徒的营地布置完毕后，从北门(俗称圣埃斯特万门)到俯临霍沙法特山谷的角楼，从角楼到城该侧的突出部，从突出部到南门(现称锡安山门)一线完全敞开，以至城周遭有一半以上并未被围。"如将史书上十字军围困耶路撒冷的描写同罗马人围困该城的描写加以比较，可以看出戈弗雷多部队同蒂托当初攻城部队所占的阵地相同。

六十七

忠诚的战友厚殓英雄，
庄严隆重，备极哀荣。
随着戈弗雷多的莅临，
哭声大起，倍加悲恸。
虔诚的博伊龙为之敛容，
他忍住心中的悲痛，
默默注视安息的杜东，
然后说出如下一番话：

六十八

“对你来说，如今毋需眼泪和叹息，
你离别了人间，却在天国得到永生，
尘世留下了你的躯壳，
也留下了你的光荣足迹。
生生死死，你都是圣洁的基督战士。
啊，幸福的灵魂，你在天主身边，
你的崇高行为得到了应有的荣耀，
夙愿已偿，该有多么欢欣。

六十九

“安息吧，我们痛哭你的不幸，
也悲叹我们自己的命运，
因为随着你的牺牲，
我们失去了有力可贵的部分。
但如果说世人所称的死亡

使我们失去了你的帮助，
你在天之灵可以祈求
上帝给我们以保佑。

七十

“生前你以血肉之躯
横刀跃马，和我们并肩作战；
如今身列仙籍，掌握天国的武器，
更能叱咤风云，发挥神威。
我们有求于你时望你慨允，
助我们排难解危，夺取胜利，
待我们班师凯旋之日，
我们将在圣殿向你告慰。”

七十一

说话间，夜幕已经降下，
遮去了白天所有的光线；
人们经过一天劳累，
痛哭和悲叹也已停歇。
统帅深知没有器械难以攻城，
考虑何处可以取得木材，
应制作什么样的器械，
几乎整整一夜没有阖眼。

七十二

天色微明，统帅起身
前去参加葬礼。

离营地不远的一座小山脚下，
已为杜东建好了陵墓，
全部用芳香的柏木
上面是一株高大的棕榈。
教士们唱着哀伤的圣歌，
为他的灵魂祈求安息。

七十三

棕榈枝迎风招展，
悬挂着形形色色的武器和旗帜，
那是当年征讨叙利亚和波斯，
辉煌战果的见证。
杜东的甲胄和其他装备，
挂在粗大的树干。
树下有一行文字："杜东之墓。
崇高的战士永垂不朽。"

七十四

虔诚的统帅戈弗雷多
参加了肃穆而又沉痛的葬礼，
然后派遣重兵保护民工
前去附近一处树林。
法兰克人从百姓处得知，
树林位于两道峡谷之间。
就地取材，伐木建造器械，
再坚固的城堡也不难攻破。

七十五

民工们你追我赶，互相鼓励，
在树林里开出一片空地。
利斧不停地砍伐，
一株株树木纷纷倒下：
有庄严的棕榈和粗犷的梣树，
郁郁葱葱的扁柏和松树、杉树，
繁茂的栎木、高大的枞树和山毛榉，
还有古藤绕干、高耸入云的榆树。

七十六

砍倒的还有参天的紫杉
和粗壮结实的栎树，
那些栎树曾千百次更换树冠，
傲然顶住了狂风的摧残；
有些人把乌檀和芳香的杉木
装上吱嘎作响的大车。
民工们的呼喊和斧声汇成一片，
禽鸟抛弃了巢窝，野兽逃出了洞穴。

第四章

冥王纠集了地狱里的全部鬼怪，唆使他们各显本领，消灭基督教军队。伊德劳国王定下一条毒计，吩咐阿米达去执行，阿米达的武器只是她的狡猾、美貌和甜言蜜语。

一

基督徒伐木采材，
准备建造攻城器械，
人类的头号仇敌普鲁托，
怒火中烧，虎视眈眈，
看他们干得正欢，
不由得咬紧嘴唇，
有如一头负伤的公牛
痛苦地哞哞直吼。

二

他费尽心机，苦思冥想，
要使基督徒死无葬身之地，
便召集臣民——一群牛鬼蛇神，
在他的宫廷开会商议，
他愚蠢无比，自以为

不难抗拒神圣的旨意，
他妄想同上帝分庭抗礼，
把上帝愤怒的雷电全然忘记。

三

地狱的号角刺耳凄厉，
召集永恒黑夜的居民。
声浪冲击幽暗的洞穴，
震荡着阴森可怖的空气。
九霄滚落的霹雳
不及它那样令人战栗，
地心喷薄的硫磺烟雾
也引不起地面那样剧烈的颤动。

四

奇形怪状的地狱居民
从四方麇集在大门前面。
他们的模样何其恐怖！
有的在地上踩出蹄印，
有的是人面而满头蛇发，
有的拖着一条长尾巴，
像鞭子似的盘旋。①

① 塔索在一篇纯属基督教风格的史诗里如此频繁地引用神话中的形象和名称，看来似乎奇怪，但这一点在意大利的文艺史中可以找到答案：事实上史诗充满了希腊和罗马的往事，其遗迹在古拉西奥地区依然存在。此外还不该忘记，塔索创作的年代是十六世纪，荷马和维吉尔的神话故事在当时的文人中间颇受欢迎。

五

无数妖魔鬼怪纷至沓来，
个个面目狰狞，形相可怖。
有鹰身女首，半人半马，
有狮身人面，满头蛇发，
六头十二手女妖咆哮不停，
七头蛇和大蟒蛇嗞嗞作声，
狮头羊身龙尾怪口喷烈火，
还有独眼巨人和三头三身六翼怪。

六

这批妖怪涌到魔王前面，
分成两拨，左右站定。
冥王普鲁托倨坐正中，
右手握着权杖，粗糙沉重。
他抬起硕大的脑袋和一对长角，
海洋的礁石和高山的巉崖，
直布罗陀的巨岩和阿特拉斯山脉
都相形见绌，仿佛成了小丘。

七

他狞恶的面貌带有暴戾的威严，
使他显得更加可怕和傲慢：
血丝满布的眼睛溢出毒液，
仿佛不祥的彗星散发血光，
浓密的虬须遮没了半张脸庞，

同毛毵毵的胸膛连成一片，
一张大嘴沾满了秽血，
仿佛深不可测的洞穴。

八

正如埃特纳喷发岩浆，
硫磺烟雾夹着隆隆巨响，
他说话时那张血盆大口
黑烟直冒，散出火星和恶臭。
一体三首的看门狗停止了吠叫，
九头蛇不再咝咝出声，
地狱的火焰暂时收敛，
深渊反射的回声是这些话语：①

九

“地狱的精灵，你们原是天之骄子，
理应在太阳之上取得一席之地，
可是命运不济，被逐出天国，
贬谪到这个委琐的场所。
我们胸怀大志，人所共知，
但长期被压，饱受欺凌。
如今胜者为王，恣意统治着星辰，
我们却被当作叛逆的灵魂。

---

① 神话中的地狱在塔索的作品里始终占有重要地位。英国诗人、《失乐园》的作者弥尔顿完全摆脱了古老的形式，只用阴暗的色彩来描绘基督教的地狱；不过弥尔顿是清教徒，凡是不属圣书中的诗歌，他当然不屑一顾。

十

“我们被禁锢在漆黑的深渊，
丧失了最起码的尊严，
见不到金光灿灿的太阳，
见不到闪烁明亮的星辰。
更有甚者——提起此事
我就痛定思痛，满腔忿恨——
胜利者把凡夫俗子召到身边，
泥土的孽种居然登上天国。

十一

“他意犹未足，竟然变本加厉，
把他亲生的儿子置于死地。
他儿子破门而入来到地狱，
插足于我们的领域，
夺走了我们辖下的灵魂，
给天国送去了丰厚的战利品，
然后以胜利者自诩，
展示击败冥府的成绩。

十二

“勾起痛苦的回忆于事何补？
有谁不知我们所受的凌辱？
他何时何地打消过原意，
改弦更辙，不与我们为敌？
我们且不提旧恨宿怨，

但得想想他最近的捣乱，
哼！难道你们没有发现
他在世人中间搜罗信徒？

十三

“难道我们能游手好闲，浪费光阴，
没有什么目标值得我们追寻？
难道我们能容忍他的顺民
扩大势力，在亚洲深深扎根？
难道能让更多的民族宣扬他的名字，
更多的地方为他树立丰碑？

十四

“难道能让世人推翻我们的偶像，
用我们的祭坛将他供奉？
难道世人的礼拜和乳香、黄金、没药，
唯有他一人才能享用？
我们走遍天下，一向通行无阻，
难道现在要断绝我们的生路？
总之，难道要剥夺我们惯有的供奉，
让普鲁托空守荒凉的地府？

十五

“不行！当初我们气贯长虹，
燃起一场大火熊熊，
武装反抗天国的权力，
我们胸中的勇气至今未灭。

我不否认，那次较量我们失利，
但我们不乏尝试的勇气：
胜利者固然比我们幸运，
我们不屈战斗，虽败犹荣。

十六

“我不再耽误你们的时间，出动吧！
我忠实的伙伴，我的权力和力量：
快去整治那些恶棍，
不让他们站稳脚根，
扑灭刚露苗头的火焰，
不让它在希伯莱王国蔓延。
到基督徒中间去捣乱，
只要对他们有害，不惜一切手段。

十七

“照我的意图行事：涣散他们斗志，
搞得一些人徬徨流浪，一些人丧命身亡，
另一些人沉溺于肉欲情爱，
被一颦一笑迷得神魂颠倒。
把十字军搞得四分五裂，
反戈一击，违抗他们的首领。
让他们的统帅与士兵同归于尽，
身败名裂，不留一点痕迹。”

十八

那些背叛上帝的精灵

不等普鲁托把话说完，
一窝蜂涌出漆黑的地府，
鼓翼扑向星光灿烂的夜晚；
有如洞穴里卷出的旋风，
飞沙走石，遮天蔽日，
要在海洋和陆地的大千世界
横扫一切，滥施暴虐。

十九

他们振翅鼓翼，四向飞逸，
分散到世界各个地区，
施展鬼蜮伎俩，阴谋诡计。
缪斯女神，我生也晚，
如此久远的事情一无所闻，
请告诉我，当初他们
危害基督徒的源源本本，
您知道得比我们详尽。

二十

一个名叫伊德劳的著名巫师①
统治大马士革和附近城市，
他从少幼时期开始
就关心占卜，爱之成癖。

① 伊德劳这个名字是塔索从十六世纪出版的骑士书籍得到启发后的又一虚构。十字军抵达巴勒斯坦时，大马士革(阿拉伯作者称之为德梅斯克)的统治者名叫德卡克，他借兄长勒杜安被囚禁在阿勒颇之机，僭用了苏丹称号。塔索史诗中的这一部分全系模仿骑士文学，那类作品里总是有一个深谙魔法的老国王，设计伤害基督教军队的好骑士。

他观察恒星、行星的位置，
招摄亡魂，占卜凶吉，
但如不能预见那场战争的成败，
不识真相，法术又有何益？

二十一

人类的判断何等盲目虚妄！
伊德劳宣称天意已定，
敌无不胜的十字军
最终将遭到灭亡。
他认为这场战争的胜利
必属埃及人无疑，
因此希望他自己的人民
分享胜利与荣誉。

二十二

但他并不低估法兰克人的勇气，
知道胜利要用鲜血换取，
于是琢磨有什么办法，
可以削弱法兰克人的力量，
以便埃及军队和他的部下
比较轻易地取得胜利。
正当他苦苦思索之际，
魔鬼替他出了一条毒计。

二十三

魔鬼出谋献策，

指点他如何完成计划。
伊德劳有个侄女
妖娆艳丽，东方素称第一，
凡是女人或巫婆的伎俩，
她无所不知，无所不晓。①
伊德劳召她前来面授机宜，
吩咐她按计行事，付诸实施。

---

① 法国作家伏尔泰曾批评青年塔索过多地运用美好的理想："一位历史学家说他长诗的主题是反映十二世纪的事件，但他描绘的却是写作时代的习俗。魔术只在十字军东征很久以后才为人所知。"但也有不同看法。十六世纪的思想无疑给了塔索很大影响，当时有关魔术、巫师会、女巫、神魔的迷信极为盛行：那个时代的作品事实上都带有迷信的痕迹，即使有识之士也未能免俗。诗人显然想迎合与他同时代的读者的兴趣，大谈他们偏爱的魔术妖法，但要说神魔只在十二世纪以后很久才为人所知是不确切的。

查考宗教文献，就可以发现连《圣经》也提到魔术师。基督教形成的最初几个世纪中，人们对数学抱有疑惧，认为它能使人走火入魔，从康斯坦丁大帝到腓特力二世在位期间，教会禁止学习数学。圣奥古斯丁说数学家是一些不可救药的、该打入地狱的人，认为魔鬼能以数学把人变为精怪。

纵览十字军历次征战的十一和十二世纪的历史，同样可以看到法兰克人相信魔术师和巫婆的记载。拉伊蒙多·德阿希勒斯写道："这里我必须提一件事：当两个妇女大施巫术想迷住耶路撒冷城墙前的两个投石手时，投石机弹射出来的一块大石击毙了那两个妇女和另外三个小孩，她们灵魂出窍后，巫术便失去了效力。"

司库贝尔那多的记载是二、三两次十字军东征的宝贵文献，我们发现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在进一步介绍十字军之前，我要向你们讲一件确实发生过的奇事。后卫队的士兵发现一个骑着母驴的老巫婆，是拿撒勒的一个名叫蒂里奥的人的奴隶，士兵们逮住她拷问，要她说出她是什么人，来干什么。老婆子招供说她在营地逡巡是用巫术和咒语施法；她已经连续转了两晚，如果第三晚也得手的话，营地里的人都会被她的法术所禁，这次战斗中无一能生还。士兵们问她有没有禳解之法，她说只要大家照她施法时的样子回到营帐中去就可以消灾。士兵拆了窝棚，燃起一堆大篝火，准备烧死巫婆，她被扔进火堆后走了出来，连毛发都没有损伤；再次被扔进火堆，又像先前一样安然出来；最后一个士兵看到篝火奈何不了她，便挥起斧子，把她砍死。"

总之，魔术师与巫术的记载在骑士文学书籍中比比皆是，早在塔索前半个世纪，阿里奥斯托的不朽长诗中就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叙述。

二十四

他说:"亲爱的姑娘,
你一头金发,容貌俊俏,
却有老人的谨慎和男子的胆略,
在法术方面比我还高超。
我有一个计划十分巧妙,
有你的配合准能奏效。
我替你织好罗网,
要靠你大胆去撒开。

二十五

"你去敌营,施展出女性的魅力,
煽起他们对你的爱慕之情。
你哀婉恳求,哭得伤心,
说话时要不停哽噎:
你装作落难不幸的美人,
让铁铮铮的汉子都为你动心。
用羞怯掩饰你的大胆,
拿弥天大谎遮盖真情。

二十六

"倘若可能,用脉脉含情的眼神
和娓娓动听的话语迷住戈弗雷多,
让他为发动战争而后悔,
促使他悬崖勒马,草草收兵。
如果不行,你就诱惑其他将领,

把他们诱入无法摆脱的绝境。”
他解释了自己的计划，最后说：
“为了祖国和信仰，任何手段都正当。”

二十七

美丽的阿米达素以姿色自负，
仗着女性和年轻的本钱，
毫不犹豫接受了任务，
傍晚出发，挑了一条隐蔽的小路。
她衣着华丽，梳妆整齐，
孤身前去征服一群无敌的战士。
与此同时，她故弄玄虚，放出空气，
关于出走之事传说纷纭。十分离奇。

二十八

几天后，俊俏的少女
来到法兰克人的营地。
绝色美人的出现
引起交头接耳的议论，
谁见到她都目不转睛，
仿佛白天见到灿烂的新星；
人们拥上前来打听，
是谁派来这位漂亮的女客人。

二十九

无论在阿戈斯、塞浦路斯或者德洛斯，
从未见过如此雍容华贵的美女：

她一头秀发闪出黄金的光辉，
时而透过白面纱，时而飘拂在阳光下。
正如雨后放晴的天空
太阳时而透过轻灵的白云，
时而当空高悬，金光四射，
给大地投下眩目的光芒。

三十

披在肩后的头发微波荡漾，
清风过处，泛起阵阵涟漪。
一双秋水盈盈的眸子半开半闭，
不轻易抖露秀色和柔情蜜意。
吹弹得破的脸蛋白里泛红，
玫瑰和象牙的颜色水乳交融。
唯有那吐出芝兰幽香的双唇
像石竹花那般鲜艳红润。

三十一

她那姣好的胸脯雪一般白净，
燃起了人们火热的情焰，
风流的乳房部分袒露，
部分被可恼的衣服遮住；
衣服挡住了贪馋的视线，
却挡不住非分的遐想，
想象不满足于美好的外表，
闯进了最隐蔽的深处。

三十二

正如阳光透过清水或玻璃，
毋需把它们分开或打破；
大胆的想象透过蔽体的衣服，
在目光不及的地方恣意探索。
想象尽情徜徉，穷究奥秘，
美不胜收，心醉神迷，
把所见所闻描绘给欲望，
使欲望的火焰越烧越旺。

三十三

阿米达在人群中间款款通过，
赞叹和欣羡的眼光紧跟不舍。
她假装没有看到自己引起的震动，
但为计谋得逞而暗暗得意。
她怯生生地询问有谁带领
陪她前去晋谒统帅。
法兰克人首领之弟
欧斯塔齐奥立刻自告奋勇。①

三十四

欧斯塔齐奥仿佛飞蛾扑火，

① 这里欧斯塔齐奥是骑士精神的典型。根据习俗，任何妇女有难请求骑士帮助或者拔剑决斗时，骑士不能拒绝，否则难免懦怯失礼之讥。寡妇、孤儿、遭受法律压迫的人都有权要求骑士保护，甚至要求为之牺牲性命。推诿这种责任等于没有尽到神圣的职责，将成为终身耻辱。

围着光彩照人的阿米达打转，
他迫不及待想一近芳泽，
细看美人低垂的眼色；
正如火绒挨近了明火，
他的灵魂顿时燃着，
年轻人出于炽热的爱情，
不顾一切地上前问道：

三十五

“夫人，我不知这么称呼是否合适，
因为您不似尘世中人，
没有哪一个亚当的儿女
像您这样灵秀明丽。
您所为何来？来自何地？
承您光临，我们三生有幸，
请您示知身分，以免我冒昧失礼，
如有必要，我可以匍匐相迎。”

三十六

阿米达答道：“承您美言夸奖，
我蒲柳之质，羞愧难当。
我虽为女子也渴望幸福，
但命运多舛，道路坎坷。
家门不幸，使我颠沛流离，
历经辛苦，才来到这里。
戈弗雷多是我唯一的希望，
我慕他仁义之名前来求援。

三十七

“您看来富于同情，悲天悯人，
求您通报，引我去见统帅。”
欧斯塔齐奥说：“身为统帅胞弟
我乐于替你说项求情，
美丽的少女，您的请求不会落空，
我颇得统帅的倚重，
只要您愿意，他的权杖和我的宝剑
都可以归您支配。”

三十八

他随即带领阿米达去见博伊龙，
统帅正同将领们围坐商议。
美丽的少女上前施礼，
但羞怯忸怩，难以启齿。
虔诚的统帅善言抚慰，
打消了她的疑惧。
她终于用甜蜜迷人的音调
说出早已编好的一套假话。

三十九

她说：“战无不胜的公爵，
您威振四海，光同日月，
各地国王被您征服，
也感到虽败犹荣，
您的勇敢天下闻名，

为您赢得了爱戴与信任，
困苦的人趋之若鹜，
纷纷寻求您的援助。①

四十

"我自幼信奉的宗教与您的不同，
您对之百般诋毁，想将其废除；
我却指望您鼎力相助，
夺回我祖辈传下的王位。
别人寻求盟友的支援，
抗击外来之敌的凶残；
我从自己人那里得不到怜悯，
只能借敌人的武力来对付同族。

四十一

"我恳求您，指望您，只有您
才能恢复我被篡夺的王位。
您的手不仅善于击败强敌，
也应能扶困济弱。
战胜对手固然值得赞扬，
怜悯敌人也应当称颂；
您曾经剥夺了别人的王国，

① 如果说塔索一贯严肃的诗歌里杂有诙谐，不妨将阿米达对戈弗雷多的开场白同塞万提斯笔下悲戚夫人在公爵别墅里恳求堂吉诃德帮助的一番话作一比较。两处几乎相同。塞万提斯把骑士精神讽刺得体无完肤，或许为文学和人性帮了倒忙，因为骑士精神在许多场合下代表行为高尚伟大，无私，对美好、圣洁和正义事物的尊重，总之是一些古老的民族性格。

助我收复我的王国也同样光荣。

四十二

"假如由于我们信仰的差异，
您对我诚恳的请求置之不理，
至少应该考虑我对您的信任，
不能漠然视之，置若罔闻。
老天在上，您如果给我援手，
你支持的将是极为正义的事业；
如若不信，请您听我诉说
我的悲惨遭遇和人心的阴恶。

四十三

"先父是大马士革国王阿比兰，
他并非出身帝王之家，
但同卡里克亚喜结良缘，
登上了国王的宝座。
卡里克亚红颜薄命，
我几乎也不见人世，
因为我哇哇坠地之日
正是她撒手仙逝之时。

四十四

"她去世后五年不到，
我父亲大劫难逃，
也赴天国同她重聚。
我父亲弥留之际，

把我和国家托付给叔父，
叔父深得先父钟爱，
如果良知未泯，
不应辜负死者的嘱咐。

四十五

“我年幼时期，叔父负责照顾，
他对我的关怀显得无微不至，
忠诚、慈爱和虔敬的美名，
四处流传，几乎无人不知。
也许那恶棍戴着虚伪的面具，
掩饰了他不可告人的诡计；
也许他打算把我和国家给他儿子，
心中还没有形成罪恶阴谋。

四十六

“我逐渐长大，他儿子也成年，
但此人欠缺骑士气质，
不求上进，不学无术，
更无半点雄心壮志；
长相委琐，灵魂丑恶，
心怀妒嫉，性情暴戾，
谈吐庸俗，举止粗鄙，
种种恶习，无以复加。

四十七

“这就是监护人强加于我的丈夫！

他三番五次向我指出，
我应该同这人结为夫妇，
让这人分享我的王位和床铺！
他花言巧语，使尽手段，
要我顺从他的意愿，
但从未能逼我作出许诺，
我不是一言不发，就是断然拒绝。

四十八

“有一天，他离开我时神情凶狠，
终于暴露了他的险恶用心。
我觉得前途凶多吉少，
在他脸上已经清楚看到。
从那时开始恶梦经常侵扰，
使我夜晚不得安宁，
我惶惶终日，心惊肉跳，
预感大难随时都会来到。

四十九

“有时候我母亲的影子
在我眼前隐约浮现，
她脸色惨白，神情痛楚，
和她肖像上的模样大不相同。
她说：‘快逃走吧，我的女儿，
残酷的死亡窥伺着你。
我看到那个背信弃义的家伙
准备了毒药和凶器要害你性命。’

五十

“可是我年稚无知，
惊恐之下方寸大乱，
即使预感到迫近的危险，
又能拿什么主意？
孤身出走，自我流放，
抛弃养育我的土地，
不名一文，颠沛流离，
不如阖上双目，一死了之。

五十一

“说来难以使人相信，
我怕死，却没有逃避的勇气。
我又不敢露出半点恐惧，
否则会促使他早下毒手。
我提心吊胆，坐卧不安，
整天受着痛苦的折磨，
正如脖子上架着一把大斧，
脑袋随时都会落地。

五十二

“也许我命不该绝，
也许我的磨难还未受尽，
正当我度日如年之际，
父王生前的一位心腹大臣
悄悄向我通风报信：

恶叔害我性命的决心已定，
他本人奉那家伙之命，
当天就要逼我服毒饮鸩。

五十三

“大臣接着指出，
我只有逃跑才能保命，
既然不能指望别人帮助，
他自告奋勇，为我带路。
他的好意给了我极大鼓舞，
打消了我的疑惧顾虑，
我决定连夜打点上路，
离开恶叔和我的祖国。

五十四

“那天晚上夜色浓重，
友好的黑暗掩护了我的逃亡。
我只带两名可靠的侍女，
作为苦难历程的伴侣。
泪水使我两眼模糊，
我仍不时回头张望，
再看看祖国的城墙，
千遍万遍都看不够。

五十五

“我的视线和思想频频飞往故乡，
脚步却不情不愿地朝着相反方向，

好像一叶小舟被可怕的风暴
突然吹离了它依恋的海岸。
我们忍饥挨渴，慌不择路，
整整走了一夜和次日一天，
终于到达我的王国边境，
在一座城堡找到歇脚地点。

五十六

“那是阿龙特的城堡，
阿龙特给了我庇护。
背信弃义的恶叔
发现我逃出了魔掌，
气得七窍生烟，暴跳如雷，
竟然倒打一耙，颠倒黑白，
把他自己暗害我的阴谋，
强加在我们两人头上。

五十七

“他说阿龙特被我美色所惑，
买通了人在他酒里下毒，
他被谋害丧生之后，
无人对我严加管束；
生性淫荡的我便可以
为所欲为，无度纵欲。
天哪，我岂是无耻的女人，
不贞不洁，必遭天火焚身！

五十八

“哎，那恶棍想谋财害命，
固然使我鄙夷忿恨；
更叫我痛心疾首的是
他不择手段败坏我名声。
他怕激起百姓公愤，
精心炮制出一套假话，
把人们搞得将信将疑，
不至于揭竿而起，为我效命。

五十九

“那恶棍霸占了我的宝座，
戴上了金光灿灿的皇冠，
并不因而停止对我的迫害和中伤。
他凶恶的本性有增无减，
扬言阿龙特不束手就擒，
就进攻城堡，把它夷为平地；
他向我和我的支持者宣战，
威胁说要把我们碎尸万段。

六十

“他说我在他脸上抹黑，
要用我的血洗去他的耻辱；
他说我玷污了门风，
要为我家族恢复荣誉和光辉；
其实他害怕失去权杖，

他知道我是唯一的继承人，
只有把我彻底消灭，
才能巩固他篡夺的王位。

六十一

“我是个弱女子，孤苦无依，
假如得不到您的保护，大人，
那恶棍为所欲为，肆无忌惮，
他的罪恶阴谋就能得逞，
他对我的眼泪无动于衷，
非要我的鲜血才能解恨。
此刻我伏在您脚下流泪，
就能免去将来流血。

六十二

“您的脚踏平狂妄不敬之人，
您的手臂伸张了正义，
您的胜利何等辉煌，
您解放了并将解放无数圣庙，
您一举手就能拯救我和我的王国，
请答应我的恳求，给我以怜悯，
您一向主持正义与公道，
否则我不会作出非分之请。

六十三

“您受命于天，伸张正义，
挥师所向，无往不利，

您能救我性命，还我山河，
为您自己取得一个称臣的王国。
您麾下英雄辈出，猛将如云，
只要拨十名骑士交我带领，
加上忠于我的父老和百姓，
足以让我重登我的王座。

六十四

“我的国王有一位宫廷大臣，
负责掌管一处秘密城门，
他答应夜间为我打开，
引我进入宫廷。
他还嘱咐我求您协助，
他对您的威力和名声敬佩万分，
尽管您派出有限人员，
他认为比一支军队更起作用。”

六十五

她说完后静候答复，
眼睛里含着无声的恳求。
戈弗雷多思绪纷繁，
在种种想法中斟酌定夺。
他怕这是异教徒设下的圈套，
知道不信上帝的人绝不可靠，
另一方面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豪爽的胸怀从不缺少同情。

六十六

然而他不希望自己善良的本性，
促使他作出袒护阿米达的决定，
他得首先权衡一下利弊：
如果统治大马士革的人不与他为敌，
就能为法兰克人的军队打开通衢，
便于他执行既定计划，
还能向他提供武器、金钱和人员，
帮助攻打埃及人的营垒。

六十七

统帅眼睛盯着地面，
心里考虑该如何决断，
少女密切观察他的神态，
注视揣摩他的举动，
忐忑不安，频频长吁短叹，
唯恐得不到有利的答复。
戈弗雷多终于拒绝了她的请求，
语言十分客气委婉：

六十八

“上帝选择我们完成神圣的事业，
假如我们不是另有任务，
你完全可以寄希望于我们的武器，
不仅赢得同情，还能得到帮助；
然而上帝的臣民和圣城

目前还未获得解放，
延缓我们的胜利进军，
分散我们的兵力不甚妥当。

六十九

“尽管如此，我向你保证，
你对我的诚意可以放心：
只要我们砸碎可憎的枷锁，
解放上帝钟爱的圣城，
我们就帮你收复被篡夺的王国，
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目前我尚未履行对上帝的义务，
我的同情将有损于我的虔诚。”

七十

少女一听凉了半截，
垂头丧气，半晌不语；
最后她红着脸，抬起眼睛，
泪流满面，说了这番话：
“我多么不幸！老天不见怜，
注定永世不让我翻身，
为什么不让人们发发善心，
改变我的悲惨命运？

七十一

“我哭也没用，因为我已不存希望：
我的恳求得不到人们同情。

我的苦难连您都不顾念，
怎能指望迫害我的恶棍发善心？
您拒绝给我援助，
我并不责怪您不仁不义；
我只埋怨老天降给我不幸，
使您的虔诚变得漠然无情。

七十二

“拒绝帮助我的是我自己的命运，
不是您，善良的公爵大人。
残酷乖戾的命运之神，
不如夺去我可憎的生命。
命运使我幼失怙恃，
我父母风华正茂时弃我而去，
如今又夺走我的王国，
使我遭到威胁，朝不保夕。

七十三

“妇道贞烈的准则
不允许我在此久久逗留，
但我投奔何人，在何处寻找庇护？
哪里才能逃脱恶棍的迫害？
天下虽大，无我容身之处：
拖延时间，又有什么帮助？
我既然无法逃避死亡，
不如一了百了，正面迎上。”

七十四

她说完了话，庄严的眼睛里
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气，
她满腔怨恨和哀伤，
装出要离去的模样。
悲愤的眼泪簌簌滚落，
像是断了线的珍珠，
经太阳光线一照射
在她脸上晶莹闪烁。

七十五

泪珠滚落到她衣裳，
沾湿了她白里透红的面庞，
犹如黎明在娇艳的花朵上
撒满明亮的露滴，
花朵迎着最初的曙光
和清新的微风摇曳吐放。
晨曦抚弄亲吻着花朵，
仿佛想用它装饰自己的金发。

七十六

泪珠把她的面颊和胸脯
装点得像是雨后梨花，
产生了火一般的效果。
啊，不可思议的爱情，
你能使哭泣迸发出火星，

用泪水引发人们的激情！
你的力量强大无比，
使阿米达越来越有利。

七十七

她伪装的悲痛使人唏嘘不已，
铁铮铮的汉子也为之酸鼻。
众人一掬同情之泪，心想：
“如此姣好的女子蒙受奇冤，
戈弗雷多岂能无动于衷，
除非他是虎奶喂大，
阿尔卑斯山上岩石所生，
大海浪花泡沫抚养成人。”

七十八

众人窃窃私议，未敢作声，
欧斯塔齐奥年少气盛，
心中爱怜之情高涨，
他大胆上前，直言不讳，
对戈弗雷多说：“兄长和统帅，
将领们都有援助之意，
心情迫切，不言自明，
您毫不通融，未免不近人情。

七十九

“各路郡侯身负重任，
要解救被奴役的人民，

我不是要他们抛开围攻的圣城，
对他们的职责弃之不顾；
我们游侠骑士既无特殊职守，
又不受任何人派遣调度，
不妨从我们中间选出十人，
去执行维护正义的任务。

八十

“维护一位落难的少女，
并不是背离上帝的行为，
惩罚一个不义的暴君，
也符合替天行道的意图；
即使出于常人的义愤，
我应该承担这一任务，
作为锄强扶弱的骑士，
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八十一

“上帝作证，无论在法兰西，
或者任何礼仪之邦，
不能让人说我们贪生怕死，
连正义虔敬的事业都不支持。
以我个人而论，我宁愿
脱掉盔甲，挂起钢剑，
不能让人说我辱没武装战马，
空有骑士的虚名。”

八十二

骑士们听他说完，
纷纷称是，表示同意，
声称他的主张切合实际，
围住统帅，请他考虑。
戈弗雷多说："既然各位均有此意，
我放弃己见，听从众议，
这位少女的要求已被接纳，
不必谢我，应该感谢诸位。

八十三

"假如各位仍旧听从我戈弗雷多，
我只请求各位节制感情。"
他不再多言，但众人迫不及待，
认为要求正当，都热切希望入选。
啊，美丽的少女凭眼泪
和甜言蜜语，有什么不能如愿？
她的魅力仿佛是一条金锁链，
随心所欲拴住人们的心灵。

八十四

欧斯塔齐奥把她叫过一边：
"不必悲伤，美丽的少女，
你马上就能得到我们的帮助，
你的担忧已属多余。"
阿米达破涕为笑，

用面纱擦干了眼泪，
她那娇媚的模样，
连苍天见了也爱怜。

八十五

她娇声娇气道了谢，
感激他们给她的恩惠。
说是这件事将传遍天下，
也将永远铭刻在她心上；
语言不能表达之处，
她的神情姿态加以补充，
虚假的表象掩盖了罪恶用心，
没有引起丝毫猜疑。

八十六

阿米达刚施展出欺骗手段，
发现命运已朝她微笑，
决心趁意图还未暴露，
彻底实现她的罪恶阴谋。
她要用甜言蜜语和艳丽容貌
压倒锡西和美狄亚，
用海妖塞壬的音调
迷住最清醒的头脑。①

八十七

她使出浑身解数，

① 锡西是希腊神话中把人变成猪的妖妇；美狄亚是希腊神话中科尔喀斯国王之女，以巫术著称。

把更多的崇拜者引入彀中；
她的手法不是一成不变，
而是因人而异，交替变换。
时而假装正经，垂眉低眼，
时而热情奔放，美目顾盼，
对莽撞的人冷若冰霜，
对腼腆的人万般挑惹。

八十八

她发现有谁收住意马心猿，
逸出她布下的罗网，
便投之以甜美的微笑，
别有用心地朝他们多看几眼，
从而鼓励畏缩的企望，
坚定游移不决的欲念，
燃旺他们心中的火焰，
融化迟疑不决的冰块。

八十九

另一些人为放肆的热情所驱，
莽撞地逾越了习俗的规矩，
她则不予理睬，少假颜色，
促使他们自重和敬惧。
她虽然面含愠色，
仍流露一丝怜悯同情，
让人稍加收敛，却不绝望，
她越显得捉摸不定，对方越心痒难忍。

九十

她独自一人时满脸愁容，
仿佛沉浸在苦恼之中，
时而泪如泉涌，
时而强忍悲痛，
许多侠义轻信的心弦，
被她伪装的哀伤拨动。
她用同情之火煅炼爱怜之枪，
见她这副模样的人都无法抵挡。

九十一

随后她似乎排开忧伤，
产生了新的希望，
上前同她的爱慕者交谈，
脸上焕发欢愉的红光，
眼睛像是雨过天晴的太阳，
美妙恬静的微笑
把浓密的愁云一扫而光，
一群爱慕者心中豁然开朗。

九十二

她甜蜜的微笑和甜蜜的语言
以双重的甜蜜使人如醉如痴，
如此强烈的快感何曾经历，
个个受宠若惊，神魂颠倒。
啊，残忍的爱情，你的蜜水或苦汁

都能致人于死地，
你的折磨和抚慰
都能夺人魂魄。

九十三

她忽而冷若冰霜，忽而炽热如火，
忽而粲然一笑，忽而泫然涕下，
忧虑和希望交错混杂，
爱慕者挠首揪心，她却沾沾自喜；
假如有谁鼓起勇气，
嗫嗫嚅嚅倾吐衷肠，
她便装作情场新手，璞玉未琢，
不明白对方的用意。

九十四

再不然，她就腼腆地垂下眼光，
用纱巾遮住贞淑的面庞，
脸颊上飞起两朵红云，
盖过了鄙夷的神情；
正如清明凉爽的黎明，
天际露出玫瑰色的朝霞，
只觉得红得娇艳，
是羞涩还是气恼却难分清。

九十五

假如她从他们的表情神态
看出有谁想将她的意图揣摩，
她就虚与委蛇，既能让他们口若悬河，

又能使他们噤若寒蝉；
上午让他们想入非非，
下午又让他们心灰意懒，
正如猎人白天穷追不舍，
夜晚却失去了猎物的踪迹。

九十六

阿米达就凭这些手段
把骑士们玩弄于股掌之中，
这就是她的武器，
使他们向爱情俯首称臣。
亵渎神圣的爱情
居然把基督的骑士一网打尽，
勇猛的阿基琉斯、赫拉克勒斯和忒修斯
沦为爱情的奴隶又何足为奇？①

---

① 阿基琉斯是希腊神话中远征特洛伊的希腊人中最勇武的英雄，据说他出生后母亲捏住他的脚踵，把他浸入冥河水中，使他周身刀枪不入；脚踵没有站到冥河水，成了身上唯一致命的弱点。他曾扮成少女，同斯基罗斯岛王的女儿相爱。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完成十二项英雄事迹，婴孩时代就扼杀两条毒蛇，后来擒狮斩龙，驱妖牛，除海怪，到世界尽头夺取金苹果，解救普罗米修斯，还下地府战胜死神。他离弃了第一个妻子墨伽拉，向伊奥勒求婚未成，后娶德伊阿涅为妻，德伊阿涅担心被遗弃，误信奸计把抹上毒血的衬衣给赫拉克勒斯穿上，赫拉克勒斯痛苦难忍，投火自尽，成为奥林波斯之神，与青春女神赫柏结为夫妇。忒修斯也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斩妖除怪，有不少英雄业绩，被认为是雅典国家的奠基人，曾战胜妇女部落亚马逊的入侵，并娶其女王为妻。

第五章

赫尔南多发现里那尔多想得到他盼望的位置，大为恼怒，自己丧命。贝尔托多的儿子在决斗中将他杀死，逃离营地。阿米达如愿以偿，远走高飞，博伊龙得到有关他舰队的噩耗。

一

居心叵测的阿米达
煽起骑士们对她的爱情，
相信自己能拐走一大群，
决不止统帅答应派出的十名；
戈弗雷多对这女人存有戒心，
考虑把可疑的任务委托给何人，
骑士们都希望入选，人数之多，①

① 这里"骑士"的原文是"冒险家"，或可译作"游勇骑士"。塔索多次提到游勇骑士的队伍，说明当时雇佣兵制度给了诗人多么深刻的影响。中世纪的军队由封建地主和家无恒产的贵族组成。除了武器之外，别无长物的骑士们在不同的旗帜下结合，他们就是游勇骑士。他们独立生活，公推一人指挥，作战时总是打先锋，处在最危险的位置。这些亡命之徒烧杀掳掠，到处制造恐怖与破坏。他们在巴勒斯坦名噪一时，每逢征用牲畜，或者采取冒险行动时，游勇骑士几乎总是不辱使命。这种制度在战时十分有用，和平时期却成了人民的沉重负担，因为他们靠掠夺农民为生，成了农民的祸害，古代不止一位历史学家提到这些纪律败坏的军队的为非作歹、横征暴敛时都痛心疾首。

劲头之足，也使戈弗雷多纳闷。

二

最后，他作出明智的决定：
由他们自行推选一位将领
接替德高望重的杜东，
再由此人挑选十名骑士。
这样不至于引起矛盾，
以免有谁觉得薄彼厚此，
对于中选的小队成员
又是信任尊重的表示。

三

于是他把骑士们召到面前，
宣布道："各位已经了解我的意见，
我并不是不向少女提供支援，
而是等待合适的时机。
现在我再次向各位建议，
希望各位当即拿定主意，
在这个变幻无常的世界，
什么都不能始终如一。

四

"假如各位依然认为
躲避危险有辱骑士身分，
各位拔剑相助义无反顾，
把我的劝告视作谨小慎微，

我不拂各位之意，不阻拦各位，
也不收回我已经作出的诺言：
驾御之道贵在稳重平和，
我不愿意作威作福。

五

“或去或留，我一视同仁，
概由各位自行决定，
但我要求各位推选一位首领，
接替去世的杜东，
去者总数不能超过十人，
由新选出的人率领，
趋吉避凶，见机行事，
这就是我的命令。”

六

戈弗雷多话音刚落，
他弟弟代替众人抢先回答：
“作为全军的统帅，
深谋远虑不失为优点，
对于我们骑士的要求，
却是一往无前的精神和勇力。
谨慎小心是将领的美德，
在我们却是几近懦怯。

七

“与期待我们的荣誉相比，

我们承担的风险微乎其微，
如蒙允许，中选的十人立即启程，
协助这位少女执行壮丽的使命。”
他说得慷慨激昂，
企图以此掩饰胸中的热情，
他的伙伴们也磨拳擦掌，
用骑士的责任感来遮盖私心。

八

博伊龙的幼弟欧斯塔齐奥
打量着索菲亚的儿子里那尔多，
对方的英俊威武使他妒嫉，
自知不是对手，难与匹敌，
他情急智生，灵机一动，
想出一个狡猾的主意，
便把里那尔多叫过一边，
对他大加奉承恭维：

九

“您是将门之后，而又青胜于蓝，
骑士中间数您最年轻有为，
我们这支英勇的队伍
有谁能充当首领人选？
当初我屈居杜东之下，
无非出于对他年龄的尊重，
我身为戈弗雷多的胞弟，
今后只对您唯命是从。

十

“您的身分不低于别人，
您的荣誉功勋胜我一筹，
您在沙场上骁勇善战，
即便博伊龙也要让您三分。
我希望您出任我们的首领，
除非您宁愿充当公主的护卫。
我们心向往之的丰功伟绩，
您视若敝履，不屑一顾。

十一

“这样，您有英雄用武之地，
您的名声更可以万流景仰，
如您同意，我去敦促伙伴们，
一致拥戴您，给您最高荣誉：
至于我自己，我心乱如麻，
还未拿定主意，只请求您
容我自由选择：或者跟随阿米达，
或者在您麾下听从调遣。”

十二

欧斯塔齐奥说到最后，
脸色不禁臊得通红。
他竭力掩饰自己的心思，
里那尔多却洞若观火，一笑置之；
他的心还未被爱情之箭射中，

骑士们向少女竞献殷勤，
并不使他感到不安，
他也不热衷于跟随少女远征。

十三

杜东惨死的情景，
他至今记忆犹新，
凶残的阿于特还未遭到报复，
对他说来简直是奇耻大辱。
但是欧斯塔齐奥的奉承，
听后犹如醍醐灌顶，
那些夸奖的花言巧语，
使他浑身舒坦，满心欢喜。

十四

他回答说："无功受禄，与心有愧，
我愿凭功勋取得地位；
我不欣羡炙手可热的权力，
指望权力给我带来荣誉。
不过承您推举劝进，
认为我当之无愧，我也不推却，
这表明您对我的器重，
我自当克尽厥责，不负众望。

十五

"我不拒绝，也不自荐，
只要我当首领，你就是十个人选之一。"

欧斯塔齐奥听后欣然离去，
争取伙伴们一致支持。
王子赫尔南多渴望这个位置，
他固然也迷恋上阿米达，
但是对荣誉的向往
胜过了对美丽少女的爱慕。

十六

赫尔南多是挪威王子，
挪威王国幅员辽阔；
父亲和祖辈权势显赫，
他自幼养成傲慢性格。①
里那尔多以本人的功勋自豪，
从不拿家世炫耀，

① 赫尔南多的名字是诗人虚构的，挪威编年史中从未见过。九世纪时挪威历史仍属空白，因为历届国王长期不在国内，他们酷爱航海，离开自己的国土，远航冒险，以至独立的小君主纷纷崛起，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各据一方。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挪威领袖的真正姓名无从查考，因为法兰克人和阿拉伯史学家的著作中均未提及。

北欧民族具有冒险精神，他们在炙热的亚洲沙漠中出现不足为奇。他们的祖先早在九世纪就侵入迦里亚，在纳乌斯特里亚定居，把他们的自由精神传播到中欧。之后，他们在罗伯托·吉斯卡特的率领下征服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征服者威廉的统率下征服了英格兰。斯堪的那维亚和丹麦人倾向于浪迹天涯，他们对旅行和远征的喜爱有力地促进了十字军精神，也是形成欧洲文明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在围困耶路撒冷的法兰克人的营地里见到一位挪威王子也不可怪。塔索描绘的暴躁而报复心重的人物并不背离历史真实。斯堪的那维亚人最突出的性格是勇敢，他们视死如归，几乎到了狂热的程度。勇敢在他们心中和荣誉与正义占有同等地位，他们从小受到好勇斗狠的熏陶。青年都接受特殊的战斗训练，刚能拿起武器就加入政治或军事团体，对死亡轻度蔑视。语法学家萨洪描写一场决斗时写道：当一个斗士倒下时，放声大笑，泰然死去。骑士精神渗透了他的全部行动。

尽管数十载太平盛世或战乱年月，
他的家族功劳卓著，威望甚高。①

十七

但是这个蛮国王子为人势利，
以黄金和领土衡量一切，
没有爵位的人功绩再大，
在他眼里仍旧一文不值，
如今一个无名的骑士
居然要同他一争高低，
他未曾遇到这等狂妄僭越，
一怒之下，失去了理智。

---

① 第一次十字军有两个名叫里那尔多的人见于史料。一个是波洛尼亚伯爵里那尔多二世，在围攻安蒂奥基亚之役去世，一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迹。另一个是意大利将领，但绝不会是塔索笔下的里那尔多，因为该人于1097年背叛了十字军和自己的宗教。提到他的史学家唯有修士罗伯托，愤懑之情跃然纸上："当隐士佩德罗带领部下抵达君士坦丁堡时，已有许多伦巴第和不同偏远国家的人结集在那里，由于没有审慎的首领，那些人胡作非为，毁坏城里的庙宇和宫殿，大肆抢劫，拆下教堂的装饰卖给希腊人，阿莱霍皇帝一怒之下，把他们逐出都城和王国。他们出城不远，推选了一个名叫里那尔多的首领，流窜三天后朝尼西亚城开发。他们到达一个名叫埃克赛罗戈罗戈的城堡，里面的土耳其人未等法兰克人来近已弃城而去。不久，大批土耳其人回来，袭击了里那尔多及其部下，扑杀无数。基督徒断了水，处境危急。他们的首领里那尔多为了苟全性命，不愿为耶稣牺牲，同土耳其人秘密结盟。他命令部下摆开阵势，假装出击，刚一对阵，他带了几名心腹，倒戈投敌。史学家叹道："卑鄙的骑士，他为天国作战竟如此懦怯，他身强力壮，武装齐全，竟背叛了上帝：他只能落个遗臭万年、永劫不复的下场。"

因此，塔索笔下的里那尔多绝不会是历史上背叛与懦怯的典型人物里那尔多。诗人塑造的英雄无疑是骑士文学中的人物，即原型为南方艾伊蒙望族的里那尔多，是日耳曼族的不共戴天的仇敌。塔索把挪威人赫尔南多与意大利人里那尔多对立起来，可能是象征南北民族的无休无止的斗争。

十八

地狱的魔鬼发现
怒火为他开拓了道路，
便蹑手蹑脚，乘虚而入，
占据了赫尔南多的心灵。
魔鬼煽风点火，火上加油，
使他的恼恨愈演愈烈，
他耳际响起一个声音，
不断地挑拨教唆：

十九

“里那尔多居然要同你争雄！
难道他的祖先能同你的相比？
他妄想同你平坐平起，
他倒说说手下有多少百姓土地？
他有什么权力地位，
他的先辈岂能同你的并论相提？
嘿，意大利奴隶之邦的子弟，
出身低微的骑士竟敢如此嚣张！

二十

“他胆敢同你相比，无论胜负，
这事本身对你就是侮辱。
世人知道后将如何评说？
‘里那尔多好大的面子，
居然同赫尔南多一争高低。’

即使杜东的位置能给你荣誉，
打从那小子觊觎之时起，
再怎么光荣也失去了价值。

二十一

“死者虽则已经吞声，
人间万事仍一目了然，
老将杜东在天之灵
看到这小子乳臭未干，
狂妄大胆，无礼傲慢，
蔑视他的年高德劭，
竟然要同他分庭抗礼，
肯定火冒三丈，怒不可遏！

二十二

“他的气焰非但没有受到打击，
反而替他带来光荣和赞扬，
还有人替他出谋划策，
为他喝彩捧场，简直可耻之极。
他篡取非你莫属的地位，
如果戈弗雷多知道后予以默认，
你却不能听之任之，也不能碍于情面，
你得让大家看看你是什么人物。”

二十三

这些声音煽旺了他的怒气，
犹如风势助燃的火炬，

狭窄的心胸再也容纳不下，
他七窍生烟，破口大骂。
他极尽污蔑之能事，
把里那尔多说成不如狗屎，
指责里那尔多不知天高地厚，
他的勇敢只是疯狂莽撞。

二十四

他用谎言掩盖真实，
对里那尔多宽厚、崇高、
优良、卓越的品质，
横加指责，贬得一文不值。
他肆无忌惮，口没遮拦，
只图发泄盲目的不满，
没料到杀身之祸已迫在眉睫。

二十五

他鬼迷心窍，信口雌黄，
谩骂的语言滔滔不绝，
毫无根据地恣意诽谤，
胸中的怒火越燃越旺。
营地中间有片广场，
军队时常在此集合，
战士们舞刀弄枪，
煅炼武艺和体力。

二十六

广场上熙熙攘攘，
赫尔南多鬼使神差，
指着里那尔多百般谩骂，
语言尖刻，浸透毒汁。
里那尔多无端受辱，
心头怒火再也按捺不住。
“一派胡言，”他暴喊一声，
拔剑向赫尔南多扑去。

二十七

他声如炸雷，手中长剑
像是当空直下的闪电。
赫尔南多打了个冷战，
心知死亡已不可避免；
但当着这许多人的面，
他只得强打精神，
故作镇静，拔剑出鞘，
摆好架势，准备迎战。

二十八

刹那间，千百把钢剑
同时出鞘，闪发寒光，
战士们从四面八方
推推搡搡拥到英雄身前。
呼喊、吆喝和恫吓

在空中混成一片喧嘈，
正如海滩上狂风怒号，
惊涛拍岸混成的轰响。

二十九

里那尔多遭到侮辱的愤怒
已不是言语所能平息，
他一心只想报仇雪恨，
呼喊、干扰和阻拦全不理会。
他挥舞着明晃晃的钢剑，
排开挡住去路的骑士和武器，
尽管赫尔南多有不少人卫护，
他只身单剑直取对手。

三十

里那尔多即使怒火填膺，
手臂仍然稳准有力：
他举剑冲向对手，
或劈或刺，忽左忽右，
一支剑使得矫若游龙，
叫人眼花缭乱，招架不及，
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给对手以致命的打击。

三十一

他终于刺中敌手胸膛，
钢剑捅了个前后透亮。

不幸的赫尔南多颓然倒地，
鲜血和灵魂从伤口汩汩流淌。
胜利者也不驻足察看，
把染血的钢剑插回皮鞘，
仇恨既报，怒气已消，
掉首不顾，扬长而去。

三十二

虔诚的戈弗雷多闻声前来，
看到这一悲惨情景大感意外；
发现赫尔南多已倒地身亡，
头发和战袍血渍斑斑；
不少人为他的死感到伤心，
有的长吁短叹，有的痛哭失声，
统帅骇然发问："我早已三令五申，
谁人大胆，违犯军禁？"

三十三

王子生前的一个心腹阿那多
添枝加叶叙述了前因后果。
他说里那尔多为了区区小事
毫无道理杀了赫尔南多。
钢剑本应维护耶稣基督，
如今用来杀害基督的卫士，
对统帅的命令置若罔闻，
对统帅的权威也是蔑视。

三十四

“按照法律，他犯有死罪，”阿那多说，
“根据您的命令应当严加惩处，
一则由于事件情节恶劣，
二则由于出事地点在您辕前；
如果您这次予以宽容，
以后人人竟相效尤，
认为遭到侮辱的人
都可无视法令，自行报复。

三十五

“这一先例将招来严重后果，
不和与争吵一发不可收拾。”
然后他数说死者的功劳，
竭力引起人们的同情和义愤。
坦格雷多挺身而出，加以驳斥，
勇敢地为里那尔多辩护。
戈弗雷多默默听取双方陈述，
铁青的脸色令人生畏。

三十六

坦格雷多最后说：“帅座，请别忘记
里那尔多的身分和地位；
他凭本人的功勋、高贵的出身
和他伯父古尔福都应得到尊重。
加在将领身上的惩罚

不能与一般人等同：
同一过失的程度因人而异，
身分相同的人才有平等待遇。”

三十七

戈弗雷多回说：“上行下效，
卑贱者唯高贵者马首是瞻，
要我放纵权势人物，
坦格雷多，你的劝告有失斟酌。
如果我的命令只有最下层服从，
我身为统帅又起什么作用？
如果你们的拥戴附有条件，
我宁肯不当这种无能的统帅。

三十八

“你们给我的权力和信任不附条件，
我不允许任何人加以败坏。
遇事我自会秉公办理，
论功行赏，按罪处罚；
我应维护平等的法律，
贵贱高低，一视同仁。”
坦格雷多听了这话，
尊重统帅，不再作声。

三十九

雷蒙多严守古训，
对统帅之话大为赞赏。

他说："言之有理，按此行事，
上级方能博得下属尊敬；
有罪不罚，反加宽容，
纪律松弛，无以服众。
敬畏为立国之本，
滥施仁慈，国将不存。"

四十

坦格雷多听后也不答话，
知道情况紧急，不敢耽误，
立即退出帅帐，飞身上马，
急速前去寻找里那尔多。
里那尔多杀死了傲慢的对手，
回到自己的营帐歇息，
坦格雷多入帐施礼已毕，
转告了他听到的议论。

四十一

坦格雷多最后说：
"人们的思想深不可测，
心里的想法和打算
固然不一定反映在表情；
但是戈弗雷多的模样和言语
叫我完全可以肯定：
他把你同一般罪犯并论，
要对你依法严惩。"

四十二

里那尔多听后哑然失笑，
笑容里却闪出怒意：
“让奴隶和甘心为奴的人
披镣戴铐去为自己辩护，
我生为自由人，死为自由人，[1]
屈辱的镣铐永远上不了我手脚。
我的手只惯于使剑，摘取桂冠，
永远拒绝耻辱的铁链。

四十三

“如果戈弗雷多不念我的功劳，
把我当作下贱的罪犯，
要把我投进大牢，
那就让他或他手下前来，
我里那尔多顶天立地，
仗剑以待，奉陪到底。
由命运和武器解决是非，
让敌人看一场流血好戏。

四十四

他说罢，吩咐预备披挂，
戴上头盔，穿好胸甲，

---

① 在塔索生活的时代，意大利是由自由程度不等的分散的小王国和人民共和国组成的政治实体。某些具有进步思想和民主意识的书籍推动了民意的发扬：因此塔索借他喜爱的人物里那尔多说出了当时的思想。

左手拿起巨大的盾牌，
腰际佩上致命的钢剑，
威风凛凛，英气勃发，
炯炯目光同武器盔甲辉映。
乍一看简直像是全副武装的战神，
挟着风雷降自五重天。①

四十五

坦格雷多赶忙善言相劝，
试图平息他胸中怒火。
他说："英勇无敌的青年，
我知道对你没有艰险可言，
我知道战斗越是激烈残酷，
你越是如鱼得水，镇静自若；
但你今天要炫示武力，
手足相残，上帝也不允许。

四十六

"你说，你究竟想干什么？
难道你想伤害基督徒，
从而伤害耶稣基督的血肉？
短暂的荣誉和尘世的尊敬
有如海洋的浪花来去无定，

---

① 公元二世纪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宇宙体系学说认为地球是中心，地球之外有九重天，前七重分别为月亮、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和土星运行的范围，火星代表战神。托勒密宇宙体系在整个中世纪被认为是权威学说，以后为哥白尼学说所推翻。

难道在你心目中竟超过信仰
和对天国永恒荣耀的向往？

四十七

“看在上帝份上，你得战胜自我，
排除你心中的傲气和怒火。
忍让吧，不是出于恐惧，而是为了上帝，
能忍让才能取得荣誉。
如果我的例子对别人有所教益，
我不妨谈谈我年轻时的经历，
我也遭到挑衅，可我克制了自己，
没有对基督徒使用武力。

四十八

“我攻克西里西亚王国，
插上基督的十字旗帜，
巴尔多文使用卑鄙手段，
篡取了我的胜利成果；
他伪装友好的姿态，
使我没识破他的阴险面目。
我原想用武力收复，
但终于克制自己没有这么做。

四十九

“假如你认为监禁和桎梏
是莫大的侮辱，坚决予以拒绝，
假如你打算遵循习俗，

按照公认的骑士法规行事，
让我在统帅面前替你解释，
你去安蒂奥基亚投奔博埃蒙多，
统帅正逢盛怒之时，
不如暂避其缨，明哲保身。

五十

“埃及部队或者别的敌军
很快就会来进攻我们，
那时少了你这员大将，
人们对你的英勇更会怀念；
没有你，十字军削弱了战斗力，
正如人体缺了一条胳臂。”
说话间，古尔福赶到，
也劝说里那尔多速速离去。

五十一

大胆无畏的青年
终于收起高傲的脾气，
接受了伙伴的建议，
同意立即离开营地。
这时战友们络绎前来，
纷纷要求与他结伴同行；
英雄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只带两名侍从上马离去。

五十二

永恒的光荣给他感召，
他满怀激情闯荡江湖。
他渴望完成最危险的事业，
建立难以想象的功勋。
他要主动寻找敌人，
为他维护的信仰战斗献身。
他要走遍埃及，
深入尼罗河人迹未至的源头。①

五十三

古尔福告别了青年骑士，
不敢再作盘桓，耽误时间，
他估计戈弗雷多的去处，
急如星火地赶去。
统帅见到他便高声喊道：
"古尔福，我正要找你，
我已派出几名传令官，
分头寻找，有事相商。"

五十四

统帅吩咐左右退下，
放低声音对古尔福说：

① 十六世纪时，尼罗河的源头尚未被发现，带有某种神秘气氛。许多骑士文学作品认为人间天堂即在该河源头。

"你的侄子实在荒唐，
只图泄愤，不计后果，
这次证据确凿，罪无可赦，
他没有借口可为自己开脱。
作为你们的统帅，我戈弗雷多
自当铁面无私，秉公处理。

五十五

"我将始终如一，
捍卫维护公平正义，
不存私心杂念，
守正不挠，不偏不依。
据说里那尔多出于无奈，
才违犯法令和纪律，
那就让他前来申辩，
由我亲自审问判断。

五十六

"他前来可以不加捆绑，
这就是对他以往功劳的优待，
假如他借故推诿，拒不从命，
(我知道他桀骜不驯的脾性)，
由你自己设法把他带来，
我一向宽厚治军，
但为了维护法令不受践踏，
不得已时只能采取严厉手段。"

五十七

古尔福听后回说：
“问心无愧的人
受到侮辱挑衅，
岂能不予驳斥反击？
里那尔多杀了寻衅之人，
正当报复有何限度？
打斗激烈的关头，
有谁计较下手轻重？

五十八

“您吩咐把那青年传来，
交给您亲自审判，
遗憾的是我无法照办，
因为此刻他早已离开。
但是有谁污蔑指控，
或者败坏他的名声，
我可以凭手中钢剑证明，
他报复侮辱是正当行动。

五十九

“我重说一句，赫尔南多猖狂嚣张，
里那尔多煞下他的气焰完全正当，
如果有什么过错，只是忘了您的禁令，
我感到痛心，但不为此替他求情。”
戈弗雷多说：“那就随他飘泊流浪，

把分歧带往别的地方，
我不愿这里再播下不和的种子，
上帝保佑，希望一切争吵就此停止。”

六十

与此同时，诡计多端的阿米达
不停地争取答应给她的援助。
她利用美貌、欺骗和狡诈，
使出手腕，软磨硬缠；
当夜晚的帷幕徐徐落下，
遮去了夕阳最后的余晖，
她带着两名骑士和两名侍女
退入一座单独的营帐。

六十一

阿米达是狐媚的老手，
谈吐文雅，举止风流，
她的美貌更是空前绝后，
天下没有另一个女人可以相比，
她用魅力织成密实的情网，
营地上的英雄纷纷入彀，
唯有虔诚的戈弗雷多
不为所动，抵制了她的诱惑。

六十二

她想俘虏他，使他神魂颠倒，
但她的献媚勾引全属徒劳。

正如不感饥饿的雀鸟，
对于招引它的饵食不屑一顾，
戈弗雷多蔑视尘世的欢乐，
只向往天国永恒的愉悦，
阿米达设下美色的圈套，
戈弗雷多视若无睹。

六十三

上帝为他圣洁的思想指点道路，
任何干扰都不能把他引入歧途。
尽管她像普罗特奥千变万幻，①
各种手法都于事无补。
她的妖娆姿色、艳丽容貌，
最冷漠的人见了都心痒难熬，
戈弗雷多却无动于衷，
使她不得不打消原意。

六十四

妖冶的阿米达原以为秋波一转，
最纯洁的心灵都会燃起欲火，
如今骄气全失，恼恨不已，
简直不相信自己会失利。
她终于决定改变策略，
向阻力较小的方向努力，
正如将领攻城碰壁，

---

① 普罗特奥是希腊神话中变幻无常的海神。

只能在别处开辟战场。

六十五

面对阿米达美色的进攻，
坦格雷多并非岿然不动。
但他的心另有所属，
新的恋情无地可容，
正如毒素相互排斥，
爱情也不能兼容。
除了戈弗雷多和坦格雷多，
别人都像扑火飞蛾。

六十六

计划未能全部得逞，
阿米达固然感到恼恨，
但看到高贵的骑士多被网罗，
虽无全胜，也足以自慰。
当务之急是在阴谋暴露之前
把这批骑士诱往安全地点，
那里禁锢他们的是另一种锁链，
而不是现在的情意绵绵。

六十七

统帅答应给予援助的期限
已经到了最后一天，
阿米达恭敬地要求晋见：
“您履行诺言的日期已到，

我这次来请求您的帮助，
如果不幸被那暴君探悉，
他肯定要结集防卫兵力，
我们的行动就会遇到困难。

六十八

“因此在他听到流言传闻，
或者接到细作报告之前，
请您挑选一批猛士勇将，
派遣他们与我同往；
倘若上天开恩见怜，
没有抛弃无辜受难之人，
我就能收复王国，重登王位，
今后向您年年朝拜，岁岁纳贡。”

六十九

戈弗雷多言重如山，
当然不能拒绝她的要求，
由于她急于启程，
人选只能由统帅亲自决定。
骑士们个个自告奋勇，
热情之高异乎寻常，
他们争先恐后，互不相让，
骑士风度早已置之不顾。

七十

看他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阿米达灵机一动，又想出新的主意，
她着手煽动他们的妒嫉和疑惧，
给他们越来越大的刺激，
她知道没有疑惧和妒嫉，
爱情终于会淡漠冷却，
如果不是前追后赶，
快马也会踟蹰不前。

七十一

于是她广施甜言蜜语、
勾魂的媚眼和迷人的笑靥，
让人人妒嫉别人的艳福，
既充满幻想又缺乏自信。
这批自作多情的混人
被她虚情假意所惑，
不顾羞耻地疯狂追逐，
统帅的忠告和命令听而不闻。

七十二

戈弗雷多希望大家满意，
不愿对谁有所偏依，
但骑士们那副猴急模样
使他禁不住又羞又气，
既然大家跟定阿米达死心塌地，
他作新的决定解决问题。
他说:“各位把自己的名字写个纸条，
放在瓮里抽签抓阄。”

七十三

不消片刻，各人名字纷纷写好，
投入小瓮开始抽签。
第一个中签的是阿特米多罗，
也就是潘勃罗齐亚伯爵。
其次唱名的是格拉尔多，
接着是一向老成持重的温奇劳，
温奇劳老来怀春同年轻人争风，
和他的年龄与白发很不相称。

七十四

中签的人如愿以偿，
感激命运对他们的垂青，
满腔喜悦难以掩饰，
眼睛溢出欢乐的光芒。
名字仍在瓮中的人惴惴不安，
死盯着唱名人的嘴唇，
怀着妒嫉和悬念，
等待宣布下一个姓名。

七十五

高斯科名列第四，
接着是里多福和奥德里科，
随后是隆齐里昂的吉列莫，
以及埃贝拉多和法兰西人恩里科。

收尾的是兰巴尔多，①
（此人后来背叛了耶稣基督，
情欲的力量有何不能！）
十个名额已满，别人只能望洋兴叹。

七十六

落选者感到羡慕、妒嫉、愤怒，
声称命运过于残忍，太不公平，
指责爱神在她统治的领域，
竟然容忍命运主宰播弄。
渴望得不到的禁果，
原属人类天生的本性，
许多骑士不顾命运的决定，
准备天黑后跟随少女启程。

七十七

他们愿意日夜陪伴阿米达，
为她战斗，为她冒生命危险，
她唏嘘叹息，欲言又止，
以退为进，半推半就，
对那些不能同行的骑士
表示了遗憾和婉惜。
与此同时，十名骑士已收拾完毕，
前来向统帅戈弗雷多辞行告别。

---

① 塔索此处可能影射十三世纪的兰巴尔多，他是最著名的行吟诗人之一，但为人品质卑劣。

七十八

统帅把他们叫过一边，
告诫说异教徒反覆无常，
他们的保证不可轻信，
应当加意提防，避凶趋吉；
但是爱情从不听谨慎的劝告，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最后互道珍重拳拳告别，
阿米达没等天明便率众启程。

七十九

阿米达缴获颇丰，扬扬得意，
带去的骑士仿佛一批俘虏，
抽签落选的情郎未能同行，
意兴阑珊，垂头丧气。
夜晚来临，以它黑色的翅翼
覆盖了人们的梦乡和静谧的大地，
不少骑士为情爱所驱，
偷偷离开营地，寻迹而去。

八十

欧斯塔齐奥是首批出走者之一，
没等天色全暗就不告而别。
他全凭盲目向导的指引，①

① 指爱神，希腊神话中为厄洛斯，罗马神话中称为丘比特。在艺术作品中以带有双翼的小孩形象出现，蒙住双眼，常携弓箭在空中飞翔。谁中了他的金箭就会产生爱情，谁中了他的铅箭就要失去爱情。

在漆黑的夜晚策马疾行。
他瞎摸瞎撞折腾了一夜，
直到次晨东方微明，
居然找到阿米达一行，
在一个小村庄投宿落脚。

八十一

他一看见阿米达便直奔上前，
兰巴尔多认出了他的纹章，
喝问他所为何来。
他说："我来陪伴阿米达，
只要她不嫌弃，我来充当
她最忠诚的护卫、最坚定的支持。"
兰巴尔多说："谁给了你这等荣誉？"
欧斯塔齐奥回说："爱情。

八十二

"你之当选靠运气，我应入选凭爱情，
有什么力量能胜过爱情的感召？"
兰巴尔多反驳说："你的花言巧语，
并不能帮你取得合法权利；
阿米达金枝玉叶，
已有堂堂正正的护卫，
岂容你鱼目混珠？"
欧斯塔齐奥嚷道："谁敢拦我？"

八十三

“我敢拦你，”兰巴尔多不甘示弱，
说着向情敌迎上前去，
欧斯塔齐奥也步步紧逼，
气势汹汹，满脸鄙夷；
阿米达，主宰男人感情的女王，
伸手隔开他们，进行调停，
她对一方说：“你多一个战友，
我多一个卫士又有何妨？

八十四

“你如真心救我，我需人之际，
为什么不让我得到新的支持？”
她对另一方说：“你来得正是时机，
你是我声誉和生命的卫士；
我不要求解释，也决不允许
如此高贵的伴侣受到歧视。”
就在他们谈话期间，
新的伙伴又络绎来了不少。

八十五

他们采取不同途径，互不知情，
到了这里才恍然大悟，面面相觑。
阿米达不分彼此，一概欢迎，
为他们的到来显得十分高兴。
东方的天空刚露出曙光，

戈弗雷多发现骑士们失踪，
他知道大事不好，
前途未卜，凶多吉少。

八十六

这时一名信使飞马来报，
他风尘仆仆，气急败坏，
心神不定，愁眉苦脸，
一看就知道带来了恶耗。
他对戈弗雷多说："埃及军舰
不出数天即将布满海面；
热那亚船队司令吉列莫
派我速速前来报告。"①

---

① 塔索叙述热那亚人和他们运送粮秣供应十字军的情况均符合历史真实。热那亚与威尼斯齐名，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第十四年（纪元前205年）马贡率领舰队出现在利古里亚海上时，热那亚已相当繁荣。十三世纪卡法罗写的《热那亚年史》从十一世纪末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开始。热那亚人很少参加基督徒的军事远征，但他们装载粮秣的船队随军行驶，在十字军建立统治的所有地点成立商务代办机构。当时的商业全部由热那亚、威尼斯、马赛、比萨和阿尔马菲进行，这些城市在埃及或巴勒斯坦设有商号，地中海的水手去那里采购。意大利的一些小共和国同十字军订了协议，双方都得到极大的好处。共和国提供粮食，换取的不仅是骑士们带的少数金钱，而且还有在叙利亚各城市经商的特权。作为高度保护商业利益的领事机构大多建立于十字军东征时期。热那亚人为围攻耶路撒冷一役提供了二十八艘有桨帆船和六艘大船，戈弗雷多为了答谢他们的效力，征服城市后封赐他们三分之一的土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热那亚人和耶路撒冷王国郡侯之间签订的一个条约，为了解当时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条约某些款项如下："在耶路撒冷国王及其继承者管辖的所有城镇中，热那亚人可建立自己的教堂、商场、面包房，永世相袭，免征捐税。热那亚人有权在城镇住家、开磨坊和面包房，备置酒、油和蜂蜜的衡器，并进行各类制作加工。此外，热那亚人出入城市，进行买卖或各类营造，无论居留时间长短，均毋须缴纳过路费、过桥费、养路费，或任何其他税捐。"马赛市政章程中也有关于十字军去巴勒斯坦的条款，其中一条规定所有船只的船长必须免费携带一定数目的朝圣者，这成了宗教性的布施行为。

八十七

信使接着说，
“船队为营地载来粮食供应，
担任运输的骆驼和马队
一路阻力重重，行进艰难，
在山谷又遭阿拉伯盗贼伏击，
押运人员背腹受敌，
有的奋战而死，有的力竭被俘，
没有一个逃脱性命。

八十八

“那些亡命徒到处流窜，
烧杀掳掠，肆无忌惮，
人数众多，漫山遍野，
来势之猛有如洪水泛滥；
因此有必要派遣几支队伍，
沿途巡逻，弹压威慑，
从巴勒斯坦海到营地一线，
维持畅通，保障安全。”

八十九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
顿时传遍整个营地，
断粮之虞迫在眉睫，
士兵们大为泄气。
谨慎的统帅看不到

他们往常的热情表现，
便故作镇静，善言抚慰，
重新鼓起他们的勇气。

九十

“上帝的卫士们，”他说，
“你们随我南征北战，
历遍艰险，受尽磨难，
为的是不让基督教遭到侵犯
你们战胜了波斯军和希腊人，
克服了万水千山，风雨严寒，
饥渴疲劳都视若等闲，
难道现在竟然畏缩不前？

九十一

“上帝一直为你们指引方向，
解救危难，使你们安然无恙，
难道你们为他失去了信心，
怕他撒手不管，掉过慈祥的眼光？
暂时的困难很快就会过去，
你们不久就可以告慰于永恒的上帝。
目前你们仍应保持勇气，
等待有利的时机。”

九十二

戈弗雷多谈吐安详，神色开朗，
使得低落的士气重新昂扬。

但是统帅自己心事重重，
思绪纷繁，忐忑不安，
他考虑供应匮乏，人员众多，
如何才能让他们免受馁饿，
如何抵御埃及舰队海上入侵，
如何弹压大肆掠夺的阿拉伯人。

第 六 章

阿于特向基督徒们挑战；大胆的奥顿接受挑战，但败北被俘。坦格雷多重新战斗，由于天晚暂停。艾米尼亚出城医治法兰克战士。

一

话分两头，城中被围困的人
此时却增添了希望与安慰，
因为除了原有的粮食储备，
月黑之夜又运进了新的供应。
城中把武器和战争器械
全部集中防守北门，
城墙高大厚实足以保证
抵御任何偷袭或强攻。①

二

阿拉丁督促城中军民
将城墙加固筑高，

---

① 中世纪的城市防御系统东西方相同，因为都师承罗马人。它有一道外围防御，即由角楼和塔楼夹峙的围城，围城中央自然地形较高或人工筑高的地方耸立着主城堡，情况危急时可入内退守，作最后的抵御。围墙并不形成一条直线，而有许多犄角，以便从突出部攻击敌人的侧背，塔楼比城墙高出三分之一左右，组成互为呼应的碉堡。

无论太阳当空或星月闪耀，
连续施工，昼夜不分；
工匠们加紧煅造兵器，
当炉挥锤，汗下如雨。
阿干特在旁按捺不住，
找到国王面前说道：

三

“我们困守孤城受尽窝囊气，
你要我们在四堵墙里再憋多久？
我固然听到铁砧叮当，
打出了头盔、盾牌和胸甲；①
但这一切派什么用场？
那些贼子照样逍遥自在，
没有人去灭他们的威风，
没有号角声惊扰他们的好梦。

四

“他们顿顿开怀饱餐，
怡然自得，不受干扰，
白昼黑夜都平安舒坦，
安全享有充分保障。
而我们，如果埃及援兵迟迟不到，
我们粮尽矢绝，为饥饿所迫，
不是自认败输开门投降，

① 撒拉逊人当时的甲胄是胸甲、盾牌和锁子甲。十字军从东方带回了一些实物。切尔克斯、波斯和沙漠地区的阿拉伯武士从中世纪以后即使用甲胄，

便是沦为饿殍困死城里。

五

“至于我，我可不愿死得委琐，
让我光辉的名字在黑暗中埋没，
我不愿让明天升起的太阳
见到我还关在这几堵墙里。
一个人生死有命，祸福在天，
凶吉祸福让我的命运决定，
但我不能不仗剑一搏，
而让我的星辰黯然殒落。

六

“想当年您英勇盖世，
如果今天雄风犹在，
不是在战斗中光荣死去，
而是活下来赢得胜利。
让我们勇敢地投入战斗，
迎击敌人，抗拒命运，
两军相遇勇者胜，
大胆是危险中最好的参谋。

七

“假如您没有信心冒险，
不敢率领军队出城，
至少可以让两名战士
用决斗解决这场争端。

为了让法兰克人的首领
更容易接受我们的挑战，
不妨让他们选择兵器，
提出决斗的条件。

八

“您可以完全放心，
我捍卫的事业没有失败可能，
我的对手貌似强大，
也没长三头六臂。
无论命运如何安排，
我能替您赢得胜利。
我向您保证，相信我，
我能拯救您的王国。”

九

国王回答：“热情的青年，
你别看我上了年纪，
钢剑在手里还轻而易举，
我的灵魂也不那么懦怯，
我不会窝窝囊囊地偷生，
宁愿死得轰轰烈烈，
我也不像你说的那样
对饥饿劳累感到畏惧。

十

“我可不是无能之辈！

我向你透露一个计划，
别人还不知晓：
尼西亚的索里曼吃过大亏，
等待时机向十字军报复，
他收罗了非洲的阿拉伯流浪部族，
准备夜间偷袭我们的敌人，
同时给我们援兵和粮食。

十一

“援兵很快就会来到。
只要王位和皇宫能够确保，①
城镇遭到压迫奴役，
你见了也毋须烦恼。
看在老天份上，稍安毋躁，
别让过分的热情冲昏头脑，
且等合适的时机，
夺取你的光荣和我的胜利！”

十二

阿干特同索里曼早有勃豀，
听到这个名字已经有气，
何况国王言外之意十分器重，
更叫他心中不快。他说：
“或战或和，悉听尊便。

① 作者谈到阿拉丁的王位和皇宫时把他与君主混同了。前面的注释中已提到统治耶路撒冷的埃米尔的姓名，他只是一个颇有势力的军事首领。埃米尔们自称是穆罕默德的后裔，头扎绿巾。史书上对他们的称呼从不用国王(Rex)，而常用司令(Almiraldus)。

我不再多言。您不妨按兵不动，
等待丧国之君索里曼，
来保卫您的王国。

十三

“让这位异教人民的救星①
天从人愿，来到您身边，
我要得救只能靠自己，
我只相信自己的膂力。
请您准许我下山搦战，
我当然不以您部下的名义，
而是以游侠骑士的身分，
单独向法兰克人挑战。”②

十四

阿拉丁答道：“你的钢剑与愤怒
应当留作更好的用途，
至于你要向法兰克人挑战，
只要你愿意，我也不阻拦。”
话音刚落，阿干特立即召来传令官：
“你去找法兰克人，
当众把我的决定

---

① 阿干特显然不可能用异教人民（popolo pagano）来指撒拉逊人。史书一贯用异教徒(pagani)泛指穆斯林，塔索也沿用了。这可以说是古时基督教迫害异教徒的痕迹，基督徒把敌人一概称作异教徒。史书中提到骚扰地中海沿岸地区的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时也用“异教徒”。

② 中世纪盛行维护者的风俗。争执双方诉诸司法时，每一方选出一名维护者进行决斗，强者胜诉。

通知他们的统帅。

十五

“你说有一位骑士
在城里呆得实在不耐烦，
极想凭手中的武器
试试自己的能耐：
他准备在城墙和营地之间
找个地方决斗，证实他的勇敢，
法兰克人谁认为自己有种，
不妨出来接受他的挑战。

十六

“你说他来者不拒，
不仅准备迎战一个、两个，
第三、第四、第五个照样奉陪，
不论对方出身平民或贵族。
他只提一个条件：按照规矩，
败者交由胜者自由处置。”
传令官听后立即出发，
身披猩红战袍黄金甲。

十七

传令官来到统帅帐前，
当着众位将领开言：
“各位将军，我奉命传信，
不知有无说话的方便？”

戈弗雷多答道：
“尽管说来，不必担惊。”
传令官回说：“那好，
且看各位听后惊慌还是高兴。”

十八

他随即用傲慢的语言，
转达了阿干特的挑战。
无畏的十字军将领
听后个个怒形于色。
虔诚的博伊龙泰然说：
“你的骑士过孟浪，
我看用不着第五位上阵，
他已经悔之莫及。

十九

“尽管他狂妄无礼，
我仍旧提供可靠的场地，
保证我部下有人同他交手，
光明磊落，绝不暗算。”
传令官得到答复，
跃身上马，扬鞭奋蹄，
循来路疾驰回城，
告诉傲慢的切尔克斯人。

二十

他说：“将军大人，赶快披挂，

基督徒已经接受您的挑战，
不仅那些狠将，连无名之辈
都跃跃欲试，想同你较量。
我看不少人目露凶光，
不少人的手按上了剑柄：
他们的统帅答应给您场地。"
阿干特立刻吩咐备甲。

二十一

他匆匆忙忙穿好盔甲，
迫不及待就想下山。
这时国王对克洛林达说：
"他一人前去不甚妥当。
你点一千名战士随同，
为他压阵助威：
决斗时由他单骑上场，
你率兵等在稍远的地方。"

二十二

士兵们武装就绪，
整队开赴城外，
阿干特率众先导，
高头大马，铠甲鲜明。
城墙与十字军连营之间
有片空旷的开阔地，
平整宽敞，天造地设，
仿佛专用于角斗竞技。

二十三

凶猛的阿干特单枪匹马
来到空地，停在敌人前面。
他体格魁伟，膂力惊人，
脸上露出不可一世的骄气。
弗来格拉的安塞拉多，
山谷的腓力士巨人方可相比。[1]
法兰克人没有领教过他的厉害，
见了他并不畏惧。

二十四

虔诚的戈弗雷多
还未指定由谁上阵；
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
落在坦格雷多身上，
认为由他出马最为恰当。
一片低语声扫过空地，
明显地表达了他们的倾向，
统帅也颔首同意。

二十五

众人心领神会，
统帅的选择已不是秘密。

---

① 安塞拉多是古典神话中百臂巨人中最强壮者，他反叛主神宙斯，被逐至马其顿的弗来格拉，压在埃特纳火山之下。后世诗人把火山喷出的火焰写成是这一巨人的呼吸。

他对坦格雷多说：

“你上，去煞煞那小子的狂妄。”

坦格雷多被委此重任，

感到自豪，十分满意，

他吩咐侍从牵马备甲，

由士兵簇拥着出了营地。①

二十六

阿干特早已摆好架势，

坦格雷多还未到开阔地，

蓦地里瞥见挺拔的女战士，

驻马高岗，艳丽无比。

她的战袍一尘不染，

胜过阿尔卑斯山的皑皑白雪，

① 坦格雷多是当时骑士的真正代表，他完全遵照宗教和荣誉的法则行事。骑士文学史中没有比他更完美的典型了。但按历史记载，他的性格并没有塔索所描述的诗意光彩，他一生经历中没有诗人写的和克洛林达爱情的事实。坦格雷多的父亲名叫欧德斯或欧顿，是西西里人，据史载拥有侯爵衔，当时相当于一个地区或边境的守将。他的母亲名叫爱玛，是诺曼底人罗伯托·吉斯卡多的妹妹。坦格雷多确切的出生日期已不可考，青年时期的情况也不详。

1096年，坦格雷多随表兄博埃蒙多远征巴勒斯坦，横渡伐尔达里河时大显威风，以少数兵力击溃了企图阻拦十字军的大量希腊人。最能说明他军事才能的是安蒂奥基亚一役，他围城救援，伏击了土耳其人。他在首批进入耶路撒冷城的人之列，占据了奥玛尔清真寺。戈弗雷多被立为耶路撒冷王后，封坦格雷多为蒂贝里亚德斯郡侯。

巴尔多文和坦格雷多两人有宿怨，巴尔多文继任王位后，同坦格雷多发生激烈争执。十字军攻陷尼西亚后，在攻打西西里的塔尔索时巴尔多文和坦格雷多互不相让，塔索在第五章中借坦格雷多对里那尔多的谈话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坦格雷多一生建立了无数功勋，屡胜土耳其人，攻占的城堡在二十五座以上。他最后的战功是攻下维杜伦城堡，1112年12月6日死于安蒂奥基亚，葬在圣彼得教堂的门廊下。坦格雷多娶法国国王腓立普的一个私生女为妻。

头盔上的眼罩已经推起，
容光照人，顾盼生姿。

二十七

阿干特骄横恣肆，
坦格雷多却视而不見，
他缓辔慢行，一双眼睛
只盯着高岗上的女战士。
接着勒马不前，呆若木鸡：
貌似冷漠，心底却在沸腾。
他注目凝视，决斗之事
早已抛到九霄云外。

二十八

阿干特环顾四周，
没见到有人准备和他交手，
便嚷道："我一心前来决斗；
你们中间有谁胆敢出头？"
坦格雷多痴呆如旧；
木然不动，听而不闻。
这时奥顿一踢马刺，
吻喇喇冲进斗场。

二十九

奥顿早有强烈愿望，
要同那异教徒一争短长。
但他把光荣让给了坦格雷多，

上马出阵只是陪同把场。
现在看到坦格雷多心不在焉，
不像是准备决斗的模样，
他焦急难忍，越俎代庖，
抓住机会，当仁不让。

三十

他像是饥肠辘辘的虎豹，
窜出林莽，扑向猎物，
向切尔克斯人猛冲过去，
后者则立马持枪，以逸代劳。
坦格雷多见此情景，
仿佛大梦初醒，
他嚷道："站住！该由我上。"
但奥顿如离弦之箭，已经去远。

三十一

坦格雷多只得停住，
他内心恼恨，脸胀得通红，
别人抢先投入战斗，
使他羞得无地自容。
勇敢的奥顿挺矛直冲，
一举刺中对方的头盔，
切尔克斯人也不示弱，
矛尖破盾透甲，把他掀翻在地。

三十二

双方冲撞力量之大，
使得奥顿翻身落马，
异教徒远比对方强壮，
在鞍上岿然不动。
阿干特以傲慢侮辱的口气
喝斥倒地的十字军骑士：
“速速投降，由我处置，
能同我交手已是你莫大的面子。”

三十三

奥顿回说：“休想，法兰克人
没有放下武器的习惯；
别人可以拿落马为借口，
我却要报仇，誓死战斗。”
切尔克斯人脸色一变，
有如凶神恶煞，口喷火焰：
“你既然不识抬举，
就尝尝我的厉害。”

三十四

他一踢马刺，横冲直撞，
根本不顾骑士的规章。
法兰克人闪过一旁，
反手刺向阿干特右胁，
这一击用力甚猛，

矛头沾上敌人的鲜血；
但并没有削弱对方的力量，
反而火上加油，使他更猖狂。

三十五

阿干特勒住坐骑，
后退数步，刷地掉过头，
又纵马猛冲上前，
把对手撞个措手不及。
奥顿再也站立不稳，
脸色惨白，眼冒金星，
浑身绵软，口出大气，
倒在坚硬的地上翻滚。

三十六

阿干特野性大发，
纵马在战败者身上践踏；
同时嚷道："像他这种狂妄的人
都将在我脚下丧命。"
目睹如此残暴的行径，
坦格雷多忍无可忍，
他要用英勇补偿过错，
像往常那样夺取光荣。

三十七

他冲上前喝道："卑鄙的恶棍，
占了上风还不饶人，

凭你这种横蛮的行径，
岂能博得赞扬和光荣？①
你准是生在阿拉伯贼窝，
整天同强盗蛮子厮混，
清平世界没有你的份，
只配在山林与禽兽为群。”

三十八

阿于特很少遭过辱骂，
气得哇哇直叫，切齿咬牙。
他想回答，然而发出的声音
含混不清，有如野兽的吼鸣，
又似浓云密匝的天空
夺路而出的闪电。
异教徒说的每一句话，
都像郁积突发的炸雷。

三十九

两个武士互相猛烈抨击，
更煽起了各人的愤怒和自尊，
他们策马飞快地打转，
占据有利地形，准备出击。

---

① 礼貌是骑士最大特点。作为道德学校的骑士制度可与古代最完善的组织媲美。在骑士制度的影响下，言而无信被视为首恶，忠于诺言则是骑士的首要责任。经过巨大的社会变迁，现代民族仍将忠诚和豪爽当作美德，应归功于骑士思想。骑士制度甚至被看作是一种政治组织，当时深受拥护。在人民备受骚扰的时代，一个勇士们的组织以维护被压迫者为己任，骑士们遍游四方，锄强扶弱，使一些不仁不义的封建领主们胆战心惊。骑士制度对军事制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因为它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削弱了军队的坏作用。

啊，缪斯女神，给我力量和灵感，
让我的激情不亚于两个斗士，
让我的篇章无愧于他们的英勇，
重视战斗的壮烈和刀光剑影。

四十

两个骑士长矛平举，
一头是坦格雷多，
另一头是阿干特，
纵马飞奔，风驰电掣，
速度和冲力无与伦比，
两支长矛同时刺中对方头盔，
结实的矛柄顿时折裂，
碎片和火星空中迸溅。

四十一

两个骑士的冲撞，
震得地动山摇，树林回响。
两匹坐骑趑趄倒地；
剧烈凶猛的格斗。
不能使战士产生畏惧。
双方都是沙场老手，
利索地摆脱了战马，
拔出钢剑徒步相扑。

四十二

两人凝神屏气，立好门户，

虎视眈眈，小心挪动脚步，
他们不断变换姿态，
捕捉对方的弱点，
相持转圈，或进或退，
时而声东击西，攻其不备，
时而故意卖个破绽，
诱使对方轻率犯险。

四十三

坦格雷多剑盾并举，
侧翼失去了防御；
异教徒挥剑上前，
暴露了自己的左胁。
基督徒挡开攻击，
反手一剑，砍中了对方，
接着搓步后退，站稳脚跟，
重新摆好架势。

四十四

凶恶的阿干特几经重创，
身上沾满自己的鲜血，
恼恨和痛楚使他疯狂，
发出可怕的咆哮和喘息；
他怒火攻心，不顾一切，
大嚷大喊，高举钢剑，
冲将过来胡劈乱砍，

但是肩背又挨了一剑。①

四十五

正如阿尔卑斯森林里的野熊，
被犀利的标枪刺得剧痛，
愤怒地返身扑向猎户，
对危险和死亡全然不顾，
倔强的切尔克斯人困兽犹斗，
尽管一再受挫，旧伤添上新创，
他一心一意只想报仇，
危险和自卫全都抛在脑后。

四十六

死命相扑的莽撞，
激发了极大的勇气和力量，
阿干特的剑挥得呼呼直响，
大地为之震颤，日月为之无光；
坦格雷多没有机会喘息，
更不用说进攻和防守，
在敌人的冲击面前，
他几乎不知如何自卫。

四十七

坦格雷多定一定神，

① 诗人描述这场战斗时很可能模仿了荷马的《伊利亚特》和骑士文学作品，因为字里行间使人联想起荷马和古代歌谣集子的优美的诗体散文。

想等暴风骤雨般的打击停息，
他时而抵挡一阵，
时而敏捷地闪避；
但看到异教徒毫无倦意，
知道进攻是最好的防御，
便以更猛烈的力气
挥舞手中寒光闪闪的钢剑。

四十八

憎恨压倒了理智和技巧，
愤怒使他们的力量猛增。
两支剑或劈或刺，无一落空，
劈破铁胄，刺穿锁子甲。
决斗场上只见白光剑影，
剑刃沾满鲜血，血中汗水混杂。
剑若长虹，光似闪电，
撞击火花四溅，声如雷鸣。

四十九

双方将士都捏着一把汗，
观看这场残酷可怖的活剧。
时而一方有利，时而一方失势，
大家提心吊胆等待最后结局。
广场周围没有丝毫动静，
也听不到低声交谈。
人人全神贯注，屏气息声，
只有心脏怦怦跳动。

五十

倘若不是夜晚迅速降临，
近在咫尺的事物都难以辨清，
两个斗士厮杀得筋疲力尽，
肯定两败俱伤，双双殒命。
这时两方各派一骑传令，
隔开两个斗士，高呼暂停。
法兰克人一方是阿里台奥，
对方是平多罗，也就是先前下战书的人。

五十一

他们举起和平的权杖，
隔开两个酣战的斗士，
相信这一古老的习俗
必能得到各方的尊重。
平多罗喊道："两位战士，
你们的勇敢和荣誉不分高低。
请你们停止战斗，
不要打扰夜晚休息的权利。

五十二

"光天化日才是干活的时辰，
夜晚来临一切生物都应安息。
豪爽的心胸不屑于夺取
黑夜的功勋和隐蔽的荣誉。"
阿干特回说："夜晚的黑暗

不足以使我放弃战斗，
但只要法兰克人发誓再上阵，
我更愿让太阳为我们决斗作证。”

五十三

坦格雷多说：“你也得保证，
如期前来，并且带上俘虏，
到时候我们决一雌雄，
决不允许再次推延。”
双方起誓；传令官磋商决斗日期，
定为六天之后的早晨，
以便两个战士有一定时间
治伤将息，养精蓄锐。

五十四

这一场战斗残酷剧烈，
撒拉逊人和基督徒
都敬佩不已，惊骇万分，
深刻印象久久不能磨灭。
每一位战士表现的英勇无畏
成为人们长期谈论的话题，
但是一般人意见分歧，
说不上谁赢得了胜利的荣誉。

五十五

他们迫切地等待
那场恶斗有个眉目，
究竟是狂暴战胜理智，

还是英勇屈服于莽撞。
美丽的艾米尼亚比谁都焦急，
想知道事情发展的结局，
因为她全部身心都寄托
在战神不可捉摸的判决。

五十六

艾米尼亚是安蒂奥基亚总督
卡萨诺国王之女，①
王国陷落以后，
她也在十字军俘虏之例，
但坦格雷多对她备加照顾，
没让她遭到丝毫凌辱，
尽管她的国家已经沦陷，
她却一直受到女王的待遇。

五十七

卓越的骑士待之以礼，
给她以行动自由，
发还了她的珠宝首饰
和一切贵重物品。
她看到英雄俊美年少，
又有如此高尚的情操，
爱慕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一颗芳心已经默默相许。

① 十字军攻克安蒂奥基亚之前，该城的土耳其总督名叫阿克希-锡安，是内格罗之弟。

五十八

虽然她获得了身体自由，
心灵却依然是俘虏。
离开敬爱的主人和甜蜜的牢狱
固然使她心痛如绞，
但是作为大家闺秀，
不能无视淑贞的法则，
她无奈只好前赴友好国家
去同年迈的母亲会合。

五十九

于是她移居耶路撒冷，
受到圣城暴君的欢迎；
不久慈母见背，
她身披黑纱，守丧哀悼。
但她心中爱恋之情
和越燃越旺的火苗，
并没有因失怙之痛和流落异国
而有所平息或减弱。

六十

不幸的少女备受爱情煎熬，
处境却不容她有什么企盼，
她心中隐秘的火焰
谈不上希望，只是一丝回忆；
但吞噬她的火焰越是隐秘，

折磨的力量越是强烈。
如今坦格雷多进军耶路撒冷，
希望的火焰一下子电激雷崩。

六十一

多民族组成的威武大军，
别人见了胆战心惊；
只有艾米尼亚一扫愁容，
美滋滋地观看慓悍的团队，
她贪婪地鹄望武装的人群，
搜寻梦寐以求的心上人。
多少次她一无所获，
又有多少次自以为发现了他。

六十二

皇宫靠近城墙的一翼，
矗立着一座古老的高塔，
登高四望，山林、平原，
和十字军营地都一览无遗。
每天太阳刚开始放出光芒，
直到黑夜覆盖了大地，
艾米尼亚坐在那里眺望，
不停地长吁短叹，自言自语。

六十三

她在塔上观看了决斗，
觉得自己的心猛烈搏动，

仿佛在说："你爱慕的人
正处在死亡的危险之中。"
她满怀焦急和疑惧，
注视着战斗的进展，
异教徒每挥一剑，她就一颤，
仿佛自己感到了打击和伤痛。

六十四

战斗结束时她才舒了一口气，
听说凶恶的拚搏还要继续，
又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恐惧，
仿佛全身的血液都已停滞。
她不是背着人弹泪，
便是偷偷地叹气。
她失魂落魄，脸色惨白，
成了痛苦和惊吓的凝聚。

六十五

她眼前浮现出可怖的景象，
使她白天不得片刻安宁，
围绕她卧榻的幻影，
使她的梦境比死亡更可怕。
她仿佛见到心爱的骑士
遍体鳞伤，浑身血污，
苦苦恳求她的帮助，
醒来时满脸泪痕，湿透衣襟。

六十六

下一次决斗的危险
固然使她惶惶不安，
战士们已经受到的创伤
更叫她担忧着急；
她又听到不少流言谣传，
夸大了坦格雷多的伤势，
艾米尼亚认为他已卧床不起，
气息奄奄，危在旦夕。

六十七

艾米尼亚曾从母后那里
学到了草药愈伤的奥秘，
善治各种刀枪金疮，
减轻痛苦，手到病除，
在她的国度叙利亚
只向公主传授这门技艺，
她想亲手裹伤敷药，
让心上人早日康复。①

---

① 骑士文学书籍把国王的女儿和美丽的公主描绘成精通治伤配药的人物，她们能治疗在战斗或决斗中受伤的骑士们。传授医药的奥秘是贵族妇女们住在城堡时所受教育的组成部分。骑士受伤后，他爱慕的贵妇人前去他的营帐，亲自侍奉汤药，分担他的痛苦和光荣。美丽的艾米尼亚想去坦格雷多病榻前就为了这个目的，她纯洁侠义的爱情正是中世纪基督教义的理想。东方习俗毫无相似之处，塔索这里描写的更像是对勇敢正直的骑士怀有纯洁爱情的基督教贵妇人，而不像是亚洲炎热地区的女子。

六十八

她想为心上人治伤而不可得，
但必须治疗他的敌人阿干特。
起初她打算用毒草的液汁
洒上切尔克斯人的伤口，
然而少女纯洁的心灵
不容许她采取这种卑劣的手段，
于是她只希望所有的药草
和她的法术都失去功效。

六十九

前去敌营，她并不害怕，
因为她曾浪迹天涯，
见过残酷的战争和兵燹，
经过苦难艰险的历程。
生活的磨练给了她勇气，
一般女子不能与之相比，
再恐怖的景象和遭遇
也不会使她惊慌失措。

七十

爱情的强大动机
驱散了她心中的畏惧，
即使要闯龙潭虎穴，
她也毫不犹豫。
她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

但要考虑维护名誉，
爱情和贞节就像两个仇敌，
在她心中搏斗，势不两立。

七十一

贞节对她说："美丽的少女，
时至今日，你一直遵守我的法则，
当初你落在敌人手中为奴，
心灵和身体始终保持贞节；
如今你享有充分自由，
难道要失去保存已久的纯洁？
唉，谁使你心中有这种念头？
唉，你在想什么？你在盼什么？

七十二

"难道你把贞洁的名声
看得比鸿毛还轻，
竟然想做黄夜私奔的女人，
自己去寻找敌人的蔑视？
傲慢的胜利者会说：
'你失去了王国和身分，
已经不值得倾心。'
然后把你弃若敝屣，不屑一顾。"

七十三

爱情这一虚假的参谋
投其所好地对她说：

“美丽的少女，难道你是野熊所生，
或者坚硬冰冷的石头所造，
在爱神的箭矢之前躲躲闪闪，
不愿领受婚礼的欢愉？
难道你的心坚如钢铁钻石，
不愿充当有情人的角色？

七十四

“嗨，到你心想的地方去吧！
何必对征服你的人故作冷酷？
你不见他曾分担你的痛苦，
同你一起流泪，一起唏嘘叹息，
你迟迟不去为你心爱的人治伤，
称你为冷酷一点也不冤枉。
你无情无义，眼看坦格雷多奄奄待毙，
却为另一个人护理，殚思极虑。

七十五

“你替阿干特治了伤，
好让他去杀你的恩人；
你用这种方式偿还孽债，
报答坦格雷多对你的恩情。
难道你干这种残酷的事
扪心自问，能够无愧？
难道这种丧尽天良的任务
不能促使你立即离开这里；

七十六

“与此相反，假如你的回春妙手
悲天悯人安抚那英勇的胸口，
以你的精心照顾使他重新健壮，
让他苍白的面容再泛红光，
你衣不解带昼夜看护，
让他重获失去的英俊风度，
那你的任务更合乎人情，
你将得到更大的安慰欢欣。

七十七

“日后他将完成的英雄业绩
和博得的赞扬中也有你的功劳，
他将以真挚的拥抱作为回报，
你会成为他幸福而受尊敬的妻子，
前去繁花似锦的意大利定居
(那里才有真正的文明和信仰)，
侪身于拉丁族母亲和配偶之列，
备受所有人的羡慕。”

七十八

痴情的少女陶醉在希望里
感到无比的幸福；
但是困扰她的问题
是如何安全逃离城堡，
因为皇宫和城墙周围

昼夜不停有哨兵巡逻，
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
不遇紧急情况城门决不开启。

七十九

艾米尼亚和克洛林达
朝夕相处，耳厮鬓磨，
西下的夕阳和初露的晨曦
经常看到她俩在一起；
白天的余辉消失殆尽，
她俩往往同榻共眠；
两个少女之间无话不谈，
除爱情之外，别的都不隐瞒。

八十

这是艾米尼亚唯一的秘密，
如果克洛林达发现她叹息，
她就推说胸中郁结，
为自己的不幸命运扼腕。
由于她们两人情意融洽，
艾米尼亚随时可去找克洛林达；
无论在家、外出或者参加军事会议，
克洛林达住处的门户从不对她关闭。

八十一

一天，克洛林达有事外出，
艾米尼亚去她房间未遇，

她心里琢磨着各种办法，
如何实现秘密出奔的计划。
她左思右想，一筹莫展，
抬眼时忽然瞥见
克洛林达的甲胄和战袍，
不禁勾起了她一声长叹。

八十二

她自言自语说：
“那英武的少女多么幸福！
我多么羡慕！羡慕的不是她的名气，
或是她得天独厚，容貌俊丽，
而是她来去自由，随心所欲，
她的勇敢不在四堵墙里埋没，
一有需要，穿上盔甲便可离去
不受惧怕或腼腆的限制。

八十三

“为什么造化弄人，
不让我有她那样的体格和勇气？
否则我可以脱下衣裳和面纱，
换上她的头盔和胸甲！
无论严寒酷暑，狂风暴雨，
都阻挡不住我炽热的向往，
无论白天黑夜，孤身或有伴，
我随时可以走上沙场。

八十四

“那时候，同我心上人交手的
就不会是你，残忍的阿干特，
我会抢在你前面出马迎战，
眼下他也许成了我的俘虏，
在他含情脉脉的敌人手里
承受着甜蜜温柔的奴役，
禁锢他的脚链手铐
会使我心中的枷锁易于忍受。

八十五

“他的剑也许会把我胸洞穿，
在我已经流血的心脏添上新伤，
钢铁造成的损害
至少能治愈爱情的创伤：
我的心和疲惫的躯体
终于能得到平静休息，
胜利者也许会为我洒些眼泪，
用一抔黄土埋葬我的骸骨。

八十六

“真蠢！我的愿望没有实现可能，
这样胡思乱想又有什么益处？
但老是畏畏葸葸，悲悲戚戚，
同愚妇村女有什么区别？
不！我有信心，敢作敢为。

为什么不能把这套盔甲穿上一回？
我再怎么娇柔荏弱，
穿上片刻还是力所能及。

八十七

“对，我能胜任愉快，
爱情激励弱者勇往直前，
使柔顺的小鹿也会铤而走险，
当然能给我以勇气和力量。
我并不打算上阵交战，
只是靠这些配备把计谋实现；
我想伪装成克洛林达，
凭这身打扮准能混出城门。

八十八

“把守城门的哨兵
不敢将我阻拦留难。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看来只能出此下策。
爱情和命运使我情急智生，
愿它们保佑我这无害的骗局，
克洛林达正在国王那里，
时机对我十分有利。”

八十九

在盲目爱情的驱使下，
她作出决定，不再迟疑，

抱起克洛林达的全副盔甲，
一溜烟回到隔壁自己的房间。
她把侍女统统支到别处，
房间里只剩下她自己；
夜晚对情人和小偷有利，
这次也助了她一臂之力。

九十

艾米尼亚看到月黑星稀，
夜色越来越深沉，
便把一个忠诚的侍从
和一个心腹可靠的侍女
悄悄地召到身边，
向他们透露了她的部分计划。
她只说出了出走的打算，
真实原因仍旧秘而不宣。

九十一

忠诚的侍从立即准备
出走所需的一应物品。
艾米尼亚则换装更衣，
脱掉长达脚背的华丽袍裙，
只剩下贴肉的亵衣，
婀娜苗条，亭亭玉立；
她要保证出城顺利，
乔装打扮必不可缺。

九十二

坚硬冰冷的头盔遮住了
她金色秀发和白嫩的项颈，
柔软的小手挎起护盾，
臂力几乎不能胜任。
钢盔铁甲，寒光逼人，
英姿飒爽，顾盼自雄，
爱情在旁吃吃暗笑，
仿佛看到男扮女装的阿尔西德。①

九十三

盔甲压得她喘不过气，
使她不得不慢步缓行，
心腹侍女在前引路，
给她支持搀扶。
但是爱情和盼望使她兴奋，
给她娇弱的肢体注入力量。
她们到了侍从等候的地点，
艾米尼亚跨上了马鞍。

九十四

他们三人乔装夜行，
专挑偏僻幽静的小径，
还是遇到不少巡逻的哨兵，
看到周围许多兵器的光影；

① 即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

但是无人胆敢阻拦他们，
或者对他们加以盘问，
因为即使在昏暗中谁都能辨认
那身雪白的战袍和令人生畏的盔饰。

九十五

艾米尼亚扬扬得意，
但并不是毫无顾虑，
她害怕最终被人识破，
对自己的荒唐也感到惊异。
到了城门口，她故作镇静，
企图骗过守门的哨兵。
“开门，我是克洛林达，”她说，
“我奉国王之命出城办事。”

九十六

同女战士相似的女音
使她的计谋轻易得逞，
有谁相信全副披挂、高头大马
竟是另一个不会使剑的人？
哨兵忙不迭遵命开门，
艾米尼亚和两名随从出了城，
为了安全他们挑选
僻静小路，进入山谷。

九十七

艾米尼亚来到僻静的山谷，

认为已经逃过最初的难关，
再没有被抓获的顾虑，
稍稍放慢了行进的速度。
她开始思考先前没有想过的问题，
她的愿望已经实现，
轻而易举地进入了敌方的地盘，
但如今仿佛充满了危险。

九十八

她认为像这样全副武装
贸然进入敌营是极大的疯狂，
但在见到心上人之前
又不愿别人知道她的真实情况。
她希望不失身分地直接找他，
不能被看作私奔的情人；
想到这里，她勒住马缰，
吩咐她的侍从说：

九十九

“忠实的伙伴，你最好先去敌营，
一路休要耽误，但应谨慎小心。
到了那里你找人通报，
要求带你去见坦格雷多。
你见到他本人说：
一位妇女并无敌意，
专程前来替他治伤，
他能恢复健康，我能得到宽慰。

一百

“你说这位妇女对他充分信任，
在他保护下不愁遭到侮辱。
你同他单独交谈，如果他问什么，
就说别的一概不知，速去速回。
与此同时，我在这里守候，
估计安全没有问题。”
艾米尼亚嘱咐完毕，
忠诚的侍从迅速离去。

一百〇一

侍从口齿伶俐，应对得体，
在十字军营地受到友好接待，
立即被引到伤痛的骑士榻前；
坦格雷多听到口信面露喜色，
允许艾米尼亚进入营地，
同意她不暴露身分。
侍从赶紧回去报信，
骑士则左思右想，心神不定。

一百〇二

艾米尼亚在原地急不可耐，
觉得最短的延误都无比漫长，
她心里计算着侍从的行踪：
“现在该到了营地……现在受到接见……
现在该在回程的路上……”

她埋怨侍从不应耽误这么久，
于是一踢马刺，登上高岗，
从那里向十字军的营帐眺望。

一百〇三

夜幕缀着点点繁星，
长空无云，澄清如洗，
一弯新月洒下柔和的银光，
仿佛珍珠串成的细雨。
沉浸在爱情中的少女
仰天舒发胸臆，
向无声的田野和友好的寂静
倾吐埋藏心底的私情。

一百〇四

然后她望着营地说：
"啊，拉丁人的营帐多么雄壮！
我一吸到附近的空气
就神清气爽，心情舒畅；
我命运多舛，道路坎坷，
如果老天给我安身之所，
只有在你们中间寻求，
看来我只能在戎马生涯找到宁静。

一百〇五

"收留我吧，让我在你们中间
得到爱情允诺我的怜悯，

当年我身为坦格雷多的俘虏，
已领受过这种亲切的同情。
我不想凭借你们的援助
收复我失去的皇冠；
只要让我当你们的女奴，
我就心满意足，别无他求。”

一百〇六

她自言自语，没有提防
命运给她安排了不幸。
她白衣白袍，伫立高岗，
老远就能看到盔甲的光芒，
头盔上的白银虎形装饰
更是闪闪发亮，引人注目。
见到她的人无不惊呼：
“那是克洛林达。”

一百〇七

造化弄人，一支先头部队
这时恰好在附近经过；
带头的是拉丁族两弟兄，
阿坎德罗和波里弗诺，
他们的任务是警戒巡逻，
防止城外给城里输送粮食；
艾米尼亚的侍从全靠绕道疾行，
才没有被他们撞上拿获。

一百〇八

年轻的波里弗诺亲眼目睹
老父惨死在克洛林达手下，①
如今发现白袍和鲜明的盔甲，
以为见到杀父仇人，分外眼红，
立即指挥部下赶来，
怒不可遏，要拼个你死我活。
“你的时辰已到，”他喝道，
同时扔出投枪，幸好没有刺到。

一百〇九

恰如一头干渴的小鹿，
来到岩石罅隙涌出的山泉，
或者两岸花草丛生的溪流，
寻找纯净清冽的饮水，
正想在水边林间憩息，
忽然遇到一群恶犬，
一惊之下忘了干渴疲倦，
撒腿就逃，顾不了饮水；

一百一十

渴望爱情的艾米尼亚，
梦魂萦绕，日日为情颠倒。
原以为纯洁的爱抚能给她解脱，

① 两人的父亲是阿德里奥，参见第三章三十五节一、二行。

使她忘却以前的艰险苦恼，
她的计划突然遇到阻挠，
听到兵马的喧嘈和威胁的喝斥，
吓得魂不附体，打消了原意，
不由自主地一抖缰绳策马逃奔。

一百一十一

不幸的少女落荒而逃，
鞭马疾驰，四蹄几不沾地。
她的侍女也避之不及，
波里弗诺率领几名部下，
在她们后面穷追不舍。
这时忠心耿耿的侍从
带着迟到的答复赶回原地，
见此情景跟着也逃，
惊慌之中三人各奔东西。

一百一十二

阿坎德罗也见到冒牌的女战士，
但他比弟弟谨慎，加之离得较远，
他不想追赶，仍在原地监视，
只派快马回去报告戈弗雷多：
没有发现敌人往城里
驱赶牲畜或者输送粮食，
他的弟弟波里弗诺
则在追赶仓皇逃跑的克洛林达。

一百一十三

他还说克洛林达并非一般战士，
而是赫赫有名的将领，
深夜出城而无特殊原因，
叫人难以相信，似乎不太可能，
他请博伊龙判断下令，
以便遵照执行。
这一消息一到营地，
立即在拉丁人中传遍。

一百一十四

坦格雷多接到第一个口信，
内心已经怦然作跳，
听了这一消息更是激动万分，
他想："她为了我甘冒生命危险，"
立即一跃而起，胡乱披上甲胄，
跨上战马，悄悄出营，
根据道听途说的线索，
马不停蹄前去找寻。

第 七 章

艾米尼亚落荒而逃，在牧羊人茅舍中藏身。坦格雷多遍找无着，落到阿米达手里。雷蒙多借天使保护，在决斗场上煞了阿干特的威风。魔鬼见异教徒失利，施诡计挽救。

一

战马驮着艾米尼亚，
进入枝叶密匝的老林，
她吓得魂不附体，
颤抖的手握不住缰绳。
战马随自己的高兴，
东拐西弯转了多圈，
追兵终于不见她的踪影，
再追下去无非白费气力。

二

猎物从平原躲进了森林，
一群猎犬长时苦苦追逐，
到头来还是失去了线索，
喘着大气，垂头而归；
基督徒骑士们也疲惫不堪，

恼怒羞愧，空手回营。
艾米尼亚慌不择路，继续逃奔，
不敢回头看看是否还有追兵。

三

她单身匹马，无人指点，
逃了整整一夜和整整一天，
除了自己的呜咽和抽噎，
听不到周围一点声息。
太阳神从镀金彩车卸下马匹，
隐入大海中憩歇，
她来到清澈的约旦河畔，
这才停止逃奔，下马休息。

四

她一夜一天没有进食，
只靠悲痛果腹，泪水解渴；
睡意用甜蜜的忘却
给人宁谧和安逸，
它安详温馨的翅翼
模糊了她的痛苦和知觉；
但她即使进入梦境，
爱情仍打搅她的平静。

五

百鸟迎接黎明的啭鸣，
淙淙流水和婆娑枝叶，

微风同细浪和花朵的调笑，
组成一支晨曲把她唤醒。
她睁开惺忪的眼睛，
只见周围有几所孤零的牧舍，
这时河水和树林仿佛发出人声，
她悲从中来，不禁又叹息哭泣。

六

悠扬美妙的声音飘到她耳际，
使她顿时停止了哭泣，
那是芦苇排箫的乐声
陪伴着田园情趣的牧曲。
她站起身朝声音方向缓缓走去，
看见树荫下坐着一位老人
守着羊群，编织筐筐，
倾听着身边三个小孩歌唱。

七

罕见打扮的武士突然出现，
老幼四人都大吃一惊；
艾米尼亚亲切地安慰他们，
脱下头盔，露出金发和美丽的眼睛，
让他们知道她是女身，看了安心，
"上天垂爱的幸福的人，"她说，
"这些兵器盔甲不会打扰你们的平静，
请你们接着干活，唱动听的歌曲。"

八

她随即又问："大爷，
附近兵荒马乱，
你们怎么能安居乐业，
不怕士兵烧杀掳掠？"
老人回答："姑娘，这一带偏僻，
战争的喧嚣没有波及，
我家和我的牲口一直厮守在这里，
从没有遭到灾难祸害。

九

"也许是因为老天慈悲，
庇护了贫苦无辜的牧民，
也许是因为战火像闪电，
只打高耸的山顶，
从不落到低卑的山谷，
狂暴的刀剑只落到高傲的帝王头上，
再说士兵们任怎么贪婪，
也瞧不上我们这些穷苦人。

十

"别人鄙视贫穷，我却安之若素，
我不追求权力，也不欣羡财富，
我不存非份之想，从无贪婪野心
困扰我内心的平静。
我用清冽的河水解渴，

不必担心有人下毒暗算，
我的羊群和小小菜园，
足以提供简单生活的必需品。

十一

“我们没有什么奢望，
要求不高，生活足以维持。
我没有僮仆，你见到
放牧羊群的是我几个儿子。
我在这个偏僻地方安稳度日，
整天看蹦跳的羊羔和小鹿，
河里悠闲自得的游鱼，
天空展翅翱翔的飞禽。

十二

“人们年轻时多抱幻想，
我也未能免俗。
当时我瞧不起牧羊的行当，
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乡，
我来到曼斐①，在皇宫找个差使，
侪身于国王的大臣之列；
虽然我只是御花园总管，
却见识了不少宫廷的险恶。

十三

“我被荒唐的希望冲昏了头脑，

① 当时皇宫所在地并非曼斐，埃及的首都是开罗。

忍受了许多不快和烦恼，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狂妄的幻想逐渐破灭，
我怀念淡泊生活的乐趣，
向往失去的宁静。
于是我告别了宫廷和友人，
回到曾给我安静和幸福的山林。”①

十四

老人一番话有如醍醐灌顶，
艾米尼亚听得如醉如痴；
睿智的哲理直透她心灵，
使她紊乱的情绪逐趋平静。
她经过深思熟虑，
决定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区，
至少在这里韬光养晦，
直到命运助她回归。

十五

于是她对善良的老人说：
“你也曾经历人生的坎坷，

---

① 艾米尼亚在牧人茅舍中的插曲是模仿维吉尔的一首富于诗情画意的牧歌。这一文学体裁几乎总出现于动乱流血的时代，仿佛人们想借助对宁静美好的田园生活的向往忘却眼前可怖的景象。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维吉尔在奥古斯托穷兵黩武和阿克蒂大海战时期写作牧歌，为什么塔索在意大利战争时期勾勒了乡村生活的恬静画面，为什么弗洛里昂创造的寓言诗体裁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出现。还应该补充的是西班牙的田园诗和牧歌大部分是从军诗人在战地营帐中写的。

假如你的处境不为上天所忌，
求你怜悯我的不幸；
收留我这孤苦的女子，
容我在你温暖的茅舍
分享宁谧安详的庇护，
我的心也许能摆脱部分重负。

十六

“如果你想要珠宝黄金
（一般人都视若性命），
我不缺这些身外之物，
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说到这里，她哀怨的眼睛
流出了晶莹的泪珠，
她大致叙说了自己的不幸，
老牧人也一掬同情之泪。

十七

老牧人好言抚慰，
像慈父一般接纳了她，
然后带她去见老伴，
那妇人心地同他一样善良。
年轻的公主换上土布衣裳，
用粗糙的头巾蒙住金发；
但她的眼神、体态和举止，
都透露出她不平凡的气质。

十八

粗陋的装扮掩盖不住
她高贵的神情和优雅的举止，
不论干的活多么低贱，
她也流露出贵胄的尊严。
她握着一支粗糙的牧杖，
赶着羊群早出晚归，
在牲畜圈里为母羊挤奶，
制作美味的奶酪。

十九

骄阳当空，夏日炎炎，
羊群在树荫下憩息，
她在山毛榉和月桂树前
用小刀在树皮上刻划，
留下心上人的名字，
以及自己悲惨离奇的爱情故事，
刻完后自己再看一遍，
泪珠簌簌滚下面颊。

二十

她抽噎着说："可亲的树木，
请你们保存这血泪的纪录；
有朝一日，倘若忠贞的情人
在你们惬意的荫凉下盘桓，
看到后也许会产生怜悯和同情，

为我的巨大不幸而悲叹，
他们会说：'海枯石烂的忠诚，
爱神和命运未免待之太薄！'

二十一

"有朝一日，倘若苍天见怜，
接受了我的恳求，
让那也许早已把我遗忘的人
来到这片荒凉的树林，
让他的目光落到
埋葬我骸骨的坟茔，
发出几声叹息，洒下几滴眼泪，
对我一片痴情也是迟到的慰藉。

二十二

"如果说我生前不幸，
我的亡灵至少得到了欢悦，
我活着享受不到的温情，
我冰凉的骸骨可以领略。"
她向无知的树木倾诉，
两眼泪如泉涌。
这时坦格雷多阴差阳错，
苦苦将她追寻，却越离越远。

二十三

坦格雷多循着地上的马蹄印，
蜿蜒进入了旁边一座森林；

古树参天，浓荫密匝，
周围只是漆黑一片，
踪迹已经难以辨认。
他漫无目的继续行进，
在静寂中凝神细听，
捕捉马蹄或武器磕碰的声音。

二十四

假如夜晚的微风
拂过榆树或山毛榉的嫩叶，
假如小兽或鸟雀把枝桠惊动，
坦格雷多立即循声前往。
他终于走出森林，
外面环境陌生，月光如银，
仿佛远处传来声音，
他便朝那方向走去。

二十五

他到了发出声响的地点，
只见一眼清澈透明的山泉，
形成一条汩汩的小溪，
流过芳草如茵的两岸。
悲痛的战士在溪边停住，
将心爱人的名字呼唤，
可是答应的只有回音，
这时天际已露出玫瑰色的朝霞。

二十六

骑士呻唤着，埋怨老天
不让他得到渴望的幸福；
谁冒犯了他心爱的姑娘，
他赌咒发誓要报复。
他想起同埃及人相约
决斗的日子已经临近，
能否找到归路虽无把握，
但还是决定打道回营。

二十七

他正在陌生的道路上逡巡，
听见蹄声得得，越来越近，
同时看到远处狭窄的山口
出现一个信使打扮的骑者。
那人手扬软鞭，
后背挎着一支拉丁式的号角。
坦格雷多便上前打听
去基督徒营地的途径。

二十八

对方答话，讲的是意大利语：
“我奉博埃蒙多之命，正要去那里。”
坦格雷多以为他是伯父的信使，
轻信了他的谎言，便与之同行。
他们来到一个污水淤积的湖泊，

湖水中央是一座城堡，
这时太阳匆匆西沉，
仿佛要隐入黑夜的深渊。

二十九

信使吹响号角，城堡里放下吊桥。
他对坦格雷多说：
“你既然是拉丁人，
不妨在此歇脚，天明再启程，
科森萨伯爵① 三天之前
刚从异教徒手里夺得这个据点。”
坦格雷多打量一下城堡，
地势险恶，建筑巩固，易守难攻。

三十

他也曾起疑，贸然进入城堡
是否会落进阴谋圈套；
但他见惯了危险和死亡，
并且信任自己的力量，
脸上并无畏惧的神色，
仍像往常那样泰然自若。
然而他同阿干特决斗有约在先，
不愿节外生枝，进行新的冒险。

三十一

他在城堡吊桥前面

---

① 即坦格雷多的伯父博埃蒙多。

一片草地上站停，
不理会阴险向导的怂恿，
没有跟着进入城堡。
桥上突然出现一个骑士，
全副武装，态度横蛮，
挥舞着出鞘的钢剑，
带着威胁的口气喊道：

三十二

“呔，这是阿米达致命的城堡，
你气数已尽，自投罗网，
到这里的人都休想逃脱。
赶快放下武器束手就缚，
你一跨进这个门槛，
就得听从对付外人的规矩，
你得对天起誓，反戈一击，
从此与基督徒为敌，

三十三

“否则你将禁锢终身，
这辈子休想再见天日。”
坦格雷多定睛看看说话的人，
从打扮和声调中认出了对方。
原来是兰巴尔多·德加斯科尼，
前不久随着阿米达私遁，
为她背叛了自己的宗教，
堕落成为异教徒的奴才。

三十四

虔诚的骑士怒火中烧，
他答道："无耻懦夫，
我是基督的战士坦格雷多，
我一向仗剑为基督战斗；
凭他的庇佑横扫叛逆，
你也属于横扫之列，
替天行道，我责无旁贷，
专门惩罚你这种败类。"

三十五

一听这个光辉的名字，
叛徒吓得面无人色。
但他故作镇静说：
"倒霉鬼，你岂非自己找死？
你本领再高，到了这里也是白搭，
今天如果我不失常态，
准割下你这狂小子的脑袋，
给法兰克人的头目当礼物。"

三十六

异教徒说话间，夜幕四合，
两个武士彼此看不真切，
这时突然亮起无数火把，
周围给照得如同白昼。
城堡也灯火通明，

仿佛节日之夜的剧院舞台。
阿米达在一座塔楼里高坐，
听到看到一切，但不为人所见。

三十七

艺高胆大的英雄打起精神，
准备迎接一场恶斗，
看到敌人徒步走来，
也从疲乏的坐骑跳下。
敌人头戴兜鍪，一手持盾护身，
一手举剑摆出进击的姿态。
他目露凶光，口发恶声，
步步朝坦格雷多挨近。

三十八

异教徒盾厚甲坚，但不狠命相扑，
只是迂回前进，净使虚招，
坦格雷多身负伤痛，路途疲劳，
却果断进攻，步步紧逼，
兰巴尔多东腾西挪，躲躲闪闪，
坦格雷多有进无退，猛打猛追，
手中那把明晃晃的钢剑
一直缠住对手不放。

三十九

那支剑仿佛挟持着风雷，
专找对手的要害部位，

沉重的劈刺伴随着喝斥，
造成极大的损害和威胁。
加斯科尼人东腾西挪，
闪避暴风骤雨的打击，
时而用盾，时而用剑，
挡开凌厉的攻势。

四十

任他防守怎么灵活，
也不及坦格雷多进攻迅疾。
不消片刻，他的盾牌洞穿，
头盔胸甲破裂，渗出血迹，
他却捞不到任何机会
朝对手砍出一剑。
在阿米达面前丢人显眼，
使他恼怒、愤恨、羞愧。

四十一

他终于决定孤注一掷，
试试最后的运气。
他扔开盾牌，双手紧握
那把尚未沾血的钢剑；
欺身逼近，向对手砍去，
这一剑使足浑身力气，
不是铁甲所能抵御，
对方左腿被砍个正着。

四十二

他又挥剑朝坦格雷多头上劈去，
撞击的声音有如钟磬，
头盔虽没有碎裂，
却使战士踉跄数步。
坦格雷多气得满脸通红，
眼里怒火直冒，
只见眼罩后面火星迸射，
听到牙齿咬得格格发响。

四十三

面对这副凶猛的模样，
异教徒再也支持不住。
他听见钢剑呼呼发响，
仿佛感到冰凉的剑刃
已经斩断脉管、刺进胸膛。
他撒腿就跑，这一剑砍到桥旁石柱，
火星迸溅，碎石纷纷崩落，
邪恶的叛徒吓得凉了半截。

四十四

懦怯的异教徒逃往吊桥，
把活命希望寄托在两条腿上。
坦格雷多在后面紧追不放，
伸手几乎可以触及他的脊梁，
这时火把突然全部熄灭，

天空泼墨似的漆黑，
既无月亮，又无半点星光，
帮了逃跑者的大忙。

四十五

在那片魔法造成的黑暗中，
胜利者看不见也追不上对手，
周围的事物影影绰绰，
脚下的步子全凭感觉。
坦格雷多摸索行进，
不知不觉跨进城堡大门，
只听得城门在背后关上，
这才明白陷入一个阴森的困境。

四十六

正如科马齐奥湖里的鱼，①
由于靠近亚得里亚海，
为了躲避汹涌的浪涛，
想去寻找平静的水域，
结果困在浅水的泥沼，
没有回旋余地，
出路全被阻断，
再要后退已无希望。

四十七

坦格雷多孤身闯入城堡，

---

① 科马齐奥是一个礁湖和湖中小城的名称，离费拉拉七里格，和亚得里亚海相距一里格，盛产鱼类。

却不明它的布局和奥秘，
困在里面的人少有生还，
城外也无从给予救援。
他原可以凭膂力劈开城门，
但目前已经筋疲力竭。
这时传来一个遥远的声音：
“阿米达的囚徒，你休想脱逃。

四十八

“你不必担心死亡。今后的岁月
就在这个活人的坟墓里消磨。”
坚强的战士不予理睬，
只把痛苦深深埋在心底，
他诅咒爱情、命运、自己的不慎，
以及敌人的阴谋诡计；
他低声自言自语：
“我不介意永远见不到太阳，

四十九

“我关心的是再也见不到
比太阳更美丽的姑娘，
不知能否重回那个地方，
让我忧伤的灵魂沐浴她的阳光。”
想起阿干特之事使他尤其懊丧，
“我不能按时赴约，
只得由他蔑视侮辱！
这是我终身的羞耻过错！”

五十

强烈的荣誉感和爱情
轮番啮咬着战士的心。
此时勇猛的阿干特
在羽绒榻上辗转反侧；
他嗜血成性，厌恶安逸，
渴望沙场上的光荣，
虽然创伤尚未痊愈，
却在盼望第六天的黎明。

五十一

预定决斗日子的前夕，
凶恶的异教徒目不交睫：
夜空仍然漆黑一片，
曙光还未照到山顶，
他起身喊道："快替我披挂！"
侍从早已准备就绪：
不是他常用的那副兵器，
而是埃及国王赏赐的坚甲利剑。

五十二

他不加细看匆匆穿上，
壮健的体格不觉沉重的分量，
腰际挂着一把宝剑，
精钢煅成，年代久远。
犹如危危欲堕的天空掠过

一颗拖着血光尾巴的彗星，
对于身披紫袍的暴君是不祥之兆，
改变国祚，带来灾难瘟疫。

五十三

切尔克斯人全副武装，
邪恶的眼睛射出凶光。
举手投足都散发死亡的威胁，
狰狞的面相赛过恶煞，
再勇敢坚强的人看他一眼，
也会不寒而栗，落魄丧胆。
他高举出鞘的钢剑，
在浓重的黑暗中挥舞劈砍。

五十四

他嚷道:“那个基督徒太猖狂，
居然想同我较量，
马上就要败在我手下，
人头点地，遍体鳞伤;
我要把他盔甲剥光，
他的上帝也帮不了忙，
不管他怎么苦苦哀求，
我也要把他剁碎喂狗。”

五十五

他的模样就像一头公牛，
发情期间躁动难熬，

嗷嗷的吼叫惊心动魄，
吼声更激起自己的狂暴，
它在树干上蹭擦两角，
迎风乱晃乱挑，
四蹄在地上抓刨，
要同对手拚个死活。

五十六

阿干特气急败坏，
语不连贯地吩咐使者：
“速速前去十字军营地，
向耶稣的卫士宣布决斗开始。”
他自己跳上战马不再等待，
把俘虏奥顿押在马前；
风风火火地出城下山，
不顾山路难行，策马狂奔。

五十七

他吹起号角，声如雷鸣，
震撼了附近的山林，
震得人们耳膜生疼，肉跳心惊。
此时十字军将领们
正聚集在统帅的营帐，
使者一到帐前
首先指名要坦格雷多应战，
其余的战士也包括在内。

五十八

戈弗雷多用严肃的眼光
犹豫不定地环视周围，
尽管他反复揣摩，
仍找不到合适的人应战。
最勇猛的战士都不在营内：
坦格雷多杳无音讯，
博埃蒙多远在他处，
杀死赫尔南多的英雄已遭黜逐。

五十九

十字军中一些拔尖的骑士
已在十名抓阄中选之列，
他们受了阿米达的蒙蔽，
有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剩下的人都是平凡之辈，
任务光荣，但含有极大危险，
畏惧压倒了羞愧，
没有一个胆敢自荐。

六十

从他们噤若寒蝉的模样，
戈弗雷多已看出他们胆怯，
他脸露鄙夷不屑之色，
从座位上站起来说：
“眼看异教徒如此嚣张，

践踏我们军队的荣誉，
今天我如不豁出性命拚搏，
活着也丢人显眼。

六十一

"我的部下不妨袖手旁观，
看我亲自上阵冒险！
哎，替我披挂备马。"
侍从当即拿来了盔甲武器。
老成持重的雷蒙多虽然上了年纪，
仍保持着壮年时期的活力，
英勇不让在座的所有骑士，
他站起身朝戈弗雷多走去。

六十二

他说："全军安危系于你一身，
你去冒险，上帝不容！
你是统帅，非一般战士可比：
若有闪失，全军将为之震动。
基督教和神圣帝国有赖于你，
摧毁邪恶王国之责非你莫属。
你只应决策指挥，运筹帷幄，
冲锋陷阵、舞枪弄剑由别人去做，

六十三

"尽管岁月压弯了我的腰背，
上阵战斗我决不推诿。

尽管别人临阵退缩，
我不以年老推托。
唉，但愿我像你们那样年轻力壮。
你们面对百般詈骂和侮辱，
竟然吓得不敢作声，
不感愤怒、热血沸腾。

六十四

“想当年我在康拉德二世宫廷，
当着许多日耳曼人的面，
撕裂了列奥波多的胸膛，①
结果了如此凶猛的人的性命！
当时我单身一人，手无寸铁，
强大的敌人在我手下丧命，
这就是我勇气的最好见证，
把那帮异教徒吓得抱头鼠窜。

六十五

“假如我的精力不减当年，
我早就灭了切尔克斯人的气焰。
但即使在我现在的年纪，
我也不服老，无所畏惧。
我可能战死沙场，
但异教徒虽胜也不光荣。
把我的盔甲兵器拿来，

① 这里有一个时代错误。日耳曼皇帝康拉德在位时期，雷蒙多·德圣希列斯尚未出生。康拉德二世死于1039年，托洛萨伯爵雷蒙多1042年才出生。

今天我要给已有的荣誉添新的光彩。”

六十六

老将慷慨的言词像短枪，
激励了在场所有人的斗志。
原先退缩不前、默不作声的人
都成了豪情满怀的勇士。
现在非但无人拒绝战斗，
为了上阵的荣誉个个争先恐后：
巴尔多文、鲁赫罗、古尔福提出要求，
还有古伊多两兄弟，斯特方诺和格尔尼罗；

六十七

还有比罗，他的足智多谋，
使安蒂奥基亚落入博埃蒙多之手；
埃贝拉多、罗福和罗斯蒙多
也当仁不让，坚决要求，
这三人来自我们世界的三个岛屿：
苏格兰、爱尔兰和英格兰；
吉尔迪贝和奥道尔多那对恩爱夫妻
也表达了同上战场的强烈愿望。①

---

① 这里提到的法兰克战士的姓名多半不见于史书，而是十六世纪骑士文学和田园诗中的人物。现将参加第一次十字军的将领和骑士的真实姓名开列于下：
隐士佩德罗
戈弗雷多·德博伊龙
坦格雷多
巴尔多文，戈弗雷多之弟
巴尔多维诺·德波尔格，其侄

（转下页）

(接上页)博埃蒙多
雷蒙多·德圣希列斯
罗伯托，诺曼底公爵
罗伯托，佛兰德伯爵
乌戈·德法兰西
阿德马罗·德蒙泰尔
埃斯特班，博罗尼亚公爵
欧斯塔齐奥，戈弗雷多之弟
古尔福，巴维埃拉公爵
杜东·德康茨
阿尔贝托·德拜莱乌尔
巴尔多维诺·德拜莱乌尔
埃贝拉多·德普萨耶
卡斯特兰子爵
贝尔那多·德蒙塔尼亚克
佩德罗·德比埃尔
埃贝拉多·德埃斯特莱斯
吉列莫·德格兰梅尼尔
阿尔贝里科-伊伏·德格兰梅尼尔
巴尔多维诺·德格兰普莱
吉列莫·杜蒂莱特
埃莱亚萨多·德蒙特莱顿
阿查德·德蒙特梅莱
古菲埃尔·德拉托尔
吉列莫·德乌尔赫尔
赫拉克齐奥，波利涅克伯爵
托马斯·德费列雷
佩德罗·德那尔波耶
土伦那子爵
埃斯特班-佩德罗·德维尔-卡伯特尔
罗伯托·德索尔德瓦尔
乌戈·德蒙特贝尔
吉列莫·德萨布兰
赫拉尔多·德切里齐
埃莱亚萨·德卡斯特莱斯
乌戈·德法尔孔伯格
赫拉尔多·德毛莱翁
佩德罗·德豪特波尔
吉列莫·德费列雷

六十八

所有在场的骑士中间，
雷蒙多求战之心最切。
他披挂完毕，威风凛凛，
尚未戴上锃亮的头盔。
戈弗雷多不禁喝彩：
“古代雄风的再现！
让全军看看，学习你的精神和勇气
你身上散发着荣誉、纪律和威严。

六十九

“年富力强的人之中
只要有十个像你一般英勇，
邪恶的巴比伦王国指日可克，
从东到北都将飘扬十字旗帜。①
但我请求你暂缓今日，
留待以后更适合你年龄的任务。
让我把其余人的名字放在坛里，
抓阄选择出阵的战士。

七十

“决定之权交给上帝，
命运和气数服从他的旨意。”

---

① 这里的原文是“从巴克特里亚纳到图勒岛”。古希腊人认为东面最远的地方是波斯的巴克特里亚纳，北面最远的是图勒岛。图勒岛的位置，古代的地理学家没有定论，有人认为它就是冰岛，另一些人认为是设得兰群岛。

雷蒙多并不因此而改变决心，
他要求也参加抽签。
统帅把纸阄放进头盔，
颠簸几下加以搅混，
甩出来的第一个纸阄，
上有托洛萨伯爵的名字。

七十一

众人听到唱名一阵欢呼，
谁都不怨命运不公。
老将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仿佛重新焕发青春，
正如经过蜕变的游蛇，
金色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
戈弗雷多的喝彩比谁都高，
夸奖不已，预祝他旗开得胜。

七十二

他解下佩在身边的钢剑，
当场递给雷蒙多说：
“这原是撒克逊人的叛逆①
在战场上使用的武器，
我结果了他万恶的生命，

① 这里指的是一个历史事实，十一世纪罗马教皇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叙爵之争中，鲁道夫·德斯凡维亚支持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反抗合法皇帝恩里克四世，被戈弗雷多杀死。

夺得了这件战利品；
它伴随着我屡建功勋，
愿它在你手中也无往不利。”

七十三

这时切尔克斯人等得不耐烦，
在外面破口大骂，狂呼乱喊：
“所向披靡的军队，英勇善战的欧洲人，
我单身一人向你们挑战。
坦格雷多如果真有种气，
叫他赶快出来领死。
上次夜色早来救了他一命，
难道这次还想躲到天黑？

七十四

“如果他害怕，就让别人来，
不论骑士或兵卒，统统一起上，
看你们这群男子汉，
竟然没有一个敢同我较量。
那就是马利亚儿子的坟墓：
道路敞开，你们还等什么？
为什么不履行自己的誓言？
你们还不拔剑，更待何时？”

七十五

撒拉逊人恶毒谩骂，
基督徒听了像挨鞭子抽打；

雷蒙多比任何人更为愤懑，
他怒从心起，再也按捺不住。
遭受凌辱的勇气无可阻拦，
蓬勃的怒心势如燎原，
英雄猛踢“朔风”两胁，
他的座骑迅疾如风得了这个名字。

七十六

这匹驰骋沙场的战驹
出生在塔戈河畔，
母马在发情的甜美季节，
吸收了天地的精华，
它迎风张开嘴巴，
吞进了煦风丰饶的种子，
奇迹般地孕育成长，
娩下了不同凡响的马驹。①

七十七

毫无疑问可以说，
“朔风”是轻灵微风的产物，
它奔驰时矫健如飞，
踩在沙地上了无痕迹，

① 塔索显然吸收了古代自然史的观点。塔戈河畔母马饮风怀驹一说见诸普利尼奥所著《自然史》四卷二十二章。解释中世纪的自然史是很有趣的工作，历史中神话传说之多超过人们的想象，把它们同科学真理和观察加以分辨很有意义。

转身时左盘右旋，
最狭窄的地方也游刃有余。
托洛萨伯爵在鞍上坐定，
策马出阵，仰脸向天祝祷：

七十八

“主啊，你在特勒平托山谷，
引导大卫击败了歌利亚巨人，
初出茅庐的少年投出石块，
消灭了以色列的祸害；
弱小战胜强大已有先例，
凭无所不能的主的保佑，
让顽敌败在我剑底，
让衰弱的老人打下顽敌的气焰。”

七十九

怀着对上帝的无限信任，
伯爵虔诚地作了祈祷，
火焰的规律往上升腾，
他的祝告直闻天庭。
永恒的上帝接纳了他的请求，
立即选出一位天使护卫，
不容邪恶的异教徒伤他分毫，
确保他胜利归来。

八十

早在雷蒙多少年时期，

闯荡江湖的第一日起，
这位天使就被指定
在冥冥中加以保护，
如今接奉上帝新的命令，
守护天使不敢怠慢，
立即飞往巍峨的山顶，
来到天国军队的兵器库。

八十一

那里储存着屠蟒的长矛，
冒火的箭镞和隐形的投枪，
它们给世人带来毁灭、瘟疫，
以及各种各样的灾害；
那里高悬着一杆巨大的三叉戟，
它能造成地震海啸，
摇撼世界基础，摧毁城市，
引起愚昧世人的极大恐怖。

八十二

兵器中间有一面钻石盾牌
闪闪发光，硕大无朋，
从高加索到阿特拉斯山脉，
所有城镇都可以覆盖在下；
上帝常用它来庇护
正直圣洁的郡侯和城市。
天使拿起这面盾牌，

悄悄来到雷蒙多身边。①

八十三

此时城头已聚集了一大群人，
克洛林达奉暴君之命，
率领一些队伍到小山脚下，
形成犄角之势压住阵脚。
对面是基督徒的部队，
井然有序，旗帜鲜明，
两军之间是一片空旷的平地，
足够两个斗士纵横驰骋。

八十四

阿干特四处张望，没有发现坦格雷多，
只见对面是一个陌生的骑士。
伯爵上前说道："算你运气，
你要找的人不在这里。
但是你别高兴得太早，
坦格雷多不来自有代表，
替代他的人就在这里，

---

① 第一次十字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雷蒙多是托洛萨伯爵、纳尔庞公爵和普罗旺斯侯爵，他姓圣希列斯，因为一度拥有尼姆教区的圣希列斯地方的统治权。诗人描绘的他的性格符合历史真实。围攻耶路撒冷时期，他五十七岁。雷蒙多功勋卓越，勇敢过人，具有中世纪武士的全部优秀品质。撒拉逊人对他惧怕，这方面的情况阿拉伯历史学家克玛尔-艾丁、伊布恩-吉乌齐和阿尔布法赫的著作均有记载。阿克什伦一役在历史和基督徒诗歌中占有杰出地位，它的赫赫战果均归功于雷蒙多·德圣希列斯。

戈弗雷多死后，人们推选托洛萨伯爵为耶路撒冷国王，但他拒绝了。围攻特里波利期间，他在附近建立了佩克林堡，1105年2月28日死于该堡。

准备同你一分高低。”

八十五

狂妄的异教徒狞笑着回道：
“坦格雷多干什么去了？
他先则耀武扬威，想同天比高，
现在却把活命的希望寄于逃跑；
不过即使他躲到地心海底，
我也会找到，送他一命归西。”
伯爵说：“一派胡言，你不在他眼里，
他岂能怕你而逃避？”

八十六

切尔克斯人气得嗷嗷直叫：
“准备招架，我接受你替他送死；
你口出狂言，不知地厚天高，
是否真有能耐，马上就见分晓。”
两人挺矛纵马对冲，
互相瞄准对方的头盔。
雷蒙多的矛尖刺中眼罩，
但未能把对方挑下座鞍。

八十七

阿干特一矛刺空，
对他来说是少有的失误。
准是守护天使暗中作法，
引开了刺向基督骑士的长矛。

异教徒恨得切齿咬牙，
骂骂咧咧把矛扔在地下，
他拔出钢剑，使足力气，
举剑朝雷蒙多扑去。

八十八

他驱使座骑向法兰克人顶撞，
战马像公牛一般低头猛冲。
雷蒙多勒马往右闪过，
顺势给阿干特头上一剑。
埃及骑士掉过马头再冲，
雷蒙多又一次躲开，
挥剑砍在阿干特头盔，
钢质坚硬，未伤分毫。

八十九

凶恶的异教徒死缠不放，
不时欺身靠近，舍命相扑。
面对庞然大物的沉重冲力，
老将担心连人带马被撞翻在地，
他左闪右避，仿佛围着对手翻飞，
觑空从四面八方给对手狠狠打击。
驯服的战马得心应手，
进退腾挪，从未有过失误。

九十

正如一位将领使尽计谋，

运用了种种策略办法，
但沼泽或山顶的城堡
依然屹立，久攻不下；
伯爵砍不破敌人的甲胄，
也压不倒敌人的气焰，
便寻找对方的防护弱点，
专在钢甲的接合部下剑。

九十一

异教徒的护甲数处破裂，
渗出了殷红的鲜血，
伯爵的甲胄完好无损，
连头盔的羽饰都未掉一根。
阿干特七窍生烟，狂劈乱砍，
蛮力和怒火全属枉然，
但他的狠劲并未因此削弱，
越是打不着，越是信心十足。

九十二

撒拉逊人的攻击有如骤雨，
最后一剑力重千钧，
“朔风”再敏捷也躲避不及，
眼看救不了主人的大劫；
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
守护天使伸出了援助之手，
异教徒迅如雷霆的钢剑
砍上天国钻石的护盾。

九十三

人间煅造的俗物
岂能同天国神器匹敌，
在造物主金刚不坏的护盾之前，
阿干特的钢剑断成数截。
切尔克斯人瞪着地上的碎片，
难以相信自己的两眼；
他惊恐地望着手里的剑柄，
敌人的武器却牢牢在握。

九十四

阿干特以为砍在对方盾牌，
才把自己的剑崩断，
雷蒙多不知上帝暗中保护，
心里也是这么认为。
他见撒拉逊人失去武器，
当即停止了攻击，
胜利已唾手可得，
但乘人之危，虽胜无荣。

九十五

他正要说："换剑再战，"
另一个念头在心中涌现：
他维护的是共同的事业，
如有闪失是自己和众人的耻辱。
他不屑于撷取不光彩的胜利，

但又怕危及十字军的荣誉，
正在犹豫不决之时，
异教徒手持剑柄朝他扑去。

九十六

切尔克斯人一夹马腹，
向敌人冲来厮杀，
剑柄戳中对方头盔，
伤了伯爵的面颊。
雷蒙多不顾伤痛，
定神重新投入战斗，
竭力摆脱阿干特粗壮的胳臂
和鹰爪般攫来的双手。

九十七

他不再犹豫，立即进攻，
时而逼近，时而后退，
抓住一切机会，
给予异教徒狠狠打击。
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
激发了他的勇力与智谋，
借助于上帝和命运的庇佑，
造成切尔克斯人极大损害。

九十八

异教徒全凭盔甲坚实，
面对凶狠攻击毫无惧色；

正如惊涛骇浪中一艘海船，
舵、帆和桅杆在风暴中折断，
唯有坚固的舷板紧密相连，
在巨浪的猛烈冲击下
苦苦抵挡，百般挣扎，
尚存免遭没顶的信心。

九十九

阿干特正处于危急时刻，
魔王贝尔塞布前来救助。
他在云层上找了一个幽灵，
妖艳的女鬼具有人形；
赋予她克洛林达的高傲容貌，
让她穿上鲜明的铠甲战袍；
谈吐、举止和声调
都同克洛林达维妙维肖。

一百

幽灵的化身去找奥拉丁，
挑唆赫赫有名的射手：
“你奥拉丁天下闻名，
箭无虚发，百射百中，
阿干特是犹太国的台柱，
他若丧命损失惨重，
万一敌人占了上风，
肯定大肆掳掠，十室九空。

一百〇一

"你在这里可以大显身手，
让箭镞染上法兰克盗贼鲜血，
你可以因而博得声誉不朽，
我还要在国王面前为你请赏。"
奥拉丁一听可以名利双收，
毫无难色，不加思索，
从沉重的箭囊里抽出一支，
搭上弓弦，张臂就射。

一百〇二

弦声响处，羽箭飞出，
在空中呼啸而过，
正中雷蒙多腰际
皮带扣袢连接之处；
箭镞穿透软甲，
甫伤皮肉便戛然停住，
守护天使减弱了箭的冲力，
不容它伤筋动骨。

一百〇三

伯爵拔出箭杆，
发现伤口冒出鲜血；
他大骂异教徒暗箭伤人，
违反比武的准则。
戈弗雷多一直注视决斗进展，

目睹对方践踏协议，
以为爱将雷蒙多受到重创，
不禁脸色惨变，失声惊呼；

一百〇四

骑士们一见统帅满脸怒容，
都义愤填膺，急于报仇雪恨。
刹那间，个个拉下眼罩，
松开缰绳，挺矛出阵。
十字军和异教徒阵营
双方同时向前推进。
顿时尘土四起，遮天蔽日，
决斗场上空黄沙弥漫。

一百〇五

盾盔受击，长矛折裂，
战斗的轰响震天动地。
有的战马踬蹶不起，
另一些战马空鞍徘徊；
有的战士倒地气绝，
另一些受了重伤呻唤不已。
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
双方犬牙交错，难解难分。

一百〇六

阿干特敏捷地冲进人群，
从一个战士手里夺过大头铁棍，

挥舞得像旋转的车轮，
挨着一下非死即伤，无人能靠近。
他一心要找雷蒙多，
发泄胸中疯狂的愤恨，
正如一头恶狼饥饿难忍，
要吞噬对方的心肺才解馋吻。

一百〇七

无数障碍挡住他去路，
拖延了他的前进速度。
奥曼诺、鲁杰罗·德巴那维拉、①
古伊多和吉拉尔多兄弟上前迎战，
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步，
战斗愈是激烈，他愈愤怒，
有如火焰受到遏抑，
火势更旺，造成的损害更重。

一百〇八

奥曼诺毙命，古伊多负伤，
鲁杰罗倒地同许多垂死的人一起，
但十字军一方人数有增无已，
把阿干特团团围紧。
博伊龙眼看胜败难定，

① 鲁杰罗·德巴那维拉在历史上真有其人，是随同罗伯托公爵征服圣地的最勇敢的诺曼底骑士之一。阿尔韦托·艾克斯在《杰出的骑士和武术大师鲁杰罗》中叙述了他的业绩。安蒂奥基亚陷落后，他同凯尔波加军队激战时阵亡，比围攻耶路撒冷早一年多。

取决于切尔克斯人一身，
便召来弟弟巴尔多文，
吩咐他率部出阵：

一百〇九

“你从左路发起进攻，
那面战斗最为激烈。”
巴尔多文得令立即行动，
向敌人侧翼勇猛插入，
亚洲军队见状胆怯，
难以抵挡法兰克人的冲击，
骑兵们四散溃逃退却，
旗帜零乱，人仰马翻。

一百一十

右翼受到震撼也开始后退，
除阿于特外，谁都无心恋战。
惊慌压倒了他的伙伴，
他们纷纷逃命，四向溃败。
唯有他面对法兰克人岿然不动，
即使有谁长了一百只手一百条胳臂，
握着五十面盾牌五十把剑，
也不如他表现得如此英勇。

一百一十一

他孤身对付长矛铁棒，
又抵挡战马的冲撞；

不时还找机会还击，
力敌众人毫无惧色。
尽管创伤累累，盔甲零落，
鲜血和汗水湿透全身，
他仿佛全不感觉。很难说
是他遭到围困，还是他横扫千军。

一百一十二

在势不可当的铁流冲击下，
阿干特转身且战且退，
但无论从行动和意图
都看不出他是贪生怕死之辈。
他眼睛仍旧射出凶光，
态度依然恣肆横蛮，
他要止住溃逃的部队，
想尽方法，还是枉然。

一百一十三

他无法维持部队秩序，
使他们放慢逃跑速度，
惊慌之下已无纪律可言，
恳求和恫吓都不起作用。
虔诚的博伊龙观察战斗形势，
看到命运赞许他的计划，
胜利的进程使他喜形于色，
他继续投入兵力，乘胜追击。

一百一十四

上帝永恒的旨意都有安排，
假如不是日子不到，
战无不胜的十字军神圣的事业
那天就已大功告成，达到目标。
但是地狱群魔眼看战斗失利，
随之而来将是阴曹帝国的毁灭，
经过上帝默许，在天空密布乌云，
针对基督徒刮起一阵狂风。

一百一十五

刹那间，乌云蔽日，天昏地暗。
阳光璀璨的大千世界
仿佛成了阴森可怖的地狱，
电光闪闪，雷声隆隆，
倾盆大雨挟带着冰雹
摧毁草木，淹没田野。
狂风大作，树木连根拔起，
甚至卷起了岩石和山丘。

一百一十六

狂风暴雨突如其来，
使法兰克人难睁双眼，
意想不到的暴力
使他们惊慌失措，停步不前。
昏暗之中旗号难以分辨，

不少人奔突逃散。
克洛林达离此不远，
抓紧时机，乘势掩杀。

一百一十七

她向部下喊道："伙伴们，
上天帮助，为我们助战，
风雷震震于我们丝毫无损，
反而掩护我们放手大干。
上天的愤怒只针对敌人，
剥夺了他们的视力和斗志，
我们再不下手更待何时，
命运在向我们召唤。"

一百一十八

她激励部下的士气，
依仗风雨的暴虐，
欺侮法兰克人无力抵抗，
向他们发起猛烈冲击。
阿干特也转身杀来，
向胜利者讨还旧帐；
在敌人的攻势和自然的暴力前，
基督徒难以抵御，只得撤出战斗。

一百一十九

异教徒怀着刻骨仇恨
挥舞致命的武器追逐逃兵，

滂沱大雨混杂着鲜血，
染红了战场的沙砾。
死伤枕藉的战士中间，
有比罗和善良的罗福：
前者在凶恶的切尔克斯人剑下丧命，
后者死于克洛林达之手。

一百二十

法兰克人四散奔逃，
叙利亚人和魔鬼穷追不舍。
面对敌人的强大压力
以及冰雹、狂风和雷霆的威胁，
唯有戈弗雷多临危不惧，
他严厉地约束部下，
在营地寨门前驻马屹立，
把溃散的部队重新结集。

一百二十一

他两次策马迎战，
迫使凶恶的阿干特后退；
两次挥剑冲杀，
驱散密集的敌人；
终于率领部下退回营寨，
放弃了几乎到手的胜利。
撒拉逊人回到城里，
疲惫不堪的法兰克人在营地休息。

一百二十二

狂风暴雨继续施虐，
营寨里也无安身之地。
雨借风势扑灭了篝火，
狂风撕裂帆布，折断支柱，
整座帐篷都给刮跑。
雨声、风啸、雷鸣和战士的呼喊，
汇成一片震耳欲聋的混乱，
仿佛地狱喧嚣的重现。

第八章

使者向戈弗雷多汇报了丹麦人首领的功勋和死讯。意大利人轻信谣传，认为里那尔多已不在人世。阿列托煽起他们的怒火，使他们的憎恨一发不可收拾。暴乱的人威胁博伊龙，他亲自出面，一番话平息了事端。

一

雷电和风暴都已平息，
北风和南风不再呼啸，
曙光女神步出神殿，
显示玫瑰色的额头和金黄的皮肤。
但是掀起风暴的群魔
盛怒未消，不肯善罢甘休，
其中之一，阿斯特拉戈，①
对他的伙伴阿列托说：

二

"嗨，阿列托，帝国的卫士
发扬神威，奇袭成功，
但那丹麦骑士只身逃脱，

---

① 塔索博采神话传说之长，除基督教和异教之外，还吸收了犹太神秘教义，在他想象的众神谱中安排了神秘人物代表之一阿斯特拉戈。

我们没能把他拦住。
他肯定去向法兰克人报信，
叙说首领和伙伴们的遭遇，
透露重要秘密，因此我担心
流放的里那尔多会重被启用。①

三

“当务之急是阻止里那尔多归来，
并用计谋和武力制服十字军将领。
你这就前去法兰克人营地，
借丹麦骑士的话煽风点火：
在拉丁人、瑞士人和不列颠人
脉管里注入愤怒和怨恨，
在他们中间造成不和与混乱，
使他们内部涣散、土崩瓦解。

四

“你早在王上面前夸下海口，
这件任务由你承担最为恰当。”
魔鬼听了这番话受宠若惊，
二话没说，欣然从命。
上文提到的丹麦骑士
此时已来到十字军驻扎的山谷，
“众位战士，”他要求通报说，

① 塔索经常提到里那尔多，并描写十字军阵营中少了他之后屡遭挫折。在这一点上，塔索模仿了荷马的《伊里亚特》：阿基琉斯在心爱的女奴布里赛达被夺走后撤出战斗，希腊人便连连失利。中世纪骑士文学中一支军队的命运常以一个勇士的业绩为转移，塔索也未能免俗。

“请哪位引我去见你们的统帅。”

五

不少战士想听远方新闻，
引他来到统帅本营。
来者弯腰施礼，
向威震巴比伦的人致敬。
“帅座，”他吻了统帅的手说，
“您名扬四海，与日月同光，
我原想给您带来喜讯。”
他叹息一声，接着说：

六

“丹麦国王的独子斯凡诺，
是国王晚年的骄傲和依靠，
他响应您捍卫耶稣的号召，
渴望仗剑参加十字军的行列；
战斗的风险和军旅的辛劳，
继承王位和治理国家的重任，
以及年迈父王的期待，
都不能打消他崇高的愿望。

七

“他心向神往，梦寐以求，
在您这位名将麾下效力，
学习艰苦的战争艺术；
想到里那尔多青春年少

早已战功卓著，名扬天下，
他没没无闻，自惭形秽；
更重要的是他不慕尘世荣誉，
只求为上帝的荣耀驰骋疆场。

八

“于是他排除种种障碍，
组成一支精悍骁勇的团队，
前往特拉西亚地区
帝国首都所在的城市。①
他受到希腊皇帝的礼遇，
在皇宫见到您的一个信使，
听说了攻克安蒂奥基亚的经过，
和嗣后防守该城的情况；

九

“波斯人企图将该城收复，
兴师动众，派出大批军队，
王国的居民和兵器几乎搜罗一空，
但您挫败了他们的反扑。
信使谈到您和您的部下，
特别提到里那尔多，
叙说了他早年离家出走，②
在您麾下的光荣业绩。

① 指君士但丁堡。
② 参见第一章五十九至六十节。

十

“信使最后透露：法兰克人
已进军耶路撒冷，准备攻城；
他邀请斯凡诺共襄义举，
参加夺取最后的胜利。
年轻的丹麦王子听后大受鼓舞，
跃跃欲试，立即要投入战斗，
让钢剑染上异教徒的鲜血，
他坐立不安，度时如年。

十一

“他认为别人获得的光荣
是对他的谴责，使他无地自容；
人们劝他、求他明哲保身，
他鄙夷不屑，不闻不听。
他不怕赴汤蹈火，
只怕不能参加您的光荣行动。
这对他才是最大的危险，
其余概不考虑，也不在意。

十二

“他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要加速命运进程，把别人也卷进，
第二天东方未明，
便迫不及待踏上征程。
我们唯马首是瞻，兼程行军，

他认为最佳路线是捷径，
既不避关山险阻，
也不绕开敌人占领的地区。

十三

“我们忍饥挨饿，跋山涉水，
不时遭到阻拦或伏击；
但我们克服了种种障碍，
敌人一批批被打退或消灭。
一连串的胜利壮了我们胆量，
困难危险都不放在眼里，
一天，我们扎营过夜略事休息，
那地方离巴勒斯坦已经不远。

十四

“这时先遣的探马来报：
发现附近旌旗招展，
金戈铁马，铿锵嘈杂，
估计有一支敌军结集。
战士们闻讯大惊失色，
但是无畏的斯凡诺
镇静如常，神色自若，
并没有因此感到惊慌。

十五

“他说：‘我们即将摘取胜利
或牺牲的桂冠，何等幸福！

我指望胜利，但也不避牺牲，
牺牲同样光荣，却有更大意义。
弟兄们，我们脚下这块土地
将成为永垂不朽的庙宇，
子孙后代将来到这里，
瞻仰我们的坟墓或者我们的丰碑。'

十六

"他说要随即派出哨兵警戒，
布置了各项任务工作。
吩咐众人枕戈达旦，
自己也不卸下头盔胸甲。
夜色深沉，万籁俱寂，
正是熟睡的大好时刻，
突然响起一片狂嚎乱叫，
天地震颤，使人毛骨悚然。

十七

"'拿起武器，拿起武器！'喊声四起，
斯凡诺全副披挂，率众向外冲去，
他睚眦奋张，怒火直喷，
一脸刚毅之色，无畏无惧。
撒拉逊人乘黑偷袭，
已把我们团团围住，
四面八方只见长矛和钢剑，
箭如飞蝗，朝我们射来。

十八

“这场战斗双方力量悬殊，
敌我人数是二十比一，
对方有不少战士受伤，
还有不少倒地再也不起；
但当时一片漆黑，
难以辨清伤亡人数：
黑夜掩盖了我们的煌煌战绩，
也掩盖了我们的惨重损失。

十九

“斯凡诺昂首挺胸，
即使天色昏暗朦胧，
众人仍能辨出他的身形，
看到他难以置信的冲劲和英勇。
血流如河，尸积如山，
在他周围形成壕沟和垒墙，
他左右冲突，所到之处
无不播下了死亡和恐惧。

二十

“战斗激烈地继续，
直到朝霞染红了天际。
残酷的死亡原先被黑暗遮蔽，
如今可怕的夜晚逐渐追去，
盼望已久的曙光终于来临，

但是眼前的景象触目惊心，
只见尸体遍地，惨不忍睹，
我们的军队几乎全部消灭。

二十一

“我们出发时人数二千，如今不足一百。
面对这流血和死亡的悲壮场面，
我不知道我们的首领
心中是否有所震惊或慌乱；
他不露声色，只是高声喊道：
‘让我们踏着伙伴们的足迹前进，
我们的英灵不会在冥湖边徘徊，
他们用鲜血灌溉了通向天国之路。’

二十二

“斯凡诺面对迫近的死亡，
心中和脸上却带着愉悦，
他挺起坚贞无畏的胸膛，
迎向异教徒的野蛮疯狂。
慢说钢盔铁甲，即使是钻石
也难抵挡他的打击，
他奋战群敌，如入无人之境，
但自己也遍体鳞伤，成了血人。

二十三

“他仿佛是具凶猛不屈的尸体，
支持他的不是生命，而是勇气。

他以牙还牙，毫不停歇，
用加倍的力量向对方还击。
最后，一个高大凶恶的敌人
狠狠地向他扑去，
经过长时顽强的搏斗，
靠多人帮助，才把他打翻在地。

二十四

“英勇盖世的战士终于倒下，多么悲惨！
我们中间没有一人能为他报仇。
我敬爱的首领的骸骨
以及他洒下的鲜血可以作证：
当时我并没有吝惜自己的生命，
也没有逃避危险和兵刃；
如果上帝没让我捐躯沙场，
并不是说我没有尽到力量。

二十五

“我倒在伙伴的尸体中间，
谁都没料到我一息尚存。
我昏死过去，毫无感觉，
不知敌人有什么动静。
等到烟尘消散，
我重新睁开眼睛，
那时仿佛已是夜晚，
只见远处一个闪烁的光点。

二十六

“我浑身疲软，没有半点力气，
甚至不能分辨周围的事物，
我睁开眼睛，又不由自主阖上，
在清醒与昏睡之间挣扎；
我躺在坚硬的地上，
头上是没有遮拦的天幕，
夜露下降，寒气袭人，
我开始感到伤口的痛楚。

二十七

“亮光逶迤来近，
同时还有低语的人声，
到了我身边才站停。
我使劲睁开眼睛，
看到两个身披长袍的修士，
每人手里举着一支火把，
他们对我说：‘上帝不会抛弃虔诚的人；
孩子，你对他的恩惠应有信心。’

二十八

“他们说着，伸出那只不拿火把的手
为我祝福，嘴里念念有词，
声音柔和而虔诚，
我听不清也不懂他们说的什么。
‘起来吧！’一个修士最后说，

我应声而起，轻松灵活，
难以置信的奇迹！非但不感到伤痛，
反而觉得浑身增添了新的力量。

二十九

“我傻瞅着他们，惊讶不已，
不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
一个修士对我说：‘缺乏信念的人啊，
你怀疑什么？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看到的是有血有肉的人：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奴仆，
为了逃避尘世的诱惑和虚假的欢乐，
我们在这里过着艰苦的隐居生活。

三十

“‘统治宇宙万物的上帝
派我照料你的健康，
通过我创造伟大的奇迹，
并不嫌弃我卑微，
他不愿英勇的战士
暴尸荒野，无人掩埋，
如此崇高的灵魂
应有光荣不朽的表彰。

三十一

“‘我指的是斯凡诺的尸体，
应该树立一座丰碑

与他的英勇相得益彰，
可供后代纪念瞻仰。
你现在抬眼望望天上，
那颗星星像太阳一般明亮；
它的耀眼光线可以引导你
到你首领尸体所在的地方。

三十二

“我看到那颗绚丽的星辰，
或者不如说夜晚的太阳，
投下一束光芒，有如笔划的金线，
直达斯凡诺躺着的地方；
他的遗骸给照得通亮，
每一处伤口都熠熠发光，
在许多血肉模糊的尸体中间，
明确无误，易于辨认。

三十三

“他仰躺着，脸朝苍天，
那原是他生前企望的地方，
一副虔诚的模样
仿佛在祝告上天赐福。
右手紧紧握着宝剑，
姿态仍是在舍命拚搏；
左手谦逊地按在胸口，
似乎在祈求上帝宽恕。

三十四

“我泪如泉涌，冲洗着他的创伤，
但丝毫不能荡涤心中的悲痛，
年老的修士掰开他的右手，
取下那把钢剑，对我说：
‘这把剑沾过无数敌人的鲜血，
至今殷红的斑迹犹存，
你知道它是件珍贵的武器，
虽不能说举世无双，但也少有伦比。

三十五

“‘它的第一位主人虽已死亡，
不能再仗它驰骋疆场，
但上帝不愿它闲置不用，
而希望它在另一个坚强的手中，
以同样的冲劲和武艺，
运用得更顺当，时间更久长，
替斯凡诺报仇雪恨，①
不让杀死他的人有好下场。

三十六

“‘索里曼杀死了斯凡诺，

---

① 有关斯凡诺远抵东方，以及他的光荣捐躯（时在耶路撒冷陷落两年之前、围困安条奥基亚期间）的细节均有史料根据。斯凡诺是丹麦国王斯凡诺二世的私生子，属于爱好冒险的斯堪的那维亚民族，八世纪以来，他们转战世界各地，攻占城市和王国，在西西里、法兰西和英格兰建立统治。丹麦历史学家马勒特对斯凡诺去东方一事非但不置一词，甚至表示怀疑，但是同时代的史学家都证实了这一说。

索里曼必将死于这把剑下。
现在你速速前去耶路撒冷，
基督徒已在那里扎寨安营；
你不必担心这陌生的国度
再有人阻拦你的去路，
派你前往的无所不能的上帝
自会引导你克服艰难险阻。

三十七

“‘上帝希望你现身说法，
宣扬你首领的事迹，
赞美他的虔诚、
英勇和非凡的胆略，
让他的榜样鼓舞别人，
拿起武器保卫鲜红的十字架，
让子孙后代的心中
燃起火样的热情。

三十八

“‘最后我还要告诉你，
谁是宝剑的继承人。
那就是年轻的里那尔多，
他的勇敢举世公认。
你把剑交给他，嘱咐他说，
上帝和世人指望他报仇雪恨。’
这番话叫我听得出神，
又一个奇迹使我大吃一惊。

三十九

“斯凡诺尸首所在的地点，
突然出现一座陵墓，
建筑雄伟，鬼斧神工，
战士的遗体安放其中；
英雄的姓名与事迹，
简洁明了，赫然在目。
我在大理石碑和铭文前面
端详赏玩，流连忘返。

四十

“老人对我说：‘你首领的遗体
同他忠诚的战友一起安息此地，
他们欣悦的灵魂则在天国
享受永恒的光荣与幸福。
至于你，你洒下的热泪
已是对他的祭奠，
现在请你随我去休息，
明天继续你的行程。’

四十一

“他说罢便带我上路，
忽而爬上崎岖的高山，
忽而进入深邃的峡谷，
最后来到峭壁间一个洞穴。
他和门徒在这里栖身，

不愁豺狼熊罴的侵犯，
尽管他没有盾牌胸甲，
圣洁的心地给他更好的保护。

四十二

“我以野果充饥，在柴榻就眠，
一夜之间恢复了体力。
东方黑暗逐渐消散，
露出了金黄的曙光，
我和两个隐士同时起身，
做了晨祷，向上帝感恩。
随即告别了年老的圣徒，
按照他的指点，来到这里。”

四十三

丹麦人结束了他的叙述，
虔诚的博伊龙说：“啊，骑士，
你带来了令人悲痛的消息，
全军上下都会伤心震惊：
我们英勇的盟友壮志未酬，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全部牺牲，
你们的首领有如电光石火，
灿烂夺目，但又转瞬即逝。

四十四

“那又有何妨！他死得光荣，
比攻城略地、夺取财富更为幸福，

你伙伴们的煌煌业绩，
即使古罗马的神殿也从未有过。
他们在天国的光辉庙宇里
已戴上不朽的胜利桂冠：
我相信他们都感到自豪，
乐于炫示他们光荣的创伤。

四十五

“你经历了尘世的战斗和危险，
九死一生，得以幸存，
你应为他们的胜利庆幸，
他们的欢乐应在你眼里出现；
至于你要找贝尔托多的儿子，
要知道他在外漫游，远离营地，
在确切知道他的下落之前，
我劝你不必贸然四处寻找。”

四十六

这些话在所有骑士心中
唤起了对里那尔多的敬爱，
甚至有人失声叹道：“啊！勇敢的青年
如今在异教徒中间流浪。”
骑士们七嘴八舌，
争着向丹麦人叙述
里那尔多的光辉事迹
以及他无数的英雄业绩。

四十七

众人想起杰出的青年，
心中惘然若有所失，
谈话间，一群骑士归营，
他们按照惯例在附近掳掠，
赶回了大批牲畜，
有牛羊供战士们食用，
还有麦子和草料
可供战士的坐骑充饥。

四十八

他们带回的物品中间，
还有里那尔多的盔甲和战袍，
血迹斑斑，残缺不全，
仿佛是一场灾祸的证明。
营地里立即传说纷纭，
(这类事情哪能隐瞒?)
人们闻讯惶惶赶来，
都想看看战士的甲胄。

四十九

他们立即认出那副巨大的胸甲，
以及那面闪闪发亮的盾牌，
上面饰有志冲云霄的猛鹰，
它教导子女不能单凭翅翼；①
往日在战斗最危险的时刻，

这副盔甲总是冲锋陷阵，身先士卒，
如今满是血污，放在沙地，
战士们看了不禁悲愤交集。

五十

众人窃窃私议，对里那尔多之死
纷纷作出各自的解释，
博伊龙派人找来阿里普兰多，
征粮小队的头目，
此人办事谨慎，说话可靠，
戈弗雷多问他道：
"你在何地、怎么找到这副甲胄，
是凶是吉，不必对我隐瞒。"

五十一

阿里普兰多回答说：
"离营地骑马两天的路程，
在加沙地带附近，
有一小片平原，山峦环绕，
一条小溪横贯，缓缓流过，
那地方树密林荫，郁郁葱葱，
杂草丛生，深没脚胫，
正是隐蔽埋伏的好场所。

---

① 塔索描绘的武器是埃斯特家族特有的，蓝底盾牌上有一只银鹰。猛鹰教导幼禽蔑视太阳，不能信赖自己的翅翼。此说出自古代的自然学家，尤其是十六世纪及中世纪自然学家公认的权威普里尼奥。

五十二

“我们在那里守候，
等待畜群来饮水吃草，
忽然注意溪边地上
有具血污的战士尸体。
大伙上前察看甲胄，
尽管布满尘土，纹章仍赫赫在目，
我们走近去辨认尸体容貌，
发现首级已被割掉。

五十三

“尸体的右手也被砍去，
后背和前胸伤痕无数；
稍远的地上是一顶空头盔，
上面的鹰饰仍张着白色的翅膀。
我想找人打听经过情况，
正好有个乡民走来，
但他一眼看到我们
扭头回身，撒腿就逃。

五十四

“我们的人很快就赶上了他，
在我们的追问下，他才回答：
前一天树林里出来许多战士，
他见到后也立即躲避；
其中一个手提一颗首级，

金黄的头发，满是血迹，
死者年纪仿佛很轻，
因为脸上没有胡须。

五十五

“他还说提首级的人
用布把它包好，挂在鞍头。
又说看那些战士的打扮，
像是和我们同一民族。
我痛哭流涕，拾掇了尸体，
拣起散落的甲胄和武器，
吩咐手下人掩埋好尸体，
造一座像样的坟茔。

五十六

“假如死去的真是年轻的英雄，
丧葬应该办得更为隆重。”
阿里普兰多说完就退下，
没有更确切的情况可补充。
戈弗雷多长叹一声，半晌不语，
他仍不信听到的消息，
希望得到更可靠的证据，
如有可能，还要查出凶手。

五十七

此时天色已晚，
黑夜庞大的翅翼遮蔽了天穹，

睡意袭来，使人两眼惺忪，
烦恼与思虑渐渐朦胧。
唯有你，阿吉兰，
仍旧沉浸在悲痛之中，
左右盘算，辗转反侧，
一夜目不交睫。

五十八

阿吉兰出生在特隆托河畔，①
内战年月，养成了乖戾的性格，
说话粗暴，脾气急躁，
动不动就拔刀相见。
后来遭到放逐，
横行当地，大肆蹂躏，
最后出征来到亚洲，
赢得了一定的名声。

五十九

他辗转反侧，黎明时才睡着：
得到的不是安逸的休息，
而是阿列托点化的梦魇，
比冥府的情景更昏沉阴森。
他浑身疲软无力，
睡眠也不能使他恢复，
眼前一片凄惨景象，

---

① 特隆托是意大利罗马纳省的河流，在安科境内。

奇形怪状，狰狞可怖。

六十

他面前站着一个魁梧的躯体，
缺掉头颅和右手，
左手提着一颗脑袋，
皮色苍白，鲜血淋漓，
还张着嘴巴在喘气，
抽抽噎噎说出带血的话语：
“逃命吧，阿吉兰，天色已亮，
离开这个肮脏的营地和凶残的统帅。

六十一

“啊，朋友，谁能保护你们
免遭戈弗雷多残害，落到我这种下场？
那个懦夫妒才嫉能，
老在盘算要像毁我一样毁掉你们。
假如你想轰轰烈烈干番事业，
假如你对自己的勇气有充分信心，
那你就别逃跑，而是手刃暴君，
用他卑鄙的血替我报仇雪恨。

六十二

“我与你同行，做你的后盾，
使你的剑更坚强有力，
用义愤鼓舞你的心。”
阿吉兰听了这番话大为振奋。

他惊骇之下，睡意全消，
眼里充满怒气和恶意，
打量一下周遭，匆匆穿好盔甲，
立即出去召集意大利籍战士。

六十三

他们集合的地点
正是悬挂里那尔多甲胄的所在，
阿吉兰情绪激动，大声疾呼，
宣泄他胸中的愤怒：
“那个横行霸道的民族
不可理喻，不守誓言，
残忍成性，贪得无厌，
凭什么不让我们说话，将我们奴役？

六十四

“七年来我们横遭奴役，
受尽欺凌和非人待遇，
这是意大利和罗马的耻辱，
一千年都不会忘记。
坦格雷多之事我且不提，
他凭英勇机智攻克西利西亚，①
法兰克人却背信弃义，
靠狡诈篡夺了勇敢的奖励。

① 土耳其亚洲部分的一个地区。

六十五

“我也不提每逢时间和空间
要求果断、坚定和勇敢，
我们总是不避牺牲和危险，
举着火炬和钢剑冲上第一线；
但在太平无事的时期，
分配荣誉和战利品之际，
我们的汗马功劳全被忘记，
胜利、光荣、土地和财富全归他们自己。

六十六

“以前我们也许认为
这对我们是严重的冒犯；
如今我却认为微不足道：
另一桩罪行更骇人听闻。
他们杀害了里那尔多，
伤天害理，天人共愤：
必遭上天电劈雷殛，
被大地永恒的黑夜吞没。

六十七

“他们杀死了里那尔多，
维护我们信仰的剑和盾；
至今暴尸荒野，未予掩埋，
没有人替他报仇。
你们想不想知道谁是凶手？

伙伴们，其实大家一清二楚。
谁不知道巴尔多文和戈弗雷多
对我们拉丁人的妒忌由来已久？①

六十八

“我何必多费口舌，
上帝明察秋毫，不容欺罔，
我向上帝起誓，所言属实：
今天拂晓的时刻，
我见到里那尔多冤屈的游魂，
对我诉说了戈弗雷多的罪行。
我见到了他，并非梦幻，
现在我抬眼就见他在面前。

六十九

“我们现在何去何从？
那只手沾满了无辜的鲜血，
难道我们容它永远统治？
我们不如远走高飞，
前去幼发拉底流域，
那里民情淳朴，土地肥沃，
我们可以雄踞一方，
法兰克人不敢觊觎。

---

① 诗人影射在十字军旗帜下共同作战的南北民族之间的敌意。纵观欧洲历史，不难发现许多重大事件的根源都在于这两大民族之间的仇恨。在《耶路撒冷的解放》中，里那尔多是拉丁民族的体现，而戈弗雷多则代表日耳曼民族。

七十

"假如你们认为合适，我们就离此而去，
留下他高贵无辜的血无人报仇，
假如你们胸中的勇气未泯，
嫉恶如仇，见义勇为，
那条阴险凶恶的毒蛇
虽然吞噬了拉丁民族的骄傲和精华，
必将以自己的灭亡留下借鉴，
使别的专横暴戾之徒有所收敛。

七十一

"你们气壮胆豪，
假如敢于共襄壮举，
我愿手刃那个不忠不义之人，
掏出他毒比蛇蝎的心。"
他说得慷慨激昂，
蓬勃的怒火感染了别人。
"拿起武器！"他狂喊道，
"拿起武器！"高傲的青年纷纷响应。

七十二

阿列托手持钢剑混迹其间，
把毒液注入他们胸中的熊熊火焰。
怨恨、疯狂、嗜血的渴望
越演越烈，有增无已；
像瘟疫一般迅速蔓延，

越出了意大利人的营帐，
传播到瑞士人，
甚至英格兰人的驻地。

七十三

异族人营地酿成哗变，
不仅是由于里那尔多的噩耗，
郁积在胸中的旧恨
也助长了新的愤怒。
他们的宿怨死灰复燃，
詈骂法兰克人卑鄙专横，
再也按捺不住对法兰克人的憎恨，
夹杂着可怕的威胁夺路而出。

七十四

正如急火猛烧釜镬，
开水沸腾，形成泡沫，
釜中再也无地容纳，
终于溢出边缘，不可收拾。
少数人头脑清醒，
但无力弹压哗变：
坦格雷多和卡米洛远在他处，
古列莫和其他头目也不在营地。

七十五

人们情绪激愤，
一窝蜂地拿起武器，

叛乱的号角急促凄厉，
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
信使纷纷赶来告急，
通知博伊龙早作准备，
此时巴尔多文全副武装，
来到统帅帐前保驾。

七十六

戈弗雷多得悉人们对他的指责，
便像往常那样抬眼祝告上帝：
“主啊，您知道兄弟阋墙，
自相残杀，使我深痛恶绝，
求您驱散他们心上的迷雾，
平息他们盲从的狂怒；
您知道我问心无愧，
应该让我的无辜大白于天下。”

七十七

他感到上帝给了他新的勇气，
像一股暖流通过周身脉管。
戈弗雷多满怀信心和希望，
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由忠于他的战士簇拥着
迎着自称为里那尔多复仇的人走去，
刀光剑影和恫吓谩骂
都阻挡不住他坚定的步伐。

七十八

戈弗雷多身穿胸甲，但一反惯例，
披了一件装饰华丽的战袍。
他没戴头盔，赤手空拳，
相貌像天神一般威严；
他只握鎏金的权杖，
自信能凭它平叛弭乱。
他站在哗变的士兵面前，
说话的声音仿佛来自云间：

七十九

“你们弄枪动刀，聚众要挟
是何用意，有何动机？
我为你们夙夜劬劳，
难道你们以此报答？
指控我有暗害嫌疑，
谁能提出指控的证据？
难道你们以为我会屈服，
苦苦哀求你们宽恕？

八十

“你们打错了主意。我名扬天下，
从未遭到如此卑劣的污蔑。
我手中的权杖和光辉事迹，
就是最有力的辩护；
这次我网开一面，不追究肇事之人。

考虑到你们过去的功劳
以及出于对里那尔多的怀念，
我饶恕你们的过错。

八十一

“阿吉兰是罪魁祸首，
他捕风捉影，血口喷人，
把你们引向歧途，
他应用血洗清你们的罪恶。”
戈弗雷多义正词严，
凛然的神色使人生畏。
见了他愤怒的容貌，
甚至阿吉兰也胆战心惊。

八十二

叛兵刚才还胆大妄为，
目无统帅，桀骜不驯，
他们一时冲动，忘乎所以，
蜂拥地盲目拿起武器，
如今听了戈弗雷多一番话，
羞愧交加，头都不敢抬起，
眼睁睁地看着阿吉兰
被五花大绑，从他们中间带走。

八十三

正如一头凶猛的狮子，
刚才还抖擞浓密的鬣毛，

见了曾经制伏它的主人，
立即俯首贴耳，气焰全消，
顺从地接受屈辱的锁链，
唯恐主人喝斥和鞭笞，
空有一身蛮力、尖爪和利齿，
再也不敢张牙舞爪。

八十四

据说当时有人看到一位天使，
威风凛凛，怒目而视，
手持盾牌，不离左右，
卫护着虔诚的博伊龙，
天使另一手高举宝剑，
明晃晃的剑刃上滴着鲜血，
也许预示着上帝的震怒，
日后要惩罚触犯他的城市和王国。

八十五

一场骚乱就此平息，
大家放下武器，心平气和；
戈弗雷多回到统帅大营，
布置新的作战计划，
他准备明后天攻城，
时机成熟，不容拖延，
他去巡视木工制作
庞大坚固的攻城器械。

第九章

索里曼阵营里产生不和，促使他决定夜袭基督徒。上帝注意到罪恶阴谋，把大天使米迦勒派往世间。索里曼得不到魔鬼的帮助，加上追随阿米达的战士前去救助法兰克人，取胜已无希望。

一

魔王眼看叛乱已经平息，
上帝的意志不容改变，
同命运抗争妄费心机，
只得仓惶离去，另施毒计。
他急速地扇动翅翼，
一路播下不幸和毁灭，
所经之处花草凋零，
灿烂的阳光也被遮蔽。

二

他知道由于他同谋的圈套，
十字军中缺了不少猛将，
贝尔托多之子在远地流浪，
坦格雷多和另几名战士下落不明，
他说："索里曼还等什么？

法兰克人内部不和，
我们乘虚而入，打他个四分五裂，
夺取胜利犹如探囊取物。”

三

恶魔阿列托说罢，
飞向索里曼率众宿营的地点。
在向上帝开战的叛逆中间，
要数索里曼最为凶恶，
假如大地再哺育出巨无霸①
祸害人间，索里曼不比他们逊色。
他曾是土耳其人之王，
在尼西亚建立帝国。

四

他的帝国沿希腊海岸扩张，
从桑加里亚到美昂德罗河，
米西亚、弗里吉亚和吕底亚，
以及邦托和比蒂尼亚均属他管辖；②
后来十字军取道亚细亚，
攻打土耳其和别的异教徒，
他的土地被十字军所夺，
他的军队两度受挫。

---

① 巨无霸是神话中大地的儿子们，因反叛主神朱庇特，被打入地狱。

② 桑加里亚和美昂德罗是土耳其两条河流，分别注入黑海和爱琴海。米西亚，弗里吉亚和吕底亚、邦托和比蒂尼亚都是小亚细亚古国，

五

他作了第三次尝试，
结果被迫将故土抛弃，
只得投奔埃及国王的宫廷，
居然受到了优渥的礼遇；
埃及国王庆幸得一大将，
可以辅助他实施计划，
阻止十字军骑士东侵
夺取巴勒斯坦圣城。①

六

埃及国王有心与十字军为敌，
但尚未公开宣战，
给了索里曼大量黄金，
由他出面招募阿拉伯人。
国王本人也招兵买马，
结集亚洲和摩尔人的部队；
阿拉伯人流窜掳掠，
组成一支雇佣军并不费力。

---

① 索里曼死于1084年，他的儿子"狮剑"希利格-阿尔斯兰是尼西亚总督，十字军1096年抵达巴勒斯坦时，夺了他的全部财产。希利格-阿尔斯兰后来报了此仇，1101年7月，先后歼灭了途经亚洲的三支新组的十字军：第一支由勃洛亚伯爵和托洛萨伯爵率领，第二支由阿基坦尼亚公爵和凡曼杜亚伯爵率领，有巴伐利亚公爵古尔福参加；第三支由纳维尔伯爵率领。希利格-阿尔斯兰1107年与埃德萨总督作战时阵亡。

如同所有的编年史家一样，塔索混淆了索里曼父子。诗人这一错误也许是自觉的，用凶恶的尼西亚的索里曼体现另一个索里曼，后者在十六世纪征服贝尔格拉德和罗得岛，他的名字成了基督教世界的恐怖。

七

索里曼成了阿拉伯匪帮头目，
在朱迪亚地区大肆抢劫，
切断了沿海所有通道，
不让法兰克军队得到补给。
他时刻不忘蒙受的耻辱，
以及他帝国的破灭，
愤懑的心中盘算着种种计划，
但目前还没有作出决策。

八

一天，阿列托前来求见，
他以老人的模样出现，
容颜苍白，皱纹满脸，
嘴唇和下颏胡须飘拂，
额上缠着宽大的头巾，
长袍一直拖到脚背，
腰际佩着弯刀，
一手持弓，背负箭囊。

九

他对索里曼说："我们出没的地带
是荒凉的海滩和不毛的沙漠，
既没有丰厚的缴获，
小打小闹也成不了气候。
戈弗雷多此刻却在攻城，

用强大的器械摧毁墙垣，
如果我们不火速赶去救援，
围城将成一片火海，沦为废墟。

十

“难道索里曼堂堂男子汉
只满足于掳掠牛羊，打家劫舍？
难道单凭偷鸡摸狗
就能重建帝国、雪耻报仇？
索里曼，壮起胆量，拿出勇气，
夜里去端戈弗雷多的老窝，
相信我老人阿拉斯贝，
无论你得势落魄都忠于你。

十一

“敌人瞧不起胆怯的阿拉伯人，
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绝不会料到打了就跑的流寇，
竟敢发动大规模进攻；
你的大胆可以激发他们的勇气，
去袭击一支不加提防的军队。”
他说罢就消失在空气中，
索里曼听后血脉奋张，蠢蠢欲动。

十二

索里曼高举双手，仰天喊道：
“你激发了我心中的愤怒，

你虽人形，决非尘世中人，
我愿追随你到天涯海角。
我所经之处要播下死亡，
让平原上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求你助我一臂之力
在黑暗中为我指引道路。

十三

说罢，他立即召集部下，
给胆怯软弱的人打气，
那批亡命之徒受到鼓舞，
个个磨拳擦掌，跃跃欲试。
阿列托亲自吹响号角，
迎风展开大纛。
队伍倾巢而出，
风驰电掣，行军神速。

十四

阿列托不久就同索里曼分手，
变换成信使的模样和打扮，
在黑夜和白天交替的时分，
进入了耶路撒冷城；
他穿过惶惶不安的人群，
径直到国王宫廷求见，
通报阿拉伯队伍即将来到，
以及夜袭的计划、时间和暗号。

十五

黑夜拉开可怕的帷幕，
散发出暗赤的氤氲，
洒向地面的不是寒意，
却是温热血红的露滴；
空中群魔乱舞，
鼓翼声清晰可闻，
冥王打开了深渊的闸门，
地府的阴霾都涌向人间。

十六

在阴森可怖的黑暗中，
凶恶的索里曼向敌营挺进；
夜半时分，万籁俱静，
法兰克人睡得正沉，
相距还差一里的路程，
索里曼命令队伍休息片刻，
自己登上一片高地，
动员部下准备发起袭击：

十七

“前面就是法兰克人的营地，
里面有大量战利品堆积，
它像是贪得无厌的海洋，
吞噬储藏着亚洲的全部财富。
幸运之神把它交到你们手里，

不冒风险，唾手可得。
他们华贵的战马和武器，
不再是防御，而是你们的缴获。

十八

“那支军队固然战胜过波斯人，
攻克了尼西亚，但是今非昔比；
在连绵不断的征战中，
勇士猛将大多已经丧命，
何况我们出其不意，
在他们不加提防时进击，
酣睡的敌人如同一滩稀泥，
睡眠和死亡相差无几。

十九

“跟我来，由我仗剑开路，
直捣十字军的巢穴，
最勇猛的敌人由我对付，
我决不手软，绝不留情。
基督的王国今日必将崩溃，
亚洲将获得自由，你们的名字永世不朽。”
他用这些话鼓励部下，
然后下令全军衔枚疾走。

二十

在昏暗朦胧的夜色中，
索里曼突然发现敌方哨兵，

他原以为戈弗雷多毫无戒备，
现在才知道自己的美梦成了泡影。
哨兵们发觉苏丹大军进犯，
一面后撤，一面报警呼喊，
唤醒了前锋部队，
纷纷披挂，准备迎战。

二十一

阿拉伯人一看形藏败露，
干脆狂野地吹响号角。
他们凶恶的鼓噪呐喊
夹杂着马嘶蹄踏声闻于天。
高山和低谷遥相呼应，
绝壁和深渊激起回荡。
阿列托挥动弗勒其顿的火炬，[1]
向城内守军发出暗号。

二十二

十字军战士仓促迎战，
敌情不明，一片混乱，
苏丹来势迅猛，
犹如岩洞中冲出的疾风。
席卷房舍树木的急流，
烧毁坚实城堡的雷电，
使世界陷入恐怖的地震，

---

① 弗勒其顿，希腊神话中冥府河流之一，河中流动的不是水，而是火焰。

都不足以形容它的剧烈程度。

二十三

索里曼手起剑落，

每剑劈中一个对手，

出手又准又狠，

被击中的非死即伤，

自己全然不顾伤痛，

或者说对伤痛感觉麻木，

尽管他头盔也屡被击中，

声如钟磬，火星四溅。

二十四

索里曼犹如虎入羊群，

驱散了第一批法兰克人，

阿拉伯人蜂拥跟上，

仿佛百川汇成洪流。

法兰克人无心恋战，夺路逃奔，

胜者败者混杂难分，

阿拉伯人冲进营地，

造成一片破坏、死亡和恐怖。

二十五

苏丹头盔上有个龙饰，

伸长颈脖，形状狰狞，

双翼展开，作势欲扑，

尾巴翘起，弯如劲弓。

据说它舌分三叉吐着紫色泡沫，
还能听到它发出咝咝的声响，
在战斗激烈的时刻，
每每喷出烟雾和火焰。

二十六

一经盔饰的衬托，
索里曼的模样更为可怕，
正如大洋上雷电交作，
海员们更觉得风险浪恶。
有的胆战心惊，慌张逃命，
勇敢者则拔剑相迎；
黑夜增添了混乱，
掩盖了危险，从而更为危险。

二十七

在那些最勇敢的人中间，
首先要数拉蒂诺，
他出生台伯河畔，①
尽管年事已高，雄风不减。
他戎马一生，南征北战，
五个儿子陪随身边，
年轻的肢体披着沉重的甲胄，
意气风发，不分昆仲。

① 台伯是横贯罗马市的河流。

二十八

父亲的榜样激励了五个儿子，
他们满腔愤怒，拔剑出鞘。
拉蒂诺说："快冲上去，
那个恶棍在对逃跑的人逞凶，
他横行霸道，气焰嚣张，
你们看了别有所胆怯，
不担风险的荣誉，
得来也算不上英雄。"

二十九

幼狮不到年纪，
头上和颈项没有鬣毛，
脚爪和牙齿还不尖利，
凶猛的母狮加以教导，
带它们冒险把猎物寻找，
以自己的行动作出榜样：
不容猎人对它们的领地骚扰，
把不如它们凶猛的野兽赶跑。

三十

五个儿子仿佛初生牛犊，
跟随着好样的父亲，
六杆长矛同时举起，
团团围住索里曼，准备进击。
但是长子阿拉丁诺过于大胆，

抛开长矛，欺身逼近，
妄想凭手中利剑，
把撒拉逊人劈翻在地。

三十一

正如巍然屹立的大山，
任凭天空雷电交加，
海上惊涛骇浪冲击，
索里曼傲然抬起额头。
面对钢剑和长矛，
撒拉逊人毫无惧色，
一剑砍中大胆进攻的对手，
把他的脑袋劈成两半。

三十二

阿拉曼特手足情深，
伸手抱住颓然倒下的长兄。
感情用事，何等愚蠢，
与事无补，反误了自己性命！
异教徒朝他手臂一剑，
手臂和它抱住的人一起落地。
两人都离鞍倒下，
鲜血和垂死的呻吟混在一起。

三十三

三弟萨比诺挺矛刺来，
却被索里曼举盾蹦断，

撒拉逊人策马直冲，
把他掀翻在地，仰面朝天，
随即纵马恣意践踏，
灵魂痛苦地脱出萨比诺躯体，
悲哀地离开初展宏图的生命
和美好幸福的青春年华。

三十四

现在只剩下毕柯和劳伦特，
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
两人长得一模一样，
往往引起有趣的误会。
造化对他们未加任何区别，
却让残忍的敌人给了不同的结局：
一个砍掉了头颅，
另一个刺穿了胸膛。

三十五

父亲已不成其为父亲，
转眼之间，残酷的命运
夺去了他的五个儿子！
望着脚下的五具尸体，
看到了自己和家族的毁灭。
没想到竟有如此坚强的老人，
能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
居然还能呼吸和战斗。

三十六

也许友好的黑暗有所遮掩，
没让他看清儿子的面容和惨状。
总之，胜利对他已无意义，
他只求拚个你死我活。
他对自己的鲜血毫不吝惜，
但也渴望痛饮敌人的鲜血；
很难说他想致人于死地，
还是希望在死亡中寻找自己的归宿。

三十七

他朝敌人喊道：
"难道我如此老朽，
我的胳臂衰弱无力，
使你不屑和我较量？"
说罢，他挺矛向索里曼冲去，
沉重地刺中他的胁腹，
击碎了铁甲护革，
伤口冒出热气腾腾的鲜血。

三十八

听到叫阵，又挨了猛烈的一击，
异教徒举剑来寻老人；
一剑劈破七层皮革的护盾，
穿透坚硬的铁甲，
刺进老人的肚腹。

可怜的拉蒂诺哼了一声，
嘴里和伤口直冒鲜血，
染红全身，一命归天。

三十九

正如阿平宁山粗壮的圣栎树，
长年累月顶住了风暴的侵袭，
现在被朔风连根拔起，
倒下时压垮了周围的树木，
拉蒂诺倒下时余威犹存，
拉了数名敌人同归于尽。
英勇的人死得英勇，
死前也使敌人丧胆。

四十

索里曼满腹怒气
在敌人头上发泄，
阿拉伯人学他的榜样，
也在基督教战士中肆虐。
英格兰人恩里科和巴伐利亚人奥里弗诺
死在凶狠的德拉古特手下，
阿德亚登诺杀死了
出生莱茵河畔的希尔贝托和菲里波。

四十一

阿尔巴萨用大头棒击毙厄纳斯托，
奥通则死在阿尔加塞尔剑下。

我这支秃笔难以描绘种种死状；
也无法记全阵亡战士的姓名。
戈弗雷多被呼喊声惊醒，
不敢耽误，立即全副披挂，
召集部下亲兵战士，
出帐一看究竟，准备战斗。

四十二

呼喊声之后是一片可怕的喧闹，
杀声和兵器的碰击声越来越高，
戈弗雷多乍听之下，
以为是营地遭到盗贼骚扰。
他原先就听说这一带
常有阿拉伯匪徒出没抢劫，
流窜的匪帮竟敢向他袭击，
却是他始料所不及。

四十三

他正朝喧闹的方向赶去，
突然听到另一边杀声又起，
异教徒们狂呼“拿起武器！”
喊声尖厉，震天动地。
原来是克洛林达和阿干特
率领一群异教徒发起攻击。
戈弗雷多分身无术，
便对副手古尔福说：

四十四

“你可听到山上和城那边
传来新的战争叫嚣？
现在只有靠你的勇气和策略
去抵挡那路敌人的攻击。
你带领我手下的部分战士
去那里见机行事，
我带领其余的兵力
去另一边把异教徒阻击。”

四十五

一经决定，两人负着同样使命，
奔赴相反的方向执行。
古尔福直取上山的路径，
统帅前往阿拉伯人横行的地点。
戈弗雷多一路上得到新的情况，
不断有新的战士加入，
赶到土耳其人血洗基督徒的场所，
队伍逐渐壮大坚强。

四十六

正如貌不惊人的波河，①
下山时只是涓涓细流，
越是远离它的源头，

① 波河在意大利北部，源出维苏世山，汇集许多小川，流经都灵，注入亚得里亚海，全长六五二公里。

越是汹涌澎湃，奔腾直下；
它昂起两角伸展的牛头，①
冲垮堤坝，淹没附近田野，
猛烈地抗拒亚得里亚海，
对大海仿佛不是奉献而是宣战。

四十七

戈弗雷多见到士兵惊慌奔逃，
便拦住他们去路，大声喝斥：
"你们怕什么？往哪里逃？
逃跑之前至少要看看敌人是谁：
敌人只是一批毛贼，
不敢堂堂正正地交手，
如果发现你们上前对抗，
马上就会抱头鼠窜。

四十八

他说罢，两腿一夹马腹，
冲进索里曼燃起的大火。
他踏着血泊，穿过狼藉的尸体，
迎着敌人的兵器和危险，
挥舞手中的钢剑，杀开一条血路，
马到之处，最顽强的障碍土崩瓦解，
战马和骑手、兵器和战士
在两旁纷纷滚落尘埃。

---

① 瞽波河安上牛角的譬喻由来已久，维吉尔在他的《牧歌》中曾多次引用。神话中，牛角是丰饶的标志，因为牛象征耕作和土地肥沃。

四十九

他左右冲突如入无人之境，
死在他剑下的敌人尸积如山。
索里曼非但不闻风躲避，
反而迎上他凌厉的攻势，
苏丹高举钢剑狠狠扑去。
啊，威震东西的两名武士
在命运的安排之下
重新相会，再次较量！

五十

在狭小的角斗场上，狂暴和勇气
为争夺广袤亚洲霸权而搏斗。
有谁能形容打击的速度和力量？
有谁能描绘厮杀的激烈？
如此威武雄壮的活剧
理应有阳光照耀，供人观赏，
如今为夜幕所掩盖，
我只好暂且按下不表。

五十一

基督的臣民由统帅带领，
重振精神，投入战斗。
一群优秀的战士奋不顾身，
团团围住杀人如麻的苏丹。
无论基督徒和异教徒，

不分胜利者或战败者，
都在沙场上洒下鲜血，
都散播死亡，也面对死亡。

五十二

正如南风与北风争雄，
势均力敌，不分高低，
波涛相冲，云块互撞，
谁都不能称霸海洋或天空；
法兰克人和阿拉伯人杀得难分难解
任何一方都不甘示弱，
盾牌、头盔和钢剑互相碰击，
汇成轰响，地摇天动。

五十三

城那边的战斗同样激烈，
双方杀声震天，人如潮涌。
地狱里的魔鬼纷纷出笼，
成群结队、充斥战场上空，
他们给异教徒打气助威，
个个奋勇争先，有进无退，
阿干特凭借地狱的火势，
心头的火焰燃得更为猛烈。

五十四

阿干特杀退了哨兵，
纵马一跃，越过鹿砦；

尚在抽搐的尸体填满堑壕，
为进攻铺平了道路，
他的部下蜂拥而上，
横扫首当其冲的营帐。
克洛林达不甘落后，
横刀跃马，并驾齐驱。

五十五

法兰克人四散溃逃之际，
古尔福率领分队赶到，
他喝住逃兵，力挽颓势，
顶住了异教徒的猛攻。
顿时展开一场混战，
刀光剑影，血肉横飞。
万能的上帝居高临下，
注意到了这场恶斗。

五十六

仁慈公正的上帝
为他创造的万物制订法律，
替我们的小小世界打扮装点，
(可惜左右这世界的已不是理智；)
他永恒肃穆的宝座，
光芒四射，三位一体。
命运、自然、运动和时间
恭顺地执行着他的旨意。

五十七

宝座下还有空间和造化，
造化女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只凭上帝意志行事，无视尘世七情六欲，
一弹指，人间富贵荣华灰飞烟灭。
上帝周围霞光万道，
连大天使们也不敢逼视，
无数精灵将他簇拥，
各取所需，分享愉悦。

五十八

天国处处仙乐缭绕，
天国居民幸福安详，
上帝召来大天使米迦勒，
他身披钻石甲胄闪闪发光。
上帝说："你可看到地狱群魔
在同我忠诚的臣民捣乱，
他们逸出死亡的深渊，
来到世界上兴风作浪？

五十九

"你去吩咐他们说，
战争由交战双方自行解决，
世人事务不容他们干涉，
人间空气不容他们毒化。
吩咐他们回到黑暗的地狱，

继续受他们应受的折磨，
向自己和别的鬼魂发泄狠毒。
这是我的命令，非照办不可。"

六十

上帝说罢，天使队的首领
匍匐在他脚下受命；
随即展开黄金的翅膀，
飞得比意念更迅速。
他穿过火与光的领域，
那是有福者永恒的住所，
不久便看到水晶般澄明的天空
和镶嵌着宝石般繁星的苍穹。

六十一

接着他看到了土星和木星，
外表形状不同，运行方式各异，
还看到了其它星球，
假如天使不加推动，它们不会运转；
然后他穿过欢乐明媚的永恒白昼，
来到雷雨统治的领域，
那就是争斗不休的世界，
自我毁灭后又自我修复。

六十二

他扑动永恒的翅膀，
驱散了浓雾和黑气；

面庞射出熠熠神光，
把阴霾一扫而空。
正如雨后初晴的太阳，
把云层映成瑰丽彩虹，
又如星星投入大洋，
明净了万里长空。

六十三

地狱群魔正煽风点火，
挑唆异教徒横施暴虐，
大天使展开翅膀来到，
停在半空，举起长矛喝道：
“你们这批妖魔鬼怪，
打入地狱仍不知悔改，
难道你们忘了苦楚煎熬，
忘了天主雷打电殛的厉害？

六十四

“上帝早已作出决定：
锡安应为十字军敞开城门。
你们凭什么违抗天命，
怎么胆敢触犯天庭？
速速回到你们的地狱，
领受苦刑折磨，万劫不复；
你们的争斗和胜利，
不准越出深邃的洞穴。

六十五

“你们的全部残酷
应该施加于有罪之人，
让他们长夜哭喊哀号，
痛得格格咬牙，晃动脚镣手铐。”
他说罢扬起可怕的长矛，
驱赶迟迟不动的鬼魂。
那批魔鬼无可奈何，呻唤着
离开了光明与星辰的领域。

六十六

他们慌忙飞回深渊，
去增添地狱居民的苦难。
候鸟飞越海洋，寻找温暖的区域，
成群结队，铺天盖地；
秋风乍起，枯叶飘零，
飞鸟落叶不能和他们的数量相比。
世界顿时摆脱了阴森气氛，
重新恢复了明快的面貌。

六十七

阿列托不再煽动阿干特的愤恨，
不再用地狱的蛇鞭抽打他胁腹，
但是阿干特胸中傲慢的怒火，
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弱。
他仗着手中一把利剑，

专找法兰克人密集的地点杀戮；
不分高低、贵贱、强弱，
在他剑下人头纷纷滚落。

六十八

克洛林达离阿干特不远，
不少法兰克人被她砍翻。
她一剑刺中贝林吉埃胸口，
捅进生命所在的心脏，
这一剑用力之猛，
染血的剑刃从背脊穿透；
阿尔平腹部中剑，
加洛的脑袋被劈成两半。

六十九

赫尼埃罗右手旧伤未愈，
如今被克洛林达彻底砍断，
落地仍紧握钢剑，
在尘埃里颤动抽搐，
仿佛被截断的蛇尾，
还想同躯体重续。
克洛林达掉首不顾，
持剑朝阿基列扑去。

七十

她手起剑落，正中咽喉，
齐脖子砍下阿基列的脑袋。

鲜血淋漓的头颅在地上滚出数步，
沾上肮脏的尘土，污秽不堪。
此时躯干尚未倒下，
仍旧端坐在马鞍，
但缰绳一松，坐骑直立，前蹄腾空，
终于把无头尸体掀翻在地。

七十一

女战士所向无敌，
杀得西方部队人仰马翻，
吉尔迪贝孔武有力，
也给了撒拉逊人沉重打击。
两人都是女中豪杰，
勇气和胆略难分高低，
但至今没有机会较量，
命运为她们安排了更强大的敌人。

七十二

两个女战士试图互相靠拢，
但为人群所阻未能成功。
古尔福老当益壮
举剑挡住克洛林达去路，
一击划伤女战士侧身，
剑刃染上少许血迹，
克洛林达挥剑还击，
刺在古尔福肋间。

七十三

古尔福再击未中，
却捎上巴勒斯坦人奥斯米达，
奥斯米达恰巧从旁经过，
额头挨个正着，翻身落马。
这时古尔福的部下
逐渐在他身边聚拢，
敌方的人数也已增加，
一场恶战重新展开。

七十四

曙光女神在东方的阳台上
露出玫瑰色的俊俏面庞，
阿吉兰趁外面混战之际，
逃出了牢房的禁闭，
他匆匆找了一套甲胄兵器，
纵身上马，飞奔战场，
他要用新的功劳和荣誉，
弥补前不久的错误。

七十五

正如等待出征的战驹，
终于逃出马厩，获得自由，
来到草原或河畔，
无拘无束同大群汇合，
高傲地昂起头，

鬣毛迎风飘拂，
蹄子刨着沙砾，
嘶鸣声闻数里；

七十六

阿吉兰的模样也是如此：
他高昂着头，目光如电；
纵马放开四蹄奔驰，
沙土上几乎不留痕迹，
他冲进敌人群中，
大声喊道，无畏无惧：
"阿拉伯小子，不耻于人类的狗屎，
你们今天哪来这么大的胆子？

七十七

"你们没有拿盾牌的气力，
也不懂得使用头盔胸甲，
只会虚张声势，趁火打劫，
一见真刀真枪就溜之大吉。
月黑风高，是你们逞能的时候，
偶尔得手，全靠夜色掩护。
现在黑夜已经消散，
你们真有本领尽管施展。"

七十八

阿吉兰话音未落，剑已出手，
正中阿尔加赛咽喉，

割断了异教徒的脖子，
没给他机会还口。
异教徒顿时感到天昏地黑，
死亡的寒冷渗透浑身骨骼，
翻身落马，咽了最后一口气，
牙齿还恨恨地啃着土地。

七十九

萨拉迪诺、阿格里卡特、
和穆莱塞先后死于他手下，
阿迪亚齐恰好在附近，
被他反手一剑劈成两半；
又一剑洞穿阿里亚迪诺心口，
骂骂咧咧把他掀翻在地。
异教徒眼睛半睁，
有气无力答复他的谩骂：

八十

"不管你是谁，你胜了我
夸耀的日子也不会长久；
同样的命运在等着你，
你也会死在更有力的剑下。"
阿吉兰狞笑一声回答说：
"我的命运自有上天安排，
你快喂鹰狗，少说废话。"
他扬起一脚，踹掉了异教徒
手中的剑，把他的灵魂赶出躯壳。

八十一

阿拉伯弓弩手之中
有一个是苏丹的孌童，
青春年少的面孔
还没有长出胡须。
俊俏的下巴挂着汗滴，
晶莹闪亮仿佛露水或珍珠，
尘土使他的鬈发显得更秀美，
严肃给他面容增添了甜蜜。

八十二

他胯下一匹战马
毛色白得像是阿平宁山顶积雪；
奔跑之轻快迅捷
连旋风或火焰都望尘莫及。
他手中挥舞着一杆投枪，
腰际佩着一把弯刀，
紫红的刀鞘绣着金线，
光彩夺目，花哨得近乎妖艳。

八十三

少不更事的侍童
一心希望建立新功，
在敌人群中造成一片混乱，
竟无对手将他阻拦，
阿吉兰耐心寻找破绽，

趁他盘马转身之机，
一举击毙他的坐骑，
战马倒地，把骑手压在身底。

八十四

侍童脸露哀求之色，
自卫的武器如今只有敌人的怜悯，
但胜利者手下毫不留情，
提剑要摧残天生尤物。
钢铁仿佛比战士多情，
落下时不是剑刃，而是剑身。
然而这一失误于事无补，
举剑再挥，直透骨肉。

八十五

索里曼在不远处同戈弗雷多厮杀，
瞥见侍童处境危险，
无心恋战，虚晃一剑，撤出战斗，
勒过马头，猛踢马腹，
挥剑夺路，赶去救援，
但为时已晚，何等悲惨，
心爱的孌童已经身亡气绝，
犹如一支鲜花刚被折断。

八十六

索里曼眼看侍童颤抖着闭上秀目，
姣好的头颅耷拉在肩上。

苍白的面庞楚楚可怜，
临终的模样更令人惋惜。
铁石心肠的苏丹不禁悲从中来，
恼怒之余流下两滴热泪。
当初面对王国的废墟未曾动容，
索里曼，如今竟然失声痛哭？

八十七

但他看到敌人手中的剑
还滴着少年冒出热气的鲜血，
悲痛的心情顿时消失，
胸中重新燃起复仇的怒火。
他向阿吉兰猛扑，
举剑一挥劈破了对方的盾牌、
头盔、脑袋和项脖。
用力之重无愧于盛怒之下的索里曼！

八十八

苏丹手刃仇人仍不解恨，
他纵身下马，践踏尸首，
仿佛一条气疯的狗
在撕咬打痛它的石头。
唉，对无知的泥土泄愤，①
也无助于宽慰沉重的悲痛。

---

① 指阿吉兰的尸体。《圣经·旧约》《创世纪》三章十九节：人由泥土做成，死后复归于土。

此时，法兰克人的统帅
已给了异教徒惨重的打击。

八十九

敌人中间有支土耳其兵，
盔甲齐全，还备有护盾，
久经沙场，骁勇善战，
吃苦耐劳，不避艰险；
他们原是索里曼部下，
随同流窜到阿拉伯沙漠，
并未因为苏丹身处逆境，
背离他去，另立门庭。

九十

这支队伍人多势众，阵容齐整，
勇敢的程度不下于法兰克人。
戈弗雷多选准他们冲去，
伤了科库托面部、罗斯特诺肋腹，
砍了塞林脑袋，断了罗桑诺双臂；
被他打翻的人远不止这些，
凡是挡住戈弗雷多去路者
非死即伤，纷纷倒地。

九十一

虔诚的博伊龙攻势凌厉，
锐气大振，有增无已，
撒拉逊人大败亏输，

事与愿违，一蹶不起，
这时附近一团尘埃腾起，
杀声震天，剑光闪烁，
仿佛晴空一声霹雳，
异教徒吓得呆若木鸡。

九十二

那是博伊龙手下五十名骑士，
银白战袍展示胜利的鲜红十字。
英勇的团队发动攻击，
势如破竹，又如风卷残叶，
阿拉伯人或土耳其人，懦怯或顽强，
夺路逃命或负隅抵抗，都不免一死，
即使我长一百张嘴和钢铁的胸膛，
也说不清异教徒的伤亡情况。

九十三

恐怖、残酷、畏惧、哀伤，
弥漫着整个战场，
血流在地上汇成湖泊，
死神在空中得意扬扬。
国王阿拉丁原以为胜券在握，
兴冲冲出城登上山岗，
从高处远眺观望，
没料到对方异军突起。

九十四

他看到索里曼的优势兵力
遭到惨败，赶忙鸣金收军，
接二连三派出信使传递命令，
催促阿干特和克洛林达回撤。
两人杀红了眼，气昏了头，
先则拒不执行收兵的命令，
最后作了让步，勉强同意，
收拾残部，准备回城。

九十五

但是兵败如山倒，
有什么命令能阻止溃逃？
异教徒丢盔弃甲，扔掉兵器，
兵器不能防身，反成了逃命的累赘。
战场与城墙之间有个峡谷，
西南走向，岩石累累；
此时风卷尘埃吹向城墙，
异教徒顺风躲进峡谷。

九十六

异教徒夺路逃跑，一片混乱，
基督徒紧追不舍，杀伤无数；
古尔福发现逃兵接近城门，
随时可得到阿拉丁救援，
不愿犯险深入，以免不测，

便命令部下停止追击；
阿拉丁放进逃得性命的残兵，
然后紧闭城门不出。

九十七

索里曼毕竟是血肉之躯，
奋战至此已成强弩之末；
他浑身血污汗水，胸闷气急，
心脏悸动，狂跳不已。
疲惫的胳臂难以举起盾牌，
无力的手也挥舞不动钢剑：
其实剑刃都已翻卷，
用于杀敌无异一块废铁。

九十八

索里曼烦躁不安，
他暗自寻思盘算，
究竟应该力战至死，
或者自己结束生命，
不让敌人获得杀他的荣誉，
再不然干脆抛弃败兵自己逃命。
他终于说："让命运得胜，
让我的逃亡成为命运的战利品。

九十九

"让敌人指着我的脊梁，
再次嘲弄我可耻的流亡，

留得青山在，我还可能捣乱，
搞得他们的帝国鸡犬不安。
不，我决不屈服；
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奇耻大辱。
我要干得更心狠手辣，
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第十章

伊斯梅诺在索里曼梦中出现，偷偷地把他引进城里。他的来到重新鼓起异教国王的勇气。戈弗雷多了解到战士们错误的详情，知道里那尔多仍在人世。隐士佩德罗宣布优秀青年后代的功绩。

一

索里曼正在自言自语，
见到一匹无主的战马奔近。
尽管情绪低落，浑身没劲，
他扔抓住笼头，纵身上马。
他的头盔残破不全，
威武的顶饰早已丢失，
战袍褴褛撕裂，
王者的气派荡然无存。

二

正如一头被逐出畜栏的恶狼，
惶惶逃往丛林躲藏，
饕餮的胃口虽已填满，
嗜血的脾性未有稍改，
它伸出贪婪的舌头

来回舔着肮脏的嘴巴，
索里曼虽然撤离战场，
仍未满足复仇的渴望。

三

箭矢如雨，在他周围呼啸，
剑矛如林，随时威胁着他的生命，
也许他气数未尽，
没有受到新的创伤。
他专挑偏僻的小径，
落荒而逃，居然无人知晓；
他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何去何从，举棋不定。

四

他最后决定投奔埃及，
借助于国王雄厚的兵力，
重新挑起战端，
再次向命运抗衡，
一经决定，不再迟延，
他认识路途，毋须指引，
走上了一条捷径，
直奔古老加沙的多沙海岸。

五

他整天赶路，马不停蹄，
并没有因为伤痛加剧

或者浑身疲惫无力
而卸下盔甲，略事休息。
直到夜幕覆盖了大地，
把万物染成一片漆黑，
他才下马休息，察看创伤，
摘了一些甘美的椰枣充饥。

六

他填饱肚子，席地躺下，
全身骨头仿佛散了架，
头枕冰冷的盾牌，
竭力使激动的心情平静。
但是伤口的灼痛更加剧烈，
心中的懊丧烦恼有增无已，
正像两头无形的秃鹫
在撕裂他胸膛、啄食内脏。

七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
索里曼困乏之极，
终于把忧虑烦恼
全部付诸忘河流水。
在短暂不安的睡眠中
疼痛的肢体恢复了少许气力。
但是一个严肃的声音
突然在他耳际响起：

八

“索里曼，索里曼，且慢休息，
现在不是安逸的时候，
曾经由你统治的国家
如今还在外国人枷锁之下。
你部下勇士们尸骨未寒，
你躺在这里于心何忍？
这里是你惨败的见证，
你怎么能心安理得坐等天明？”

九

苏丹惊醒，抬起眼睛，
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拄着一支虬曲多节的拐杖，
颤颤巍巍，步履不稳。
他没好气地问道：
“你是何方鬼怪幽灵，
打扰行路人短暂的睡眠，
我的耻辱或复仇与你何关？”

十

老人回答说：“你的打算
我多少有些知道，
我对你的用处远超过你的想象，
我特地前来助你一臂之力；
我出言不逊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愤怒能激起勇气。
现在请你耐心听我说来，
我的话能给你极大鼓励。

十一

“假如我没有猜错，
你此行是去投奔埃及国王，
然而我认为你继续赶路
徒劳无益，白费辛苦；
即使没有你的协助，
撒拉逊阵营也将联合行动，
再说在对抗我们敌人的斗争中，
埃及也不是你大显身手之地。

十二

“假如你愿随我同行，
我保证在光天化日之下，
不动干戈，把你安全带进
十字军围困的耶路撒冷。
你在那里大有用武之处，
可以赢得新的荣誉，
坚守围城，等待埃及援军，
重整旗鼓，一决胜负。”

十三

老人友好的神情和语言，
使凶恶的土耳其人听了惭愧，

他脸上的怒容顿时收敛，
心中的傲气立即消散。
“老丈，”他回答说，“我跟你走，
无论你到天涯海角。
凡是鞭策我面对辛劳艰险，
对我都是金玉良言。”

十四

老人对苏丹的表态大为赞扬；
当即取出身边一瓶香胶，
敷上他被夜露浸痛的创伤，
血止伤愈，精神为之一振。
这时冉冉初升的太阳
已将玫瑰色的曙光染成金黄，
老人说：“召唤人们劳作的太阳
已为我们照亮前程，我们走吧。”

十五

老人说罢，领着高傲的尼西亚人
登上一辆停在不远处的马车；
他熟练地一抖缰绳，
两匹马长嘶一声，撒腿飞奔。
尘土仆仆的平原上，
几乎没有留下车辙蹄印；
两匹马浑身热气腾腾，
咬着嚼铁，满口白沫。

十六

啊，不可思议！马匹周围
空气凝聚，形成一朵浮云，
环绕着轻捷的马车，
凡人肉眼难以看见，
矢石或任何武器
都穿不透那堵密实的气墙，
但是车中的人居高临下
却能望见天空和地上万物。①

十七

马车飞驰，一往无前，
速度之快，仿佛御风而行，
苏丹凝视着马车和云层，
赞叹不已，目瞪口呆。
老人从他发愣的神情
看出了他心头的惊奇，
便打破沉默，同他攀谈，
索里曼情不自禁地喊道：

十八

“啊，你随心所欲，创造奇迹，

① 塔索把形形式式的魔法引进了他的长诗，除了具有诱惑法力的妇女和美貌少女外，又出现了骑士文学中的老年巫师。诗人笔下的魔术师伊斯海诺具有中世纪罗马人赋于占卜师和巫师的本领，他们未卜先知；坐在一辆由白色独角兽牵引的车子里，腾云驾雾；口里念念有词就能治愈最严重的创伤，

看透人们内心深处的秘密，
你神通广大，法力无边，
肯定不是等闲之辈！
凭你的本领，能否告诉我，
遥远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上天为动乱的亚洲
安排的是昌盛还是毁灭？

十九

“但先请你告诉我你的名字，
你用什么法力创造惊人奇迹，
不先解开这个谜团，
我没有心思倾听别的。”
老人莞尔一笑说道：
“我可以满足你的部分愿望。
我叫伊斯梅诺，由于我行巫术，
叙利亚人称我为巫术大师。

二十

“倘若要我预卜未来，
刺探天机的奥秘，
未免过于僭妄，不自量力，
凡夫俗子不敢存此奢望。
人人都该用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身处逆境也应奋发图强，
因为祸福无门，唯人自召，
智者强者的命运往往由自己塑造。

二十一

“只要你振奋精神，
驱逐法兰克军队并非难事，
遭受异族人围攻的城市，
在呼唤你去守卫拯救，
你准备迎接剑与火的洗礼：
斗争、忍耐、等待，胜利必属于你。
未来的事我依稀看到一些，
不妨向你透露一二，让你满意。

二十二

“我隐隐约约看到，
永恒的星球运转数十年以后，
就有人建立光辉的业绩，
荣耀亚洲，统治丰饶的埃及。
我且不谈他和平时期的成就，
对生产的促进，以及其他品质，
你只需要知道
他的胜利将把基督徒压倒。

二十三

“还不至此，经过最后一役，
他将推翻基督徒不义的统治，
把残兵败将赶上狭小的岛屿，
只靠四面的海洋提供保护。

这海洋是他们的鲜血汇成。”①
老巫师说到这里，索里曼脱口喊道：
“博得这等光荣的人多么幸运！
我羡慕他，为他祝福。”

二十四

他又说：“不论命运如何决定，
或凶或吉，是祸是福，
都拿我无可奈何，
我永远不会屈服。
即使月亮星辰改变行程，
我坚定不移履行我的责任。”
他说到这里满脸刚毅之色，
焕发出火一般的激情。

二十五

说话间，他们已经来到
法兰克人安营扎寨的地点。
眼前一派悲凉景象，
死亡表现出各种惨状，

---

① 塔索在这里混淆了两个时代。伊斯梅诺向索里曼揭示的“建立光辉的业绩、荣耀亚洲、统治丰饶的埃及”的人，显然是指征服耶路撒冷、战胜十字军的萨拉丁。1193年，萨拉丁死后，法兰克人占领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许多城市，同诗人所说的“推翻基督徒不义的统治，把残兵败将赶上狭小的岛屿”的时期，相隔一百年之久，因为基督徒被逐出他们占领的城市，困守地中海上塞浦路斯、罗得岛和马耳他岛时是1291年，距萨拉丁卒年几乎一世纪，当时在位的是卡蒂尔，有“显赫国王”（Melihal Ascraf）之称。在穆斯林心目中，卡蒂尔一生光辉灿烂，但远不能同萨拉丁相比。从十二世纪末叶起，这些名字各地传诵，塔索在他的作品中加以引用，也很自然。

泪水模糊了苏丹双眼，
痛苦使他的面孔抽搐。
前不久他的旗帜令人生畏，
如今被践踏得支离破碎。

二十六

他悲愤地看着法兰克人
踩踏他心爱战士们的胸膛和脑袋，
从无人掩埋的尸体身上
恣肆地剥取盔甲和衣物。
不少法兰克人替死去的战友
举行隆重的葬礼，
另一些把土耳其和阿拉伯人的尸体
胡乱地扔到一堆篝火上焚化。

二十七

索里曼长叹一声，
拔出钢剑，跳下马车，
想找敌人拼命，
但是老巫师一声断喝，
制止了他的疯狂冲动，
吩咐他重新上车坐好，
策马向一座高山驶去，
把法兰克人的营地抛在背后。

二十八

他们在那里下了车，

继续徒步行进，
马车突然隐没不见，
云雾始终围绕他们身边，
两人从左面爬下山谷，
到了锡安山的西麓。
巫师站定脚步，
端详着嵯峨的山坡。

二十九

坚硬的石壁有个深邃的洞穴，
开凿的年月已无从追忆；
一条隐蔽的小径通向洞口，
人迹罕至，长满杂草荆棘。
巫师低头弯腰，排开障碍，
艰难地沿着小径，
伸出一手摸索行进，
另一手拉着苏丹导引。

三十

苏丹问道："这是什么去处，
你把我带往哪里？
倘若你允许，
不如由我用剑开道。"
巫师回答说："你别小看
脚下这条荒径小路，
当年的希律王经常走过这里，
他的赫赫声名至今为人传诵。

三十一

“他为了弹压叛逆的臣民，
下令开凿了这个山洞，
从安东尼塔楼
（塔楼以他显赫的朋友命名），①
直通古老的所罗门大殿，
出城可不被发现，
然后悄悄调动军队，
开进城里设下伏兵。

三十二

“如今活着的人中间，
唯有我认识这条秘密通道，
我们顺着它可到王宫。
阿拉丁国王也许过于胆小，
面对命运的威胁坐卧不安，
正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对策。
你去得正是时候，先耐心静听，
必要时再直言不讳发表意见。

三十三

说话间，身材魁梧的索里曼
钻进了低矮狭窄的地道，

---

① 公元前一世纪，安东尼执政时授意罗马长老院任命希律为犹太王，希律为了奉承安东尼，用他的名字命名高塔。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随着向导摸索前进。
他们弯腰走了好久，
地道逐渐宽敞开朗，
能够自由行动，不再磕磕碰碰，
这时已经到达地洞中央。

三十四

伊斯梅诺打开一扇小门，
顺着一溜楼梯拾级而上，
楼梯上空是一个通气天窗，
透进稠密的空气和微弱晃动的亮光。
两人终于来到地下回廊
和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厅。
紧锁眉峰的国王头戴王冠手持权杖
同愁眉苦脸的朝臣们围坐协商。

三十五

凶恶的土耳其人从浓雾中
窥视大厅里的情景，
只听得华丽御座上的国王
打破了静默，首先开言：
“哦，我忠诚的大臣们，
昨天的日子对帝国大不吉利，
我们的希望全成泡影，
如今只有指望埃及的援兵。

三十六

“各位知道远水救不了近火，
危险迫在眉睫，援兵不能朝发夕至。
因此我召集各位前来，
献计献策，为我分忧。”
国王说罢，四下窃窃私议，
嘁嘁喳喳有如风扫树林。
阿干特起立，神色自若，
大厅里顿时一片肃静。

三十七

“洪福齐天的王上，”
桀骜不驯的武士说道：
“当前的形势不说自明，
何必听取我们的意见？
但我仍想斗胆进言：
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自己，
两军相遇勇者胜，
我们只有勇往直前，舍身取义。

三十八

“我之所以这么说，
并非不盼望埃及的援助，
我对埃及国王许诺的诚意
没有也不应有丝毫怀疑；
我只是想长自己的志气，

对命运的变幻作好各种准备，
让人人有必胜的信心，
对死亡无所畏惧。”

三十九

勇猛的阿干特言语不多，
但他的意见已表露无遗。
座中随即有一人站起，
他是出身高贵的奥尔坎诺，
当年在沙场上也立过战功；
如今娶了一位年轻的妻子，
子女绕膝，怡然自得，
以前的豪情壮志消磨殆尽。

四十

奥尔坎诺说：“陛下，
我不想非难这类豪言壮语，
言为心声，心中的激情
按捺不住，自然宣泄。
应当允许这位切尔克斯好汉
在陛下面前畅舒己见，
但他的言论过于莽撞，
不能轻率付诸行动。

四十一

“陛下经验老到，阅历甚深，
行事一向十分谨慎，

对此类鲁莽冲动，
应行使权威告诫制止；
在遥远的援助同当前的危险，
在新挖的堑壕和古老的城墙
同敌方的兵力和士气之间，
审时度势，比较权衡。

四十二

“我们虽然占有地势之险
和坚固的城防工事，
但是敌方，恕我直言，
也准备了强大的攻城器械。
战神的安排反复多变，
胜负结局谁都难以预言，
如果敌人紧缩包围圈，
粮草告罄在所难免。

四十三

“昨天沙场上两军鏖战，
大家无暇顾及其他，
陛下弄进一批牲畜粮食，
缓解了城内燃眉之急，
但是全城人口众多，
如果围困旷日持久，
即使埃及援军如期赶到，
这些粮食岂能使全城免遭饥馑？

四十四

“援军如不按期前来又将如何？
即使早于我们的期望和他们的承诺，
我们是否就有必胜的把握？
啊，陛下，孤城是否能因此而解围？
我们的对手仍然是那个
多次打败阿拉伯、土耳其、叙利亚
和波斯人的戈弗雷多，
以及他手下的将领和军队。

四十五

“心比天高的阿干特，
你了解他们的实力，
你不止一次败兵折将，
全靠腿快才保全性命；
我和克洛林达也领教过厉害，
当然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
我不对任何人加以指责，
因为我们每人已尽最大努力。

四十六

“尽管有人不愿听实话，
威胁我，要我性命，
我还得说敌人似有神助，
最终必将征服这些地区，
我们的军队和再坚固的城墙

也休想抵御。我直言不讳
完全出自忠君爱国之心，
皇天后土可以为我作证。

四十七

“啊，贤明的特里波利君王，
你曾同法兰克人议和，保全了王国，
假如那个顽固不化的索里曼，
像你一样作出让步，朝拜纳贡，
至少能挽救他的部分领土，
如今他也许已经身亡，
或者沦为囚徒，或者流浪他乡，
苟且偷生，忍受更大的屈辱。”

四十八

奥尔坎诺含糊其词，转弯抹角，
用这番话掩饰他的真意，
不敢直截了当提出议和，
向异族人投降屈服。
索里曼隐在一旁听得冒火，
这时巫师对他说：
“你听了这派胡言，
难道还不挺身而出？”

四十九

索里曼答道：“我怒火中烧，
再也不能躲在暗处。”

话音刚落，他周围的雾气
突然在空中消散；
索里曼出现在众人面前，
全身沐浴在灯光之下，
满脸傲慢鄙夷之色，
他对在座的人说：

五十

“你们议论的苏丹就在这里，
决不是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之辈，
我愿意同奥尔坎诺较量一番，
证明他才是懦夫，一派谎言。
我四面受敌，孤身奋战，
敌人被我杀得血流成河，
尸体在平原上堆成小山，
我何曾畏缩，更谈不上脱逃。

五十一

“假如奥尔坎诺和其他败类
背叛祖国、违反教义，
胆敢再提议和，丧权辱国，
贤明的王上，请允许我以剑惩处。
绵羊和恶狼不能同栏，
鸽子和毒蛇也不能同巢，
土耳其人和法兰克人
决不能在同一片土地上和平相处。”

五十二

索里曼慷慨陈词，
横眉怒目拔出钢剑。
他咄咄逼人的语言和相貌
使在座的人都噤若寒蝉。
但他随即又按下怒火，
彬彬有礼地走到阿拉丁面前：
“陛下放心，我带来了强大支持，
索里曼与陛下同在！”

五十三

这时阿拉丁已起身相迎，
他说：“又见到你，我多么高兴！
亲爱的朋友，你的来临
使我忘却战争的失利和目前的危险。
老天保佑，要不了多久你准能
巩固我的政权、恢复你的王位。”
他说着张开双臂
搂住索里曼脖子，同他热烈拥抱。

五十四

向尼西亚人致意之后，
阿拉丁让出了御座，
自己坐在客人左手，
另一边则是巫师伊斯梅诺。
国王询问索里曼一路上的情况，

索里曼一一作了答复，
克洛林达上前致意，
其余的战士也行礼如仪。

五十五

其中一人是奥摩斯。
战斗激烈进行之际，
他率领部下的阿拉伯人
找到一条偏僻的小径，
依靠黑暗的掩护，
悄悄撤进城里保全了性命。
他们掳掠的牲畜和粮食
又解救了居民的饥馑。

五十六

只有凶猛的切尔克斯人
默不作声，冷眼旁观，
仿佛一头伫立的雄狮
转着血红的眼珠向周围扫视。
奥尔坎诺如坐针毡，
不敢正眼看索里曼。
此时巴勒斯坦暴君、土耳其人的国王
以及撒拉逊人则在聚首商议。

五十七

话分两头，虔诚的戈弗雷多
乘胜追击，廓清道路，

掩埋了阵亡的将士，
举行了葬礼，备极哀荣；
然后命令部下各自将息，
准备次日兖中捉鳖，
对困守城内的异教徒
进行大规模的打击。

五十八

协助戈弗雷多击败异教徒的人马
正是统帅得力的老部下，
也就是阿米达诱去的那批骑士，
年轻的坦格雷多也在其中，
不久前才摆脱妖术的禁锢；
统帅得知这一情况，
便留下隐士佩德罗和少数心腹，
召唤他们前来询问经过。

五十九

他说："请哪一位谈谈
你们误入歧途的经过，
又怎么在我危急关头
及时赶来解救。"
众骑士羞愧地低下头，
对自己的过失追悔不已。
不列颠王子终于抬起眼睛，
说了下面一番话：

六十

“我们抓阄未中的人
互不通气，私自离营，
无可否认，我们为美色所惑，
俯首贴耳去护送阴险的女人。
我们被引上崎岖偏僻的路径，
各怀猜忌，互相憎恨。
唉，我后来才明白，她一句甜言蜜语，
一个眼色挑起我们的情欲和妒忌。

六十一

“我们最后到达的地方，
整天下着可怕的火雨，
那是罪孽深重的世人
触犯上天遭到的惩罚。
土地原先丰饶美丽，
如今满是滚烫黏稠的污水，
变成一片万物不长的湖泊，
浓重的瘴气散发着恶臭。

六十二

“即使最重的物体
掉在湖里也不沉底，
人、岩石、甚至坚硬的铁块
都像木塞浮在稠厚的水面。
湖中矗立一座城堡，

入口是一条又短又窄的吊桥。
不知阿米达使了什么妖法，
城堡里一派旖旎风光。①

六十三

“城堡里芳香袭人，风和日丽，
树木葱郁，碧草如茵，
爱神木下涌出一股泉水，
蜿蜒流成清澈见底的小溪。
树枝婆娑，禽鸟啭鸣，
使人赏心悦目，心醉神迷。
大理石和黄金的建筑
更是富丽堂皇，美轮美奂。

六十四

“阿米达吩咐在溪边树下，
摆出丰盛的筵席，
杯盘碗盏华丽无比，
精选食品，用料上乘，
山珍海味，水陆纷陈，
四时鲜果，美不胜收。
一百名美女在旁伺候，
来回穿梭，周到殷勤。

---

① 塔索指的是《圣经》中称为死海或盐海的著名湖泊，希腊和拉丁作者称之为“沥青湖”，阿拉伯作者则称之为“洛特海”。这一湖泊在古犹太国和中东摩押人的国度之间。

六十五

“阿米达以媚人的笑靥和语言
往我们胸中灌注致命的毒剂。
我们争先恐后开怀畅饮
使人迷失本性的美酒，
她起身说：‘请各位稍候。’
再入席时面容已不那么安详。
她一手捧书，一手握着魔杖，
低声低气，念念有词。

六十六

“我一听她念咒，思想感情、
灵魂肉体顿时起了变化。
真不可思议！我一阵冲动，
纵身跳进水中。
不知怎么，我两腿暴缩，
两臂也陷进肩内，
躯干变短，浑身长出鳞片：
我成了一条游鱼。

六十七

“我的伙伴们也变成鱼形，
和我一起在清澈的水里游泳，
这一切如今都记忆不清，
浑浑噩噩，仿佛梦境。
阿米达后来又使我们恢复原形，

大家嗒然若失，又怕又惊，
这时她扬扬得意，
用这样的话威胁我们：

六十八

“‘你们现在该知道我的厉害，
你们都在我股掌之中，由我安排。
我可以把一些人打进地牢，
从此休想再见天日，
也可以把另一些人变成飞鸟，
或者树木，扎根地下动弹不得，
把一些人变成顽石或者泉水，
使另一些人额头长出兽角。

六十九

“‘不过只要你们背叛基督教，
弃暗投明，为我们的王国效劳，
反戈一击，去打万恶的博伊龙，
你们就能讨我欢心，免遭浩劫。’
我们宁死不屈，断然拒绝，
只有兰巴尔多接受了可耻的条件。
于是我们被关进一座地牢，
那里阴暗潮湿，从无阳光透入。

七十

“事有凑巧，坦格雷多误入城堡，
也成了阿米达的俘虏。

但那巫婆没把我们囚禁很久，
据我所知，大马士革国王派来信使，
吩咐把我们提出地牢，
戴上手镣脚铐，
由一百名武士押解，
带往埃及献给国王作为礼物。

七十一

“我们逶迤行进，
主宰一切的上帝
以他至高无上的旨意，
安排里那尔多同我们半途相遇，
里那尔多以新的功勋发扬光荣，
向押解我们的武士发起进攻，
把他们全部斩尽杀绝，
释放了我们，夺还我们原来的武器。

七十二

“我和伙伴都见到了他，
还同他握手寒暄。
营地先前的传说全属谣言，
里那尔多仍旧健在。
三天前我们才分手，
他同一位朝圣者一起，
已经前去安蒂奥基亚，
临行前留下了他的破残盔甲。”

七十三

隐士佩德罗听他说完，
抬头仰眼望着天空。
他脸上泛出红晕，
散发出圣洁的光辉。
他的心灵同上帝沟通，
耳际听到天使队的歌咏，
时间的帷幕为他揭开，
无限的世纪和年代
历历展现在他眼前。

七十四

有如醍醐灌顶，
隐士揭示了未来的情景。
他奇异的神情和洪亮的声音
使在场的人大为吃惊。
他说："里那尔多还活着，
其余都是妇人的奸计和谎言。
上帝为他保留了青春岁月
以便完成更壮丽的事业。

七十五

"他威震亚洲的事迹
同未来的业绩相比几乎是儿戏。
我清楚地看到在今后的岁月里，
他反对并征服一个异教国王，

从敌人铁蹄下夺回罗马，
以他银白的鹰徽保护了教会和国家，
他的后代繁荣昌盛，家世显赫。

七十六

“他的子孙后代永远铭记效仿
他的英雄事迹和光辉榜样，
也将讨伐叛逆的异教国王，
维护神圣的寺院和教皇。
打击凶顽，惩罚罪恶
将是他们崇高的职责，
埃斯特家族的银鹰纹章
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七十七

“他从真理和光明的领域
给后人带来尘世的武器。
凡是为基督作战的地方，
他都将展开战无不胜的翅翼，
这是上帝赋予他的任务，
也是不可违反的规律。
里那尔多将被重新召回，
参加这一崇高的事业。”

七十八

隐士佩德罗睿智的话语
解除了众人对骑士命运的忧虑，

大家欢欣雀跃，唯有博伊龙
默不作声，神情严肃。
这时夜幕笼罩了大地，
战士们纷纷散去休息；
统帅琢磨着隐士的启示，
心潮澎湃，毫无睡意。

第十一章

基督徒祈求上帝援助，随即进攻锡安城。围城行将陷落之际，克洛林达伤了统帅，推迟了基督徒的胜利。戈弗雷多经天使治愈，再度攻城；但天色已晚，双方收兵。

一

十字军的统帅
早已准备了战争器械，
正在考虑攻城事宜，
隐士佩德罗前来求见，
把戈弗雷多叫过一边，
神情庄严地对他说：
“帅座，你只着眼于尘世的武器，
忽略了更重要的问题。

二

“最重要的是上帝。
首先应该虔诚祈求
天使和圣徒的队伍，
助你取得战斗的胜利。
神甫穿上圣洁的法衣，

高唱圣歌，赞美上帝，
率先游行，让光荣的将领们
和所有的战士在后随从。”

三

隐士郑重地提出建议，
戈弗雷多连连点头称是：
“耶稣的忠诚奴仆，
你明智的劝告正合我意。
我去召集将领们参加，
你去找主教和神甫
吉列莫和阿德马罗，
一起筹备神圣隆重的仪式。”

四

第二天清晨，佩德罗
召集了主教和神甫，
在山谷一座祭坛前
举行神圣的仪式。
神甫们身穿白色袈裟，
两位主教头戴法冠，
白麻布的法衣外面
披着金黄色的罩袍。①

---

① 塔索在这里描绘的是拉丁教会一直沿用的希腊神甫的服装式样。十和十一世纪的绘画以及罗马大教堂的壁画中，神甫、使徒，甚至耶稣基督都穿这种衣服，一成不变地传至中世纪，沿用至今。

五

佩德罗走在队伍最前，
高举十字大旗迎风招展，
合唱队分成长长两行，
缓步行进，庄严肃穆。
他们轮番诵唱，此起彼伏，
虔诚地祈求上帝赐福。
殿后的是两位主教：
阿德马罗和吉列莫。

六

合唱队后面是博伊龙，
按照惯例，无人陪同，
稍后几步是全体将领和战士，
全副武装，以防不测。
游行队伍井然有序
浩浩荡荡离开了营地，
不闻号角，也没有战争叫嚣，
只听得谦恭虔诚的歌诵。

七

“啊，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
无所不在的圣灵，
慈悲的圣母马利亚，
我们祈求你们的保佑；
啊，米迦勒、加百列和拉斐尔，

率领战无不胜的天国三军，
啊，施浸礼者圣徒约翰，
你曾用约旦河水替基督洗头！

八

“我们祈求你的帮助，
圣彼得，上帝殿堂的基础和支柱；
无愧于你的继承人
打开恩惠和宽恕的大门；
天国的其他使者，你们
曾预言救世主的光荣牺牲，
你们用自己的鲜血和苦难
证实了这一准确的预言。

九

“著书立说的博士和宣传福音的讲道士，
你们为罪人指点了光荣的天国之路；
献身基督的忠诚女仆，
你们选择了圣洁的生活，
身居斗室，与尘世绝缘；
蔑视帝王和刽子手的妇女，
面对强暴，坚贞不屈，
请你们听取我们的祝祷。”

十

虔诚的人们排成长队
朝着橄榄山方向

吟唱颂歌缓缓行进；
山上橄榄树郁郁葱葱，
神圣的名字天下远扬，
俯视耶路撒冷城西墙，
城墙与山麓之间，
横贯着约瑟法山谷。

十一

虔诚的军队祝祷歌诵，
朝着橄榄山缓缓行进，
歌声传遍高山深谷，
树林和岩洞发出回音，
仿佛山林水泽中的精灵
组成了合唱队遥相呼应，
耶稣和马利亚的圣名，
此起彼伏，处处可闻。

十二

异教徒簇拥在城头，
肃穆的游行、庄严的歌声、
隆重神圣的仪式前所未见，
个个看得目瞪口呆。
他们诧异之余，醒悟过来，
破口大骂，亵渎神圣，
塞德隆河、约瑟法山谷和橄榄山
也响起了沉闷的聒噪声。

十三

基督的臣民不为所动，
并不因而中断庄严的歌颂，
异教徒的疯狂叫嚣，
只当成乌鸦的聒噪；
远处城头射来的箭镞，
也不能扰乱他们圣洁的宁静，
他们继续祈祷歌诵，
镇定自若地行进。

十四

山顶迅速搭起祭坛，
供主教祈祷上天，
祭坛两旁各燃一台巨灯，
富丽堂皇，金光灿灿。
吉列莫披上绣金法袍，
缓步登坛，静默片刻，
先朗朗开言，引咎自责，
然后向上帝感恩，祈求赐福。

十五

主教周围的将领恭听祈祷，
远处的人群虔敬地注视
崇高神圣的仪式，
最后主教举手朝战士们说：
“你们去吧，弥撒已经结束，

无所不能的上帝向你们赐福。”
虔诚的军队默不作声，
循着原路返回营地。

十六

回到山谷，队伍解散，
众人伴随着戈弗雷多
直到统帅营帐面前，
由于帐内地方有限，
统帅吩咐各自回营，
只把将领们留在身边，
请托洛萨老伯爵上座，
邀请大家共进午餐。

十七

大伙吃了一些简单的食物，
解了饥渴，恢复了体力，
统帅对将领们说：
“明日拂晓，准备攻城：
明日将有一场恶斗，
今天各自养精蓄锐。
请各位回去好好休息，
让战士们也作好准备。”

十八

众将领纷纷告辞，
立即吩咐吹号传令：

次日黎明，全体战士
武装披挂，投入战斗。
当天部分时间用于准备，
部分时间用于休整，
直到夜晚万籁俱寂，
全营才入睡歇息。

十九

曙光在天际抹上一笔红霞，
白天刚在东方露面，
农夫尚未开始犁田，
牧人还没有回到草地；
禽鸟仍在枝柯间瞌睡，
森林里不闻猎人的螺号和犬吠，
号角声划破了早晨的空气：
“拿起武器，拿起武器！”

二十

“拿起武器，拿起武器！”
呼喊声随即传遍营地。
强壮的戈弗雷多走出帐外，
未穿沉重的盔甲，一反常例；
他像普通战士一样，
只披利索的软甲轻装。
雷蒙多前来会合，
统帅已经准备就绪。

二十一

雷蒙多一见这副穿戴，
已猜出了统帅的用意，
便说："帅座为何轻装？
为何不用厚实的甲胄？
如此单薄的防护欲去何地？
帅座固然为光荣感所驱，
但以帅座千金之体
冒险上阵，我不能同意。

二十二

"帅座想干什么？难道打算
第一个攻上城头，逞匹夫之勇？
让别人去冒矢石、登云梯吧，
帅座的生命更宝贵有用；
请换上惯用的盔甲，
即使为我们也应多加保重。
帅座是全军的主心骨，
看在上帝份上，以安全为重。"①

二十三

统帅回答说："你要知道，雷蒙多，

---

① 中世纪骑士的甲胄有两类，一类包括坚固的胸甲、短裤、头盔和剑；另一类是轻便的锁子甲、护手、长袍和小盾牌。古教堂墓穴上平卧的雕像即有这种服饰的差别，从而得知墓穴的主人死于平时或战时。死于平时的骑士雕像身穿长袍，臂上栖有猎鹰，脚下有猎犬，戴着头巾；在战场上死亡的则穿着有纹章的盔甲，手搁在剑把上。

当初在克勒蒙特，
大主教乌班诺把剑搁在我肩上，
封我为骑士的时刻，
我就暗暗向上帝起誓：
我来这里不仅是统帅，
遇有必要的场合，
我将像普通战士一样竭尽全力。①

二十四

“我已经向全体战士
布置了对敌作战任务，
尽到了统帅的职责，
当然可以亲临前沿，
参加攻城的战斗，
履行我对上帝的誓言，
这点你不能指摘，
上帝自会照顾我的安全。”

二十五

法兰克骑士和博伊龙两个胞弟
听后按照统帅的榜样行事。
另外几位将领也换了轻装，
舍马步行，站在所属各队前列。
与此同时，异教徒已结集防守，
主要兵力部署在西北城头，

① 克勒蒙特教务会议于1095年11月在奥弗涅举行，罗马教皇乌班诺二世宣布成立第一次十字军，戈弗雷多当时在佛兰德，并没有参加会议。

那一带城墙不够坚固，
地形山势也不险陡。

二十六

其余方向的城墙固若金汤，
暴君阿拉丁不愁敌人进攻。
于是他把精兵和外籍雇佣军
集中在西北一线防守，
另外动员全城，不分老幼，
分担辛劳和风险，
由平民百姓来回搬运
礌石、箭矢、石灰、硫磺、柏油。

二十七

面对平原的西北城墙
防备森严，刀剑林立，
十字军远远就能望见
巨人般的索里曼高出半截；
面目狰狞的阿干特
在雉堞间虎视眈眈，
居高临下的角楼上
克洛林达尤为特出。

二十八

克洛林达背挂沉甸甸的箭囊，
囊中插满了锋利的箭矢。
她手持长弓，绷紧的弓弦

已经搭上一支亮晃晃的羽箭，
美丽的女英雄引弓待发，
急切地在敌军中搜寻目标。
她那副飒爽英姿使人联想
云层中的德洛斯处女。①

二十九

老国王徒步检查城防，
巡视各处城门情况；
察看他的命令是否执行，
同时鼓舞士气，抚慰守军；
他吩咐在一处加固，
在另一处增加武器储存，
与此同时，惊慌的妇女避入寺院，
向她们的邪神祈求祷告：

三十

“神啊，求你发挥神力，
折断法兰克强盗的长矛；
他们一再亵渎你的圣名，
让他们在城下大败而逃。”
但是地狱永恒的哀号
淹没了她们的祷告。
城里又是备战又是祈祷，

① 德洛斯是爱琴海上的小岛，德洛斯处女指朱庇特之女雅典娜，她征得朱庇特同意永不婚嫁，朱庇特封她为森林和狩猎之神。

城外博伊龙挥师前进，展开攻势。

三十一

统帅命令步兵先行，
眼观四方，谨慎小心，
队分两行，迂回前进，
逐渐向城下逼近。
弓弩和其他攻城器械
安排在两行步兵中间，
向雉堞射出石块和弩箭，
急如骤雨，势若雷电。

三十二

骑兵部署在步卒之后，
另外派出探马，四方联络。
一声令下，发起攻击，
弓弩齐发，投石机猛射，
石如雨下，箭若飞蝗，
雉堞后面的守兵遭到重创，
有的当场身亡，有的转身逃命，
城头顿时出现空档。

三十三

法兰克人斗志昂扬，
尽可能加快前进步伐；
一些人举起盾牌护头，
连成一片仿佛天棚，

另一些人尾随攻城战车，
躲避密如雨点的矢石；
不久便到达城下，
着手填平护城堑壕。

三十四

由于附近缺乏水源，
虽然堑壕又深又宽，
却没有积水或淤泥，
很快填上了石头、禾捆、树枝、土块。
阿尔卡斯托浑身是胆，
冒着如雨矢石和滚烫的柏油，
把一部云梯搭在墙头，
首先缘梯向上攀登。

三十五

勇猛的瑞士人奋不顾身，
缘着云梯爬到半空，
城头射来密集箭镞，
丝毫阻挡不了他的冲劲；
切尔克斯人突然扔下一块圆石，
又大又重，急如炮弹，
正中阿尔卡斯托的头盔，
把他一骨碌砸下云梯。

三十六

这一击虽然沉重，却不致命，

只把阿尔卡斯托砸昏在地。
阿干特声如炸雷地喊道：
“第一个已经完蛋，还有谁来送命？
既然攻城，为什么不堂堂正正，
为什么不像我一样凭真本实领？
躲在盾牌和战车后面也无济于事，
只能像洞穴里的野兽一样憋死。”

三十七

任凭阿干特谩骂叫阵，
十字军战士不予理睬，
有的仍然隐蔽在攻城车后面，
有的依旧用宽大的盾牌护身。
他们冒着矢石接近城下，
开始用冲车和头包铁片的攻城木
撞击高大的城墙和厚实的城门，
墙上泥土崩落，城门索索震动。

三十八

上百条强壮有力的手臂
把一块巨大的圆石推上城头，
坠落在人群最密集的地点，
轰隆一声仿佛天崩地裂；
联成一片的盾牌顿时瓦解，
铁盔和头颅碎成齑粉，
殷红的鲜血四处迸溅，
武器、骨肉和脑浆遍地狼藉。

三十九

十字军战士不再隐蔽，
纷纷冲到战车前面，
以血肉之躯甘冒危险，
显示了无比的勇气。
有的攀登搭在城墙的云梯，
有的用攻城木撞击墙脚，
在法兰克人的努力下，
城墙终于坍出豁口。

四十

在冲车反复撞击下，
城墙有好几处坍塌，
但守军并不绝望丧气，
仍千方百计进行抵御。
他们把大包的羊毛
堵住雉堞缺口
和攻城木撞击的地点，
以柔克刚，减少冲击力。

四十一

攻城的战士前仆后继，
战斗进行得无比激烈，
克洛林达七次挽弓，
嗖嗖射出七支羽箭；
箭无虚发，七次中的，

都沾上了敌人的鲜血，
傲慢的女英雄专射贵族，
一般士兵远不在她眼里。

四十二

不列颠国王的幼子威廉
是她射中的第一个骑士。
威廉从盾牌后面刚一露脸，
就招来脱弦飞出的利箭，
钢甲保护的右手即被洞穿，
使他无法继续战斗；
他咆哮着退下阵去，
恼怒的程度甚于痛楚。

四十三

安波萨伯爵在堑壕边沿身亡，
法兰克人克洛塔里奥死在云梯上：
前者被利箭当胸穿透，
后者中箭横贯两肋。
佛兰德伯爵在推攻城木，
左手中了克洛林达一箭，
他奋力拔出箭杆，
箭镞断在创口里面。

四十四

主教阿德马罗有失谨慎，
在远处观看激战进程，

索命的箭射中他面庞。
他抬起右手去捂伤口，
另一支箭接踵而来，
把他手掌钉在额头。
他翻身倒地，圣洁的血
染红了女异教徒的箭杆。①

四十五

第七支箭射中了帕拉梅德，
他正不顾一切危险，
缘着陡峭的云梯攀登，
眼看就要爬上雉堞。
锐利的箭镞射进右眼，
穿过眼窝和敏感的神经，
鲜血淋漓透出后颈，
战士摇晃了一下，掉在城脚。

四十六

克洛林达的弓箭造成极大损害。
此时戈弗雷多发动了新的攻势。
他下令推出最大的战车，
隆隆向一座城门逼近。
战车用木头制成，
庞然大物，高出墙头，

① 阿德马罗主教是安蒂奥基亚攻陷后病死的，比攻克耶路撒冷之役早八个月.

车上满载战士和武器，
车下是坚固的轮子，行动自如。

四十七

庞大的战车尽可能挨近城墙，
车上的战士纷纷射箭投枪，
正如海战中一艘兵船
向敌舰靠拢，展开近战。
城里的守军奋力阻挡，
用长矛抵住车头车身，
另一些守军举起石块，
投向战车护板和轮辐。

四十八

双方投射的矢石铺天盖地，
日月为之黯然失色。
有时两箭在空中对撞，
重新进回射出的原地。
撒拉逊人从城头纷纷倒下，
有如枝头的树叶
和尚未成熟的果实
被凌厉的冰雹打落。

四十九

撒拉逊人的防护不及对方，
因而遭到更大的伤亡。
在咄咄逼人的攻城车前，

不少人胆战心惊，纷纷逃命。
但是尼西亚的亡国暴君
带领少数心腹仍在坚守，
凶猛的阿干特抱着一根木柱，
还在抵挡可怕的战车。

五十

他尽木柱之长和胳臂的力量，
不让敌人的战车靠近。
高傲的女战士也赶来助阵，
同舟共济，应付眼前的险境。
这时法兰克人用长柄镰刀
割断了羊毛包的条索，
羊毛包四散滚进堑壕，
唇亡齿寒，城墙失去了屏障。①

五十一

塔楼般的战车居高强攻，
攻城木在下冲撞墙根，
不久就打开了宽大的缺口，
城里的情况暴露无遗。
这时统帅亲临第一线，

---

① 这一章描写的十字军的军事行动非常符合历史真实，只是把一个月之后向圣城发起的总攻的某些细节移植到了第一次攻城行动。具体经过是：基督教军队于1099年6月7日在耶路撒冷城前安营扎寨。三日后的上午十时开始攻城，其时还没有发现附近的树林，没有可供制造攻城器械的木材，因此并没有战车和攻城车。第一次攻城发生在总攻(7月14日)之前一个多月，

来到残缺的城墙前面，
他手持一面巨大的护盾，
平时难得使用。

五十二

他从外面仔细观察，
只见索里曼下了城头，
赶来防守危险的缺口，
还看到克洛林达
和切尔克斯人阿干特
仍在雉堞上抵挡战车。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戈弗雷多心头怒不可遏。

五十三

侍从西赫罗追随左右，
带着统帅另一面盾牌和弓箭。
戈弗雷多回头对他说：
“忠实的侍从，给我轻武器，
我要踏着断垣残壁，
第一个登上城墙；
关键时刻已经来到，
我身先士卒，责无旁贷。”

五十四

统帅说罢，换了盾牌，
这时一支飞箭呼啸而来，

不偏不依正中大腿，
痛得他龇牙咧嘴。
这一箭是何人所射？
据说出自克洛林达之手，
那天异教徒逃脱征服或毁灭
要归功于你，克洛林达。

五十五

坚强的英雄虽然中箭，
并未因而趑趄不前；
他仍奋身跃上断垣，
号召部下随他进击。
但为时不久他便发现
创口疼痛愈演愈烈，
伤腿难以支持站立，
只得被迫撤出战斗。

五十六

于是他挥手示意，
把古尔福召到身边：
“我力不从心，暂时后撤，
离开期间由你代替指挥，
不需多久，我即返回。”
统帅说罢，跨上一匹战马，
向营地疾驰而去，
但在平川地上不可能不被看见。

五十七

随着统帅的退出
幸运也离法兰克人而去。
对方精神为之一振，
破灭的希望重新燃起。
十字军的情绪一落千丈，
丧失了先前的斗志和勇气。
刀剑下处很少见血，
号角声也有气无力。

五十八

先前仓惶逃命的异教徒
陆续又回到城头，
克洛林达无畏的榜样
激发了妇女们的爱国热情。
她们披头散发，束起袍裙，
弯弓投枪，主动参加防守，
为了拯救亲爱的家园，
不惜抛头露面，冒生命危险。

五十九

老将古尔福的阵亡，
双方都看得分明，
守军情绪大为高昂，
法兰克人更加泄气。
命运待古尔福何薄，

让他被一块飞石击中；
另一块石头砸在雷蒙多身上，
把他一骨碌打翻在地。

六十

勇敢的欧斯塔齐奥
挨了一块飞石倒在堑壕。
法兰克人面临灾难的时刻，
敌方发射的无数箭矢飞石，
轻则致伤，重则索命，
给法兰克人造成极大损害。
凶恶的切尔克斯人得意忘形，
扯开嗓门，高声嚷道：

六十一

“今非昔比，这里不是安蒂奥基亚，
现在也不是你们奸计得逞的黑夜。
你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同清醒的对手交战只能凭真本实领。
你们刚一攻城难道就已筋疲力尽？
你们以征战为荣，以掠夺为能，
难道你们心里再也迸不出火花？
你们这些须眉男子远不及妇人！”

六十二

切尔克斯人说得兴起，
恣肆猖狂，不可一世，

仿佛他所守卫的孤城
不足以容纳他的勇气；
他朝城墙缺口冲去，
犹如猛虎下山，蛟龙出穴，
扫清了围攻出口之敌，
转身向索里曼嚷道：

六十三

“索里曼，此时此地
该由我们显示勇气。
还有什么可以观望犹豫？
城外才是英雄用武之地。”
说罢，两人冲出城墙缺口，
一个为怒火所驱，
另一个则不甘后人，
渴望夺取荣誉。

六十四

两条好汉扑向敌人，
迅猛之势难分高低。
在他们钢剑挥舞之下，
对手非死即伤，难以抵御，
盾牌、头盔四散滚落，
云梯、攻城木狼藉一地，
须臾之间堆成小山，
仿佛瓦砾上一堵新的墙垣。

六十五

法兰克人刚才争先恐后，
想夺取荣誉，首先登上城头，
如今非但不存此奢望，
甚至不知如何保存自己；
他们没料到两个战士猖狂反扑，
便舍弃庞大的战车纷纷退却，
那些器械已破损不堪，
不能再用于另一次战役。

六十六

一对异教徒仿佛恶鬼附身，
所到之处无不播下恐怖；
他们向城里索取火种，
拿了两支火把朝战车奔去。
复仇女神奉冥王之命
逸出地狱到人间捣乱，
摆动着蟒蛇，挥舞着火炬，
那副狰狞模样也不过如此。

六十七

战无不胜的坦格雷多
正在另一处率领拉丁人攻城，
望见两个异教徒横行跋扈，
战车火起，烈焰冲天，
他急忙停止鼓动，

飞速回援，遏制撒拉逊人；
他来势凶猛，所向披靡，
力挽狂澜，局面顿时改观。

六十八

命运的风向一转，
战斗的形势急转直下。
此刻负伤的戈弗雷多
已回到统帅营帐，
西赫罗和巴尔多文随侍在侧，
周围还有许多关切的战友；
博伊龙急不可待拔起箭杆，
箭镞折断深不可出。

六十九

他吩咐速速取出箭头，
再大的痛楚也能忍受：
“给我切开伤口探找，
然后烧灼包扎，
我要赶在天黑之前
回去参加战斗。”
说罢，他支着一杆长矛，
伸出大腿接受治疗。

七十

年老的埃罗蒂莫
负责为统帅治疗，

他来自波河流域，
深谙药草的性能功效；
他对缪斯女神也有爱好，
原可以歌颂英雄们的不朽功绩，
但宁愿选择默默无闻的行业，
挽救人们脆弱的生命。

七十一

戈弗雷多支着长矛站立，
忍住痛楚，面不改色。
埃罗蒂莫撩起长袍，卷上袖管，
借助于药草的作用，
施展熟练的手法，
用钳子探找箭镞，
企图从伤口里取出，
但几次都未成功。

七十二

命运对他的熟练未加青睐，
也不对他的愿望格外照顾；
他的努力只加重了统帅的痛苦，
甚至担心统帅在他手里丧命。
但是博伊龙的守护神悲天怕人，
立即去伊达山采撷白鲜，①

① 塔索沿用了说唱诗人关于简单的草药有治疗奇效的意见。白鲜是一种很普通的植物，它的叶和花常用于各种疾病。普里尼奥在他的《自然史》二十五章第四节，希腊的狄奥斯科里德斯在他的名著《总药典》三卷三十七章，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十二卷中都提到白鲜。有关治疗戈弗雷多的描写同维吉尔诗中几乎完全一致。

那是一种开紫红花的药草，
治疗创伤具有神效。

七十三

山羊根据大自然的教导，
识别了这种药草的功效，
它们如被猎人射中
就带箭找草啃食自疗。
顷俄之间，守护天使
已从遥远产地取回此草，
并且已经提炼出汁液，
谁也不知其中奥妙。

七十四

天使还用吕底亚圣洁的泉水
调和那异香扑鼻的灵丹妙药。
埃罗蒂莫用药冲洗伤口，
箭镞自动往外挤冒，
流血停止，疼痛全消，
伤腿气力陡长，平复如初。
埃罗蒂莫嚷道："治好你伤
决非人间的医术和技巧，

七十五

"准有天使下凡为你治疗，
我看到了神的干预，
超自然的力量拯救了你。

现在你可以重新回去战斗。”
戈弗雷多本已急不可耐，
匆匆用红布包扎了大腿，
抓起一杆结实的长矛，
拿起盾牌，戴好头盔。

七十六

统帅离开寨营，
率众直奔被围的圣城：
大地在他们脚下颤抖，
扬起遮天蔽日的飞尘；
异教徒从城头望见他们来近，
个个吓得胆战心惊，
脉管里的血液冻结滞凝。
此刻博伊龙仰天大呼三声。

七十七

部下听到他雄壮的嗓音
和号召战斗的呼喊，
精神立刻为之一振，
重新鼓起勇气攻城。
两个凶猛的异教徒
此时已退到城墙缺口，
正在殊死顽抗，
抵挡坦格雷多和他的随从。

七十八

法兰克人的统帅全副武装，
威风凛凛地来到城下，
刚同凶恶的阿干特照面，
就投出那杆包铁的长矛。
长矛出手之劲疾，
不亚于机械发射，
在空中呼啸而过，
正中阿干特护身的盾牌。

七十九

长矛挟着风雷之势，
击碎盾牌，穿透甲胄，
坚硬的铁甲也难以抵御，
终于沾上撒拉逊人的鲜血。
但阿干特全然不顾疼痛，
从伤口和甲胄里拔出矛头，
反手向戈弗雷多掷去。
“呔，还你的长矛，”他喊道。

八十

死亡和复仇的武器
在空中旋转着飞去，
统帅低头弯腰避过，
未中预定的目标。
忠诚的侍从西赫罗

却被长矛刺中咽喉，
亲爱的统帅安然无恙，
西赫罗虽死无憾。

八十一

与此同时，索里曼抛出一块石头，
击中了诺曼底人的首领；
罗伯托被砸倒地，
骨碌碌滚出老远。
戈弗雷多伤兵折将，
满腔怒火，忍无可忍；
他持剑登上倾圯的城墙，
更勇猛地向敌人冲杀。

八十二

戈弗雷多大发神威，
无数异教徒在他剑下丧生。
但是夜晚徐徐降临，
黑色的翅翼覆盖了大地，
它宁静的阴影
为人们的残杀作了调停，
戈弗雷多收兵回营。
流血的一天终于结束。

八十三

虔诚的统帅离开战场之前
吩咐撤回所有伤员，

以免落到敌人之手，
遭到他们的报复残害；
他还命令运回全部攻城器械，
经过暴风骤雨般的战火洗礼，
庞大的战车尽管残破不堪，
但威风不减，仍使异教徒胆寒。

八十四

战车撤出了危险地带，
被推到安全的场所。
但正如远航归来的帆船，
熬过暴风骤雨、惊涛骇浪，
港口在望，即将入湾，
突然触礁搁浅，动弹不得，
又如经历了无数艰险的战驹，
在马厩附近失蹄蹶蹶；

八十五

庞大的战车猛然一晃，
再也移动不了：
底部的轱辘断裂了两个，
仿佛成了一座倾圮的房屋。
战士们找来木料梁柱，
七手八脚把它支起扶直，
同时派人召唤工匠
赶快前来修复。

八十六

戈弗雷多命令连夜赶修，
以便次日仍可用来攻城，
他还派出士兵警戒放哨，
防止异教徒袭击骚扰；
然而斧声丁丁，人语喧哗，
火把烛天，亮同白昼，
城里守军虽未亲眼目睹，
不难揣想敌人行动。

第十二章

克洛林达的身世。女战士前去基督徒的营地纵火焚毁战车，这一壮举导致了她的死亡。克洛林达战死在坦格雷多手下，断气前接受了对手给她的洗礼。阿干特发誓报仇。

一

夜色深沉，疲乏的人们
却没有进入甜蜜的梦乡：
法兰克人放哨警戒，
保护修理战车的工匠；
异教徒则搬土运石，
加固残破的城垣，
双方还照顾各自的伤员，
包扎创伤，侍汤奉药。

二

伤员们终于包扎完毕，
战车和城墙大致修复；
此时夜色浓重，万籁俱寂，
阵阵睡意向人们侵袭。
克洛林达渴望荣誉，

在阿于特陪同下检查城防，
四处巡视，一刻也不停息，
同时心下盘算，暗自思忖：

三

“土耳其国王和阿于特
今天显示了非凡的勇气，
闯进基督徒的重重防卫，
把他们的战车付之一炬。
我只在雉堞后面助战，
不担风险，没有什么可以夸耀，
当然，我并不菲薄我的箭法？
但是岂能以此自满？

四

“须眉男子叱咤风云，
我却显得荏弱无能，
不如徜徉山林，
弯弓投枪射兔打鹿，
再不就换上红装
置身闺房深居不出。”
她最后想出一个大胆的主意，
转身对切尔克斯人说：

五

“将军，一个大胆的奇想
一直萦绕在我脑际，

也许是上天对我的启迪，
也许是我自己的愿望。
你可看到敌寨外的火炬？
我打算仗剑闯去，
纵火把战车烧毁，
个人安危在所不计。

六

“此去生死难卜，
万一命运不容我安然归来，
请你照顾我的侍女
和待我如生父的老仆。
请你作出妥善安排，
让他们返回埃及。
一个年迈体弱，另一些女流之辈，
理应得到你的怜悯同情。”

七

阿干特闻言一震，
心中荣誉感油然而生。
“你只身去闯龙潭虎穴，”他说，
“把我留在这里没没无闻？
你深入险境，而我在城里
看你燃起的浓烟烈火？
不，不，我既然同你并肩战斗，
也要同你分担死亡和荣誉。

八

“我虽鲁钝，但也不避危险，
把荣誉放在生命之先。”
女战士回答说：“你方才出击，
已经证实了你的勇敢。
我身为女流，即使牺牲
也无损于这座遭难的孤城；
万一你有什么闪失，
由谁来保卫它的墙垣？”

九

阿干特说：“我意已定，
任何理由动摇不了我的决心。
你愿带领，我追随你的脚印；
如你拒绝我的帮助，我就先行。”
他们争执不下，同去见国王阿拉丁，
国王请两人在满朝文武中就座。
克洛林达开言说：
“我们有个计划望陛下恩准。

十

“阿干特要烧十字军的战车，
他言必行，行必果。
我陪同前去执行任务，
现在只等敌人困乏睡熟。”
国王仰天举起双手，

喜极而涕，老泪纵横；
声音颤抖说："赞美上天，
你垂怜你的奴仆，我的王国有救！"

十一

"有如此英勇的壮士辅佐，
我再也不担心丧失王座。
我拿什么酬答两位，
才能同你们的功劳相当？
你们的英名全球远扬，
千秋传诵，百世流芳。
你们的功勋本身就是褒奖，
但我还要给你们封邑重赏。"①

十二

年迈的国王喜出望外，
同克洛林达和阿干特热烈拥抱。
索里曼苏丹看在眼里，
心里觉得不是滋味，
他说："我的宝剑也不是徒有其表，
我与你同去，助你一臂之力。"
克洛林达说："全去没有必要，
你走后由谁负责城防？"

---

① 阿干特和克洛林达同维吉尔笔下的尼索和尤里亚列很少相似之处，但是偷袭的计划、阿干特和克洛林达的谈话，以及老阿拉丁的喜悦同维吉尔描写的尼索和尤里亚列二人的冒险相仿，说的话也一模一样，塔索的意大利文八行诗是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十卷中拉丁文诗的译文。

十三

她说后，傲慢的阿干特
正想开口加以反驳；
国王阿拉丁赶忙阻拦，
和颜悦色对索里曼说：
“尊敬的苏丹，勇猛的战士，
你的英雄气概一向有口皆碑，
在危险面前从未畏缩，
在战斗中间永不手软。

十四

“我相信你出城袭击
必能取得辉煌战绩，
但城里大将一员不留，
也不是安全明智之举。
假如我不认为火攻是上策，
而又没有人可以胜任，
我决不会同意阿干特和克洛林达
去冒这种危险，甚至可能流血牺牲。

十五

“那巨大的战车戒备森严，
敌人重兵站岗放哨；
人数太少难以得手，
大举进攻亦非良策。
两位壮士骁勇非常，

万马千军如入无人之境，
他们自告奋勇
前去必能马到成功。

十六

“你以苏丹之尊不宜履险，
我请求你留守城内，
待他们两位焚毁战车，
完成任务，返身回城之际，
(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如有敌兵追杀，你再出城接应。”
苏丹闻言，尽管大不情愿，
还是接受了国王的意见。

十七

伊斯梅诺说:“二位稍候片刻，
等夜色更深时再出城突击，
我替二位配制引火材料，
沾上木头就熊熊燃烧。①
那时看守战车的哨兵
多半已经深深睡熟。”

---

① 十字军时期，攻城器材均系木制，火攻是最常用的战争手段之一。十和十二世纪的某些微型画中有被围军队冲出城去纵火的场景。因此烟火和燃烧剂的制作技术十分发达。塔索在本节中提到的是希腊烟火，撒拉逊人当时还未掌握制作技术。据大多数史学家认为，希腊烟火主要成分是石脑油，十字军编年史家称之为“燃烧油”。滚烫的石脑油沾上战争器材后，燃烧速度极快，只有用沙和醋才能扑灭。据载，十字军1218年围困达米诺时曾使用这种烟火。

众人点头称善，各自回营，
等待出发的时刻。

十八

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注目，
克洛林达脱掉银白战服，
卸下华丽鲜明的盔甲，
换了一顶头盔不带羽饰，
穿上另一套黑色的甲胄，
铁锈斑驳，不祥之兆！
阉人阿尔塞特从小给她照顾，
寸步不离，侍候左右。

十九

尽管年事已高，弯背屈腰，
老仆仍旧追随克洛林达。
如今见她更换盔甲，
明白她此去凶多吉少，
心中不禁凄凉悲戚，
便以苍苍白发和长年劬劳
恳求女主人打消原意，
但他的劝说全属徒劳。

二十

老人最后说："你高傲的心
既然作出了不祥的决定，
老朽苦苦哀求于事无济，

容我透露你前所不知的历史
让你知道自己稳秘的身世，
然后考虑是听从我的劝告，
或是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
克洛林达便静听他的叙述：

二十一

“埃塞俄比亚有个国王塞那波，①
也许现在仍旧在位，
他和他的黑人臣民
都信奉耶稣基督。
我是穆斯林，沦落为奴，

---

① 塔索叙述的克洛林达身世的第一部分模仿了希腊赫里奥多罗的《埃塞俄比亚人》，亦称《泰亨纳斯和卡里克莱亚的爱情》。那部作品写的是埃塞俄比亚的黑王后房里有一幅波塞奥和安德罗梅达的大画像，她看得过于专注，生下一个白女婴卡里克莱亚。王后给她女儿留下一封信，信中说：“太阳为我作证，如果你出生不久就从我身边被夺走，遗弃荒野，不让你父王希波斯达看见，那并不是为了夺去我的女儿，遗弃你；我要在你和世人面前诚挚地说明你遭遗弃的原因。

“你来到人世，皮肤是埃塞俄比亚人少见的白色，我当即明白，那是因为我过多地观看安德罗梅达的画像，因此像她一样，在不祥的时辰怀了你。当时我敢肯定你的肤色会使人怀疑我的贞节，为了避免羞辱地死去，我才把你交给无常的命运。”(《埃塞俄比亚人》，卷四)赫里奥多罗的这部小说是希腊人留传下来的同类最好作品之一，风格自然清新，详尽地反映了四世纪埃及的情况。阿米奥特的《埃塞俄比亚人》法文译本在《耶路撒冷的解放》出版前几年就已问世，在法国享有盛名，这期间塔索在卡洛斯九世的宫廷访问，因此塔索诗中克洛林达的故事取材于该书并不奇怪。

弗兰西斯科·阿尔瓦莱斯的奇特的作品《埃塞俄比亚史》在此前后出版，这部作品内容翔实，可称作是介绍该国的传世之作，塔索无疑也作了参考。根据古代人的概念，埃塞俄比亚包括非洲内陆黑人居住的所有国家，特别是埃及以远、一度称为努比亚和阿比西尼亚的地区，那些民族在古代组成了许多强大的国家，希腊人称他们为埃塞俄比亚人，普里尼奥曾列出四十五个国家。

净身后侍候贵家妇女，
在王后宫闱听从差遣，
王后虽黑，容貌却无比艳丽。

二十二

“塞那波对王后宠幸非常，
爱情炽烈有如熊熊烈火。
但是妒忌的冰层逐渐形成，
折磨着国王愚蠢的心灵，
他不愿常人睹见王后容貌，
甚至把她藏过星星的窥视。
王后贤淑谨慎，毫无怨艾，
认为顺从国王是最大的幸福。

二十三

“王后寝宫有幅壁画，
描绘宗教故事虔诚人物。
其中有个少女皮肤白里透红，
险遭一条毒龙的残害，
一个持矛骑士见义勇为，
刺死怪物，满地血泊。
王后经常伫立画前，
肃然祈祷，忏悔罪过。

二十四

“其时王后已有身孕，
足月后娩下一个女婴。

女婴就是你，皮肤白净，
王后比见到鬼怪更为吃惊。
她深知国王妒忌的秉性，
如果发现你肤色不同，
准会起疑，认为她另有私情，
于是决定将你藏隐。

二十五

“王后决定找个新生的女婴，
移花接木，把你代替。
王后塔楼与世隔绝，
只有侍女和我陪伴，
我是她忠诚的奴仆，
她便把你托付与我，未经洗礼，
因为根据当地的习俗，
婴儿出生两月才行此礼。

二十六

“她哭着把你交到我怀里，
叮嘱我带你去远地养育。
她依依不舍，悲痛欲绝，
不停地搂你，同你告别。
她吻你，泪水沾湿了你脸蛋，
泣不成声，屡屡打断了哀叹。
最后她抬起泪眼：
‘天哪，你洞察一切，深知我心，

二十七

“‘我的心始终纯洁，
我的身体和床铺也清白无瑕，
我并不是为我自己祈求，
我有愧于你，犯了许多其他罪孽；
我只求你可怜我无辜的女娃，
从小就吃不到母奶。
求你保佑她像母亲一般贞洁，
但别像母亲那样不幸。

二十八

“‘还有你，天国的战士，
你救了少女，免遭毒龙馋吻，
我曾向你焚香膜拜，
在你祭坛奉献黄金和蜡烛，
请你也为我的女儿祈祷，
保佑她一生逢凶化吉。’
王后说到这里心肺俱裂，
脸色死白，花容失色。

二十九

“我接过你，泪流满面，
把你藏在篮里，盖上花草树叶，
避人耳目，悄悄离开塔楼，
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我挑一条偏僻小路，

走进了幽暗的树林，
突然发现一头母虎
目露凶光，朝我走来。

三十

“我吓得魂飞魄散，慌了主意，
爬上一棵大树，把你留在草地。
可怕的猛兽朝篮子走去，
笆斗大的脑袋对准了你。
它忽然显得十分温顺，
盯着你的眼光也和善平静，
它挨近你，用舌头舐你，
你也伸出小手抚摸，朝它直笑。

三十一

“你同母虎戏耍，毫不惧怕，
把你的小手凑近它血盆似的嘴巴。
母虎露出乳房，侧身躺下，
你含着奶头贪馋地吮吸。
这等惊人的奇事世上少见，
我在树上看得目瞪口呆。
母虎见你喝足乳汁，
缓缓起身，回进树林。

三十二

“于是我从树上下来，
抱起你继续赶路，

最后在一座小村子旁边落脚，
隐姓埋名，将你养育。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一晃过了十六个月，
这时你开始牙牙学语，
迈开小腿摇摇晃晃地走路。

三十三

“我已经进入老年，
身体情况大不如前，
王后分手时给我不少珠宝，
我相当有钱不愁吃穿，
我对流浪生活感到厌倦，
渴望回到自己的故园，
寻找旧时的伙伴，
在家乡安度晚年。

三十四

“我带着你离开了村落，
返回埃及我的祖国，
半道上一条河流挡住去路，
身后又突然出现一伙匪徒。
我怎么办？我想逃命，
又不忍撇下你。
我便纵身跳进水里，
一手托着你，一手划水游泳。

三十五

“滚滚流水汹涌湍急，
河中央波涛回转冲激，
我游至中途被卷入旋涡，
身不由己往下沉没。
我松手放开了你，
波浪却把你托起，
凭借风势送上柔软的沙滩，
不久后我也气喘吁吁游到岸边。

三十六

“我抱起你，喜出望外。
当天深夜，一片静寂，
我在梦中看见一个武士，
拔剑出鞘，对准我鼻子，
声色俱厉呵斥说：‘我命令你
遵照孩子母亲的嘱咐：
替上天宠爱的这个孩子洗礼，
由我负责守护孩子。

三十七

“‘我卫护她，使猛虎心生怜悯，
使无情波涛能通人性，
我在你梦中传达天意，
你若执迷不悟，噬脐莫及。’
我一惊而醒，天明继续赶路，

把洗礼之事抛在脑后，
我认为我信奉的是原旨真教，
梦境荒诞，不足为信。

三十八

“我不理睬你母亲的嘱咐，
隐瞒真情，让你信奉异教。
你逐渐成长，英武勇敢，
超过了女性，甚至一般男人，
你的功绩赢得了极大名声。
以后的事情你都了解，
我一直在你身边从未离开，
既是奴隶，又像是父亲，

三十九

“昨日凌晨，我睡得昏昏沉沉，
在梦中又见到那个武士，
目光比前次更凶狠，
声调也比上次严厉。
他说：‘克洛林达必须弃暗投明，
她终究要皈依基督，
你再顽抗，决无好下场。’
说罢，他腾空而去无影无踪。

四十

“亲爱的，看来上天发怒，
要降罪于你，给你惩处。

也许你与你父母的信仰为敌，
使上天大为不悦，
也许他们的教义是真理。
我请求你重新考虑。”
阿尔塞特长叹一声；克洛林达陷入沉思，
因为她也梦到了相同的情景。

四十一

最后她泰然自若地说：
“你从小灌输给我的教义，
今天却要我对之怀疑，
我继续信仰我心目中的真理，
决不畏缩不前，改变主意，
临阵脱逃，为天下英雄耻笑，
即使面前是狰狞可怖的死亡，
我也要恪守原议，坚持到底。”

四十二

她好言抚慰阿尔塞特；
执行任务的时刻已到，
她便离帐去同阿干特会合，
一起出发去闯龙潭虎穴。
巫师伊斯梅诺前来
对他们叮嘱鼓励一番；
给了他们两个硫磺沥青团
和一个藏有火种的铜球。

四十三

月黑风高，四下阒无人声，
两人悄悄通过山岗丘陵，
功夫不大，便已接近
敌人修理战车的地点。
一见目标，两人勇气倍增，
心脏剧跳，几乎迸出胸膛，
大步上前，准备动手纵火。
此时哨兵吆喝，询问口令。

四十四

两人一声不吭，只往前闯，
哨兵报警，大声呼喊：
“拿起武器，投入战斗！”
两人不再隐蔽，直扑上前。
刚一交手，便把哨兵打散，
长驱直入，突破了警戒圈，
来势之猛，有如闪电，
又如炸雷，落地开花。

四十五

无数十字军战士挡住他们去路，
亮晃晃的钢剑对着他们前胸，
但他们完成任务的决心岿然不动，
他们取出火种，点燃硫磺沥青，
抛向庞大的战车，烈焰呼地窜起。

火光烛天，灿烂的星辰为之失色，
有谁能形容那吞没战车的火舌？
有谁能描绘那滚滚浓烟？

四十六

烟雾迷漫，火星迸溅，
挟着无数火球升腾盘旋。
火借风势，风助火威，
汇成一堆巨大的篝火。
法兰克人见状大惊，
纷纷披挂拿起武器。
战车喀喇一声坍塌，
大量辛勤劳动毁于片刻。

四十七

两队十字军士兵
闻警朝火场赶来。
“我拿你们的鲜血来灭火！”
阿干特吆喝着上前迎战。
增援的部队逐渐壮大，
有如雨后暴涨的河流，
阿干特且战且退，
同克洛林达撤到一个山岗上。

四十八

耶路撒冷敞开金门，①
国王在内率众接应

英雄出击告捷归来。
两人刚跳进门槛，
法兰克人接踵而至，势如潮涌，
索里曼打退最前面的追兵，
手忙脚乱关上城门，
克洛林达却被留在城外。

四十九

城门正要合上之际，
克洛林达倏地跳出门外，
因为她挨了阿里蒙一剑，
睚眦必报，返身又去厮杀。
女战士这一鲁莽之举，
阿干特当时并未注意：
人群纷沓，尘埃翻滚，
天色昏暗，周围难以分辨。

五十

克洛林达手刃阿里蒙，
方始解了心头之恨，
这时发现城门已经关闭，
周围全是敌人，不免大惊。
她又发现混乱中无人理会自己，
情急智生，想出一条脱身之计：

---

① 金门原称部族门，是十字军东征时期耶路撒冷八个城门之一。该门有两扇，分别出入。拉丁族国王治理时期，金门只在复活节前的星期日游行时开放，后来穆斯林将其堵死。

她混入法兰克人中间，
权且冒充十字军一员。

五十一

正如一条饿狼捕杀了猎物，
脱离混乱，悄悄返回巢穴，
克洛林达凭借黑暗的掩护，
也想溜之大吉，金蝉脱壳。
坦格雷多踝观四方，
在远处见她杀死了阿里蒙，
又见她有脱身之意，
立即赶来，紧追不放。

五十二

坦格雷多认为她是条好汉，
准备挑战，同他一分高低。
克洛林达绕过山岗，
想从另一座门进城，
坦格雷多紧紧尾随，并不掩藏，
盔甲武器发出磕碰的声响，
克洛林达闻声回头："来者是谁，
你给我带来什么？"答复说："战斗和死亡。"

五十三

"二者你都将得到，"她摆好架势说，
"自取灭亡的人我从不拒绝。"
坦格雷多见对方没有坐骑，

便纵身下马，徒步迎战。
两人紧握手中武器，
冲上前去，挥剑砍杀；
两人互不服气，高傲无比，
仿佛两头暴怒的公牛。

五十四

这一场搏斗惊天动地，
应有阳光见证和广阔场所。
夜晚却把值得记忆的事迹
掩盖在黑暗里，湮没无闻。
容我揭开夜幕一角，透进亮光，
把壮丽的场面传给后代子孙：
它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里，
与日月同光，千秋永存。

五十五

两个战士既不腾挪，也不闪避，
在这种场合下技巧纯属多余。
他们不虚晃一剑，声东击西，
昏暗和愤怒不容施展诡计。
两把钢剑猛烈相磕，
四条腿始终站稳原地，
但他们的手臂从不停息，
每次挥剑也必定中的。

五十六

冒犯激发了报复心，
报复反之又加剧了冒犯；
二者相互促进，与时俱增，
搏斗的激烈程度趋于白炽。
两人打得难解难分，
钢剑已经不够使唤，
护手、头盔和盾牌
都用来猛击对方。

五十七

坦格雷多强壮的手臂
三次抱住对方，三次都被挣脱，
扭抱的方式不是情人，如胶如漆，
而是仇敌，要拚个你死我活。
两个战士重新挥剑厮杀，
剑刃沾上了伤口淌出的鲜血，
两个战士累得气喘吁吁，
便脱离接触，略事休息。

五十八

两人对视，用剑拄地，
支持着负创的肢体。
东方天际露出晨曦，
稀稀落落的星辰黯然失色。
坦格雷多发现对方浑身血污，

自己受伤不重，不禁沾沾自喜。
啊，人类的心何等愚蠢，
命运稍加青睐，便忘乎所以！

五十九

不幸的人，你有什么值得高兴？
胜利和荣誉只能给你带来悔恨！
对方的每一滴血在你有生之年
都将使你付出涌泉般的泪水。
两个血迹斑斑的战士默默对视，
取得少许喘息的时间。
坦格雷多首先打破沉默，
开口询问对手的姓名：

六十

"我们的决斗应该博得彩声和见证，
可是命运不容我们享有这份荣幸，
雁过留声，人死留名，
我们的业绩不能没没无闻，
在战斗间歇我有个要求，
请你告诉你的出身和姓名，
无论胜负生死，我可以明白
死于谁手，或者打败了何人。"①

① 克洛林达出耶路撒冷时不带标志和纹章，由于骑士的种族和出身只能通过甲胄辨认，如无标志，对方有权询问姓名，以了解对手身分。根据比武和个别格斗的法则 拒绝报出姓名是不光明和无礼的。

六十一

女战士回答说："你白费口舌，
我没有通名报姓的脾气，
你只消知道站在你前面的
是烧毁战车的两人之一。"
坦格雷多一听怒火又起，
"你这人太狂妄无礼，"
他喝道，"既然你不懂规矩，
我们只有在剑上一见高低。"

六十二

怒火又在他们胸中燃起，
尽管体力不支，重新举剑厮杀。
技术和膂力不复存在，
只有意志较量，惊心动魄！
在剑刃的劈刺下，甲胄破裂，
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如果说两人一息尚存，
全凭愤怒在支撑。

六十三

北风南风推波助澜，
爱琴海波浪滔天，
狂风虽然已经停息，
海面汹涌澎湃久久不绝；
两个斗士失血过多，

挥剑的手臂已软弱无力，
但仍旧保持最初的狠劲，
连连给予对方打击。

六十四

悲惨的时刻终于来到，
克洛林达大命难逃。
坦格雷多的剑锋直刺她酥胸，
深深插入，贪婪地索取鲜血；
覆盖她乳房的金丝内衣，
顿时被热血染得通红。
女战士感到生命迅速消逝，
两腿发软，难以支持。

六十五

坦格雷多乘胜进迫，
狠狠揪住重创的少女。
克洛林达颓然倒地之际，
声音微弱说了最后的话语；
信仰、慈悲和希望之心，
在上帝的启迪下油然而生：
她生时违背了上帝，
临终时上帝并不将她抛弃。

六十六

“朋友，你胜利了：我宽恕你……
宽恕我吧，我的肉体无所畏惧，

请你宽恕我的灵魂，
替我举行洗礼，洗净我的罪孽。”①
她的声音断断续续，有气无力，
但一种难以形容的悲哀和甜蜜
深深拨动了坦格雷多心弦，
使他恼恨全消，涌出热泪。

六十七

离他们格斗地点不远的山麓，
有一条小溪潺潺流过。
坦格雷多用头盔盛了清水，
伤心地回来履行虔诚仪式。
他替陌生的对手褪下头盔，
双手微微颤抖。一见面容，
竟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心上人，
不禁呆若木鸡，几乎当场昏厥。

六十八

心事未了，不能昏厥，
他强忍悲痛，使出仅存气力，
替伤在剑下的人施行洗礼，
让她进入天国，得到永生。
他念念有词开始祝祷，

---

① 临终时举行洗礼在骑士时代是常见的，塔索这一章描绘的情景在十三、十四世纪的传奇中俯拾皆是：不信奉上帝的人死前要求洗礼，以清除全部罪孽。格林·德蒙特格拉夫的传奇中有这么一个奇特的插曲：巨人罗巴斯特罗削发为僧，替一个皈依上帝的撒拉逊人举行了洗礼，赦罪以后，朝他猛击一拳，以免他重蹈覆辙。

克洛林达面露欢愉的微笑，
她在临终的甜美时刻仿佛说：
"天国为我敞开大门，我安然归去。"

六十九

她白皙的脸上泛出美丽的淡青，
有如百合花丛中一片香堇，
她两眼凝视着天空，
天空和太阳仿佛也另眼相看；
她抬起冰凉的手
伸给坦格雷多表示和解。
美丽的少女香消玉殒，
似乎进入甜美的梦境。

七十

眼看美丽的少女溘然死去，
坦格雷多丧失了生活的意义；
剧烈的悲痛使他心肺俱裂，
他万念俱灰，再也无力支持。
他胸中热气全部消失，
手脚冰冷，脸色死白，
瘫倒在克洛林达身边，
躺在她的血泊之中。

七十一

生命对他已失去了意义，
灵魂几乎切断脆弱的维系，

摆脱肉体，鼓起翅翼，
追随那个美丽的灵魂逸去；
恰好有一小队法兰克人
外出汲水经过附近，
发现了躺在少女身畔的骑士，
气息奄奄，性命危殆。

七十二

小队头目还在远处
就认出坦格雷多的甲胄，
赶到近前惊骇地发现
两个骑士双双气绝。
克洛林达的勇敢使他钦佩，
虽属异教也不忍遗尸荒郊，
便命令士兵抬起两人，
转回坦格雷多的营帐。

七十三

一路轻微的颠簸，
坦格雷多悠悠苏醒，
发出微弱的呻吟，
表明他一息尚存。
另一具躯体毫无动静，
生魂早已离开了躯壳。
两人被抬回营地，
停放在两处帐篷里。

七十四

侍从们围上垂死的骑士，
尽心地给予照料治疗，
坦格雷多缓缓睁开眼睛，
听到周围的唏嘘，感到手的触摸；
但他神志恍恍惚惚，
仿佛不信自己仍在人世。
他终于认出了侍从和营帐，
声调凄苦地说：

七十五

"难道我还活着，还在呼吸？
还看到这不幸日子的可憎阳光？
它是我残酷业绩的见证，
却要我重新面对我的罪行！
唉，造化能用各种方法伤人，
给人带来屈辱的死亡，
你为何对我手下留情，
为何不结束我的生命？

七十六

"你刺透了我的胸膛，
可怕的苦楚折磨着我的心；
你一向残酷无情，
也许认为用死亡结束我的痛苦，
不足以解你心头之恨。

作为不幸情人的典型，
我将苟延残喘，抱恨终身，
备受煎熬，五内俱焚。

七十七

“我将忍受折磨和焦虑，
满腔悲愤，漂泊天涯，
我将害怕夜晚的黑暗，
因为它使我想起自己铸成的大错；
我将害怕白天的阳光，
因为它是我鲁莽的见证。
我将永远憎恨我自己，
自我流放却永远不能逃避。

七十八

“哎，那贞洁美好的躯体，
现在遗弃在何地？
它没遭到我狂暴的摧残，
是否已被贪婪的野兽吞噬？
哎，甜美尊贵的躯体，
竟成了野兽的珍馔！
它非但为我在夜里所伤，
白天还饱了野兽的馋吻。

七十九

“我要回到先前格斗的场地，
如果找到你珍贵的遗体，

我就厮守在旁边，
加以保卫再也不离去，
如果已经被野兽吞食，
我宁愿葬身那些野兽的口腹，
只要能同你在一起，
任何墓穴对我都合适安逸。”

八十

不幸的骑士正在悲痛地倾诉，
一听说他哀悼的遗体就在近处，
满脸愁容顿时消失，
仿佛阴霾被阳光驱散；
他挣扎着下床不顾劝阻，
拖着伤痛的肢体，
迈着疲软的脚步，
艰难地走向她躺着的地点。

八十一

他走到近前，看到雪白的胸脯上
由自己造成的可怕的创伤，
夜空一般宁静的面庞
没有半丝血色和容光，
心头一阵悔恨和剧痛，
不是侍从搀扶，早就倒在地上。
他喊道：“你的容貌美化了死亡，
却不能给我凄苦的命运带来甜蜜。

八十二

“啊，美丽的手，你曾伸给我，
作为和解友好的表示！
我再握你时已是隔世。
啊，美好的肢体，
你们何其不幸，
成了我乖戾暴怒的牺牲。
啊，我的眼睛，同我的手一般冷酷，
看到我一手造成的伤害竟然无动于衷。

八十三

“你看到惨状而置之不理，
既然不流泪，就以血代替！”
他说到这里哽噎不已，
痛不欲生，只求一死，
他自己撕掉绷带，伤口迸裂，
鲜血汩汩流出；
假如不是剧痛使他丧失知觉，
自戕可能使他立时气绝。

八十四

他给抬回床上，重新裹伤止血，
逸出的灵魂又回到躯体。
与此同时，他不幸与悲痛的消息
迅速传遍了营地，
虔诚的统帅戈弗雷多

和他最忠诚的朋友闻讯前来。
但是真挚的劝告和友好的慰问
都不能减轻他心灵的苦恼。

八十五

正如敏感的肢体受了重创，
手的抚摸反而加剧疼痛，
朋友们的善言安慰
只能勾起心中的悲伤。
隐士佩德罗德高望重，
像牧人对待有病的羔羊，
他指出坦格雷多的迷惘，
治病救人，语重心长：

八十六

“哎，坦格雷多，坦格雷多，
你怎么会和以前判若两人？
你为什么对劝告充耳不闻？
什么迷雾蒙住了你的眼睛？
你的不幸是上帝给的教训，
难道你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他呼唤你迷途知返，
快快回到以前的道路。

八十七

“作为基督的骑士，
你忘了自己崇高的职责，

沦为叛逆上帝的少女的俘虏，
多么可耻的蜕化变质！
上帝一怒之下给你惩罚，
对你荒唐的过错稍加鞭挞，
要你幡然悔悟，拯救自己，
你怎么胆敢拒绝上帝的恩惠？

八十八

“你竟敢拒绝上帝的好意，
违抗他的意旨？
你沉溺于悲痛绝望，
自暴自弃，丧心病狂，
走向无底深渊而不自知。
我要求你猛然醒悟，
节制这种丧失理智的痛苦，
以免身心俱灭，万劫不复。”

八十九

对于永恒惩罚的恐惧，
使坦格雷多不敢自绝于上帝。
他打开心扉接受安慰，
剧烈的痛苦逐渐减退，
尽管他仍悲叹唏嘘，
时而伤心地自言自语，
时而抬眼向天倾诉，
仿佛他心上人的灵魂在天空听取。

九十

他嘶哑地向她呼唤祈求，
从黄昏痛哭到天明，
正如被顽童掏了巢的夜莺，
为失去雏鸟而悲鸣，
他如泣如诉的啼声
回荡在夜晚的树林。
天亮时坦格雷多泪眼惺忪，
困乏地悠悠进入梦境。

九十一

心爱的克洛林达出现在他面前，
身上的衣服缀着繁星点点，
璀璨的光芒没有盖罩她的魅力，
反而把她的容貌衬托得更娇艳。
她款款走来，面露同情和怜惜，
替坦格雷多擦干眼泪：
“忠诚的朋友，我很幸福，
让我的欢乐驱散你的悲哀。

九十二

“我的幸福要归功于你，
你无意中剥夺了我尘世的生命；
但由于你的虔诚，我回到上帝怀抱，
在天使和圣徒中间得到永生。
我在那里无忧无虑，充满爱心，

我相信天国也有你一席之地，
那里的太阳永远不落，
你可以享受天国和我的美丽。

九十三

“莫要消沉，堵塞通往天国之路，
你不能被自己的感情征服，
要活下去，你知道我爱你，
我在天国衷心为你祝福。”
她说话时满怀深情，
明亮的眼睛皎若晨星；
接着她在流光溢彩中隐去，
给英雄的心中留下新的希望。

九十四

坦格雷多醒后心情比较平静，
不再固执己见拒绝治疗，
他吩咐掩埋克洛林达遗体，
心上人给了他继续生活的勇气。
战争时期不可能找能工巧匠
精雕细琢修一座大理石坟墓，
但仍尽当时条件允许
选了一块美石凿成墓碑。

九十五

两行战士手持火炬井然有序，
扛着石碑竖放在墓前，

死者的盾牌、盔甲、武器
挂在松树上供人瞻仰。①
次日，坦格雷多挣扎起床，
拖着伤痛未愈的身体，
怀着虔诚崇敬的心情，
亲自去克洛林达墓前凭吊。

九十六

坦格雷多黯然伫立墓前，
凝视着魂系梦萦的墓石，
脸色惨白，浑身冰凉，
仿佛化成一尊石像。
最后他失声恸哭，泪如泉涌，
抽噎着说："可爱可敬的石墓，
你里面埋藏着我火热的爱情，
你外面浇洒着我悲痛的泪水。

九十七

"你不是死亡的归宿，
而是蕴藏爱情的场所；
我在近旁感到了你的烈火，
那么甜美，那么炽热。
啊，生死殊途，再见无缘，
请向墓中我钟爱的骸骨

① 贵族骑士把武器和纹章挂在树干上是骑士时代的习俗。骑士祷告忏悔时脱下甲胄，挂在榉树或松树枝上，见到者都必须尊重，如有鲁莽的战士想据为己有，将引起殊死决斗。

转致我的叹息和亲吻，
还有我痛苦的泪水。

九十八

“假如她美丽的灵魂
再看到她美丽的躯壳，
决不会嗔怒你的好心和我的痴情，
因为天国没有鄙夷和憎恨。
她已经宽恕了我的过错，
这一信念使我有勇气生存。
她知道我的过错出于无心，
不会拒绝我至死不渝的爱情。

九十九

“我怀着对你的爱死去多么幸福，
今天我在你墓前徘徊逡巡，
如果能与你同穴长眠，
我会感到加倍幸福。
如果我们的灵魂重逢在天国，
我们的骸骨埋葬同一墓穴，
生前的愿望死后实现，
我心满意足，别无他求！”

一百

与此同时，被围困的城里
纷纷传说克洛林达的噩耗。
一经证实，人们奔走相告，

不出多久，家喻户晓。
悲恸呻唤之声沸沸扬扬，
似乎敌人已经攻破城墙，
仿佛法兰克人的火与剑
已经在蹂躏民舍与寺院。

一百〇一

阿尔塞特悲伤欲绝，
引起大家的注目和同情。
他不像别人那样放声大哭，
因为他的悲痛过于强烈；
他在苍苍白发上洒满尘土，
自己抓破了胸口和面部。
老人以这种方式表达痛苦，
阿干特排开围观的人群说：

一百〇二

“我刚一发现
勇敢的女战士留在城外，
我当即打算返身退出，
和她共患难同命运。
为了防止发生不幸，
我好话说尽，
求国王下令打开城门，
但我的请求没有获得恩准。

一百〇三

“唉，假如我能出城，
也许救了女战士的性命，
至少在她血染的土地上
问心无愧地阖上我的眼睛。
但是我能有什么作为？
人和上天另外作出安排：
她终于身遭惨死，
此仇不报，我死不瞑目。

一百〇四

“皇天在上，耶路撒冷城在下，
我阿干特发誓要杀法兰克凶手，
假如我的誓言不能实现，
就让雷电劈开我脑袋。
我要刺透坦格雷多心脏，
让乌鸦啄食他的尸体，
我不为死者报仇雪恨，
永远不放下手中钢剑。”

一百〇五

阿干特的壮语豪言，
博得众人齐声喝彩；
他以为报仇之事指日可待，
胸中气恼渐趋平息。
啊，无用的誓言！

虚妄的希望将被事实粉碎。
阿干特以为胜利已经在握，
决斗时却被对手制服。

第十三章

伊斯梅诺在森林里布满了魑魅魍魉，吓退前来伐树的战士。坦格雷多亲自前去，但怜悯之心使他消失了勇气。酷烈的干旱折磨着基督徒，一场及时豪雨使他们绝处逢生。

一

战车替围城带来严重威胁，
虽已焚毁成为一堆灰烬，
伊斯梅诺为了确保安全，
立即着手策划新的阴谋；
他要千方百计阻止法兰克人
去附近树林采伐木材，
不能让他们另建战车
再用来攻打锡安城。

二

离十字军营地不远，
山谷僻静，有片树林，
郁郁苍苍，古木参天，
枝叶密匝，阴森可怖。①
即使烈日当空的正午，

树林里光线惨淡，
仿佛乌云密布的天空，
白昼与黑夜难以区分。

三

太阳西沉，黑夜渗透树林，
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阴影、迷雾和恐怖的气氛，
使人血液都会冷凝；
牧人从不向林边驱赶牲畜，
旅人倘若不是迷路，
决不贸然进入树林，
而是避而远之，绕道而行。

四

女巫们在林中同情夫幽会，
他们夜间驾云前来赴约，
形状丑恶，千奇百怪，
有的是毒龙，有的是山羊：
群魔乱舞，兽欲横流，
纵酒狂欢，杂交野合，
他们从淫邪的狎游中

---

① 围攻耶路撒冷期间，十字军发现树林是历史事实，编年史家均有记载。树林离圣城十里格左右，现名萨隆树林，它外貌并不阴森可怖。塔索创作史诗时，欧洲人开始涌入美洲，有关新大陆的原始森林和珍禽异兽的海外奇谈在欧洲流传甚广，启发了诗人的想象。十六世纪巫术盛行，认为只要念某种咒语就能使人受妖魔控制，塔索描写伊斯梅诺驱役鬼魂也不足为奇。

取得欢乐和满足。

五

当地居民对此深信不疑，
不敢攀折林中一根树枝，
法兰克人为了建造战车需要，
闯入可怕树林砍伐木材。
巫师伊斯梅诺采取对策，
次日深夜万籁俱寂，
他来到树林施行法术，
在地上书画圆圈和神秘的符箓。

六

巫师跣足伫立圆圈中央，
喃喃念着恶毒的咒语。
三次转身面向东方，
三次转身朝着日落的方向，
三次挥动手中的魔杖，
法力之大能使墓中死人起来走动，
三次用赤脚跺着土地，
声调可怖地说出如下话语：

七

“听着，你们这些触犯天怒
打入地狱的幽灵：
你们这些兴风作浪，
在空中游荡的孤魂；

你们这些掌管刑罚，
折磨恶人的牛鬼蛇神；
地狱的主宰和全体居民，
听我调遣，急急如敕令！

八

“你们要占领这片树林，
看守我点交给你们的树木。
每棵树上都要有幽灵依附，
仿佛是人的躯壳和衣服，
法兰克人刚举斧砍伐，
就会吓得丧魂落魄。”
巫师说话时声色俱厉，
竭尽威胁恐吓之能事。

九

话音刚落，夜空的珠宝首饰
顿时收敛光芒，黯然失色；
月亮躲进云层后面，
不再抛头露脸。
巫师连连厉声暴喊：
“地狱鬼魂，为何懈怠，
迟迟不来听我调遣，
难道要我发出更厉害的咒语？

十

“咒语虽然没有念出，

休要忘了我的无边法力：
只要我咬破舌尖，
吐出那个可怕的名字，
冥府都会鸡犬不宁，
冥王也得俯首听命。
难道你们不信……？”他欲言又止，
因为他的命令已经执行。

十一

无数幽灵纷至沓来，
聚集在巫师周围，
有的原本就在空中游荡，
有的来自阴森的岩洞地穴；
大天使的警告记忆犹新，①
他们心有余悸，磨磨蹭蹭，
天使虽不准他们干预双方战争，
但没有禁止他们在枝柯间栖身。

十二

巫师的计划付诸实现，
兴冲冲回来向国王报告：
“王国安全已经确保，
陛下可以高枕无忧，
我作了妥善安排，
法兰克人休想重建战车。”

---

① 参见第九章63—66节。

接着他把施法经过
一五一十向国王叙说。

十三

巫师又说："除此之外，
我还有振奋人心的消息。
陛下知道，火星和太阳
即将在狮子座相遇，
那时候风、雨和露水
都减轻不了如火的炎热，
种种天文迹象表明：
严重干旱在所难免。

十四

"我们将要遭到的干旱炎热，
连那沙蒙和加拉曼托人都罕见。①
城里有许多蓄水池和荫凉去处，
我们以逸待劳还能忍受；
法兰克人驻在不毛之地，
天时地理都对他们不利；
他们十之八九疲惫病倒，
埃及军队取胜不费吹灰之力。

---

① 那沙蒙和加拉曼托是非洲古时两个民族。前者居住在地中海沿岸西德拉海湾、现为特里波利城一带。那沙蒙人骠悍骁勇，以掳夺为生，罗马人对他们发动了持久残酷的战争，消灭了这一民族后，罗马皇帝多米西亚诺（公元51-96）在元老院宣布："我要消灭那沙蒙人，他们已不再存在……。"加拉曼托人在萨哈拉以东沙漠中居住。

十五

“陛下不费一兵一卒即可取胜，
没有必要再同命运抗争。
切尔克斯人逞匹夫之勇，
不甘寂寞，跃跃欲试，
假如他向陛下请缨，
应设法遏制他的蛮劲，
老天保佑，陛下不久即能得到安宁，
敌人将遭血光之灾，难以逃命。

十六

这番话使阿拉丁大为宽心，
不再害怕锐气方盛的敌人。
但他继续加固城防，
动员了全体士兵、奴隶和百姓。
城墙多处被攻城木撞坍，
在他督促下已部分修复，
其余残缺和危险部分
修缮工作也不停顿。

十七

话分两头，虔诚的博伊龙
在造好战车和其他器械之前，
不愿士兵们贸然攻城，
以免付出无谓的牺牲。
他吩咐工匠们进入树林，

砍伐树木，取得必需的材料，
次日黎明，工匠们结队出发，
恐怖的景象却使他们止步。

十八

正如胆怯的小孩
不敢看想象中的幽灵，
害怕夜晚的黑暗，
以为满是妖魔鬼怪；
工匠们感到莫名的恐怖，
却不知道原因何在，
疑惧本身造成幻觉，
满眼都是魑魅魍魉。

十九

工匠们仓惶逃回，狼狈不堪，
众说纷纭，情况混淆不清，
听者不信他们的无稽之谈，
对他们大加嘲弄调侃。
统帅戈弗雷多作出决定，
精选一队勇敢的士兵，
护送工匠们再进树林，
替他们打气壮胆。

二十

树林已被妖魔占领，
法兰克人再度接近，

只见阴雾缭绕，阴风惨惨，
不由得打个寒噤。
但他们怕被耻笑，
强压心头的恐惧，
故作镇静，继续行进，
終于来到魔法控制的树林。

二十一

林中突然传出可怕的声音，
仿佛天崩地裂，
狂风吹折枝叶，
或者波浪冲击礁石。
各种声音错综交织，
混杂着狮吼和蛇的咝响，
狼嚎和熊的咆哮，
又如号角和雷电争鸣。

二十二

基督徒们大惊失色，
手脚都不听使唤，
这时要他们有进无退，
纪律和劝说也无能为力，
极度的恐惧压倒一切，
刀剑盔甲成了一堆废铁。
大伙四散奔逃，一人向统帅报告，
用这番话辩解自己的懦怯：

二十三

“帅座，林子里有股可怕的力量，
我们谁都不敢进入，
我可以发誓说，冥王普鲁东
已经把地狱迁进树林。
谁都不敢正眼相看，
除非心上有三重金刚石防护；
谁都不敢听里面的轰鸣吼叫，
除非心脏像大理石那么坚硬。

二十四

在场的众骑士中间
恰好有阿尔卡斯托：
此人生性鲁莽、胆大气壮，
不怕天、不怕地、不信邪，
不怕熊罴虎豹，
也不怕妖魔鬼怪，
地震、雷电和飓风，
什么危险全不放在心上。

二十五

阿尔卡斯托鄙夷一笑说：
“他不敢去的地方我去；
不管树林里多么阴森可怖，
我单枪匹马也要把木料采伐。
即使有青面獠牙的妖怪，

即使树林里鬼声啾啾，
面前是一条通向地狱的道路，
也挡不住我去执行任务。”

二十六

他在统帅面前夸下海口，
获准后便打点出发；
不久来到树林地界，
果然听到骇人的声响，
但他仍旧大胆果断，
并不因此回头或者止步；
他正要迈腿进入，
面前忽然升起一堵火墙。

二十七

熊熊大火越烧越旺，
烟雾翻滚，火舌伸吐，
把树林团团围住，
吓得伐木者不敢染指。
火柱升空，窜得老高，
形状像是塔楼城堡
以及庞大的战车，
守卫着新迁的地府。

二十八

啊，无数面目狰狞的妖魔
全副武装守着雉堞城垛！

有的目露凶光盯着阿尔卡斯托，
有的挥舞着武器向他示威。
他扭头就跑，说不上狼奔豕突，
而像猛狮遭到猎人追逐；
但毕竟是逃跑，五十步与一百步并无差别，
前所未有的恐惧使他身不由己。

二十九

起先他对自己不够认识，
逃远后才发现这是出于胆怯；
他生着闷气，羞愧不已，
痛恨自己太没出息。
他默不作声，茫然若失，
垂头丧气，离开林子；
刚才在众人面前自誉自诩，
如今无地自容，难以抬头。

三十

戈弗雷多传话召见，
他磨磨蹭蹭故意拖延。
最后硬着头皮前去，
答非所问，不敢抬眼。
统帅从他羞愧的神色
断定他也胆怯逃回，
便问："情况究竟如何？
是人为假象还是大自然的怪异？

三十一

“我的战士们中间
谁想到鬼地方察看，
尽可以去探索它的秘密，
替我们带回确切消息。”
统帅发了话，三天中间
大胆的战士们自告奋勇，
先后到那个可怕的树林，
但无不望而生畏，铩羽而归。

三十二

坦格雷多埋葬了心上人，
这时恰好回到营地，
他脸色苍白，心情沮丧，
不适于披挂上阵；
但他不顾危险劳累，
仍主动要求执行任务，
勇往直前的精神
给他增添了体力和胆量。

三十三

孤胆骑士毅然出发，
对不可知的危险加以探索，
不理会树林可怖的形状
和地震海啸般的怪响：
他只觉得心跳略微加速，

随即定下神，镇定自若。
英雄正要直闯魔林，
面前突然升起城堡形的烈火。

三十四

坦格雷多站住，暗暗寻思：
“全副武装在这里也无济于事，
难道我就这样投入熊熊大火，
饱妖魔鬼怪的馋吻？
为了崇高的共同事业，
固然应当抛头颅洒热血，
但作出无谓的牺牲，
也不是勇敢者所取。

三十五

“我回去伙伴们该怎么说？
再到哪个林子去采伐树木？
戈弗雷多志在必得，
总要有人执行任务。
这些烈火或许只是假象，
我闯进去看看究竟如何？”
他说罢就冲进火海，
百世流芳的英雄气概！

三十六

奇怪的是火势虽然吓人，
盔甲里面并不感到炙热；

即使那些烈焰不虚不幻，
此时此刻他也无暇顾及。
他刚闯入，大火顿时熄灭，
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浓雾，
阴冷潮湿，白昼成为黑夜，
但迷雾不久也消散。

三十七

坦格雷多十分诧异，但不畏惧；
他发现一切又恢复原状，
便坚定地开始巡视，
探索树林最深邃的秘密。
再没有什么怪异现象
阻挡在他前进的路上：
但是树叶浓密光线暗淡，
使他步子迈不快眼睛看不远。

三十八

他终于来到一片林中空地，
平坦宽敞，犹如阶梯剧场，
中间只有一株大柏树，
巍然屹立，仿佛一座金字塔。
他走到大树跟前，
发现树干上刻有符号，
龙飞蛇走，诡谲神秘，
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相似。

三十九

在那片天书般的符号中间，
他辨出几行能懂的叙利亚文字：
“狂妄大胆的战士，
居然闯进死亡的领域！
如果你还有自知之明，
不得扰乱这个隐秘的场所！
休要招惹不见天日的鬼魂：
生人与死者为敌决无好结果！”

四十

刻在树干上的文字如是说，
坦格雷多竭力琢磨思索。
与此同时，林子里阴风阵阵，
不停地拂过枝叶草丛；
形成一种微弱的声音，
仿佛人的呜咽呻吟，
恐惧、痛苦和怜悯
在听者心中油然而生。

四十一

坦格雷多拔剑出鞘，
猛砍那株高大的柏树。
咄咄怪事，树皮居然流出鲜血，
把周围的泥土染得通红！
英雄不禁打个寒战，

但继续挥剑，想明白究竟。
这时传来痛苦的呻吟，
仿佛地底墓穴发出的声音。

四十二

“唉，坦格雷多，”那声音说，
“你害得我够苦，别再赶尽杀绝。
和我相依为命的躯壳，
已经被你无端剥夺：
难道你还要戕贼这株树木，
使我的孤魂流离失所？
难道你杀了对手还不解恨，
死后也不让她安宁？

四十三

“我是克洛林达，不止我一个鬼魂
在这片凄凉的树林里栖身。
不分异教徒或法兰克人，
凡是在耶路撒冷城下丧生，
全在这里受到魔法锢禁，
仿佛关进一座大坟墓。
这些树干和枝叶都有灵魂，
你如砍伐就是伤生害命。”

四十四

正如高烧病人在迷梦中
见到了喷火怪兽和毒龙，

尽管他心存疑虑，
隐约觉得眼前是幻象，
但他仍惊骇不已，
只想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
痴心的情人终于胆怯，
在他认为的假象前退却。

四十五

他百感交集，心如刀割，
脉管里的血流停滞不动，
手中的钢剑跌落在地，
震撼他的不仅是恐惧。
心爱的少女浮现在眼前，
受了他伤害，不断悲叹抽噎，
他不忍心再看流出的鲜血，
不忍心再听哀怨的啜泣。

四十六

他的心坚强无畏，
死亡当前也从未退缩，
但在爱情面前如此脆弱，
竟被虚幻的形象和声音吓垮。
这时刮起一阵狂风
卷走了他落地的钢剑，
他再也不敢停留，扭头就走，
半路上捡起武器，逃出树林。

四十七

坦格雷多一路上头也不回，
不敢再看那怪异的树林。
来到统帅帐前喘息甫停，
定下心神报告说："帅座，
我带来的消息难以置信。
树林的形状和可怕的声音，
正如他们所说，
一点不假，完全属实。

四十八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熊熊火焰，
奇怪的是没有燃烧的材料，
火势蔓延形成一堵城墙，
城垛上有无数妖魔守卫。
我冲进火墙，并未受到灼伤，
也没有刀剑将我阻挡。
烈火突然变成漆黑的寒夜，
转眼又像白昼一般明亮。

四十九

"我敢说那些树木都有生命，
像人一样有感觉，有理性。
我听到它们发出声音，
至今还在我耳边呻吟。
每砍一剑都会流出鲜血，

仿佛是人的皮肉。
我承认自己软弱，不，不，
我再也不忍心去碰那些树木。”①

五十

统帅听坦格雷多说罢，
思绪万千，心乱如麻。
他考虑是否亲自出马，
去对付盘踞树林的鬼怪，
还是另找一处树林采伐，
虽然舍近求远，但阻力不大。
他正冥思苦想之际，
隐士佩德罗开口说话：

五十一

“帅座最好打消冒险的主意，
让别人去采伐树木为宜。
宣告敌人灭亡的战船
此刻已抵岸收起金色风帆；
摆脱羁绊的无畏战士

① 《坦格雷多的英雄业绩》一书的作者劳乌尔·德卡恩在该书第一百二十章断言坦格雷多在树林里发现了四辆现成的攻城战车。“他一见喜出望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前抚摸察看，喊道：‘伙伴们，上帝的赐予超过了我们的请求：我们寻找木料，却发现了造好的战车。’战友们闻声前来，额手称庆。坦格雷多立即派人回去报告。法兰克人得到这一喜讯一片欢腾，列队唱着赞歌前去树林。这件事似乎难以置信，但读者可从中看到上帝创造的奇迹。”编年史家中唯有劳乌尔·德卡恩提到这事，他对坦格雷多推崇备至，往往言过其实，不能轻信。

此刻已经离开了海滩。
攻克锡安，击溃异教徒
已是指日可待之事。”

五十二

隐士说话时满脸红光，
声调丝毫不像尘世中人。
虔诚的戈弗雷多不喜偷闲，
投身其它事务，进行部署。
此时太阳行至巨蟹宫，
大地给烤灼得铄石流金，
战士们汗流浃背，酷热难熬，
对统帅执行计划极为不利。

五十三

吉星全部从天空隐没，
恶煞统治了苍穹，
散发出有害的微粒，
不祥的气氛笼罩一切。
暑热越来越酷烈，
到处使人感到窒息；
夜晚比白天更为闷热，
第二天比前一日更恶劣。

五十四

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
裹着一团猩红的雾气，

不祥之兆显而易见：
又带来了灾难的一天；
傍晚时分，夕阳似血，
宣告次日的威胁，
加重了眼前的苦难，
预示着未来的危险。

五十五

烈日当空，发出炽热的光线，
放眼四望，人们只见
绿叶枯萎，鲜花凋谢，
青草干渴，奄奄一息，
土地坼裂，泉水涸竭，
万物都遭到天公的鞭挞，
升腾在空中的旱云，
仿佛是一团团火焰。

五十六

天空像是深邃的大煅炉，
看不到任何转凉的迹象：
风伯酣睡在深山岩洞，
空气凝滞，毫不流动；
即使偶尔起一阵风，
也是来自非洲沙漠，
燥热烦人，沉浊滞重，
刮得战士们胸闷气急，脸上灼痛。

五十七

太阳的高温渗透每个角落，
夜晚降临也未能缓和，
陨石、彗星和炽热的流火，
在它的帷幕上纵横交错。
悲惨的土地，月亮也变得悭吝，
不愿以甘露解救你的干渴，
花草和树木引颈翘望，
徒劳地企盼月亮赋予生命的汁液。

五十八

燠热的夜晚休想安睡，
法兰克人困倦不堪，
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但最大的折磨莫过于口渴，
国王阿拉丁心狠手辣，
下令在附近水源投毒，
所有的山泉溪流
都成了地狱的沼泽和臭水河。

五十九

宁静的西洛埃河原本晶莹清澈，
向十字军提供纯净的饮水，
如今污泥浊水几乎盖不没底，
再也不能给人以慰藉；
即使五月涨水时期的波河，

烟波浩淼的恒河，
或者七支分流滋润埃及的尼罗，
也解决不了战士们的干渴。

六十

他们如果见过树木葱茏的河岸，
河面水波不兴，银光潋滟，
如果见过阿尔卑斯湍急的山涧，
或者如茵芳草中的溪流，
此刻不禁浮想联翩，
清凉润湿的流水形象，
更使他们燥热欲狂，
干渴难熬，口鼻冒烟。

六十一

体魄坚强的战士们
披着沉重的铁甲行军跋涉，
万水千山视若等闲，
在敌人和死亡面前从不退却，
如今被炎热所困，
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脉管里流着液体的烈火，
把他们的精力消耗殆尽。

六十二

暴烈的战驹如今没精打采，
草料也引不起它们的兴趣，

疲软的四蹄难以站立，
耷拉着脖子垂头丧气；
昔日的威风不复记忆，
崇高的荣誉不再是激励：
缴获的战利品和华丽的装饰
反而成了它们的负担和累赘。

六十三

忠心的狗也有气无力，
顾不上为主人看家守夜，
它贴着地面吐舌喘息，
想找凉爽的空气解热：
造物赋予它奇特的呼吸方式，
让它散发体内的热度，
但吸入的空气更热，
再喘气也无多大帮助。

六十四

赤地千里，苦难的人们
在干渴燥热中受尽煎熬，
十字军战士对胜利已失去信心，
害怕更大的不幸还会来临，
营地里怨声载道，议论纷纷，
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牢骚：
“戈弗雷多还盼望什么？
难道他想等全军覆没？

六十五

“唉，他还有什么力量
能攻克敌人的高墙？
战车在哪里？难道他没有发现
上帝发怒的种种迹象？
无数不祥的朕兆
说明我们失去了上帝的保佑，
印度和埃塞俄比亚
都少有这么毒辣的太阳。

六十六

“戈弗雷多为保自己的权杖，
把我们赶上了绝路，
把我们当成下贱的牲畜，
好歹死活全然不顾，
他深知身为一国之王，
能替他带来莫大的好处，
为了个人私欲得到满足，
竟拿全军的性命当作赌注。

六十七

“唉，那个人号称虔诚，
慈悲宽厚，豪爽仁义，
为了保持虚假的荣誉，
把全军安危当作儿戏；
河涸泉竭，我们干渴难忍，

他却运来约旦河水
和克里特岛的美酒，
同他那帮人开怀畅饮，大吃大喝。”

六十八

法兰克人啧有烦言；
希腊人的首领也生贰心，①
他说：“凭什么要我在此卖命，
让我的部队减员折损？
如果戈弗雷多执迷不悟，
该晦的是他自已和法兰克人，
我们可不奉陪。”他也不声张，
率领部队连夜逃遁。

六十九

次日天明发现希腊人逃亡，
不少战士想学他们的榜样。
克洛塔里奥、阿德马罗，
以及另几位首领已不在人间，
部下向他们效忠的誓言
因他们的死亡而解除，
纷纷作开小差的打算，
一些人当夜便离营他去。

---

① 希腊军队的首领是塔蒂诺。事实上攻克安蒂奥基亚之后，希腊军队即与法兰克人分手。

七十

这一切戈弗雷多全看在眼里，
他原可以断然制止，
但宁肯借助于信仰的力量，
摒弃了严厉的措施。
他虔诚地祈求万王之王，
让恩惠之泉永不涸竭，
他双手合十，两眼望天，
诚惶诚恐地祝告上帝：

七十一

"天父，您曾给沙漠里的希伯莱人
洒下可口裹腹的灵食，
您曾给摩西以超人的力量，
让他劈开坚硬的岩石，
流出清冽解渴的泉水，①
请为我的士兵重演这些奇迹，
宽恕他们的罪孽，获得您的恩泽，
请帮助他们，无愧于十字军战士的称号。"

七十二

虔诚祈求出自肺腑，
直达天庭毫不延误，
谦逊的声音像是飞鸟，

---

① 参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16—17章。

迅速传到上帝耳边。
永恒的天主掉转目光，
垂顾忠诚的军队，
怜悯他们的处境艰难，
和颜悦色地说道：

七十三

“迄今为止，我们亲爱的军队
多灾多难，历尽艰险，
人间强梁和魑魅魍魉，
都同他们进行了较量。
现在该出现新的情况，
他们的前途康庄坦荡。
该下雨，无敌的战士该归队，
埃及军队的到来只会替他们增光。

七十四

上帝说罢把头一扬，
璀璨星辰、寥廓天空、
大气、海洋、高山、深谷，
都悚然颤动。
远处出现霍霍闪电，
传来隆隆雷声。
基督徒们欣喜若狂，
为雷电雀跃欢呼。

七十五

一刹那，风起云涌，云的形成
并非由于太阳照射水汽升腾，
而是因为天庭敞开所有大门，
纷至沓来，状如万马奔腾：
片刻之间，乌云密布，
煌煌白昼成了一片黑夜。
大雨滂沱，倾泻如注，
河水猛涨，泛滥两岸。

七十六

正如炎夏时节
天降盼望已久的甘霖，
池塘泥淖里的鸭群
鸣叫聒噪表示欢迎，
有的张翅扑翼戏水，
有的梳理羽毛游泳，
有的潜入水底深处，
为解干渴尽情畅饮：

七十七

基督徒们高声欢呼
上天慈悲赐予豪雨，
他们纵情地置身雨中，
任它冲刷头发，湿透衣裳：
有用杯子，有用头盔

承接雨水，开怀畅饮，
有的把手浸入水中，捧水洗脸，
有心人则把雨水贮存。

七十八

战士们欢欣鼓舞，
忘掉了先前的折磨痛苦，
干旱坼裂的土地
也从丰沛的雨水得到益处，
它敞开胸怀尽情吮吸，
输送到最隐秘的脉络，
滋润花草树木，
使它们的生命力得以恢复；

七十九

正如久病的少女
服了灵药霍然而愈，
热解烧退，神清气爽，
消除了侵袭她机体的病因，
恢复了活力元气，
青春焕发，朝气蓬勃，
以前的痛苦全然忘记，
重新戴起花冠，披上盛装。

八十

雨过天晴，太阳重新露面，
它的光线柔和美丽，

犹如暮春孟夏季节，
给万物欣欣向荣的活力。
啊，真诚的信仰感动了上帝，
使他廓清了妖雾鬼霾，
整顿了时序节气，
克服了星宿命运的乖戾。

第十四章

上帝在戈弗雷多梦中吩咐他解除里那尔多的放逐，戈弗雷多接受了将领们的请求。隐士佩德罗派两名信使去找一位知道英雄下落的老者。老者和蔼地接待了信使，向他们透露了阿米达的奸计，并提供了旅行的便利。

一

黑夜离开了大地母亲
柔软清凉的怀抱，
她披着光晕和轻云，
挥洒的露珠纯净晶莹；
给万物蒙上潮湿的纱巾，
将花花草草滋润，
微风轻轻拍打翅膀，
抚慰世人甜美的睡眠。

二

睡眠把人们带进甜蜜的忘乡，
抛开了白天的烦恼和思虑。
上帝在霞光万道的宝座上
观察着宇宙的全部情况，

他仁慈安详的目光
落到法兰克人统帅身上，
使他进入恬静的梦境，
向他揭示了崇高的旨意。

三

天国东方有扇水晶大门，
与太阳出来的金门相近，
每天曙光透露之前，
水晶门自动缓缓开启。
上帝传递给纯洁灵魂的梦
就经过这扇水晶门输送；
其中一梦鼓动着金色翅翼，
栖落在戈弗雷多床头。

四

梦中出现的景象
博伊龙生平见所未见，
太空和银河展示了全部奥秘，
无限风光，瑰丽旖旎；
这一切仿佛是镜中幻影，
但又伸手可及，无比真切。
他觉得置身静谧天穹，
周围一片亮焰，金光灿烂。

五

正当他在这庄严的地方

为它的宽敞、辉煌、和谐而赞叹，
一位骑士浑身散发光焰
徐徐来到他跟前，
骑士开口招呼，
态度和蔼，世间少见：
“戈弗雷多，怎么不理老朋友，
难道你已经忘了乌戈？”①

六

统帅回说：“你面目一新，
像太阳那般光芒逼人，
并非我记忆中的模样，
一时使我难以辨认。”
他说罢，出于友好热情，
三次张臂上前拥抱，
但那形象仿佛一缕轻烟，
三次从他怀中逸出逃脱。

七

乌戈微笑说：“我在此并非肉身，
只是我的灵魂，我是天国的居民。
这里是上帝的神殿，
你的战士都有各自的位置，
有朝一日你也将来此就座。”
“那一天何时来到，”戈弗雷多问道，

① 塔索指的是法兰西国王菲立浦一世之弟凡曼多亚伯爵乌戈。

“我希望幸福的时刻不再推迟，
好让我切断同尘世的联系。”

八

乌戈说：“要不了多久，
你就可以位列仙班；
但眼前仍须奋战，
为崇高的事业流血流汗。
神圣帝国的基地
要靠你从异教徒手里夺取，
由你身登九五之尊，
你身后由令弟继任。①

九

“为了加强爱心和信念，
你不妨仔细看看
这光明的场所和日月星辰
如何遵照永恒意志在运转，
听听天使庄严的合唱

---

① 戈弗雷多于1099年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基督教王国在历史上共有十三个国王：

戈弗雷多·德博伊龙(1099-1100)，巴尔多文一世(1100-1118)，巴尔多文二世(1118-1131)，福尔盖(1131-1144)，巴尔多文三世(1144-1162)，阿冒里(1162-1173)，巴尔多文四世(1173-1185)，巴尔多文五世(1185-1186)，古伊多·德鲁西安(1186-1192)，康拉多(1192)，恩里克(1192-1197)，阿冒里·德鲁西安(1197-1210)，胡安·德布列纳(1210-1229)。

费德里克二世于1229年3月17日占领耶路撒冷，1244年又被土耳其人夺取，此后虽有许多君主具有耶路撒冷国王的称号，但基督教郡侯再也没有占领过该城。

和天国竖琴和谐的仙乐。”
乌戈又指着地球说：
“你再看那个藏垢纳污的世界。

十

“那里的一切多么可鄙，
连荣誉和奖赏也不值一提！
你们居住的空间多么狭窄，
满目凄凉，你们还沾沾自喜！
陆地像是水域包围的岛屿，
你们称水域为浩瀚的海洋，
这种名称未免夸张，
其实只能算是礁湖和池塘！’

十一

乌戈说罢，戈弗雷多掉过目光，
露出几近轻蔑的微笑看着地球，
在地上，海洋、陆地和河流何等宽广，
从高处朝下望，都成了蕞尔草芥，
世间乌烟瘴气，世人浑浑噩噩，
他们对天国的召唤听而不闻，
一心追求虚幻的富贵荣华，
愚昧疯狂的程度使他惊讶。

十二

戈弗雷多说：“既然上帝目前无意
让我摆脱尘世的绊羁，

我求你指点一条道路，
以免我在人间迷途。”
乌戈答道：“你走的已是阳关大道，
坚定不移便是胜利。
我只劝你召回贝尔托多之子，
撤消对他的放逐。

十三

“上帝降大任于你，
让你统帅这一事业，
但选择了里那尔多
将你的计划付诸实现。
你坐第一把交椅，
他的位置仅次于你，
你是一军之首，他是实干的手，
没有第二人能够代替。

十四

“要战胜控制树林的魔法，
唯有依靠里那尔多出马；
你的军队严重减员，
看来已成强弩之末，
唯有他能注入新的力量，
完成你领导的事业：
攻克锡安坚固的城墙，
摧毁埃及强大的援军。”

十五

博伊龙说:“里那尔多如果回归，
会使我感到莫大欣慰！
你们洞察世人的心灵，
该知道我对他的真诚。
请指点我向何方派遣使者，
应采取什么态度?
向他请求还是命令?
如何才能合情合法，两全其美?”

十六

乌戈答道:“永恒的上帝
一向对你恩宠有加，
他希望你的臣民部下
对你敬畏尊重。
你身为统帅不能请求，
否则有损你的尊严;
但等骑士们为伙伴求情，
你不妨顺水推舟，给予宽恕。

十七

“古尔福在上帝的启示下，
会为那鲁莽的青年缓颊，
求你恩准他归队恢复地位，
他的过错无非是出于一时气忿。
尽管他目前惑于情爱，

无忧无虑，消遥自在，
但我相信不出数日
必将归来再在你麾下效劳。

十八

“隐士佩德罗非等闲之辈，
他探悉上帝崇高的旨意。
他知道该把使者派往何地，
才能得到里那尔多的消息，
他还知道该采取什么方式，
让那战士获得自由回到你帐前。
上帝终于把你四散的伙伴
重新召集在神圣的旗帜下面。

十九

“最后我还有一句简短的预言，
你听后准会满心喜欢：
你和里那尔多两家将联姻，
从而产生一个光荣显赫的门第。”①
乌戈说罢顿时不见，仿佛风吹轻烟，
或者云雾在阳光下蒸腾消散。
戈弗雷多从梦中醒来，
心中充满欣喜和惊奇。

---

① 戈弗雷多的后代基沙伯爵弗朗西斯科·德洛伦纳于1548年1月19日同费拉拉伯爵阿方索第二个妹妹安娜·德埃斯特结婚。据塔索编造的家谱，基沙伯爵是里那尔多的后代。

二十

虔诚的博伊龙睁眼醒来，
看到天色已经大亮，
他不再休息，起身下床，
披上沉重的甲胄。
将领们按照惯例
不久络绎来到统帅营帐，
共同商讨军务大事，
以便作出相应决议。

二十一

古尔福秉性善良，
在上帝的启迪下心生一念，
他首先发言，侃侃而谈，
对戈弗雷多说："宽厚的统帅，
我此来有事相求，
请你宽恕一件新近的过错，
我也许操之过急，
我的请求也许不合时宜。

二十二

"但想到我是为英勇的里那尔多
向虔诚的戈弗雷多求情，
我不存杂念私心，
不至于被当成可鄙的说客，
你的宽恕会使大家高兴，

我的请求应能得到恩准。
啊，请你撤消放逐处分，
让他将功折罪，为共同事业流血。

二十三

“除了他，谁有那份胆量
敢去可怕的树林采伐木料？
谁能坚韧不拔，始终如一，
在危险和死亡面前无所畏惧？
你将看到他摧毁城墙，
攻破城门，第一个登上雉堞。
看在上帝份上，让他归队，
这也是上帝的意愿和希望。

二十四

“请你为古尔福找回勇敢的侄子，
为你自己找回一个忠诚的战士；
别让他优游自在，消磨壮志，
督促他重新走上光荣的道路。
让他追随你战无不胜的旗帜，
充分发挥他的才智勇气，
在英明统帅和导师的指挥下
作出问心无愧的英雄业绩。”①

① 塔索的史诗中多次提到巴伐利亚公爵古尔福。古尔福是意大利埃斯特家族阿索第二之子、卡林西亚公爵贝尔托多之叔，据塔索编造的家谱同里那尔多有亲戚关系。古尔福受英国国王亨利四世册封为巴伐利亚公爵，为亨利四世效忠疆场，征战多年。阿索·德埃斯特死前把意大利的封邑分给两个儿子乌戈和福尔盖，不提三子古尔福。古尔福并未参加十字军围攻耶路撒冷的战争，而是在1101年4月圣城攻陷之后两个月才到巴勒斯坦。之后又去欧洲，途经塞浦路斯罹病，1102年死于该岛。

二十五

这番话正合众将领心意，
一片喃喃声表示支持。
戈弗雷多似乎没有思想准备，
但当场接受了大家的请求，
他说："各位既然有此愿望，
我又如何能断然拒绝？
法律不外乎人情，
在各位要求下我可以收回成命。

二十六

"我同意里那尔多归来，
但今后必须克制冲动的脾气，
他应该拿出实际行动，
不辜负大家对他的期待。
古尔福，由你负责把他召回，
我希望为时不要太久；
你估计里那尔多现在何处，
派遣一个使者前去。"

二十七

丹麦骑士闻言起立：①
"我请求充当使者的荣幸，
我本负有转交宝剑的使命，
路途再遥远艰险也在所不辞。"

① 参见第八章第三十八节。

古尔福深知丹麦骑士的勇敢，
对他的请求欣然同意，
但增派乌巴多同行，
此人阅历甚深，精明谨慎。

二十八

乌巴多早年周游世界，
了解各地风土人情，名山大川，
足迹遍及严寒的极圈
以及炎热的埃塞俄比亚，
加之天资过人、聪敏好学，
通晓各地语言、习俗和礼仪；
晚年投入古尔福门下
深受古尔福的赏识器重。

二十九

古尔福赋予两个使者任务，
委托他们找回显赫的战士；
他吩咐使者先去安蒂奥基亚，
也就是博埃蒙多管辖之地，
传闻里那尔多寄身那里，
众人也确信无疑。
但是佩德罗知道他们判断错误，
上前向他们指点迷津。

三十

隐士佩德罗说："骑士们，

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轻信只会导致方向错误，
徒劳无益，反而走上歧途。
你们应去阿斯卡隆，
河流汇入海洋的港口，
那里有我们的一个朋友，
他的话和我一般可信。

三十一

“那位老人料事如神，
并且早从我这里得讯，
知道你们此行使命，
准能为你们作出妥善安排。”
丹麦骑士和另一个使者
听了这番话不再多问，
他们把隐士奉若神明，
当成上帝旨意的代言人。

三十二

使者向在场的人告辞，
当即动身毫不延迟，
他们直奔阿斯卡隆
海浪拍岸的港市。
他们一路马不停蹄，
还未听见大海的咆哮，
先来到一条河边，
由于新近的大雨河水暴涨。

三十三

滚滚流水汹涌湍急，
仿佛河床已不足以容纳。
两个使者在岸边伫立，
突然发现一个老者仙风道骨，
头戴山毛榉叶编的冠冕，
身穿一袭粗麻布的长袍，
手持拐杖朝他们来近，
临波而行，鞋履不湿。

三十四

接近极圈的北方
天寒地冻，河流冰封，
莱茵河畔居民脚踩雪橇
来往河面，行动自如，
老者踏着流动的柔水
比站在坚冰上更稳当；
两个使者正看得惊异，
老者已在他们面前站停：

三十五

“朋友，你们担负着艰巨任务，
需要别人为你们指点道路，
你们寻找的战士远在他处，
那里人迹罕至，危机四伏。
啊，你们面前还有漫长道路！

还有多少海洋、多少岸滩
等着你们去求索，
甚至要走遍天涯海角！

三十六

“那边的岩洞就是寒舍，
如不嫌弃请移趾小坐，
我有一些秘密奉告，
两位知道了不无好处。”
老者说罢吩咐河流开道，
滚滚河水应声退去，
左右两旁形成两座水山，
中间宽宽绰绰一条大道。

三十七

老者拉着两人的手
带他们进入河底的洞穴。
那里光线朦胧昏暗，
仿佛树林中的月夜；
他们见到无数浩淼的水库，
全世界的水源都出自此处，
涌出清泉，汇成河川，
积聚为池塘或湖泊。

三十八

他们看到了百川之源，
波河、伊达斯贝、恒河、幼发拉底，

伊斯特罗、多瑙河都起于此地，
甚至尼罗隐秘的源头也在这里。
水库之下还有一条河，
淌着熔化的硫磺和活泼的水银，
一经阳光的照射，
立即凝成银块和金锭。

三十九

河两岸斑驳灿烂，
铺满了珍奇的宝石，
仿佛喷薄欲出的火焰
驱赶着阴森的黑暗。
蓝宝石和锆石放着蓝光，
红宝石犹如炽热的火苗，
祖母绿青翠欲滴，
钻石光线变幻，亮得耀眼。

四十

这派瑰丽的景象光怪陆离，
两个战士看得惊奇不已，
一路行去，默默无语，
最后乌巴多开口问向导：
“长老，现在我们到了哪里？
您是何人，把我们引向何地？
眼前的一切使我难以置信，
我不知道自己是做梦还是清醒。”

四十一

老者答道:"你们目前所在
是衍生万物的地底深处;
如果不是我带领,
一般人万难进入此地。
我陪你们去看看我的宫殿,
金碧辉煌,让你们开开眼,
我生为异教徒,但蒙天之恩,
在圣洁的约旦河水中得到新生。

四十二

"我的法术不可思议,
但同魔鬼毫无关系。
借地狱之力施行邪术,
旁门左道,上帝决不允许!
我夜观星象,朝行山泽,
注视星辰的运行,
探索自然的奥秘,
揣摩盛衰,预测凶吉。

四十三

"但我不总是蛰居地底,
远离阳光的照射,
有时我在黎巴嫩和卡梅洛
高山之巅安排我的住所;
金星、火星和其他天体

在我眼前展露无遗，
我观察它们运转的急徐，
从而判断凶象或是吉兆。

四十四

“我看脚下的云层聚散浮沉，
看它们乌黑一片或五彩缤纷；
我看雨露如何形成，
看风向如何变幻，
看闪电如何落下重霄，
宛如金蛇狂舞，划破苍穹；
我看彗星和其他陨石，
距离之近几乎伸手可以触及。

四十五

“我也曾骄傲自满，
以为自己的知识到了顶点，
各方面都蛮有把握，
简直可同造物主平起平坐；
后来佩德罗用约旦河水
替我行了洗礼，纯洁了我灵魂，
我才提高认识，开阔眼界，
发现自己多么昏昧，所知有限。

四十六

“我们在无所不知的上帝面前，
好比阳光下的夜鸟难以睁眼，

我的狂妄使自己也感到可笑，
忘乎所以，不知地厚天高；
我遵照佩德罗的建议，一如既往，
继续进行以前的观察研究；
但和以前相比，我恍同两人，
因为我的思想意识以他为转移。

四十七

“我依赖他。他则像老师和主人
给我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
他给予我极大的信任，
重要的工作也吩咐我代劳。
最近他让我寻找无敌的英雄，
务必使他从流放的远地归队，
前不久他通知我你们即将来到，
这几天我正在企盼等待。”

四十八

老者说着，转眼已经来到
他居住和休息的场所。
那是一个庞大的洞穴，
分成无数宽敞的房间和厅室。
地底宝藏展露无遗，
金碧交辉，争妍斗艳，
浑然天成，美轮美奂，
没有半点人工雕琢。

四十九

地宫里仆从如云，
上前接待两位来宾，
餐桌摆出了白银器皿
以及水晶和黄金酒杯；
佳酿美酒和山味海珍
解决了干渴和饥饿，
老者便对两个骑士说：
“现在该由我来解决你们的疑实。”

五十

老者接着说：“阿米达诡计多端，
她干的坏事你们已有所知：
她去到十字军营地，
诱拐走一大批骑士。
你们知道她把这些俘虏
在她的城堡里严加禁锢，
后来重兵押解到加沙，
半路上遇救获得自由。

五十一

“此后的情况你们并无所知，
容我向你们一一叙述：
女巫听说俘虏被人劫走，
一番心血付诸东流，
她咬牙切齿，恼怒万分，

恨恨不已地自言自语：
‘夺去我俘虏的罪魁祸首，
休要自鸣得意，忘乎所以。

五十二

“‘你夺走了我的俘虏，
就得顶替他们受苦，
这还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怒，
我要把损害搞到最大程度。’
阿米达自言自语，暗暗盘算，
又想出了一个毒辣的主意。
她赶到里那尔多拦劫之地，
押解队就在那里被歼灭。

五十三

“无敌的青年脱掉自己的甲胄，
换上一套异教徒的武器，
也许他想掩盖真实面貌，
漫游时不致引人注意。
女巫捡起他的盔甲盾牌，
安在一具无名尸体身上，
她预知法兰克小队将要来到，
把尸体挪在他们必经的河畔。

五十四

“阿米达消息灵通并不奇怪，
因为她有许多细作在外，

经常向她汇报营地情况，
部队外出和归营她都了如指掌；
此外她还同鬼魂交往，
人间地狱都有她的耳目。
她安放尸体的地方，
对她实现计谋万无一失。

五十五

“她派出一个干练的仆从
乔装成牧人在河边逡巡，
吩咐他如何谈吐应对，
事情果然按她预计地发展。
仆从回答了你们的问话，
把猜疑的种子播下，
长成争吵与不和的恶果，
几乎酿成哗变和内讧。

五十六

“不出她所料，人们纷纷猜疑，
认为里那尔多之死应由博伊龙负责，
后来费了不少周折，
事实真相才水落石出。
阿米达一计未成，
又想出更险恶的阴谋，
她密切注意里那尔多行踪，
以后的情况听我继续叙说。

五十七

“正如猎人守候猎物，
阿米达悄悄等着里那尔多，
在奥隆特河畔设下埋伏，
流水在河心小岛分支汇合；
岸边不知何时竖起一块石碑，
附近还有一条小船停泊，
里那尔多来时只见白色碑石
刻着几行金光灿灿的字迹：

五十八

“‘不论来者何人，有意或无心，
请在岸边驻步一看究竟：
河心小岛藏有希世奇珍，
人间少有，精美绝伦，
如若不信，请过河观看分明。’
里那尔多艺高胆大，不禁动心，
由于小船载不下两人，
便留下侍从，只身前行。

五十九

“青年骑士踏上小岛，
迫不及待想探幽揽胜，
只见树木、花草、山洞、清泉，
暗骂碑文弄虚作假，并无奇珍；
但是岛上鸟语花香、风光旖旎，

使人心旷神怡，依依不舍，
他便卸掉头盔，坐下憩息，
迎着习习徐风稍作盘桓。

六十

“河里忽然汩汩作声，
他寻声找觅，定睛望去，
只见波浪起伏翻滚，
河水涌冒，旋涡形成；
首先出现一头飘逸的金发，
然后是少女俊俏的面庞，
接着看到了浑圆的乳房，
以及白如凝脂的小腹。

六十一

“正如舞台上的夜景，
徐徐出现一个女神或精灵，
眼前虽非真正的塞壬，
而是魔法变化的幻影，
但恰似第勒尼安海滨
妖艳勾魂的鱼美人；
她的歌声也像塞壬那般动听，
天空和微风也为之震颤：

六十二

“啊，人生的青春时节
好比繁花似锦的四五月，

荣誉美德无非是过眼烟云，
千万不能受其迷惑！
尽情撷取生活的果实，
及时行乐才是绝顶聪明。
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教导，
为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六十三

"'愚蠢的人啊，青春易逝，
何苦虚掷生命最美好的年华？
世人称颂的英雄业绩
无非是空话一句，镜花水月。
世人迷恋的赫赫声名
无非是空谷回音，梦中幻境，
甚至比梦幻更脆弱，
稍有风吹草动，顿时无影无踪。

六十四

"'让你的肉体舒适安逸，享尽温柔，
让你的灵魂无牵无挂，陶醉欢乐；
忘却过去的痛苦不幸，
休为今后的烦恼担心。
任凭雷声隆隆，电火交作，
你不闻不问，逍遥自在。
这就是智慧和幸福，
大自然指点我们的方向。'

六十五

“魔女的歌声如行云流水，
青年骑士听得昏昏欲睡。
困意袭来无法抵御，
终于丧失了感觉神志；
他睡得像是已经死去，
霹雳惊雷都不能弄醒。
邪恶的女巫从隐蔽处出来，
急想杀死里那尔多解恨。

六十六

“她眼光落到里那尔多身上，
发现他呼吸匀静，神情安详，
一双眼睛虽然阖上，
但仍含着甜美的笑意；
爱慕之心使她不忍下毒手，
她俯身细看他的脸，
正如纳西索斯在泉边顾影自怜，①
满腔憎恨抛到了九霄云外。

六十七

“她温柔地用自己的纱巾
拭去英雄脸上的汗珠，

① 纳西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他爱上自己在水中的影子，堕水而死，化为水仙花。

深情地为他扇风，
驱赶周围的暑气。
一双阖上的眼睛
居然软化了铁石心肠，
把仇敌变为情人，
这样的奇事谁能相信？

六十八

“阿米达在姹紫嫣红的河边
采撷了女贞、百合和玫瑰，
编织成具有魔力的花环，
实则是精致坚固的锁链，
套上英雄的脖子、脚踝和手腕：
沉睡的里那尔多便成了俘虏；
然后把他抬上一辆马车，
扬鞭催马直冲霄汉。

六十九

“阿米达不回大马士革王国，
也不回她在湖泊中的城堡·
她唯恐失去珍爱的猎物，
又为自己的私情感到羞涩，
便选择大海中的一个孤岛，
作为安乐窝和温柔乡，
小岛风光旖旎、远离尘嚣，
舟楫不至，人迹罕到。

七十

“小岛和附近的区域
得了‘幸福之岛’的美名。
阿米达登上一座高山，
那里云雾缭绕，荒无人烟，
她用魔法使山麓铺满白雪，
山顶却树木葱茏，芳草如茵，
又在水平如镜的湖边
拔地而起盖了一座宫殿。

七十一

“宫殿里是永恒的春天，
她同心上人整日缠绵。
你们务必从遥远的囚禁地，
救出那个不克自拔的青年，
阿米达在山上和宫殿
都布置了看守，戒备森严；
但你们自会有朋友指点，
提供武器助你们战胜艰险。

七十二

“你们一出这条河
就会遇见一位老婆婆，
长发披肩，服饰鲜艳，
看上去像是青春少女。
她将带领你们渡海，

速度之快超过鹰鹫，
甚至不下于闪电，
事成后仍由她带你们返回。

七十三

“女巫所住那山的脚下
有咝咝吐信的蟒蛇，
刺毛奋张的箭猪，
还有张牙舞爪的熊罴和狮虎，
你们只消一挥我给的这支魔棒，
它们都不敢越雷池半步。
你们虽然克服了这些障碍，
山顶还有更大的危险。

七十四

“那里有一股淙淙山泉，
见者无不口渴难忍，
泉水虽然清澈晶莹，
却含有剧毒的成分，
浅尝一口就会麻醉心灵，
顿时迷失本性，
不可抗拒地狂笑不已，
就此命丧气绝。

七十五

“那处杀人不见血的笑泉
你们万万不可沾唇，

泉边还有许多引人的食物，
你们也不可垂涎，
还有妖艳的少女迎来，
淫声浪语，百般挑惹，
你们切勿受她们诱惑，
休顾左右，直闯宫殿。

七十六

“宫殿外墙千回百转，
形成错综复杂的迷宫，
我这里有一张平面图，
你们按图行进不致迷路。
迷宫中央是一座花园，
爱情的气息洋溢弥漫；
柔软如毯的芳草地上
躺着青年骑士和阿米达。

七十七

“当女巫进入内室
离开情人身边的片刻，
你们立即拿这面钻石护盾
让英雄照照自己的脸，
他看到那副萎靡的容颜
和一身戎装极不相配，
也许心中会产生羞愧，
幡然悔悟，摒绝情欲。

七十八

“我要嘱咐的话都已说完，
你们尽管前去，放心大胆，
直闯错综复杂的迷宫，
深入最隐秘的区域，
再厉害的魔法巫术
也阻挡不住你们的脚步，
你们此行自有神助，
阿米达也不会觉察。

七十九

“你们从她的住处回程，
安全也有绝对保证。
明天你们一早要动身，
现在应该好好休息。”
老者说罢，带领他们
去寝室过夜住宿，
让他们高高兴兴地琢磨，
然后回到自己的卧室。

第十五章

老者带领两位战士来到港口，已有一艘小船等候；他们在陌生的海域航行，发现了埃及国王的运兵战船。两人一路顺风，抵达一个荒僻的小岛，战胜了阿米达的魔法。

一

东方破晓，霞光万道，
唤醒了万物生灵，
老者拿了迷宫图、护盾和金棒
来找两位战士，对他们说道：
"你们趁太阳还未升高，
赶紧打点，准备启程。
我答应的物品都已备好，
你们战胜女巫有所依靠。"

二

乌巴多和丹麦人已经起身，
全副武装，披挂齐整，
他们跟在老者背后，
沿着昨天的来路
穿过幽暗的地下通道，

来到河边，只见波浪滚滚；
老者在岸边站停说："朋友们，
我不远送，祝你们一路顺风。"

三

他们投身广阔的河流，
波浪轻轻把他们托起，
正如两片飘飏的树叶
被大风刮离了枝头，
给带到湿润的河滨。
岸边停泊着一条小舟，
约定护送他们的少女
已经坐在船尾等候。

四

她一头鬈发披拂飘逸，
眼神宁静、亲切、甜蜜；
俊俏的面庞蕴蕴含光，
仿佛是九天仙女谪降。
她衣服的色彩更是神奇，
亮蓝暗红变化不已，
每换一个角度观看
都会有新的发现。

五

正如温柔可爱的鸽子
颈围的羽毛斑烂绚丽，

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
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色泽。
时而像是火红宝石项链，
时而又像青翠欲滴的祖母绿，
金碧交辉，五光十色，
叫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六

“上船吧，有福的骑士们，”她说，
“我带你们安渡重洋，
乘风破浪，轻捷稳当，
任何风暴不能把我们阻挡。
仁慈的上帝天恩浩荡，
派我为你们掌舵导航。”
那神秘的少女说罢，
已把小船靠在岸旁。

七

两位骑士登上小船，
少女启碇推桨离岸，
迎风升起布帆，
把舵掌握航向。
河水流量深度
足以容纳重载大船，
他们的小舟轻巧灵便，
即使在浅溪也自如运转。

八

小船孕风鼓帆，
迅疾有如离弦之箭：
劈开的波浪在船尾汇合，
留下一道欢腾的泡沫。
他们很快来到河口，
汹涌的流势立即减缓，
注入坦荡的大海，
浑然一体，了无痕迹。

九

神奇的小船驶出急流，
刚抵达大海的边缘，
带着雨意的南风忽然停息，
满天乌云顿时消散：
柔风抚平了惊涛骇浪，
湛蓝的洋面微波潋滟，
恬静的天空吟吟含笑，
水天一色，光辉灿烂。

十

小船经过阿斯卡隆港，
往左拐弯，驶向西方，
加沙已经遥遥在望，
先前那也是个海港，
后来在村镇的基础上，

建成一个强大的城市；
此刻只见城外海滩上
大军麇集，熙熙攘攘。

十一

小船三人细看岸上，
发现了大量营帐：
又发现许多马匹和兵卒
在城市和海边之间来来往往，
驮着给养的骆驼和大象
在沙滩上运输繁忙：
港口还有许多船只
形形式式，抛锚停泊。

十二

一些船只扬起白帆，
另一些则奋力划桨，
在浩瀚的洋面上
留下一道道浪迹。
这时少女对两个战士说：
“海岸和洋面满是异教徒，
但是埃及国王结集的军队
如若到齐，远不止此数。

十三

“埃及帝国幅员辽阔，
我们现在看到的人马

只是本土和附近的兵力，
东南地区的部队也将来到。
埃及国王或他任命的统帅
准备就绪，下令拔营之时，
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
肯定能赶回自己的营地。”

十四

说话间小船疾驶如飞，
穿过了敌人的舰队，
不愁对方阻拦追赶，
早已把他们抛在后面。
正像壮志凌云的雄鹰，
不把鸟雀放在眼里，
它的高度如此接近太阳，
再敏锐的目光也望尘莫及。

十五

转眼之间，小船来到拉法，
从埃及前去叙利亚，
这是必经的第一个城市，
然后到了荒凉的里诺塞拉。
一座高岗屹立在不远处，
面对海洋傲然俯视，
脚下受到波浪的冲刷，
岗上埋着庞培的遗骸。①

十六

随后他们看到了达米埃塔，
著名的尼罗河的七个河口
以及上百条小的支流
在这里向地中海作出奉献；
接着小船驶向希腊英雄
为希腊人建立的城市，②
经过原先是小岛的法鲁，
如今已同陆地连成一片。

十七

北面的罗得和克里特岛茫茫不见，
他们沿着非洲海岸航行，
沿岸土地肥沃、植物繁茂，
内地却沙漠绵亘、怪兽出没。
小船经过马马里卡地区
和西伦纳等五个城市，③
附近就是托洛米塔，
神秘的忘河在此缓缓流过。④

---

① 庞培(Gnaens Pompeius Magnus 纪元前106-46)：古罗马统帅、执政官，曾镇压斯巴达克起义，与恺撒、克拉苏结成前三雄政治，后企图削弱恺撒兵权，法萨罗战役失败，逃亡埃及，被杀。

② 指亚历山大港口城市，相传是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后建立的城市。

③ 西伦纳等五个城市是西伦纳、阿波隆尼亚、托洛米塔、阿西诺和贝伦尼塞。

④ 忘河是神话中地狱的河流之一，死者的鬼魂喝了河水就忘记了生前情况。

十八

小船避开险恶的西德拉湾，
驶入平静安全的远海，
在尤德加海角拐了弯，
经过马格拉河的入海口。
特利波里城矗立在岸边，
对面的马耳他隐约可见，
然后经过加贝斯湾和阿塞尔巴岛，
那里曾经是食忘果人的国度。

十九

接着他们望见了突尼斯，
在两山对峙的海湾深处：
利比亚有许多繁荣的城市，
突尼斯不比任何一个逊色。
它对面是著名的西西里，
附近是里里贝奥海角，
这时掌舵的少女招呼两个战士
观看迦太基的遗址。

二十

显赫一时的迦太基烟飞灰灭，
沙滩上连遗迹都难找寻。
城市衰微，王国消亡，
荒草和尘土掩没了煌煌业绩。
啊，人生不过百年，

贪婪虚荣终成泡影！
此时小船已到比塞大，
撒丁岛在另一侧遥遥相望。

二十一

然后小船驶近一片海岸，
那是努米底亚人游牧之地，
前面是布希亚和阿尔及尔，
海盗盘踞出击的巢穴；①
再往前是奥兰和丹吉尔，
盛产狮子和大象，
摩洛哥、非斯和格拉纳达
三个王国形成鼎足之势。

二十二

他们到了海洋楔入大陆的地点，
传说那是赫拉克勒斯所劈，
以前的海岸也许连绵一片，
地震海啸把它裂为两半。
海浪长驱直入，势不可当，
卡尔贝和休达各据一方，
西班牙和利比亚就此相隔，
岁月的力量何其强大！

二十三

小船离开河岸以来，

① 十六世纪布希亚和阿尔及尔的海盗经常骚扰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和台伯河沿岸，著名海盗头目红胡子曾掳掠普拉，攻占丰迪城，威胁罗马。

东方的太阳已升起四度，
他们经历的路程无数，
未曾在任何港湾停泊。
如今终于穿过海峡，
进入一望无际的大西洋。
环绕陆地的海洋如此广漠，
海洋之外的宇宙又当多么寥廓？

二十四

大洋上望不到繁荣的卡的斯
和附近的两个岛屿。①
山脉和海岸远在视野之外，
看见的只是水天相连。
乌巴多问带领他们的少女说：
“这片无边无际的海洋，
是否有人在我们之前到过，
大洋彼岸是否有别的民族？”

二十五

少女回说：“赫拉克勒斯
清除了利比亚和西班牙的怪物，
足迹遍及你们的海岸，
然而他不敢远渡重洋：
他把人类的聪明才智
限制在狭窄的领域；
但是富于开拓精神的尤利西斯

① 指西班牙安达卢西亚海岸的圣费尔南多和布埃尔托。

打破了英雄设置的限制。①

二十六

“尤利西斯驶出石柱以远，
在广阔的海洋大胆扬帆；
但他不是经验丰富的水手，
终于被贪婪的海洋吞噬，
他的骸骨和光辉事迹
埋葬海底无人知悉。
在他之后也有人尝试，②
不是有去无回，便是葬身鱼腹。

二十七

“你们现在航行的海洋鲜为人知；
怀抱着千百个鲜为人知的岛屿，
岛上也有你们那样的国度，
物华天宝，人们繁衍生息：
阳光一视同仁，广施恩泽，
那里的土地同样肥沃丰饶。”
乌巴多又问：“那些陌生的国度，
有什么风俗，信仰什么宗教？”

二十八

少女回说：“不同的部族

---

① 传说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卡尔贝和休达的山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建立的两大石柱，表示那里是世界的尽头。

② 指意大利维伐尔地兄弟，1291年企图横渡大西洋前往印度未果。

有不同的语言、信仰和风俗：
有的崇拜大地母亲，
有的奉野兽为神明，
有的顶礼膜拜日月星辰；
有的凶残邪恶，喜食人肉。
卡尔贝以远的各个民族
大多未经开化，信奉邪神。”

二十九

骑士大惑不解地问道：
“上帝以启迪世人为己任，
这许多愚昧落后的地区
难道得不到真理的光明？”
少女说：“不，上帝早已下令，
让基督教义广为传播；
它们同其它地区的差距
缩短之时已指日可待。

三十

“对于大胆开拓的航海家，①
赫拉克勒斯柱已不是界限，
今天不为人知的海洋和国度
将家喻户晓，不足为奇。
最勇敢无畏的船只
将航遍海洋包围的大陆，

① 指哥伦布、麦哲伦。

胜利地克服一切阻碍，
像日月经天，环绕无边的土地。①

三十一

“利古里亚的一个子弟②
将首先冒险开拓航道；
狂风暴雨的吼号，
惊涛骇浪的海洋，
变幻无常的气象，
以及种种困难艰险，
都不能把他的雄心壮志
限制在旧世界狭窄的范围。

三十二

“啊，哥伦布，你扬起幸运的风帆
驶向远在天边的新大陆，
长有一千双眼睛和翅膀的名声之神
也难以跟踪你经历的航程。
赫拉克勒斯和巴格斯风骚稍逊，③
你的事迹只要向后人指出一桩，
就能编出不朽史诗、瑰丽篇章，
千秋传诵，永志不忘。”

---

① 据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和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宇宙体系学说，太阳围绕地球运转。

② 哥伦布是意大利利古里亚省热内亚人。

③ 开拓精神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占主导地位，当时出版了大量有关东、西印度群岛的游记，介绍了许多前所未知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因此塔索在这一章中详尽地描绘了乌巴多及其伙伴的航行见闻。塔索曾打算写一部发现新大陆的长诗，但晚年失意，健康不佳，未能如愿。

三十三

少女说罢，小船继续乘风破浪，
迅疾向西行驶，然后转向南方，
两个战士眼看太阳在面前没入洋底，
又在他们背后随着第二天升起。
金黄的黎明把光线和露珠
洒遍大千世界之际，
他们远远望见一座大山
在云雾缭绕中若隐若现。

三十四

他们逐渐接近大山，
云雾不如远看浓密，
形状仿佛一座金字塔，
山顶尖削，山底如磐，
不时喷出阵阵蒸气，
仿佛压在山下的巨人七窍生烟，①
白日使天空蒸气弥漫，
夜晚把天空染得通红一片。

三十五

一群岛屿出现在他们眼前，
岛上的山岭不太高大峻险，
那就是众所周知的幸福岛，
赫赫美名自古相传，

① 指神话中朱庇特镇压在埃特纳火山下的巨人安塞法洛。

得天独厚条件优越，
土地肥沃毋需耕耘，
葡萄鲜果四时不断，
物产丰富慷慨奉献。

三十六

岛上的橄榄树硕果累累，
蜂窝里溢出金黄色的蜜汁，
山间流淌的溪水
汩汩淙淙，清冽甘美，
空气经柔风露水滋润，
即使盛夏季节也凉爽宜人；
这便是传说中的人间天堂，
有福之人居住的乐土。

三十七

“我们的航程已到终点，”
少女对两个战士说道，
“前面就是幸福之岛，
遐迩闻名，却是人迹罕到。
虽然风光旖旎，物产丰饶，
但并不如传说中那么友好。”
少女说着操纵小船
靠上十个岛屿中的第一岛。

三十八

丹麦骑士对少女说：

“如果此行任务许可，
我真想离舟登岸，
去看看那些陌生的岛屿，
了解当地的居民、风俗和信仰
和一切令人感觉兴趣的事物，
我希望能向别人叙述我的经历，
自豪地说：‘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

三十九

少女说：“你的要求可以理解，
但是上帝的禁令不能违背，
要满足你良好的愿望，
我确有困难，无能为力。
上帝早已作出安排，
伟大的发现为时尚早，①
这片大洋的奥秘
你们目前还不能向外人透露。

四十

“蒙天之恩，你们方能来到
航海老手无缘谋面的海洋，
深入英雄淹留的禁地，
把他带回世界另一个半球。
你们应该满足，不能再存奢望，
违抗命运未免狂妄。”

---

① 美洲的发现在十五世纪末，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四百年之后。

说话时第一个岛屿逐渐离远，
第二个岛屿赫然在眼前出现。

四十一

十个岛屿纵向排列，
尖端面向东方，整齐一律，
岛与岛之间的距离
基本等同，相差无几。
从船上望去，七个岛屿
有房舍、耕地和居民迹象，
其余三个荒无人烟，
只是莽林一片，野兽盘踞。

四十二

三个岛屿之一有个地方
海岸像弓一般弯曲，
两端向外伸展，仿佛牛角，
中间形成宽阔的港湾，
前面一块礁石耸立
挡住风浪的冲击，
两侧峭壁横空出世，
为水手提供明显标志。

四十三

港湾里风平浪静，
岛上树木郁郁苍苍，
林中有个巨大的岩洞，

藤枝攀绕，深邃幽暗。
船只从未在此下锚，
也未傍岸系过缆绳。
少女把船驶进港湾，
然后落下风帆。

四十四

少女说："你们抬头观看
山顶上那座高大的宫殿，
捍卫基督的战士就在里面，
整日纸醉金迷，作乐寻欢。
你们在此稍候，
等太阳升起后再上山，
每天除了早上的时辰
攀登峭壁都冒风险。

四十五

"你们不妨利用余下的时光
在天黑之前赶到山下。"
两个战士便同向导告别，
登上他们期望的岸滩，
通往山下的路途和缓平坦，
不费大力就到了旅程终点；
此时太阳神的黄金战车
自东向西，还未没入海洋。

四十六

只见废墟和悬崖绝壁之上
高高的山尖傲然耸立，
遍地覆盖着冰霜白雪，
但花草仍生意盎然。
树木枝叶青翠欲滴，
玫瑰花冠红艳如火，
冰雪上的百合分外皎洁，
魔术的威力改变了自然。

四十七

两个战士来到荒凉的山脚，
这时夜幕四合，天色已暗；
光明的永恒源泉
第二天又照亮了天际，
“上，上！”他们相互鼓励，
磨拳擦掌，开始攀登。
突然间，一条斑烂大蛇
口吐红信，挡在他们面前。

四十八

巨蛇高昂金鳞披覆的头，
愤怒地胀粗了颈脖，
铜铃似的眼睛凶光四射，
鼻孔里喷出阵阵毒焰；
带着环形花纹的身躯

时而蜿蜒伸展，时而盘成一团，
咄咄逼人，挡住去路，
两个战士却毫不畏缩。

四十九

丹麦骑士拔剑迎去，
乌巴多嚷道："你想干什么？
凭你的膂力和这种武器
就想制服庞然大物？"
他取出黄金魔棒一挥，
巨蛇立即噤若寒蝉，
气焰全消，扭头逃窜，
不再阻拦战士的去路。

五十

没走多远，一头狮子站在前面，
恶狠狠地瞪着一双黄眼，
张开血盆大口抬头号吼，
鬣毛根根像钢针一般竖立，
尾巴来回拍打着胁腹。
它正作势欲扑之际，
见到魔棒吓得魂不附体，
夹着尾巴没命逃回巢穴。

五十一

两个战士继续迅速行进，
突然又遇到猛兽成群，

形状各异，嘴脸狰狞，
叫声和动作千奇百怪。
从尼罗河到阿特拉斯山岭，①
蛮荒的非洲大陆，
希尔坎尼亚的丛林，②
全部怪物在此集其大成。

五十二

怪物纷至沓来，形状可怖，
但阻挡不住战士的脚步；
他们刚取出魔棒挥舞，
怪物一声哀鸣，四散逃遁。
两人顺利地登上山脊，
再也没有遇到新的拦阻，
如果说有什么妨碍他们的速度，
那只是山路的崎岖和遍地冰雪。

五十三

他们克服了重重艰险，
把冰雪和陡坡抛在后面，
来到山顶一片开阔的平原，
头上的苍穹宛如夏天。
空气澄明清新
荡漾着甜蜜芬芳，
太阳周而复始的行程

① 阿特拉斯山脉在非洲北端摩洛哥境内。
② 希尔坎尼亚是古波斯东北濒里海的地区。

不像别处引起大气回流升降。

五十四

那里不像别处有寒暑差异，
也没有晴朗与阴霾的交替，
天空永远阳光灿烂，
把冷热拒之于千里之外，
草地碧绿，花朵鲜艳，
花草散发芳香，树木洒下荫翳。
女巫的宫殿矗立在湖心，
俯视着远处的海洋和山岭。

五十五

两个战士长途跋涉攀登，
感到疲惫不堪，筋疲力尽，
看见芳草如茵，繁花似锦，
精神不觉为之一振。
他们信步走去，时徐时疾，
又见岩石间有清泉涌出，
潺潺淙淙流经草地，
召唤他们去滋润干渴的嘴唇。

五十六

涓涓细泉流过草地，
汇成一条清冽的小河，
在四季常青的树荫下
欢快地通向远处，

河水晶莹透明，
清澈见底，一览无遗：
两岸绿草如毯，舒适柔软，
提供了绝妙的歇脚地点。

五十七

战士互相告诫："这就是笑泉，
喝了这水有致命危险。
我们千万要克制自己，
小心谨慎，不能麻痹大意：
干渴固然难忍，
我们不能受其诱惑。"
他们边说边走，河床逐渐开阔，
形成一个水平如镜的湖泊。

五十八

湖边摆好一张桌子，
满是山珍海味、佳肴珍馔，
湖水清彻见底，
两个妖娆的少女
淫声浪语，在水中嬉戏，
时而舀水向对方溅泼，
时而游泳竞速，互相追逐。
刚潜入水中，又露出头和肩背。

五十九

赤身裸体的美丽少女

在水中尽情嬉戏，
两个战士看得心醉神迷，
流连不去，忘乎所以。
一个少女升出水面，
露出凝脂般的乳房和小腹，
其余部分在水下若隐若现，
仿佛蒙着一层透明的薄纱。

六十

正如跃出波浪的晨星，
沾着闪闪发亮的露珠，
又如爱情之神维纳斯，
从大海的泡沫中诞生，
那个少女出现在水面，
金黄的头发洒着晶莹的水滴。
她貌似惊异地瞅着两个战士，
一双秀目透出羞涩的神色。

六十一

她立即解散束起的头发，
黄金的瀑布粲然泻下，
仿佛一袭金丝长袍
掩盖了象牙白的胸脯和乳房。
唉，战士羡慕的视线被阻断！
但美丽的形象并未损减。
半遮的脸蛋惊喜交织，
出水芙蓉娇艳欲滴。

六十二

少女的笑容带着羞赧，
羞赧更能引人爱怜，
姣好的脸上泛起红晕，
红晕使笑容更为娇艳。
她的声音无比甜美，
最冷漠的人听了也心动怦然。
她说："啊，有福的外地人，
欢迎你们来到这片乐土。

六十三

"这里是世界的终点港；
你们在这里能忘却一切烦恼，
远古黄金时代的幸福欢乐，
你们在这里都能得到。
你们的武器以前不可或缺，
现在已经不再需要，
不妨挂在树上让它们休息，
今后你们只是情场的战士。

六十四

"床铺和柔软的草地
是你们今后拚搏的战场。
容我们带领两位前去
晋谒这座宫殿的女王，
你们准能得到她恩泽

与她分享幸福和欢乐。
不过请两位先洗去征尘，
取用桌上的食品充饥。”

六十五

一个少女殷勤劝说，
另一个少女眉目传情，
莺莺燕燕，犹如纶音丝竹，
徐疾有致，仿佛曼舞轻歌。
两个骑士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甜言蜜语，恭维奉承，
妖冶谄媚的姿态容貌，
都不能打动他们分毫。

六十六

如果说美色当前
引起战士的邪念，
理智防患于未然，
立即克服了诱惑。
两个少女遭到冷落，
恼羞不已，潜入湖里。
两个战士掉首不顾，
信心百倍，走进宫殿。

第十六章

两个战士进入庞大的迷宫，找到软禁在温柔乡里的里那尔多；英雄幡然醒悟，决心同他们一起归队。女巫千方百计挽留，眼泪和恳求都无济于事，悲愤之下焚毁宫殿，腾空而去。

一

豪华的宫殿呈圆形，
高大的围墙中心
是一片宽敞优美的花园，
奇花异木世上少见，
亭台楼阁鬼斧神工，
曲径通幽千回百转，
好一座错综复杂的迷宫，
易进难出，莫知所从。

二

宫殿有百来扇大门，
两个战士从正门进入。
锃亮的银门带有黄金绞链，
门页上有大量浮雕装饰，
工艺精湛远超出金属价值，

战士驻足门前细细赏玩，
雕像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难以相信人间有此奇迹。

三

他们看到赫拉克勒斯
在吕底亚女王的侍女中间说笑。
征服地狱、统治星辰的英雄
竟然摆弄纺锤；爱情瞅着他微笑。
他们看到女王伊奥雷纤纤玉手
煞有介事地握着吓人的武器；
弱不经风的娇柔身躯
竟然披着沉重的狮皮。

四

对面门页的浮雕是海景，
湛蓝的水面泛着银白泡沫，
两支船队破浪前进，
船上武器铿亮、旗帜鲜明。
战火映红了波浪，
整个鲁卡特岛仿佛在燃烧。
一方是奥古斯特麾下的罗马士兵，
另一方是安东尼率领的埃及、阿拉伯、印度军。

五

高大的战船发起攻击，
来势之猛惊天动地，

环岛从海地连根拔起，
岛上的山岭互相冲撞。
投枪和火把在空中穿梭，
海洋遭殃，满目疮痍。
胜负尚在未定之际，
埃及女王突然逃遁。

六

安东尼也掉首逃遁，
抛弃了称霸世界的希望。
不，不是逃遁，英雄无所畏惧，
他只是离不开热恋的人。
两个战士时而观看胜负未定的海战，
时而观看狼奔豕突的战船，
那些战船仿佛也通人性，
混杂着依恋、羞愧和愤怒的感情。

七

他们看到安东尼撤至尼罗河畔，
躺在心爱的人怀里等待死亡，
他凝视着那张美丽绝伦的脸庞，
死而无怨，并不为自己的不幸遗恨。
诸如此类的浮雕场景
装饰着宫殿的所有银门。
乌巴多和丹麦骑士浏览完毕，
迈步跨进凶吉未卜的迷宫。

八

正如欢闹的美昂德罗河
流过蜿蜒曲折的河道，
时而倾泻，时而腾跳，
往源头倒流又直奔大海，
阿米达的迷宫更为复杂，
来者仿佛堕入五里雾中，
幸好阿斯卡隆巫师事先赠图，
两个骑士按图索骥，驾轻就熟。

九

他们走出迂回曲折的迷宫，
眼前豁然开朗，一片旖旎风光：
湖水潋滟，晶莹的喷泉叮咚作响，
芳草萋萋，百花竞放，
远处山峦起伏，错落有致，
怪石嵯峨，树木葱茏，
园林布局独具匠心，
欲露故藏，秀色更为突出。

十

人工装饰与自然景色融为一体，
维妙维肖，真假难辨，
艺术以模仿自然为能事，
巧夺天工，不留斧凿痕迹。
甚至微风也听从女巫调遣，

催得树木终年常绿，
枝头繁花似锦，累累硕果，
有的含苞欲放，有的已挂果成熟。

十一

同一株树的枝柯之间
生熟无花果相映成趣，
同一条树枝上的苹果
有的皮色青嫩，有的已呈金黄。
花园中阳光充足的地方
葡萄藤繁茂旺盛，
这一串果实仍然生涩，
那一串熟甜得几乎开绽。

十二

绚丽的禽鸟栖息枝头，
一试婉转美妙的歌喉；
微风拂弄着树叶和水面，
奏出悠扬动人的和弦。
鸟鸣和风声相互呼应，
此起彼伏，抑扬顿挫，
不知是无心或是有意，
组成一支欢愉的乐曲。

十三

禽鸟之中有一只与众不同，
羽毛斑烂，嘴喙颜色紫红。

灵巧的舌头娓娓动听，
声调和人无甚差别，
它的话语颇有哲理，
听者不由得肃然起敬。
它刚开口众禽一片寂静，
连微风也停止飒飒作声。

十四

它唱道："瞧那朵玫瑰花蕾，
像处女那般娇羞谦逊，
含苞未放，欲语又止，
端庄之中更显得美丽。
她即将展露颜色，敞开胸怀，
但同时也就萎谢凋零，
不再是无数少女和情郎
欣羡爱慕的对象。

十五

"太阳行至中天便西沉，
娇嫩的玫瑰终将凋零；
即使春天再度来临，
它的鲜艳也难寻觅。
采花要在美好的时辰，
休等日暮黄昏空折残枝，
让我们撷取爱情的玫瑰，
及时寻欢，相爱尽情。"

十六

鹦鹉说罢，群禽齐声合唱，
仿佛对它的话表示赞赏。
鸽子咕噜咕噜叫得起劲，
万物都感到需要爱情；
坚强的栎树和贞节的月桂，
所有根深叶茂的植物家属、
土地和流水都春意荡漾，
渴望得到爱情的垂顾。

十七

春色宜人，春意荡漾，
鸟语花香，千娇百媚，
两个战士却不为所动，
对这一切诱惑全不理会。
他们透过浓枝密叶
居然发现了里那尔多和阿米达，
女巫坐在草地上怡然自得，
英雄躺在她怀里忘乎所以。

十八

她的纱巾滑落，露出酥胸，
凌乱的头发随风拂动；
俊俏的脸蛋泛起潮红，
沁出汗珠闪闪发亮：
润湿的眼睛流出勾引的笑容，

仿佛水面波澜上点点反光。
她把里那尔多的头
搂在自己汗津津的心口，

十九

他火辣辣地盯着她的眼睛，
在蓬勃的欲火中蚀骨销魂。
阿米达越来越向里那尔多凑近，
炽烈地给他印上无数甜吻，
又从他眼睛和嘴唇上收回，
这时只听他舒了一口长气，
似乎灵魂出窍同那女子会合。
两个战士在暗处看他们欢娱。

二十

里那尔多腰际佩着一面镜子，光可鉴人，
这种器具对武士的身份很不相称。
阿米达把镜子放在情人手里，
让他观看风月场中的奥秘。
她眼含笑意，他目光炯炯，
只有一件事物吸引他们的注意：
她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他则把她美丽的眼睛当作明镜。

二十一

他为奴役、她为征服沾沾自喜，
他只顾看阿米达，她顾盼得意。

“我从你眼里看到了你我的幸福，”她说，
“转过眼睛望着我吧，你可知道，
你的英俊形象、音容笑貌
已经牢牢铭刻在我心里，
我的心比镜子更能反映
你在我心中燃起的激情。

二十二

“哎，假如你对我不屑一顾，
至少该看看你自己的完美：
假如什么都不在你眼里，
你至少能从自己的面貌得到乐趣。
小小镜子照不全你的高大形象，
也容不下整个人间天堂：
你的镜子只有苍穹才能充当，
你要看自己，应该望着天上。”

二十三

阿米达说着嫣然一笑，
同时并没有停止修饰打扮。
她梳理刚才搞乱的头发，
分成许多美丽的小卷，
插上五彩缤纷的花朵，
仿佛金器涂上珐琅图案；
百合般的胸前几朵玫瑰红白分明，
最后披好薄如蝉翼的纱巾。

二十四

高傲的孔雀展开华丽的尾羽，
不及她仪态万方、光采照人，
太阳在雨后晴空抛出的霓虹，
不及她婀娜多姿、五色缤纷。
但是阿米达最迷人的装饰
是她的一条腰带，永不离身。
腰带由无数材料织成，
除她之外，别人万难收集。

二十五

端庄的矜持、娴静的抵拒、
迷人的魅力、甜蜜的欢悦、
含笑的话语、深情的眼泪、
幽怨的抽噎和温柔的亲吻：
她把这一切糅合在一起，
放在文火上慢慢煅烧，
炼成一条奇妙的腰带，
系在身上须臾不离。

二十六

她终于中止了爱抚调笑，
吻了一下情郎，抽身离去。
她去翻阅魔法书籍，
已成习惯，不可一日或缺。
里那尔多仍旧留在原地，

只要阿米达不在身边，
他不得擅自行动，
在花间树下徘徊流连。

二十七

可是每当夜晚降临，
带来利于情人的黑暗和寂静，
两人便在花园的宫殿里
纵情地共度美好的时辰。
且说阿米达离开了花园，
去做她比较严肃的功课，
藏身树后的两个战士铠甲鲜明，
突然出现在里那尔多面前。

二十八

正如性情暴烈的战驹
胜利后失去驰骋沙场的荣誉，
沦为配种的公马厮守着畜群，
水草肥沃，但是壮志难伸；
一旦听到鼓角，看到兵器闪亮，
立即昂首长嘶，渴望备上鞍辔，
驮起主人，重返战场，
奋蹄飞奔，冲锋陷阵。

二十九

面对铠甲刺眼的光芒，
年轻骑士的反应同战驹相仿。

兵器的闪亮猛然唤起
战斗的激情和无比的勇气，
回顾自己在温柔乡中沉迷，
他感到无地自容、羞愧不已。
与此同时，乌巴多走到他身前，
举起了那面光采夺目的钻石盾牌。

三十

英雄的视线落到锃亮的盾牌上，
发现自己竟成了这副模样，
全身打扮花里胡哨，
头发和衣服散发着淫邪的气息，
一把宝剑虽然仍佩在腰际，
但黯然失色，引不起注意，
与其说是叱咤风云的武器，
不如说是徒有其表的装饰。

三十一

仿佛做了一场噩梦，
漫长沉重，施施醒来，
里那尔多照见自己的模样，
不禁大吃一惊，猛然悔悟；
他满脸羞愧，无地自容，
垂下眼光，嗒然若失，
他真想找个罅缝，
钻进海底或地心藏身。

三十二

于是乌巴多对他说：
“整个亚洲和欧洲卷入战火，
凡是信奉基督的有志之士
都在叙利亚平原上忘我战斗。
唯有你，贝尔托多之子，
纸醉金迷，藏身隐蔽的角落；
所有的人都投身十字军事业，
你守着一个女人，百事不问。

三十三

“你为什么昏昏沉沉、浑浑噩噩？
你为什么胆小懦怯、甘心雌伏？
哎，哎，戈弗雷多和十字军需要你，
幸运和胜利在向你召唤。
好样的战士，振作起来，
崇高的事业指望你去结束，
异教徒已经领教过你的厉害，
将在你宝剑的打击下屈服。”

三十四

高贵的青年听了乌巴多的指责，
半晌说不出话，悔恨交集，
知耻近乎勇，理智占了上风，
对自己的蔑视超过了羞辱，
惭愧的脸色被愤怒燃得通红，

他断然决心同过去决裂，
撕掉身上浮华的装饰，
挣脱了他可悲的奴役。

三十五

他急于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匆匆走出错综复杂的迷宫。
此时阿米达发现凶猛的看门狗
气息全无，直僵僵躺在宫殿门口。
她顿时起疑，随即确定
亲爱的里那尔多要离她而去；
伤心地看到他毫不留恋
掉首不顾，抛下了温柔窝。

三十六

她真想呼喊："负心汉，
你怎能抛下我不管？"
但她的舌头不听使唤，
千言万话只能在她心头打转。
多么可悲，比她更高明的法力
使她的希望全部破灭。
她眼睁睁地看他离去，
使出全身解数也无济于事。

三十七

特萨里亚的女巫满口血污①

① 特萨里亚是古希腊地区，以女巫众多著名。

精通各种毒辣的咒语，
能使天上的星球停止运转，
唤出地狱的鬼魂听从调遣，
阿米达深谙此道，全部照搬，
但白费气力，未能奏效。
她放弃了妖法，想凭自己的美丽
诱使里那尔多回心转意。

三十八

她顾不得颜面，紧紧追赶。
哎，先前的得意傲慢而今安在？
平时她只要稍加青睐，
爱情就俯首贴耳、拜倒裙下，
她目空一切，高傲无比，
她只爱自己，蔑视所有的情人；
认为对情人瞟上一眼，
就是他们莫大的抬举。

三十九

如今受人嘲弄，被弃若敝屣，
她却紧追抛下自己的负心人·
她的美貌遭到拒绝，
便试图用眼泪挽回残局。
刺骨的冰雪和崎岖的山路
阻挡不住她荏弱的脚步；
她一面奔跑，一面呼号，
终于在海滩边追上里那尔多。

四十

她发狂似地喊道:“你带走了我的心,
留下了躯壳,要就把躯壳也带去,
要就留下你夺走的心,
或者把两样都消灭:你停一停,
我不是要给你拥抱亲吻,
只是要你听我最后几句话,
狠心的人,你有什么可害怕?
你既然能逃跑,也能不理我的话。”

四十一

乌巴多这时对他说:“阁下,
那个妖艳的塞壬满怀哀怨,
带着迷人的眼泪来向你求情,
她想说什么你不妨听听。
你如能抵挡她的花言巧语,
今后你就所向无敌:
你听她说,但要理智,
不能为自己的感情所掌握。”

四十二

骑士停住脚步站在岸边,
阿米达娇喘吁吁赶到身前:
她满脸泪痕有如雨后梨花,
悲切的模样更楚楚可怜。
不知是出于嗔怪、顾虑还是胆怯,

她只望着里那尔多，不发一言。
青年骑士没有正面相看，
只是内疚似地偷偷瞟她几眼。

四十三

正如经验丰富的歌手，
经过轻柔和谐的前奏，
让听众的情绪得到酝酿，
然后敞开高昂的歌喉，
阿米达虽然喘息未定，
并未忘记她的蛊惑伎俩，
她先哀怨地叹了几口气，
唤起里那尔多的同情和注意。

四十四

随后她开口说："狠心的人，
虽然我曾经以你的情人自居，
别以为我现在以情人的身份求你，
如果你对我的情义已经断绝，
至少也应从敌人的地位听我说话，
这类要求作为敌人也不能拒绝。
你可以答应我的要求，
并不会因而改变你的地位。

四十五

"假如你恨我，并且从憎恨中得到满足，
你完全有权利，不必放弃这种满足。

我以前对基督徒也有刻骨仇恨，
甚至对你深痛恶绝，我并不否认。
我生为异教徒，我曾想方设法
一心要摧毁你们的帝国；
我布下圈套，使你脱离战斗自甘堕落，
把你引到这个与世隔绝的角落。

四十六

“我对你的损害远不止此，
我还做了许多对不起你的事：
我引诱你，让你在我的爱情里沉湎，
我使出了种种荒唐淫荡的手段，
我让你撷取我处女的花苞，
让你尽情享受我的美貌，
无数爱慕我的人曾被我拒绝，
我把爱情献给了你，完整无缺！

四十七

“我对你使尽了欺骗手段，
终于引起你的憎恶理所当然，
这座宫殿原是你销魂的场所，
如今遭到你唾弃也可以理解。
去吧，渡过海洋，投入战斗，
去讨伐我的信仰，我绝不阻拦。
其实我的信仰已不复存在，
冤家，只有你才是我的上帝。

四十八

“我唯一的愿望是追随你左右，
敌人也不至于拒绝这一小小请求。
猎人不会放弃猎获，
胜利者不会不要俘虏。
你们的阵营可以把我当作战利品，
为你的煌煌业绩增添一笔：
嘲弄你的女人到头来反遭嘲弄，
成了众人耻笑的女奴。

四十九

“既然成了卑贱的女奴，
我一头浓发又有何用？
装饰要同身份相称，
我可以一刀割却。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
我可以随你冲锋陷阵；
我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
为你牵马握矛持盾。

五十

“我可以充当你的侍从或护盾：
毫不犹豫地为保护你而牺牲。
敌人的刀剑要近你的身，
先得穿透我的胸脯和项颈。
我的姿色虽然遭到你蔑视，

可是再野蛮残忍的敌人
也不会为了要取你的性命
先拿我的美貌作牺牲。

五十一

“唉，多么可悲，我的美貌一文不值，
我凭什么喋喋不休，自我安慰？”
她本想说下去，但悲从中来，
泪如泉涌，唏嘘不已。
她带着祈求的神情
想抓住里那尔多的手或大氅，
但他克制了感情，往后退缩，
他的心扉已对爱情紧闭。

五十二

理智扑灭了昔日的恋火，
爱情不能死灰复燃；
但爱情的伴侣怜悯
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里那尔多难以控制自己，
怜悯之泪几乎夺眶而出。
但他把感情埋藏在心底，
敛容正色，装得若无其事。

五十三

他说：“阿米达，你的遭遇使我同情，
如有可能，我很想打消

在你心中燃起的激情。
你不是我的奴隶，更不是仇人。
我无意报复，也不记恨。
你曾加害于我，无可否认，
许多事情做得太过份，
先恨之入骨，后又爱得难舍难分。

五十四

“那有何妨，你的过错是人情之常：
起因于你的信仰，身为女性，年纪又轻。
我也不能免其咎；你千万别误会，
我对你的拒绝决不含谴责之意。
在我有生之年，无论欢乐或悲哀的时刻，
同你相处的日子永远是美好的回忆。
只要亚洲战事、我的荣誉和信仰允许，
我永远是你忠诚不贰的骑士。

五十五

“让我们结束我们的过错，
放下沉重的羞愧包袱，
把不光采的经历
埋葬在这个偏僻的角落。
这段不愉快的回忆不应混淆
我在欧亚非三洲的业绩。
可鄙的激情也不应玷辱
你高贵的出身、勇气和美丽。

五十六

"安心留下，你不能随我同行，
要我听从你更不可能。
留下吧，或者另找出路，
自求多福，谨慎小心。"
阿米达听了骑士这番话，
百感交集，惊讶惶惑，
她久久地盯着他，眼冒怒火，
终于口出恶言，谩骂数落：

五十七

"你不是美貌的索菲亚所生，
也不属于高贵的埃斯特家族。
你准生在惊涛骇浪的海洋，
或者冰天雪地的高加索，
你喝波斯虎奶长大，
残忍得没有半点人性。
我的痛苦不能使你动容，
不洒一滴眼泪，没有一声叹息。

五十八

"对你这种人还有什么话可说？
信誓旦旦，结果一走了事，将我抛弃；
你以慷慨的胜利者自居，
原宥敌人的伤害和过错！
竟然还想教训别人！

像塞诺格拉底一般清心寡欲！①
真主，这等全无心肝的人你怎能容忍，
你的庙宇怎么不发出霹雳雷霆？

五十九

“狠心的人，你自己安心逃吧；
逃吧，卑鄙的人，再也别回来。
我的生魂将步你后尘，
紧跟不舍，如影随身；
即使你躲过风浪险滩暗礁，
到达大海彼岸，投入战斗，
我也将像握着火把的复仇女神，
和过去爱你时那样紧缠你身。

六十

“等你躺在血肉模糊的尸体中间，
你的痛苦才能解除我恨，卑鄙的战士。
你咽气时会呼唤阿米达的名字，
阿米达将清楚地听见……”
她讲到伤心处，气急败坏，
千言万语堵在喉头未能说完，
一头栽在地上，双眼紧闭，
手脚冰凉，浑身一层冷汗。

六十一

阿米达，你秀目紧闭；

① 塞诺格拉底是古希腊禁欲派哲学家。

老天对你的苦难不加理睬。
不幸的女人，睁开眼睛吧，
难道你没看到敌人的热泪？
假如你还有知觉，
他的唏嘘准能给你慰藉！
他对你寄予无限怜惜，
临别的眼光充满了深情。

六十二

怎么办？把这昏厥气绝的姑娘
抛在荒凉的沙滩上掉首不顾？
礼貌和怜悯要求他守在旁边，
但是严峻的任务不容他留连。
他终于离去，岛上的树木在风中摇曳，
小船鼓帆在洋面行驶如飞，
里那尔多始终眺望着沙滩，
越离越远，直至消失不见。

六十三

这时阿米达悠悠醒来，
只见周围一片寂静凄凉。
“那个全无心肝的人走了，”她说，
“居然见死不救，扔下我不管。
在我危难关头他无动于衷，
不肯一伸援助之手。
难道我还痴心爱他，
坐在这里痛哭，不思报仇？”

六十四

“眼泪又有什么用？
难道我没有别的武器和手段？
我要去追赶那个负心汉，
他上天入地也逃不脱报复，
我要掏出他的心，碎尸万段，
让天下薄幸人引以为戒。
我要比他更残忍、更心狠……
唉，瞧我胡言乱语说些什么？

六十五

“可怜的阿米达，当初他身为俘虏，
你可以对他恣意报复。
如今鞭长莫及，为时已晚，
你的怨恨愤怒又奈他何？
不过如果我的美貌和计谋无能为力，
我的决心却不会轻易动摇。
唉，我的美貌受到如此糟蹋！
此仇不报，怨气难消！

六十六

“对，有谁提了里那尔多的首级来见我，
我的美貌就是勇敢者的奖励。
这一任务虽然相当艰巨，
对于为我倾倒的人却是公平交易。
我的全部财富和身体

都充作奖赏复仇之举。
如果这一切还不足偿付，
只能说美貌是造化无用的赐予。

六十七

“不吉利的赐予，我要摒弃，
我恨它，恨自己为什么出生，
为什么活着，身居女王之尊，
我活下去是为了复仇。”
她气急败坏，语不连贯，
风风火火地离开了荒凉的海滩。
她披头散发，目露凶光，
满脸通红，愤怒得像是中了邪。

六十八

她一回宫殿就念恶毒的咒语，
唤出地狱里的三百魔鬼。
刹那间，天空乌云密布，
永恒的大星球暗淡无光，
狂风四起，震撼三岭五岳。
地府阴曹传出阵阵轰鸣：
宫殿周遭一片可怖的声响，
呼啸、嗥叫 咆哮、怒号。

六十九

比夜晚更浓重的阴影
笼罩着女巫的宫殿，

偶尔出现一两道闪电
划破层峦叠嶂的黑暗。
太阳重光，黑暗终于消散，
空气开始恢复平静；
原先的宫殿却无踪无影，
没有丝毫痕迹可寻。

七十

正如天上的大片浮云，
白衣苍狗不断改变，
风吹日晒顿时消失，
又如高烧病人的梦幻，
魔法宫殿转眼不见，
只留下嵯峨的怪石。
阿米达登上时刻准备的马车，
像往常一样直奔九霄云外。

七十一

马车风驰电掣地穿越
雨云和旋风围绕的大气，
途经南半球的海岸
以及陌生民族居住的区域；
通过世界尽头的赫拉克勒斯柱，
和西班牙人同摩尔人的国度，
一路上马不停蹄，
直到叙利亚的境地。

七十二

大马士革是阿米达的祖国，
但她自觉无颜，避而不去；
她驱车前往死海之滨，
那里有她的城堡别筑。
她支开奴隶侍婢，
找了一个僻静的场所：
独自考虑对策，苦苦思索，
愤怒终于压倒了羞愧。

七十三

她说："我不如投奔埃及国王，
跟随他的东方大军出征。
我可以重施故伎，改变相貌整束，
我可以牵马备镫，持弓携剑，
充当最强壮的战士的侍妾，
唆使他们去对付那个负心人，
只要能报仇雪恨，
体面和荣誉在所不惜。

七十四

"叔父和监护人，别怪罪于我，
责备你自己惹下弥天大祸。
你怂恿我大胆放手干的事
与我地位身份极不相称；
你出的主意害我有家难归，

使我不顾羞耻，胡作非为：
我先为爱情后为泄愤干的坏事
都应该归因于你。”

七十五

她说罢，把侍女、骑士、
马弁和兵卒匆匆集合在一起；
自己穿上最华丽的衣服，
仪态万方，一派皇家气势，
日夜兼程，一刻没有停息，
不出多日便赶到加沙，
埃及大军漫山遍野，
在骄阳炙烤下整装待发。

第十七章

埃及国王检阅大军，准备向法兰克人进攻。阿米达前去会合，要取仇人性命，扬言有提里那尔多首级来见者愿以身相许。与此同时，里那尔多得到一副铠甲，上面镌刻着他祖先的光辉事迹。

一

加沙城在犹太地界，
位于贝卢西奥和海岸之间，
周围大漠浩瀚无垠，
流沙万顷变幻不定，
正如一望无际的海洋，
风暴起时惊涛骇浪，
旅人历尽万苦千辛
很难找到藏身之地。

二

加沙原属土耳其版图，
多年前被埃及国王占领；
该城地近耶路撒冷，
利于同十字军对阵，
国王离开曼菲斯的豪华宫殿，

在加沙设立了行辕，
动员全国各地的军队
云集于此，随时待命。①

三

缪斯女神，请你帮助我回忆
当时大军整装待发的情景：
埃及暴君把非洲和东亚②
所有国王和人民绑上战车，
有的是盟友，有的是藩属，
半个世界的军队和各路首领
汇集在加沙准备投入战斗，
只有你能使我描述当时的场面。

四

自从埃及脱离希腊帝国，
摒弃了它信奉的宗教，
一个武士，穆罕默德的后裔③
登上王座，引进伊斯兰教。

---

① "加沙"在波斯文中意为"宝库"，波斯国王坎比萨斯（在位期公元前530—522年）征服埃及后将金银财宝储存该城，由此得名。加沙屡遭战燹，戈弗雷多进军耶路撒冷期间，又受地震毁坏。耶路撒冷第五任国王巴尔多文三世命令在加沙原址的山地上重建城市，并筑堡垒，交付给圣殿骑士长期据守，抵御撒拉逊人侵犯。城内有无数古迹，大力士参孙背负加沙城门登至山顶的故事流传尤广。

② 十字军第一次东征期间，埃及国王是阿赫默德·阿尔·莫斯塔里，当时只有二十五岁，并不是塔索所说的那样年迈。

③ 武士指穆罕默德·阿尔·卡伊姆，公元前640年率领阿拉伯人攻占埃及，脱离了拜占庭帝国。

人们尊称他为哈里发，
他的后代继承王位和称号。
由此尼罗河两岸
重建了新的法老和托洛梅王朝。

五

随着岁月的推移，
王国日益强大扩展，
地跨亚非，从叙利亚海边
延伸到马尔马里加和克兰尼，
然后顺着尼罗河两岸
经过阿斯旺瀑布附近的锡耶纳，
直达杳无人烟的沙巴平原
和广袤的幼发拉底流域。

六

丰饶的海洋和盛产香料的沼泽
分别在它疆土的东西两侧，
从红海彼岸向东延伸，
直达太阳升起的方向。
帝国本身已经相当富强，
精悍的君主加以开拓发扬，
不仅凭他出身高贵显赫，
还凭英勇善战，治理有方。

七

他多次同土耳其波斯作战：

各有得失，互有胜负；
但不论胜利或亏输，
他愈战愈强，无往不利。
如今他上了年纪，
不能披挂上阵，叱咤风云，
但并不因此壮志消沉，
他对疆土的野心有增无减。

八

他委派大将们南征北战，
自己担负主帅的重任，
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
老谋深算，言出如山，
威镇非洲和印度，
他的名字使国王们丧胆，
前者提供兵源，心甘情愿，
后者踊跃捐输金银财物。

九

十字军的节节胜利
使埃及国王寝不安席，
他纠集了各方兵力，
要给法兰克人沉重打击。
他在加沙城外的开阔地
检阅部队，誓师祭旗，
阿米达带领了手下人马
及时赶到，前来会合。

十

丹墀前一百级象牙阶梯，
金碧辉煌的御座上国王高踞，
头上一顶银光璀璨的华盖，
脚踩猩红色的金线地毯，
袍服的装饰珠光宝气，
更添帝王的堂堂威仪，
雪白的头巾层层缠绕，
外戴巍峨的皇冠。

十一

他右手握着权杖，
雪白的胡子一表堂堂；
炯炯有神的目光
保存着年轻时的勇猛，
每一个表情和动作
都显出他的权力和威望，
恰似阿贝勒斯或菲狄亚斯①
塑造的挟持风雷的宙斯神像。

十二

两位总督随侍左右，②
那是王国最高的文武大臣：

① 阿贝勒斯和菲狄亚斯分别为古希腊的画家和雕塑家，是亚历山大大帝画像和宙斯塑像的作者。

② 总督(sarapo)是古波斯帝国的官职．中古时埃及并无此称号。

一位手持出鞘宝剑，
另一位捧着镇国玉玺。
后者深得国王信任，
负责国内民政事务，
前者统管军队征伐，
论功行赏，按罪处罚。

十三

忠实的切尔克斯卫士众星捧月，
团团簇拥在御座周围，
他们身披坚甲，手持长矛，
腰佩精钢打造的弯刀。
国王在御座上高坐，
注视着集合的大军；
各路团队在他面前经过，
放低长矛和旌旗表示尊敬。

十四

首先接受检阅的是埃及士兵，
他们由四员大将率领，
两人来自埃及高山地区，
另两人是尼罗河下游人氏。
下游原是一片浩淼的海洋，
日后泥沙沉积，陆地扩张，
原先舟楫游弋的波浪
如今成了丰饶肥沃的内陆。

十五

第一个团队的成员
来自阿历山大辽阔平原，
以及西面富饶的海岸，
接近非洲大陆的边缘。
阿拉斯贝是他们的首领，
膂力稍逊，但智谋过人：
设伏奇袭是他的拿手，
机动灵活，神出鬼没。

十六

第二个团队的成员
多半来自亚洲东岸，
阿隆特是他们的首领，
出身高贵，但徒有虚名。
他贪图享受，养尊处优，
从未盘马弯弓，征战沙场，
这次利欲薰心，忽发奇想，
居然甘冒风险，披挂上阵。

十七

排列第三的何止是一个团队，
人数之多几乎可以独自成军；
没想到埃及竟有这么多士兵，
并且仅仅来自一个开罗城，
简直可以同省份匹敌。

这支队伍由一千人组成，
但缺乏作战经验，纪律松散，
他们的首领是坎普森。

十八

后面的团队由加萨尔率领，
兵士们都是农民出身，
来自开罗城外一带
以及尼罗河第二个瀑布附近。
埃及士兵的武器只是弯刀弓箭，
因为他们架不住沉重的盔甲；
华丽的服饰不成其为威慑，
只能引起敌人剥夺的贪欲。

十九

接踵而来的是阿拉贡的巴尔卡兵，
衣衫单薄，武器零零落落，
他们一向流窜在沿海沙漠，
专靠拦劫行旅维持生活。
随后是苏马拉国王的军队，
配备略微整齐，却不善作战；
再之后是特利波里国王的部属，
不喜堂堂对阵，专爱偷袭设伏。

二十

随后是佩特拉阿拉伯农民，①

① 指首都为佩特拉的阿拉伯古国。

那里虽是多石山区，却四季常春，
如果传说属实，人们丰衣足食，
不知冬季严寒，夏天酷热；
当地盛产没药乳香，
也是火凤凰的故乡，
凤凰在芳香植物丛中
化为灰烬又得到重生。①

二十一

他们的武装同埃及人相差无几，
服饰却不如埃及人华丽。
后面的团队也是阿拉伯人，
没有固定的家乡和居住地：
他们不断地流浪迁移，
搭起帐篷就成为镇市。
这些人身材和嗓音像是妇女，
脸色黧黑，黑色的头发留得很长。

二十二

他们的武器是短头长矛，
矛头铁制，矛身是印度白藤，
他们的坐骑迅捷无比，
来去有如一阵旋风。
第一小队的首领名叫西法切，
阿尔迪诺指挥第二小队，

① 神话中的火凤凰每五百年引火烧身，从灰烬中又化为新鸟，生生不灭。

第三小队的头目是阿尔比萨尔，
此人匪气十足，算不上骑士。

二十三

随后出现的团队
由阿拉伯海岛民组成，
这些人原以采蚌为生，
收获的珍珠硕大圆润。
与之同来的是一支黑人队伍，
一向在红海西岸居住。
阿格里卡特和奥斯米达是其头目，
均是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

二十四

紧接着是梅罗的埃塞俄比亚队伍：
梅罗是一片广大的三角洲，
东西是尼罗和阿斯特拉波拉河，
上有奉行两种宗教的三个王国。
两个国王信奉伊斯兰教，
名叫卡那里奥和阿西米罗，
对埃及哈里发唯命是从，
第三个国王信奉基督，此次按兵未动。

二十五

后面的两个国王也听命于埃及，
他们率领的两支队伍配备着弓箭：
一个是霍尔姆斯苏丹，

他富饶美丽的国家在波斯湾；
另一个是波埃坎苏丹，
他的国家地势低洼，
海水上涨时成为孤岛，
退潮时旅人可以步行抵达。

二十六

阿尔塔莫罗，娇妻的柔情
不能留你厮守在闺房。
她捶胸痛哭，抓揪头发，
不能使你改变征战的决定。
她说："你狠心抛下了我，
甘冒风险，远涉重洋。
难道你不念舐犊情深，
宁肯披挂上阵，驰骋沙场？"

二十七

阿尔塔莫罗是萨马冈特国王，
拥有不少显赫的称号，
他独立不羁，胆略过人，
足智多谋，孔武有力。
法兰克人对他忌惮三分，
其中不是没有原因。
他的部下全副盔甲，身佩钢剑，
鞍头横着包铁大头棍。

二十八

后面是凶猛的阿德拉斯托，
他来自太阳东升的印度，
高大的身躯披着绿色蛇革，
黑色的花纹狰狞可怖，
胯下是一头大象，
充当战马，驾御自如。
他的部下来自恒河流域
以及阿拉伯海东岸地区。

二十九

此次随同出征的团队
是御林军中的精锐。
这些将士战功卓著
缴获的战利品不可胜数，
他们身披紫红大氅，
战马神骏久经沙场，
武器的寒光和黄金马饰相互争辉，
军容雄壮，令人望而生畏。

三十

佼佼者有骁勇的阿拉尔科，
善于用兵的奥德马罗，
伊德劳特和里梅东，
沙场上无惧无畏，有进无退；
还有蒂格兰和奥尔蒙多，

以及称霸五洋的海盗拉波尔多；
再有阿拉伯的马拉布斯托，
他由于讨平反叛的阿拉伯从此得名。

三十一

还有奥林多、阿里蒙、比尔加，
摧毁城市的布里马特，
驯马能手西方特；
搏斗健将阿里达曼特；
再有战神的闪电蒂萨弗诺，
不论步战或马战，
不论使剑或用矛，
纵横天下未曾遇敌手。

三十二

团队的首领是一个亚美尼亚王子，
早年背叛基督，改奉异教，
原名克莱蒙特，如今改称艾米伦，
他对埃及国王忠心耿耿，
在所有武将中鹤立鸡群，
因此深得国王宠信：
无论勇气、智谋和膂力，
作为骑士和首领他都当之无愧。

三十三

各个团队行进完毕，
阿米达带领部下接受检阅。

她身穿短裙，背负箭囊，
驾驶战车，英姿飒爽；
妖艳的容貌含有恼怒，
增添了威严的神气；
恼怒固然令人生畏，
妖艳更使人不敢逼视。

三十四

她的战车镶嵌着石榴石和红宝石，
光芒四射，宛如运载太阳的马车；①
驾车的是两前两后四匹独角兽，
驯服地听从娴熟的驭手。
一百名少女和一百名少年
各佩弓箭，簇拥侍从，
他们的坐骑一律是雪白的战驹，
进退有致，奔驰如飞。

三十五

追随其后的是叙利亚雇佣兵，
为首一员大将是阿拉丁。②

---

① 古代神话认为太阳绕地运行，由阿波罗神驾驶黄金马车行空，自东至西，每天出自海洋，没入海洋。

② 埃及和叙利亚唇齿相依的地理关系决定了埃及卷入十一世纪巴勒斯坦战争。

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时，埃及在位的哈里发是阿布尔·卡西姆·莫斯塔利，年二十五岁，平庸无能，国事均听命于总理大臣阿夫达尔。因此，塔索偏离了历史真实，把进军加沙的战争活动移植到阿夫达尔身上。

法兰克编年史家估计阿夫达尔动员了二十万人，而据阿拉伯历史学家估计，他只有二万骑兵。

阿夫达尔在阿斯卡隆与十字军会战时，耶路撒冷城陷落已有一月。

正如灰烬中重生的火凤凰，
在埃塞俄比亚人面前何等辉煌，
鲜艳的羽毛五彩缤纷，
项饰和金冠光采夺目，
簇拥追随的队伍
仿佛是朝凤的百鸟，

三十六

阿米达仪态万方，驱车扬鞭，
展示了她的全部美貌和华丽的服饰。
在她的无可抗拒的魅力面前，
铁铮铮的汉子也不由得怦然动心。
今天她面露愠色，杀气隐含，
不同国籍的许多男子都纷纷倾倒，
如果她笑语温存，美目流盼，
那些人又当如何欲死欲仙？

三十七

阿米达的部队行进完毕，
埃及国王传令艾米伦前来晋谒，
准备宣布他为众将之首，
由他担任全军最高统帅。
艾米伦对此殊荣亦有所觉，
气宇轩昂，奉令入朝，
切尔克斯护卫两旁闪开，
让出通道容他登上台阶。

三十八

艾米伦到了国王面前，
俯首下跪，右手贴在胸口。
国王说:“朕授予你权杖和军队，
由你以朕的名义全权指挥，
前去解救阿拉丁国王之危，
替朕向法兰克人报仇雪恨。
见之则战，战之能胜，决不怜悯，
连俘虏也斩光杀尽。”

三十九

国王说罢，艾米伦接受了军权。
“战无不胜的陛下，”他朗朗开言，
“我从您手里领到权杖，
剋日出师，决不负所命，
陛下威震寰宇，洪福齐天，
我必能为亚洲洗雪奇耻大辱；
此去不获全胜决不回朝，
肝脑涂地亦不足报知遇之恩。

四十

“如果有什么灾难不幸
(当然我希望不至于发生)，
我祈求上天加在我一身，
全部由统帅承受担任，
我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

但要让军队安全凯旋。”
他的话赢得一片喝采，
夹杂着兵器的铿锵碰击声。

四十一

在欢呼鼓噪声中，
埃及国王走下御座，
众人簇拥步入大帐，
盛宴款待各路将领，
国王独坐一桌，频频派送食品，
对满座文武一视同仁。
阿米达不放过欢乐的场合，
急忙施展狐媚蛊惑的伎俩。

四十二

宴席撤下，阿米达发现
在座的人目光集中于她一身，
她明白自己的阴谋已经得逞，
蛊惑的毒汁已渗透人心，
她便起身向国王走去，
态度高傲而又毕恭毕敬，
她拿腔拿调，装模作样，
尽量显得悲愤而慷慨激昂。

四十三

她说："至尊至贵的国王，
我来为保卫信仰和祖国战斗。

我身为女子，但出自帝胄王族：
仗剑上阵并不辱没女王身份。
一国之君必须具备治国本领，
既握权杖也能挥剑杀敌；
我的手并不荏弱无力，
手起剑落也能致创流血。

四十四

“陛下莫认为我一时冲动，
破题头一遭参加这类行动；
捍卫我们的信仰和您的帝国
是我由来已久的愿望。
陛下谅必记得我的事迹，
知道我言之不虚，
不少身佩红十字的骑士
曾经成为我阶下之囚。

四十五

“我派人押解俘虏去埃及，
献给陛下作为进见的礼物；
如若不是凶恶的里那尔多拦截，
杀了解差，释放了俘虏，
那些骑士仍旧身系缧绁，
在陛下的大牢里不见天日，
陛下更有获胜的把握，
赢得这次战争不费吹灰之力。

四十六

“陛下知道里那尔多其人，
对他的业绩谅必亦有所闻：
此人对我的损害擢发难数，
深仇大恨至今啮咬我心；
愤怒和理性相互激发，
更促使我仗剑上阵。
种种怨屈一言难尽，
总之我报复的决心已定。

四十七

“我的弓箭并非徒有其表，
弦声响处也能致敌死命，
老天有眼不负清白无辜，
必把箭镞引向凶顽之人；
我当然希望亲自取他性命，
但陛下的将士如见义勇为，
提了他可憎的首级回来见我，
代我报仇雪恨，我也万分高兴，

四十八

“为了酬谢此人功劳，
我可以把一切奉赠，
包括我的全部财富和我本人，
他若愿意，可以娶我为妻。
现在我作出郑重许诺，

并且对天起誓，保证履行。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谁认为值得冒险，请速自荐。”

四十九

阿米达说得慷慨激昂，
阿德拉斯托贪婪地盯住她不放：
他最后说：“那无赖十恶不赦，
取他性命何劳你的箭镞，
美丽的弓手，那颗卑劣的心脏
不值得充当你的箭靶。
我愿去取他可憎的首级，
替你泄愤，当仁不让。

五十

“我去掏出他的心肺，
把他的肢体给兀鹰充饥。”
印度人阿德拉斯托说得兴起
却惹怒了一旁的蒂萨弗诺：
他喝道：“何方丑物大言不惭，
竟敢在王上和我等面前口吐狂言？
比你高强的人都未作声。”

五十一

凶恶的印度人反唇相讥：
“我只讲真干，不要嘴皮。
你这番侮辱如果换了别地，

早叫你一命归西，噬脐莫及。”
两人正争得不可收拾，
埃及国王举手加以阻止。
国王对阿米达说：“可敬的少女；
你胆壮气豪，心比天高；

五十二

“受你榜样的感召，
两位壮士应当消弭勃谿，
齐心戮力，奋勇向前，
共同对付强悍之敌。
两位大有用武之地，
何必伤了自家和气？”
国王说罢，两个武士起誓
保证都为阿米达报仇出力。

五十三

愿意效命的不仅是他们两人，
许多将领也纷纷报名。
他们敌忾同仇，争先恐后，
发誓要取那颗可憎的头颅。
阿米达竟然煽起如此众多的仇恨
去对付她曾经倾心相许的人。
话分两头，里那尔多离开小岛之后，
一路平安，重新汇入十字军的洪流。

五十四

他同伙伴乘坐的小船
仍按原先的航线回返；
老天作美，给予方便，
鼓帆相送，加速了归程。
青年英雄夜观星空，
大熊小熊星座为他指引方向，
白天眺望河流和山脉
嵯峨的石崖鳞次栉比。

五十五

他时而注意地形地貌，
时而了解当地风土人情。
小船入海以来，
东方的太阳已四度升起；
小船抵岸之时，
天色已苍茫昏暗。
掌舵的少女说："这就是巴勒斯坦
你们航程的终点。"

五十六

三个骑士离舟登岸，
少女飘然退去倏忽不见。
此时夜晚覆盖大地，
万物陷入漆黑一片。
周围全是荒凉沙漠，

不见任何墙垣房屋，
也不见人马踪影，
无从询问打听路径。

五十七

里那尔多同两个伙伴犹豫片刻，
决定朝海岸相反方向走去。
不久看到前面不远之处
不知什么闪闪发亮，
金银的黄白光芒
在夜晚引人分外注目。
他们再前去数步，
发现了亮光的出处。

五十八

他们看到树干挂着一套甲胄，
月亮照在上面熠熠反光。
黄金头盔和铠甲镶嵌着宝石，
比天空的繁星更晶莹明亮；
巨大的盾牌上满布浮雕，
精致无比，美轮美奂。
一位老者显然在看守盔甲，
起身向战士们迎来。

五十九

乌巴多和丹麦骑士立时认出
道貌岸然的老者前已相识。

老者向他们道了辛苦，
彬彬有礼地表示欢迎。
里那尔多在一旁静观，
老者转身对他说：
“尊敬的青年骑士，
我在此相候已有多时。

六十

“你不知道我是你的朋友，
也不清楚我为你出了大力，
你为妖法所困，浑浑噩噩，
我帮你的伙伴使你免于沉沦。
现在我有数言相赠，
当然不如塞壬的歌声动听，①
你权且牢记在心，另有高明
日后会向你详细揭示真情。

六十一

“年轻的骑士，你的功名事业
不在风光明媚的田园，
不在莺莺燕燕花间泉边，
而在崎岖险恶的高山之巅。
攀登高峰应不避酷暑严寒，
绝无舒适安逸可言。
难道你愿作远离高山的雄鹰

---

① 参见第十四章62—64节。

雌伏隰地卑谷，自甘堕落？

六十二

“上天赋予你凌云壮志，
给你高尚豪迈的性格，
原指望你自强不息，
干一番彪炳日月的事业；
上天给你锐不可当的勇气，
并非让你争吵斗殴，
图一时之快，发泄私愤，
干出违情悖理的事情，

六十三

“而是让你凭借勇气
威慑压倒外在的敌人；
让你克制自己的感情：
那是更倔强的内在敌人。
好钢要用于刀刃，
今后由戈弗雷多调度你的才能，
奔放或收敛，热情或冷静，
都得听从他审慎的决定。”

六十四

这番真知灼见的劝导，
说得里那尔多羞愧万分，
他两眼望着地下，
默默不语，铭记在心。

老者猜到了他的思想，
便说："抬起头来，年轻人，
仔细看看这面盾牌，
它记录着你先辈的功勋。

六十五

"你看到他们的光辉事迹
名闻遐迩，无远勿届；
相比之下，在光荣的道路上
你步履蹒跚，远远落后。
赶快振作，急起直追，
这些浮雕应是对你的鞭策。"
里那尔多听得无地自容，
悚然观看那面精致的盾牌。

六十六

巧匠在有限的画面上
塑造了无数英雄人物。
光荣高贵的阿齐奥家族
一直追溯到古罗马时代，
源远流长，绵延不绝，
始终保持着荣誉纯洁。
全部成员都有不朽事迹，
老者一一叙说他们的胜利战役。

六十七

老者首先指点卡约，

当帝国将沦亡于异族，
危难之际，卡约登上王座
为埃斯特家族奠定基础，
弱小邻邦群龙无首，
纷纷来归自甘臣服。
继卡约之后，奥诺里奥登位，
慓悍的哥特人也成隶属。

六十八

接着老者指点了奥勒里奥，
当蛮族将战火燃遍意大利，
全国淹没于血泊之际，
当罗马受到奴役的威胁，
全城已难免一场浩劫，
奥勒里奥捍卫了自由独立。
之后是福勒斯托，
他抵拒了北欧匈奴的侵略。

六十九

青年骑士当即辨出了凶恶的阿蒂拉，
狗头上一双铜铃似的龙眼，
看到他那副咬牙切齿的模样，
吠叫之声似乎在耳际回荡：
阿蒂拉搏斗时败下阵去，
混进逃兵群中仿佛丧家之犬，
福勒斯托不愧是意大利的赫克托尔，[1]

---

(1) 公元前十六世纪希腊军队围困特洛伊城时，赫克托尔是守城的主将。

英勇地保卫了阿基雷亚城。

七十

另一处描述了他的死亡
祖国丧失了砥柱栋梁。
他儿子阿卡里诺继承父业，
维护了意大利的光荣传统。
阿卡里诺虽未败于匈奴，
但难展宏图，另觅安全地区，
在波河岸畔建立城市，
一千部落村满布河谷。

七十一

阿卡里诺修造堤岸，
防止波河的汹涌泛滥，
为埃斯特家族的绵延
创造了繁荣昌盛的条件。
他战胜了阿拉诺部族，
但败在奥多克罗手下，①
为意大利献出高贵生命
不辱父辈的英雄气概！

七十二

阿弗里西奥与他同时阵亡，
他弟弟科斯坦佐遭到流放，

---

① 奥多克罗（前434—493）是公元前五世纪波罗的海斯维汇古国国王。

斯维汇国王去世以后，
科斯坦佐卷土重来。
埃斯特家族的埃帕米农达
战胜了异族托铁拉国王，
维护了家传盾牌的纹章，
但右眼中箭，含笑死去。

七十三

老者指点了博尼法西奥；
儿子瓦勒里安踏着父亲的足迹；
他英勇过人，孔武有力，
一百队哥特人都不是他对手。
旁边是威武的恩纳斯托，
把斯拉沃尼亚人打得落花流水，
还有无畏的阿尔多亚多，
把伦巴第国王逐出帕多瓦省。

七十四

盾牌上还有恩里科和贝伦加里奥；
贝伦加里奥出将入相，
查理大帝旗帜飘扬之处，
他始终担任重要位置。
日后他在洛多维科手下供职，
奉命攻打统治意大利的内侄，
一举战胜，将其俘获；
后面则是奥顿和他五个虎子。

七十五

他们左近是阿尔美里科，
波河岸畔城市的侯爵。
他是基督教会的创始人，
抬眼望天，神色虔诚。
对面是阿佐二世的形象，
同贝伦加里奥抗争，初战失利，
嗣后命运助他一臂之力，
终于取而代之，统治意大利。

七十六

他儿子阿贝尔托在日耳曼人地区
凭借勇气出人头地，
同丹麦人作战获得胜利，
成为奥顿的女婿，得到领地赠与。
后面是勇冠三军的乌戈，
他平息了罗马人的叛乱，①
受封为意大利的侯爵，
托斯卡纳全境额手称庆。

七十七

稍远处是台巴多以及一对夫妇：
博尼法西奥和贝亚特里丝。
他们膝下没有男性后嗣

① 指乌戈于公元997年平息执政官克莱森齐奥的叛乱，保全了罗马皇帝奥顿三世和教皇格里戈里奥五世。

继承庞大家产和显赫姓氏。
唯有一女玛蒂尔黛，
虽然年轻，但精明能干，
她的懿德和风范
比权杖宝冠赢得更大尊敬。

七十八

她高贵的仪表英气逼人，
比男子更显得刚毅坚定：
诺曼底人望风辟易，
圭斯卡多不敢觊觎；
她击溃了亨利四世的军队，
迎回被篡夺的旗帜；
在梵蒂冈圣彼得教堂，
让教皇重新登上宝座。

七十九

敬爱她的阿佐五世，
对她的事业全力支持。
阿佐四世后代兴旺，
家系分支伸至远方。
古尼冈达之子古尔福
肩负着罗马人的希望，
迁移至日耳曼地区，
巴伐利亚开始繁荣富强。

八十

古尔福家族叶疏枝简，
同埃斯特通好联姻；
古木逢春得到新的活力，
结出丰硕的王冠和权杖，
蒙天之恩，风调雨顺，
欣欣向荣，茁壮成长：
树梢几乎触及星辰，
树荫覆盖日耳曼全境。

八十一

埃斯特家族根深叶茂，
显赫的气势方兴未艾。
贝尔托多和阿佐六世
同古尔福家族并驾齐驱。
英雄世家相辅相成，
在青铜盾牌上威武雄壮。
里那尔多看得神驰心往，
荣誉和勇气油然而生。

八十二

效法英雄的热望
在他心中熊熊燃旺，
他想象中似乎看见
圣城解放，敌人灭亡，
激动人心的场面

在他眼前生动展现，
他迫不及待只想武装，
奔赴战场夺取胜利。

八十三

先此，丹麦骑士已向里那尔多
叙说了王子斯凡诺的牺牲经过，
这时取出宝剑对他说：①
“请收下王子遗物，善加使用，
王子生前对您的勇敢万分敬慕，
对您的正直虔诚寄予极大信任，
愿您用它捍卫基督教义，
为它先前的主人报仇雪恨。”

八十四

里那尔多回答说：“上天作证；
这把宝剑既然到了我手，
我必为它先前的主人复仇，
索还欠它主人的血债。”
丹麦骑士喜不自胜，
连连向里那尔多道谢。
这时老者上前，
催促战士们继续赶路。

八十五

“戈弗雷多和他部下盼望已久，

① 参见第八章35、36两节。

兼程前往仍是时候。
尽管长夜未明，道路难觅，
容我护送你们到十字军大本营。”
老者说罢登上马车，
三个战士也上车坐妥；
老者执缰扬鞭，
马车驶向东方如箭离弦。

八十六

他们在黑暗中行驶许久，
老者打破沉默对里那尔多说：
“你看到了自己高贵的家系，
犹如参天古木，枝叶蔓披；
有史以来它就不同一般，
英雄辈出，群星璀璨，
不因岁月的推移而黯淡，
今后更将光辉灿烂。

八十七

“我拂去了历史的尘封，
展现了你祖先的荣光，
但愿我能预知将来，
揭示你后代的峥嵘，
我渴望透过时间的苍茫，
看到未来发生的情况，
让你知道子孙的出息
和他们辉煌的事迹。

八十八

“我道行浅薄，法力有限，
无从揭开将来的帷幕，
即使隐约有所察觉，
也仿佛雾里看到朦胧的光线；
我之向你断言未来，
并不是不自量力，狂妄轻率，
另有能人对天理洞若观火，
我只是从他那里得知一二。

八十九

“我现在向你预言的一切
都是他传达上帝的启迪：
‘你得天独厚，子孙昌盛，
英雄豪杰各领风骚，
无论希腊、拉丁或野蛮民族
古往今来无出其右，
你后代的显赫人物
不逊于斯巴达、迦太基和罗马的英雄。’

九十

“他又说：‘我看到一位阿方索，
称号第二，人品却属一流，
当世道衰微、万马齐喑之际，
他像一颗新星光芒四射；
文韬武略无人可以比拟，

宝剑和权杖威镇四方，
他的名字是国家的瑰宝，
你们家族的骄傲。

九十一

“年轻时他已崭露头角，
无论演习、比武或狩猎
都显示了不同一般的勇气，
赢得了初步的荣誉和奖励；
日后他参加直正的征战，
缴获无数，载誉凯旋，
不止一次地戴上
月桂、圣栎或绊根草的编冠。①

九十二

“壮年后他行政更有建树，
维护了公国的和平安宁，
面对邻国的强大兵力，②
保持了本邦的繁荣稳定，
他保护促进文学艺术、各行各业，
举办盛大的文娱体育活动，
令行禁止，赏罚分明，
防患未然，卓有远见。

① 古罗马授予作战胜利、保卫城市、攻占围城的军队指挥官的荣誉分别为月桂叶、圣栎叶和绊根草的编冠。

② 费拉拉公国的邻国是威尼斯共和国、梵蒂冈教皇国和托斯卡纳大公国。

九十三

“和平面临威胁的危急关头，
异教徒骚扰陆地海洋，
破坏寺院，亵渎圣坛，
铁蹄践踏文明民族，
他义不容辞，率众抗拒，
保卫了宗教和信仰，
苏丹暴君和他手下的匪帮
遭到严厉惩罚报复！

九十四

“土耳其和摩尔人望风披靡，
阿方索把你们家族的纹章——
十字、银鹰和金色百合图案——
带到幼发拉底河以远，
白雪覆顶的陶罗山脉，
或四季酷热的国度，
直到尼罗河人迹罕至的源头，
用基督教义开化了黑种居民。”[1]

九十五

老者娓娓而谈，
里那尔多听得眉飞色舞，

---

① 塔索对阿方索二世推崇备至，日后却无端遭其迫害，被诬为疯狂，禁闭在费拉拉的圣塔安娜医院。诗人希望阿方索组织一次十字军远征土耳其人。阿方索胸无大志，骄奢淫佚，声色犬马，碌碌一生。

有关他光荣后代的预言，
使他兴奋不已，满心喜欢。
此时东方微明，
宣告了白天的来临，
法兰克营地上空旗帜招展，
他们所在之处远远已可望见。

九十六

睿智的老者接着说：
“阳光在前，友好的光线
为你们照亮了十字军营地、
平原、城市和山峦。
我护送你到这里，
往后不会有障碍困难；
你们可以自行前去，
就此分手，恕我不再陪伴。”

九十七

老者同战士们告别，
吩咐他们继续余下的路程；
三人徒步朝东方行进，
转眼便到达十字军驻地。
三人的归来盼望已久，
消息不胫而走，全营沸腾，
虔诚的戈弗雷多闻声而起，
走出大帐拳拳相迎。

第十八章

无畏的里那尔多痛改前非，进入老林破除魔法，得胜而归。异教徒援军进逼，消息传来，法费里诺潜入敌营刺探情报。锡安城头展开激战，基督徒占领了圣城。

一

里那尔多来到大帐，
见到戈弗雷多说："帅座，
骑士的荣誉鞭策着我，
要为死难的挪威王子复仇；
以前我对您诸多冒犯，
我万分痛心，深感后悔。
今后我肝脑涂地听从指挥，
希望重新博得你的友谊。"

二

他说着恭顺地低下头，
戈弗雷多张臂抱住他双肩：
"过去的不幸已成往事，
不如抛诸脑后，休再重提。
你既然有意将功补过，
我只要求你一如既往。

当务之急是破除魔法，
挫败敌人奸计，以利我方。

三

“附近那片古老的树林
原可提供制造器械的木材，
如今群魔盘踞，阴森可怖，
采伐者裹足不前，望而却步，
凭血肉之躯冒险攻城，
岂非以卵击石，迹近疯狂，
众人丧魂落魄之地，
你可前去显示勇气。”

四

统帅说罢，里那尔多欣然受命，
自告奋勇独自承担艰险；
言语不多，但态度刚毅果断，
他的作为显然会超过承诺。
古尔福、坦格雷多等将领
此时纷纷前来探望，
里那尔多兴高采烈
同他们一一握手寒暄。

五

里那尔多向他们致意，
互叙别来思念之情，
然后向围聚的行伍士兵

亲切地问寒嘘暖。
周围人头攒动，一片欢腾，
仿佛英雄征服了亚非诸国
驾着彩车胜利归来，
万众空巷，热烈欢迎。

六

众人簇拥着里那尔多
进入营帐围坐畅谈，
他回答了大伙的问题，
也询问了战局和魔林情况。
众人告辞离去之后，
隐士佩德罗对他说：
“你经过一次奇妙的漫游，
增长了不少见识阅历。

七

“你应当感激宇宙的主宰！
他解脱了禁锢你的妖术：
你是迷途失群的绵羊，
他把你领回到圈栏，
他通过博伊龙点将，
选择你去执行光荣任务。
但是你的手污秽不洁，
还不宜握剑去完成新的业绩。

八

“你曾为世俗的嗔怒所迷惑，
你曾为淫荡的肉欲所俘虏，
尼罗、恒河、以至海洋的水域
都不足以洗清你的罪孽。
只有天主浩荡的恩惠
才能净化你的身心，
你的眼睛和心灵要转向天主，
忏悔你的过错，请求宽恕。”

九

隐士说罢，里那尔多深感羞愧，
痛责自己的桀骜不驯和疯狂爱情，
他内疚地匍匐在隐士脚下，
为自己的种种罪孽忏悔。
天主的使者加以宽恕，
说道：“明日天刚破晓，
你去城东登上山顶，①
向永恒的天主虔诚祷告。

十

“然后你下山前去树林，
尽管那里充斥着幻象和幽灵，
只要你不重犯愚蠢的错误，

① 指耶路撒冷城东的橄榄山。

相信你必能战胜妖魔。
美女的花言巧语、唏嘘叹息、
含情脉脉的眼光和笑靥，
都是拖人落水的假象，
你千万不能为之动心。”

十一

听了隐士的谆谆劝导，
战士充满了希望和决心。
他沉思默想，反躬自省，
度过了白天和黑夜。次日凌晨，
他换了一身最华丽的铠甲，
披上一件灰色的新大氅，
徒步离开了伙伴和营帐，
独自一人悄悄踏上征程。

十二

其时天色欲明未明，
黑夜尚未让位于白昼，
东方一抹淡淡的胭脂
掩盖不住空中的疏星；
里那尔多向橄榄山行进，
不时抬眼仰望苍穹，
赞叹夜晚将逝的庄严
和黎明初生的壮观。

十三

他暗自寻思："多么美妙的光源
为天宫殿堂照明生辉！
白昼有黄金马车行空，
夜晚有明星皓月点缀；
如此美妙的事物就在眼前，
世人却昏沉愚昧视而不见，
美目巧笑无非是电光石火，
世人却神魂颠倒追逐不舍。"

十四

他边想边走，不久便登上山顶，
随即屏息静气，匍匐在地，
凝视着东方的天际，
虔诚地祝告上帝：
"天父啊，我少不更事误入歧途，
求您掉过仁慈的目光，
让我沐浴您弘大的恩惠，
使我的心恢复原先的纯洁。"

十五

他正潜心祷告之际，
眼前展开了瑰丽的晨曦，
把苍翠的山顶映得通红，
把他的头盔和铠甲染成金色；
一阵微风仿佛响应他的虔诚，

吹拂着他的面颊和胸襟，
晓云深处降下轻盈的雨露，
润湿了他忏悔的头颅。

十六

露滴也沾湿了他衣裳，
那件灰色的大氅
吸水后似乎褪了颜色，
白洁得熠熠发光；
既像雕萎的花和叶，
在清晨的寒气中精神抖擞，
又像蛇蜕去了旧皮，
披上鲜亮的新装。

十七

里那尔多望着蜕变后的大氅，
自己也为它的白洁感到惊异，
他迈着坚定的步子
朝古老的树林走去。
先前阴森可怖的景象
曾使最大胆的人不寒而栗，
如今他看不出可怕之处，
只觉得郁郁葱葱、幽静宜人。

十八

他刚进入树林，
远处飘来奇妙的声音。

小河淌水淙淙潺潺，
微风习习拂过树叶，
有天鹅临终的绝唱，
有夜莺哀婉的啼血，
还有管弦和人的歌声
组成优美和谐的乐章。

十九

里那尔多原以为同别人一样
会听到骇人的雷电轰鸣，
没料到迎接他的竟是宁芙、塞壬、
微风、流水和飞禽的合唱，
他逗留片刻，观玩欣赏，
然后缓缓继续行进。
除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
他再也没有遇到其它障碍。

二十

小溪两岸芳草如茵，
散发着幽香阵阵，
溪水仿佛白银花环，
在树荫下盘绕蜿蜒，
一条支流把树林一分为二
溪水滋养着树木，
树木报之以翳荫，
两情眷眷，相依为命。

二十一

战士正准备涉水过溪，
忽然发现一座美丽的金桥，
桥拱结实，桥面宽阔，
足以承载他的体重。
里那尔多过桥到达对岸，
脚方站地，金桥轰然坍塌，
柔弱的溪水突然汹涌湍急，
把断桥冲得无影无踪。

二十二

里那尔多回头只见溪水陡涨，
仿佛积雪融化，山洪暴发，
波浪滔天，震耳欲聋，
旋涡撞击，汹涌湍急。
但这挡不住他探险的欲望，
反而吸引他朝林中深处走去
在这人迹罕至的原始树林，
他每走一步都有新奇发现。

二十三

他足迹所到之处
无不春意盎然、生机萌发：
百合怒放，玫瑰吐芳，
泉水喷涌，小溪流淌，
阴森古老的树林

重新焕发了青春；
树木青翠欲滴，
花草鲜艳茂盛。

二十四

青翠的树叶挂着甘露，
树皮渗出甜美的蜜汁，
欢愉悠扬的乐声
此刻又飘来耳际；
人声的合唱嘹亮激越，
掩盖了天鹅、风声和涛声：
里那尔多遍视各处
却不知乐声人声来自何方。

二十五

他不信自己耳听是真，
正四下打量，循声找寻，
发现小径尽头的林中空地
矗立着一株粗大的爱神木。
那树拔地而起，枝叶蔓披，
高出左近的柏树和棕榈，
俨然是林中女王，
给周围树木以庇荫。

二十六

战士在林中空地站停，
眼前又出现新的奇迹。

一株栎树豁然拆裂，
仿佛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中空的树干里出来一个宁芙，
年轻妖娆，打扮奇特，
另一百株干同时敞开，
蹦出了一百个宁芙。

二十七

那些森林树木的精灵
吸取天地日月之华，
转化成了妙龄少女，
恰似舞台或图画中人，
她们光着手臂，衣服薄如蝉翼，
松开发辫，脚登皮编凉鞋，
各自捧着竖琴或琵琶，
没有佩带雕弓和箭囊。

二十八

宁芙们刚一出现，
载歌载舞，莺莺燕燕，
仿佛一个五彩缤纷的大花环，
团团围住里那尔多，
把爱神木也圈在中间，
她们温柔的歌声唱道：
“良辰美景，热烈欢迎，
我们女王盼望的心中人。

二十九

“她等待着你的到来，
好宽慰她的相思情怀。
树林刚才的阴暗凄苦
正是她悲哀心情的写景，
你的光临带来了欢乐，
愁雾一扫而光，万物焕然一新。”
歌声刚落，爱神木豁然大开，
传出一个甜美无比的声音。

三十

从树干脱胎而出的塞列努斯
曾使古代人大为惊异，①
爱神木里出现的形象
艳质美盼，使人欲惊还叹：
里那尔多眼前所见
仿佛神仙转世，天女下凡，
他再凝神定睛细看，
依稀辨出阿米达的笑靥。

三十一

她那双哀怨和喜悦交集的眼睛
道出了多少相思和柔意深情。
她说：“我总算又见到了你，

① 塞列努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森林神的首领，酒神巴格斯的养父，他的雕像粗壮矮胖，腹部有个小窗。

你终于又回到你曾躲避的怀里。
你是不是来解脱我白天的凄苦，
安慰我漫漫长夜的孤独？
你还是想继续和我作对，
不让我得到退隐的安宁？

三十二

“你此来是叙旧还是寻仇？
我布置了小桥流水鲜花喷泉，
排除了障碍，扫清了荆棘，
这一切当然不是为敌人准备。
作为朋友，你就放开武器，
卸下头盔，望着我的眼睛，
让我们嘴唇相接，心口相贴，
至少让我们友好地握握手。”

三十三

她说话时玉容失色，
美目顾盼寻求怜惜，
故作伤心，唏嘘啜泣，
不时洒下几滴眼泪，
那副哀怨欲绝的模样
原能打动铁石心肠，
但是里那尔多早有戒备，
不加理会，拔剑上前。

三十四

里那尔多朝爱神木走去；
阿米达抱住树干，以身相护：
“你可不能毁我的树，
全无心肝，也不能赶尽杀绝！
把剑放下，你这无情无义的人，
不然你就杀了可怜的阿米达：
你要伤我美丽的爱神木，
只有先刺透我的身体和心脏。”

三十五

他不予理睬，高举钢剑；
咄咄怪事！眼前的景象
仿佛在噩梦中所见：
阿米达突然摇身一变，
完全换成另一副容颜，
花容玉貌变了獠牙青面，
身材暴长，手臂丛生，
成了狰狞可怖的百臂巨人。

三十六

她握着五十把剑和五十面盾，
七窍生烟，气焰逼人。
宁芙们也各持武器，
一个个变成凶恶的独眼巨人；
里那尔多毫无惧色，仗剑上前，

直取防护森严的爱神木，
他手起剑落，爱神木发出呻吟，
林中天昏地暗，满布牛鬼蛇神。

三十七

天空雷电交加，金蛇乱舞，
地底隆隆轰响，颤抖震动；
狂风大作，飞沙走石，
猛烈地扑向英雄。
树林的可怖和风暴的猖狂，
丝毫不能把他阻挡；
在他剑下爱神木终于砍倒。
魔法破除，牛鬼蛇神四散奔逃。

三十八

风暴止息，天空重归宁静，
树林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它摆脱了魔法造成的恐怖，
只保留了先前的苍郁幽深。
胜利者继续搜寻察看，
采伐木材是否还有障碍；
他哑然失笑说："假象幻景，
被你吓倒未免愚蠢！"

三十九

里那尔多随即返回营地，
隐士佩德罗早向众人宣告：

"树林的魔法已经破除，
看哪，胜利的战士凯旋归来。"
这时远远可以望到他雪白的大氅
和那潇洒高贵的步态，
头盔上闪闪发亮的银鹰
在阳光下显得更为英俊。

四十

全营上下一片欢腾，
热烈迎接英雄回营；
虔诚的博伊龙出帐相迎，
众人无不为他感到光荣。
战士向统帅汇报经过情景：
"我遵命前往可怕的树林，
驱散鬼怪，道路已经廓清，
士兵可去采伐木材，大胆放心。"

四十一

众人争先恐后直奔老林，
砍伐营造攻城器械的木料；
先前没有能工巧匠，
第一批战车做得十分粗糙，
如今来了一位能手，
由他挑选木材、设计器械：
此人是热那亚工匠吉列莫，
曾经当过海盗，称雄大洋。

四十二

在撒拉逊人强大的船队面前，
他被迫撤出了波涛的王国，
带着水手和船上的武器弹药，
投奔了基督徒阵营；
要论器械设计和制作，
无人可以同他比拟，
他手下有一百名工匠
得心应手，完成他的设想。

四十三

他首先制作一批装备，
包括冲车、弩弓和投石器，
用于摧毁坚固的城墙，
瓦解城头的敌方防御；
然后进行艰巨的工程：
修建一座庞大的塔车，
内部结构全用松木杉木，
外包皮革防止再遭焚毁。

四十四

塔车虽是庞然大物，
但制作精巧，机动灵活，
下部有根羊头桁木，
用以冲撞摧毁城墙；
中部有活动吊桥，

逼近敌方时可以搭上雉堞；
顶部另有一座小塔，
根据需要，升降自如。

四十五

巨大的塔车有一百个轮子，
推动行进并不十分费力，
即使满载武器和战士，
在平坦地形也进退灵活。
另外两座塔车形状相同，
相继竣工交付使用。
工程之快，匠人之熟练，
见者称奇，赞叹不已。①

四十六

十字军繁忙的工作
撒拉逊人并非一无所觉，
布置在城头前沿的斥候
随时窥测虚实动静。
他们发现基督徒从林中
运回了大批榆木松木，

① 十和十一世纪意大利比萨和热那亚有不少造船能手，为十字军围困耶路撒冷制造战车和器械，作出巨大贡献。但据史料所载，领导该项工程的不是热那亚人吉列莫，而是加斯东·德贝尔纳。当时用于攻城的战车模仿古代，特别是罗马人的设计。

活动战车形状同木制楼房相似，采用粗大结实的梁材和板材，以抵挡敌方投来的石块。对付木制战车的有效办法是火攻，历次战役中屡屡使用，另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是守城者用头部包铁的大梁顶住战车，不容它接近城墙。

还望见巨大的建筑，
只是猜不透目的意图。

四十七

异教徒也积极准备战争器材，
原有的塔楼城墙一律加固，
要害部位新筑防御工事，
以对付十字军新的冲击；
他们认为城防已固若金汤，
足以抵挡任何攻势；
伊斯梅诺为了万无一失
又配制了威力强大的引火物。

四十八

懦怯的巫师从所多玛湖，
传说围绕地狱九周的冥河，
取来柏油，加上硫磺，
制成恶臭易燃的混合，
此物见风起火，
一般很难扑灭。
他魔法被破，前恨未消，
发誓要报老林受挫之仇。

四十九

城外积极准备攻坚，
城内全力加强防御，
法兰克人营地上空忽然出现

一只疾飞而过的厚鸽，
突如其来的信使
迅速鼓动矫健的双翼，
轻捷地穿过云层，
正朝城里方向降落。

五十

不知何处窜出一头猎鹰，
钩喙尖利，大张双爪，
挡住营地到城里的路线。
厚鸽自知不是对手，
扭头朝营地飞去，
猎鹰紧追不舍，几乎攫获，
厚鸽翻落统帅帐前，
扑进虔诚的博伊龙怀里。

五十一

戈弗雷多护住厚鸽，抚慰压惊，
细看时发现一件奇事：
鸽颈有根细线拴着信件，
在一个翅膀底下固定。
统帅解下密信阅读，
信上寥寥数行，言语不多：
“约旦国王陛下，
埃及君主谨此致敬：

五十二

“国王陛下毋庸担忧，
继续坚守四五日之久，
敌军定将败退，
孤城之围可解。”
密信用阿拉伯文书写，
交付飞鸽传递，
此类通讯方式
当时在东方并不新奇。

五十三

戈弗雷多释放了信鸽；
它走漏了重要消息，
似乎无颜再见原主，
没精打采地飞去。
统帅立即召集各路将领，
出示截获的密信，
他说：“天主不失时机
向我们作了启示。

五十四

“依我所见，攻城不宜拖延：
应当立即发起新的冲击，
此次把主攻方向放在南面，
要不怕疲劳，连续作战。
从南面打开缺口固然艰险，

但颇有成功的把握，
我亲自观察了地形和布局，
南城防守薄弱，兵员不足。

五十五

“雷蒙多，由你指挥塔车
前去南城，静候待命，
我亲自带领大队人马
在北城造成声势，
引导撒拉逊人判断错误，
以为北面是我们的主攻方向；
真正的战场仍在南城，
从那里发起毁灭性打击。

五十六

“卡米洛指挥第三台塔车，
紧跟大队，准备随时策应。”
坐在统帅旁边的雷蒙多
一面倾听，一面思索，
他开口说：“戈弗雷多的方案
无懈可击，我没有什么补充，
我只是建议派出一名细作，
潜入敌城探听虚实，

五十七

“弄清他们的确切兵力和部署，
尽可能收集有关的情报。”

坦格雷多说:"我乐于推荐
我的侍从去完成这一任务;
这个人聪明灵活,
胆大心细,办事可靠,
他能说几种语言,
善于模仿音调和举止。"

五十八

侍从法费里诺应召来见,
听了戈弗雷多和主人布置的任务,
喜形于色,眉飞色舞,
他说:"我马上出发,
很快就能混进敌营,
绝不会引起怀疑;
正午时分我去察看城防,
把异教徒的人马一一点清。

五十九

"我保证探明他们的兵力,
以及他们首领的计划:
我还要了解他们的士气,
弄清他们内心的秘密。"
法费里诺说罢退下,
迅速乔装打扮,
不久便换好一袭敞领长袍,
头上缠着百折长巾;

六十

他背负叙利亚人的短弓箭囊，
举手投足同异教徒一模一样。
几种语言他都说得十分流利，
听到的人无不感到惊奇，
埃及人会认为他在曼菲斯土生土长，
腓尼基人会把他当作蒂罗老乡。
准备就绪，他跨上一匹战驹，
疾驰如飞，沙地上都不留蹄迹。

六十一

在截获信鸽后的两天之内，
法兰克人修补平整了道路，
同时加紧器材战车施工，
作好攻城的一切准备，
日以继夜，焚膏继晷，
全军不敢稍有懈怠，
现在只等最后的总攻，
引弓待发，势不可挡。

六十二

预定攻城的前一日，
博伊龙大多时间用于祈祷；
他还下令全体将士，
领取圣餐，忏悔罪过，
然后他把军队和器械

在城防最强的一面摆开；
愚蠢的异教徒见状大喜，
以为十字军入彀，必败无疑。

六十三

等到夜晚降临，一片漆黑，
统帅命令转移塔车，
把那庞大的活动建筑
挪到城防最薄弱的地点。
雷蒙多把他指挥的塔车
安置在控制城头的高地，
卡米洛也占据有利地形，
威胁围城的西北角。

六十四

次日东方地平线上
刚露出熹微晨光，
异教徒发现塔车不在原地
而两座从未见过的塔车
矗立在城外不远的地方，
无数弩弓、冲车和投石器
把全城围得不通水泄，
异教徒知道中计，叫苦不迭。

六十五

城内守军不甘心束手待毙，
针对博伊龙的部署，

他们急忙搬动守城器材，
应付迫在眉睫的攻击。
统帅不忘背后有埃及援军进逼，
希望速战速决，便下令攻城；
他吩咐古尔福和罗伯托兄弟：
“你们披甲上马作好迎战准备，

六十六

“我认为那段城墙防守薄弱，
待我攀登攻打之时，
你们注意掩护后方，
以免我背腹受敌。”
统帅说罢，三路十字军
已同时发起猛烈攻击；
阿拉丁该日亲自上阵，
也兵分三路，上前迎战。

六十七

阿拉丁国王年老体衰，
找出多年未用的盔甲，
披挂上阵几乎难以负载，
颤颤巍巍地去迎战雷蒙多。
索里曼抵挡戈弗雷多，
凶猛的阿干特对抗卡米洛，
坦格雷多恰好在卡米洛一路，
命运安排由他手刃强敌。

六十八

弓弩手开始放箭，
箭镞经过剧毒浸透，
飞矢如蝗，遮天蔽日，
当空的太阳为之失色。
器械的威力更为强大，
给敌方造成严重损害：
巨大的石块射向城墙，
包铁的攻城木不断冲撞。

六十九

飞石挟着雷电之势
把盔甲和肢体砸成齑粉，
非但夺去灵魂和生命，
还不让敌人留下人形。
投枪不停止在伤口，
而是贯穿敌人的身体，
它强大无比的冲力
把死亡散播到各地。

七十

暴风骤雨般的攻击
并没有吓退撒拉逊人的防御：
他们用轻软的材料
以柔克刚，护住墙脚，
减缓攻城木的冲力，

以投枪回答投枪，
朝攻城人群密集之处
像雨点般地掷去。

七十一

基督徒的三路攻势
并不因此而有所推迟；
有的战士借战车掩护，
躲避雹子般的箭矢，
有的战士把塔车推向城墙，
异教徒则死命推拒，
塔车吊桥设法搭上墙头，
冲车木则震撼着墙脚。

七十二

里那尔多一向无所畏惧，
危险根本不放在眼里，
知难而上，独辟蹊径，
方能显出英雄本色。
他四处打量片刻，
挑选了人舍我取的地点，
决定强攻北面的城墙，
那里地势最险，防守最严。

七十三

他朝杜东的旧部走去，
那些战士的勇敢无人不知，

里那尔多说："全城都在攻击之下，
唯独这里逍遥自在。
跟我上，勇敢能压倒危险，
再大的困难挡不住好汉。
我们用盾牌筑成一道防护，
敌人的箭矢奈何不了我们。"

七十四

战士们立即在他周围聚拢；
个个把盾牌高举过头，
联成一面钢铁的顶篷，
足以抵挡暴雨般的矢石。
勇敢的团队借此掩护，
朝城根扑去，势如猛虎，
来自城头的箭矢石块
伤不了他们一丝一毫。

七十五

里那尔多一到城墙脚下，
便竖起一台百级云梯，
强壮的手臂毫不费力，
笨重的梯子像风中芦苇。
城头纷纷推下礌石滚木，
但拦不住他向上攀登：
奥林匹斯和奥萨山崩坍于前
也不能使他惊慌退却。

七十六

箭矢雨石般地飞向他脊背，
乱石冰雹似地打到他盾牌：
他一手举盾护住头顶，
一手扶墙奋勇攀登。
同伴们受他榜样的激励，
纷纷也竖起云梯，
如今强攻城头的不止他一人，
但是气概和遭遇并不相等。

七十七

有的丧命，有的滚落堑壕：
里那尔多有进无退，继续攀登，
还不时鼓励同伴，喝斥敌人，
转眼间雉堞已伸手可及。
别处的异教徒蜂涌赶来，
死命阻拦，但如螳臂挡车。
不可思议！悬在半空的孤胆英雄，
居然压倒了脚踏实地的大量守兵。

七十八

他顶住了阻力，越战越勇，
恰似一株棕榈，弯而不折，
阻力越大，蓄积的能量更大，
越是压抑，反弹越是强烈。
他终于战胜了所有的对手，

扫荡了阻拦他登城的枪矛，
一跃而上，占领了城头，
为后来者打开了通道。

七十九

博伊龙的幼弟险些坠落，
里那尔多眼明手快，一把拽住，
帮助他也翻过雉堞，
给了他登城第二的荣誉。
话分两头，统帅一路战斗激烈，
攻城的进展并不顺利，
双方较量的不仅是血肉之躯，
器械也参加了力量对比。

八十

守军在城头支起一根长杆，
原是帆船上使用的桅樯，
用粗索拴住沉重的梁木，
顶端包铁，进退灵活，
推出后能自动荡回，
以便发起第二次冲撞。
那形状活像一只乌龟，
伸出头后又缩回甲壳。

八十一

沉重的梁木向塔车撞去，
巨大的冲力使它打个趔趄，

结实的木板纷纷折裂，
塔车被撞出一个窟窿。
车上对此情况早有估计，
庞然大物支出两把大镰刀，
巧妙地绞住梁木，
割断了上面的绳索。

八十二

正如一块巨大的岩石，
日晒雨淋根基松动，
经风一吹从悬崖滚落，
沿途辗碎了畜群房屋树木，
悬在高空的梁木颓然坠下，
卷走了雉堞、武器和士兵；
轰然落地，塔车为之震动，
城墙和山岗也微微摇晃。

八十三

博伊龙乘胜进击，
攻陷围城似乎已成定局，
然而炽烈恶臭的火焰
迎面扑来，挡住去路。
埃特纳火山肚里熔岩翻滚，
也没有喷出如此浓密的火焰，
印度炎日当空的夏天
也没有散发如此炙人的热气。

八十四

火球、火箭、火圈飞舞漫天，
黑焰和猩红的火苗遍地席卷。
恶臭扑鼻，轰响震耳欲聋，
浓烟迷目，烈火到处蔓延。
经水浸湿的皮革迅速烤干，
如果天主不及时救援，
眼看塔车难逃一场大劫，
即将被贪婪的火舌吞噬。

八十五

虔诚的博伊龙不失镇静，
他身先士卒，指挥若定，
用事先准备的水桶
浇泼烤得卷缩的皮革。
但是塔车上存水有限，
基督徒们处境十分危险，
此时风向突然一变，
熊熊大火转向对方反扑。

八十六

烈火后退，形成旋涡，
呼喇喇涌向城墙脚，
燃着了异教徒堆放的缓冲物，
升起一堵火墙，遮天蔽日。
光荣的统帅吉人天相，

天主的恩宠不比寻常，
危急之际助你一臂之力，
号角声起，大风为之转向。

八十七

邪恶的伊斯梅诺弄巧成拙，
眼看害人不成，引火烧身，
还想行使邪术，呼风唤雨，
力挽狂澜，扭转局面。
他带着两名巫师登上城头，
目露凶光，胡子浓密，
那副黧黑精瘦的脸庞
活像冥河艄公或者冥王普鲁东。

八十八

他念念有词，口吐咒语，
冥河停滞不流，
太阳为乌云遮掩，
天空突然昏暗一片，
这时塔车上抛出一块巨石，
不偏不倚打个正着，
三个巫师顿时毙命，
血肉模糊，不成人形。

八十九

三颗卑鄙的头颅
脑浆迸裂，四处飞溅，

仿佛沉重粗糙的磨石
把麦粒碾得粉碎，
三个邪恶的灵魂
呜咽着脱离了光明世界，
往阴暗的地狱寻找隐蔽。
这就是为非作歹的报应！

九十

旋风解围，塔车免遭焚毁，
此时已逼近城下，
塔车与城墙相去不远，
足以放下吊桥，搭上墙头；
凶猛的索里曼见状赶来，
仗剑挡住狭窄的通道，
另一台塔车如不突然出现，
他也可能挽狂澜于既倒。

九十一

庞大的塔车升起活动瞭望台，
城里最高的建筑都相形见绌，
撒拉逊人从未见过如此怪物，
惊慌之下，四散溃逃。
车上抛出雨点般的石块，
但是凶猛的索里曼一夫当关，
死命守住桥口，寸步不退，
还召唤逃跑的人回来。

九十二

这时大天使米迦勒出现云端，
除戈弗雷多以外别人都视而不见，
米迦勒身上的盔甲金光闪闪，
比万里晴空的太阳更为耀眼。
他说："戈弗雷多，锡安沦落多年，
现在该摆脱残酷的奴役；
你大胆抬眼细看，
天主给你多么有力的支援。

九十三

"你且抬眼观看，
天国大军已经动员，
世俗遮掩了你眼目，
使你不能高瞻远瞩，
我替你拨开浓雾
让你瞥见天国神明；
他们身上散发的强光，
你逼视片刻也无妨。

九十四

"你看基督的那些卫士，
如今都是天国的居民，
他们愿协助你作战，
共同完成光荣的事业。
你可看到那面烟尘滚滚，

瓦砾遍天，杀声震天？
乌戈正在那里奋战，
摧毁敌人的城堡。

九十五

“再远处是老将杜东，
他以铁与火在北门强攻：
他向战士们供应武器，
往城墙搭放云梯。
山冈上是主教阿德马罗，
身披圣袍，头戴法冠，
如今他也荣居天国，
正在替你的战士们祝福。

九十六

“你再大胆细心观看，
天国大军千千万万。”
博伊龙遵命放眼望去，
只见天使的队伍数不胜数，
分成三个团队，井然有序，
每个团队又分为三个圆圈，
圆圈中心逐渐向外扩散，
三品九级，威武庄严。

九十七

戈弗雷多稍一转眼，
壮观的景象烟消云散；

他再看十字军队伍，
胜利正向他们欢呼。
战士们踊跃跟上里那尔多，
撒拉逊人溃败退却，
统帅迫不及待，
从旗手手里抓过大纛。

九十八

戈弗雷多第一个冲上吊桥，
但是索里曼挡住了去路。
窄桥成了你死我活的战场，
一场恶斗迫在眉睫。
凶狠的索里曼朝身后喊道：
“不用管我，把桥砍断，
我索里曼今番豁出去了，
不过法兰克人没有便宜可讨。”

九十九

说话间，里那尔多赶到，
异教徒见他那副威武模样，
无人恋战，纷纷夺路奔逃。
索里曼暗忖：“我该怎么办？
难道我的性命就此白白丢掉？”
三十六计，保命最为重要，
于是他避开锋芒，让出通道，
统帅便把十字圣旗插上城头。

一百

胜利的旗帜徐徐舒展，
自豪地俯视着山峦。
微风拂过时怀着无限敬意，
阳光把它照得分外鲜艳；
射来的箭矢和投枪
不是避让便是力竭坠落，
锡安和遥遥相对的莫里亚山
似乎也颔首示意，心悦诚服。

一百〇一

十字军各团队望见大纛，
顿时一片欢呼雀跃，
回声传遍山谷，
余音袅袅不绝。
与此同时，坦格雷多也有突破，
阿干特的顽强阻拦被他克服，
他冲下卡米洛塔车的吊桥，
登临城头，插上十字旗帜。

一百〇二

南线的战局不很顺利：
巴勒斯坦暴君亲自督阵，
老将雷蒙多奋力攻城，
但他指挥的塔车未能靠近，
阿拉丁集中了亲兵精锐，

顽强地进行抵御，
南面的城墙虽然最为薄弱，
防守却无懈可击。

一百〇三

接近城墙的道路并不平坦，
庞大的塔车行进艰难，
既要克服不利的自然条件，
又要战胜人为的障碍。
这时撒拉逊人和十字军
都得到了胜利的讯号，
阿拉丁和托洛萨伯爵
知道围城已在平原方向攻陷。

一百〇四

雷蒙多朝部下喊道："伙伴们，
城市两面已被我们攻破，
唯独这里的敌人还在顽抗，
难道我们比别人窝囊？"
阿拉丁眼看大势已去，
便撤下防守的城头，
躲进所罗门寺庙，
据险坚守，等待援兵。①

---

① 1099年7月14日(星期四)晨，十字军向围困三十九天之久的耶路撒冷发起总攻，经过激烈战斗，于次日下午三时攻陷该城，夺回了自奥玛尔哈里发从公元638年以来异教徒统治了四百六十一年的圣城。巧合的是耶稣基督赴难的时间也是星期五下午三时。

一百〇五

城墙多处坍塌，
城门焚毁撞碎，
原有的障碍已经清除，
胜利的军队一涌而入。
剑与火所到之处
播下破坏、死亡和恐怖。
鲜血汇成湖泊河流，
遍地是尸体和奄奄一息的伤号。

第十九章

坦格雷多在决斗中击败阿干特。阿拉丁避入寺庙。艾米尼亚遇到法费里诺，向他透露了重要秘密；两人前去圣城，路上发现了重伤垂危的坦格雷多。艾米尼亚为他治伤。戈弗雷多从法费里诺口中得悉异教徒准备设伏暗算他。

一

异教徒非死即伤，
其余的纷纷逃亡，
城头已无守军，
只剩下阿干特负隅顽抗。
他面对蜂拥而上的强敌，
狠命相搏，毫无惧色，
他才不屑于明哲保身，
宁死也不服输逃命。

二

坦格雷多直取切尔克斯人，
冤家路窄，今又相逢。
阿干特一见他的身材、姿态和盔甲，
当即辨出来者何人：

前次决斗胜负难分，
六天之后对方未能赴约。
阿干特喊道："坦格雷多，
你食言失信，还有什么颜面？

三

"你来迟了，并且带了一大帮人；
我来者不拒，照样奉陪到底，
在我眼里你够不上骑士，
无非是制造战车器械的工匠。
你靠士兵们壮胆护身，
乞灵于阴谋诡计和工具。
你以残杀妇女为能事，
在我手里却休想逃生。"

四

坦格雷多鄙夷地一笑，
对口吐狂言的阿干特说道：
"我固然来晚，但你会发现，
对你来说，我回来得太早，
你会希望阿尔卑斯山和重洋
把我们远远隔开。
我马上让你明白，我之迟到
并非言而无信，临阵脱逃。

五

"跟我走，盖世无双的好汉，

残杀妇女的人向你挑战，
我们找个地方去分高低。”
他说着转身吩咐部下，
两旁散开，让出通道·
“不必难为这个异教徒，
他是我的敌人，由我对付，
我们之间有笔旧帐要清算。”

六

凶恶的切尔克斯人说：“一言为定，
不管你结帮拉伙还是孤身一人，
无论去荒山僻野或者通衢闹市，
上刀山，下火海，我都跟你走。”
阿干特接受了挑战，
两人大踏步走向决斗场所：
坦格雷多不愿以众胜寡，
要在单打一的决斗中手刃敌人。

七

强烈的荣誉感驱使着坦格雷多，
他发誓要痛饮异教徒的鲜血，
如果阿干特先为别人所伤，
就不足以解他心头之恨；
于是他用盾牌护住阿干特，
一路上不容别人伤害，
在伙伴们愤怒的刀剑之下，
把不共戴天的仇敌带出包围。

八

两个斗士走出城外，
远离法兰克人营地，
顺着一条羊肠小道，
专找僻静的去处；
终于来到山峦之间
一个狭窄幽深的山谷，
仿佛看台环绕的剧场
适于角斗或狩猎逐鹿。

九

两个战士在空地站停，
阿干特朝城市方向张望。
坦格雷多见对方没有盾牌防身，
不愿凭借优势，贻笑天下，
便把自己的护盾扔在一边。
他说："你不动手，还在想什么？
是不是感到末日已经来临？
你现在害怕为时已晚。"

十

阿干特回答说："我想的是这城市，
古老的约旦王国的京都，
我竭尽全力加以维护，
但它难逃劫数，沦为废墟；
我想的是取下你的头颅，

也不足以解除我心中愤怒。”
话音刚落，两人动手较量，
他们彼此了解，因此步步提防。

十一

坦格雷多轻便灵活，
进招迅疾，避让及时；
阿干特魁梧粗壮，
身材比他高出一头。
坦格雷多虽然身披盔甲，
腾挪跳跃，进退自如，
尽管对方钢剑处处进逼，
都被他挡住或荡开。

十二

阿干特立好门户，以逸待劳，
他也相当灵活，但战略不同；
以守为攻，伺机反扑，
避实就虚，专找对方破绽。
坦格雷多不时改变策略，
阿干特则虎视眈眈，
剑锋直指对方面庞，
随时格挡突然进攻。

十三

正如大小两艘战船进行海战，
洋面风平浪静，互不占天时之利，

一艘凭体积庞大，以势凌人，
另一艘则靠灵活补力量之不足：
小船来回游动，动作迅速，
时而攻打船首，时而攻打船尾，
大船则静候小船靠近，
后发制人，进行毁灭性打击。

十四

坦格雷多试图避开剑锋，
欺身抢入，接近对手，
阿干特把剑挥得呼呼生风，
剑尖不离对方面庞，
坦格雷多稍一闪失，
被异教徒一剑砍着，
身侧划了一条伤口，
阿干特大叫："击剑好手被剑击中。"

十五

坦格雷多又气又恼，
不再考虑稳扎稳打，
他只想报一剑之仇，
认为迟到的胜利也不光采。
他断然挺剑上前，
直劈阿干特的头盔，
异教徒举剑格挡，
两人相距只有半尺之远。

十六

他飞快地迈出左腿，
左手拽住对方的右臂，
右手的剑猛刺对方右侧，
造成一个致命的伤口。
“这就是被击中的击剑手
给胜利者的答复，”他说。
切尔克斯人死命挣扎，
但脱不出铁腕的控制。

十七

阿干特撒开钢剑，由它挂在腕下，①
腾出右手来推坦格雷多。
基督徒也空出手来招架，
两人扭作一团，死命相扑；
赫拉克勒斯在炙热的沙漠
同巨人安泰乌斯格斗，
扼住巨人颈脖，使他两脚离地，
所用力量之大同现在相差无几。

十八

两人用力过猛，踉跄数步，
同时侧身跌倒在地。
阿干特或因凑巧，或因狡猾，

① 中古骑士用铁链系剑柄，与手腕相连。

左臂被压，但右臂活动自如。
坦格雷多的右臂却在异教徒身下，
被压得动弹不得，无法自卫；
他眼看形势危急，猛一发力，
从敌人身下抽出右臂，起身站立。

十九

撒拉逊人也挣扎着起立，
稍迟一步，狠狠挨了一击。
他再次跌倒，魂灵几乎出窍，
但正如大风刮弯的松树，
风力愈大，树梢愈是反跳，
垂死之际还有回光反照。
两人重新挥剑对杀，
章法全无，只凭蛮力乱劈。

二十

坦格雷多不止一处伤口流血，
但异教徒伤势更重，失血更多。
正如油尽灯干，火焰短缩，
阿干特元气大伤，力量减弱。
坦格雷多发现对手的打击
越来越有气无力，难以为继，
基督徒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他后退几步，平静地说：

二十一

“投降吧，识时务者为俊杰，
承认我或者命运是胜利者；
我不要你的盔甲作为战利品，
也不想要你性命、取你首级。”
横蛮的异教徒不可理喻，
他纠集了全身的力气说：
“你胆敢夸口占了上风？
居然想屈辱不可战胜的阿干特？

二十二

“你尽管利用你的运气，我才不怕，
我可不容你的狂妄不受惩罚。”
正如一支即将熄灭的火炬，
燃尽之前光亮更为强烈，
异教徒以怒火代替丧失的血液，
重新鼓起衰退的勇气，
他要在生命结束的时刻，
显示出大无畏的英雄本色。

二十三

他双手紧握剑把，
用加倍的力量劈下，
坦格雷多举剑相近，
虽未挡开，敌剑偏斜，
落到他肩头顺势滑下，

在身上造成多处创伤。
但坦格雷多毫不畏缩，
他生来不知恐惧为何物。

二十四

异教徒再挥剑猛砍，
坦格雷多已有提防，
往旁一跃，闪身让过，
巨大的冲力全部落空。
阿干特收脚不住，
重重跌倒在地，
但他可以夸口的是
打倒他的是他自己。

二十五

阿干特摔倒时金创迸裂，
稠粘的血液汩汩流出。
他左手支地，单膝跪起，
又摆出防御的架势。
“投降吧，”宽厚的胜利者喊道，
再给他一个体面下场的机会。
异教徒却乘坦格雷多不备，
恶狠狠地往他脚踵刺了一剑。

二十六

坦格雷多勃然大怒，喝道：
“恶棍，竟敢如此回报我的怜悯！”

他对准异教徒的眼罩直捅两剑，
那是全身甲胄保护最薄弱之点。
阿干特这才一命归阴，
但模样和生时同样狰狞。
他临终的举动和声音
仍然傲慢、凶狠、吓人。①

二十七

坦格雷多收剑入鞘，
感谢上帝给了他胜利。
艰苦的胜利来之不易，
他流血过多，筋疲力竭。
他担心剩余的气力
已不足以支持自己回到营地。
但他仍然强打精神，
循着原路缓缓走去。

二十八

不久他便发现气力不济，
越是着急，越感到软弱无力，
最后不得不用手支头坐下休息，
手颤抖得像是风中树叶。

---

① 阿干特和坦格雷多的决斗在中古骑士准则中称为殊死战斗，双方全力以赴，一死方休。决斗开始，双方挺矛策马飞驰对刺，如一方被挑落马，另一方即挥剑扑去，有权处死对方，宽容者亦有饶对方性命的情况。圣栎木制成的矛杆刺中盾牌或甲胄时往往同时断裂，双方在马鞍上坐稳后便持剑对杀，甲胄不易被剑刺穿，第三阶段中，双方便用匕首或钉锤展开肉搏，

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在旋转，
眼前模糊，天昏地暗。
终于支持不住，昏死过去，
胜者同败者几乎没有区别。

二十九

这场殊死搏斗
倾注了多少个人恩仇，
战胜者的愤怒淹没全城，
以无辜的百姓为刍狗。
陷落的城市惨不忍睹，
有谁能形诸笔墨？
烧杀掳掠的凶残情景，
有谁能用文字再现？

三十

胜利者杀红了眼，
大街小巷尸积如山：
这里伤者和死者杂陈，
那里尸体堆里还有伤员呻吟。
惊恐的母亲披头散发，
紧搂怀中小儿夺路狂奔，
掠夺者满载战利品，
揪着少女的头发回营。

三十一

不少异教徒朝西逃奔，

想去高岗上的大寺庙藏身，
里那尔多甲胄溅满敌人鲜血，
在后面掩杀，紧追不舍。
高尚的骑士手起剑落，
专找武装抵御之敌；
但头盔盾牌不堪一击，
最可靠的防御是赤手空拳。

三十二

高尚的剑只用来惩治凶顽，
他不屑于欺凌妇孺老弱；
对那些懦怯或手无寸铁之辈，
他只是瞪眼喝斥加以驱散。
面对他的蔑视、威胁或毁灭打击，
危险程度虽然不同，
反应却整齐划一，
平民士兵无不望风披靡。

三十三

平民百姓纷纷躲进寺庙，
混迹其中的士兵为数不少，
寺庙几经焚毁重新翻造，
仍保留创建人的名字所罗门；
当初建筑材料是大理石、雪松和黄金，
如今富丽堂皇的气象已不复存，
但巍峨的塔楼和铸铁门
俨然一座坚固的城堡。

三十四

张皇失措的人群涌向大寺庙，
无畏的骑士随后赶到，
只见所有的铁门紧紧关闭，
屋顶上摆开许多防守武器。
里那尔多怒睁虎眼，
从上到下把寺庙打量了两遍，
又沿着外墙绕了两圈，
寻找进入寺庙的门户。

三十五

正如月黑风高的夜晚，
饿狼绕着牲畜圈逡巡，
饥肠辘辘，干渴难忍，
按捺不住急躁和愤恨，
里那尔多打量着寺庙的围墙，
想找一个进入庙内的缺口；
最后他在庙前空地站停，
只见撒拉逊人在墙头张望。

三十六

近处横放着一根圆木，
不知当初派什么用场，
利古里亚帆船的桅杆
比不上它又粗又长，
里那尔多一鼓作气，

把它像长矛般举起，
用它去撞寺庙铁门，
膂力之大令人咋舌。

三十七

圆木的冲击一次比一次沉重，
大理石和金属也招架不住。
绞链从墙上脱离，门闩断裂，
铁门一声轰响，倒塌在地。
攻城木和臼炮威力固然强大，
造成的损害也无从相比。
人群像潮水般涌进庙里，
里那尔多也随着跟进。

三十八

曾是敬奉上帝的崇高建筑
惨遭浩劫，成为杀戮的屠场。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迟到的报复更为残酷！
神秘的力量激起愤恨，
使虔诚的人变成铁石心肠，
异教徒亵渎神圣寺庙的罪孽
如今得用异教徒的鲜血洗涤。

三十九

与此同时，苏丹避入主塔楼，
也就是名为大卫楼的所在，

只剩少数士兵追随左右，
他带领大家设置障碍，堵住入口
国王阿拉丁也逃往塔楼，
苏丹见他来到，大声喊道：
“显赫的国王，快来这里；
我们用坚固的岩石保存自己，

四十

“只有岩石能拒敌于外，
保住你的性命和王国。”
“唉呀，”阿拉丁说，“你鬼迷心窍，
招来这场毁灭全城的大祸，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我身家性命难以保全，
千秋大业毁于一旦，
最后的时辰已经来到。”

四十一

“陛下昔日的雄风何在？”
土耳其苏丹痛心地说。
“敌人能夺我们的王国，
但夺不走我们的志气。
请陛下权且避入塔楼，
保重贵体，恢复元气。”
索里曼不由老国王分说，
半扶半推把他拽进塔楼。

四十二

索里曼高举钉头锤，
腰佩须臾不离的宝剑，
威风凛凛地站在门口，
一夫当关，万夫莫入。
沉重的钉锤散播死亡，
沾一下边也会重伤致残，
法兰克人见了心惊胆战，
避之不及，不敢上前。

四十三

此时托洛萨伯爵雷蒙多
带领部下的勇士们赶到。
老将不把钉锤放在眼里，
直闯那条危险的通道。
他一剑刺中异教徒，
但未能把对手撂倒，
异教徒回击一锤正中额头，
老将两臂摊开，仰面倒地。

四十四

为恐惧所压倒的勇气
又在败兵残将心中升起，
胜利的法兰克人不是被打退，
就是在狭窄的通道击毙。
苏丹看见雷蒙多昏死过去，

混杂在脚下的尸体中间，
便吩咐士兵们把他抬进塔楼，
作为俘虏，严加囚禁。

四十五

士兵们上前执行命令，
发现任务并不轻松，
雷蒙多的部下不能撒手不管，
一拥而上，争着保护主将。
一方出于凶残，另一方出于敬爱，
双方展开一场激烈的争战：
异教徒要剥夺他的自由和生命，
基督徒要救回他们的主将。

四十六

苏丹复仇之心不死，
原可以取得最后胜利：
再结实的盾牌和头盔
也挡不住他沉重的锤击；
但是他突然发现
敌方的生力军赶来救援，
戈弗雷多和里那尔多
从两侧向塔楼汇集。

四十七

正如牧羊人发现
雷电交作，风云突变，

天空为乌云遮暗，
赶紧把羊群带离草原，
找个安全的地点，
躲避大自然力量的戕残，
他高声召唤失散的羊只，
挥动牧杖在后面驱赶，

四十八

杀声四起，武器铿锵，
空中弥漫着恐怖的气氛，
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索里曼知道形势不妙，
召唤部下迅速撤回塔楼，
他自己掩护断后：
在危险面前知难而退，
苏丹并非有勇无谋。

四十九

异教徒好不容易撤回塔楼，
七手八脚关上铁门，
里那尔多这时已突破外围防守，
风风火火冲到门口。
里那尔多在战场上从无敌手，
渴望同索里曼一分胜负，
再则他牢记自己作出的誓言
要为被杀的丹麦王子报仇。

五十

里那尔多不可战胜的两臂
原打算同坚不可摧的围檣比个高低，
苏丹即使藏身塔楼之内，
不一定能躲开不共戴天的强敌；
但此时天色开始昏暗，
戈弗雷多下令吹响收兵号角，
全军就地宿营休息，
次日破晓再强攻塔楼。

五十一

统帅喜形于色，对部下说：
“蒙天之恩，我们进展顺利；
主要任务已经完成，
残敌无几，必能肃清。
异教徒寄最后希望于塔楼，
瓮中之鳖，不妨明日收拾。
现在我们先救死扶伤，
给伤员们以关怀体贴。

五十二

“为了开拓新的疆界，
战友们付出了血的代价，
照顾他们才符合基督精神，
同情比贪婪和报复更高尚。
啊，今天的情况过于残酷，

某些人已被财富的欲望掌握！
从现在起我禁止掳掠和横暴；
传令兵立即宣布我的号令。”

五十三

统帅说罢立即去探视伯爵：
雷蒙多已苏醒，开始动弹呻吟。
与此同时，索里曼强抑悲愤，
满不在乎地对部下说：
“只要一线希望尚存，
我们决不屈服于命运，
今天的处境并非十分不幸，
不能在假象前面惊慌失措。

五十四

“敌人占领的并非城市中心，
只是城廓、民房和百姓；
城市的支柱是国王，
以及你们的勇气和力量，
国王和杰出的将士安然无恙，
坚固的塔楼是我们的屏障，
法兰克人虽然取得暂时胜利，
等待他们的是最终灭亡。

五十五

“我敢断言敌人必败无疑，
他们在胜利面前忘乎所以，

烧杀掳掠，奸淫妇女，
坏事干尽，天怒人怨，
据我估计埃及援军已经来近，
不久就能与我们会合。
敌人骄奢淫佚，军纪松弛，
必能出其不意，一举歼灭。

五十六

“同时我们固守高楼，
可以继续控制全城，
用器械封锁所有街道，
不容敌人通向圣墓。”
他用这些话替异教徒打气，
在他们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城里的情况按下不表，
且说刺探敌营的法费里诺。

五十七

法费里诺奉命侦察敌情，
出发时太阳已经西沉；
他扮作无名的香客，
在僻静的小路上夜行。
次日东方依稀未明，
他经过了阿斯卡隆城，
太阳当空的时分，
他已望见宿营的埃及大军。

五十八

眼前只见无数帐篷，
旌旗飘扬，色有蓝、黄、绛红；
听到人声喧哗，口音各各不同，
鼙鼓、喇叭、号角声此起彼伏，
烈性战马昂首高嘶，
夹杂着骆驼和大象的叫声，
法费里诺心下暗忖：
"看来亚非两洲的兵力全在于此。"

五十九

他首先观察兵员人数、
武器装备和防御部署，
然后撇开偏僻小道，
迳直朝营地大门走去，
不再躲躲闪闪、避人耳目，
一路上昂首阔步，
遭到盘问时毫不慌张，
对答巧妙，泰然自若。

六十

他眼观四路，耳听八方，
仔细打量道路、广场和营帐。
观察士兵们的训练和武器，
了解他们的战术、战略和将领姓名。
他还要进一步了解详情，

刺探敌军的机密和行动纲领，
凭他的胆大心细、强干精明，
居然接近了元帅的大营。

六十一

他细细察看，发现篷布有条裂缝，
从中传出人声，可以窥见内里情景，
裂缝所对之处
恰好是元帅议事的内室，
里面谈论的机密，
外面听得一清二楚。
法费里诺假装修补裂缝，
密切注意里面的动静。

六十二

元帅身披紫红大氅，
全副甲胄，未戴头盔。
身后两名侍从手捧头盔盾牌，
元帅握着一杆长矛支在地上。
旁边有个武士侃侃而谈，
身材魁梧，面目狰狞。
只听他们提到戈弗雷多的名字，
法费里诺立即全神贯注。

六十三

元帅问武士："如此说来，
你有把握结果戈弗雷多性命？"

武士回答:“军中无戏言，
我不成功决不回返。
我保证率领手下完成任务，
并且不要求任何报酬，
只要求在开罗立根大柱，
把他的甲胄武器示众：

六十四

“下面用文字说明：
‘亚洲的破坏者、法兰克人的首领，
死于奥尔蒙多手下，此乃战利品，
现悬挂示众，永志奥尔蒙多的功勋。’”
元帅回道:“为了酬谢你的功劳，
埃及哈里发肯定答允这一要求，
此外还要重重给你奖赏，
与你作出的贡献相当。

六十五

“现在你快准备伪装和武器，
交战的日子即将来临。”
武士说:“一切都已就绪。”
至此，两人不再说话。
法费里诺听后大吃一惊，
心中起疑，竭力琢磨，
不知伪装和武器是何意，
也不知武士搞什么阴谋诡计。

六十六

法费里诺抽身离开，
苦苦思索，一宿未睡；
次日晨风拂动旗帜，
埃及援军拔营开发，
他混杂其中随同行进，
宿营时他一起休息，
但他逐营明察暗访，
希望解开心中疑团。

六十七

他发现阿米达由骑士和侍女伺候，
高坐在一把华丽的交椅上，
独自寻思，郁郁寡欢，
长吁短叹，仿佛在自言自语。
白皙的手托着下颏，
哀怨的眼光盯着地面。
眼眶润湿，不知是否在哭泣，
但不时有几颗珠泪滚落。

六十八

阿米达对面是凶恶的阿德拉斯托：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女巫，
心痒难挠，欲念难熬，
大气不喘，仿佛魂灵早已出窍。
蒂萨弗诺忽而看他，忽而看阿米达，

时而妒火中烧，时而馋涎欲滴，
脸色也一阵白、一阵红，
憎恨与温情交织。

六十九

阿尔塔莫罗离得稍远，
混在一群俊俏的侍女中间。
他不像别人那般肆无忌惮，
贪馋的眼睛寻找机会，
看阿米达的手、美丽的脸，
有时乘她没有防备，
朝她薄纱底下一对乳房
狠狠地瞟上两眼。

七十

阿米达终于抬起眼睛，
秀媚的脸庞趋于平静；
她出人意外地粲然一笑，
扫光了满面愁云。
她对阿德拉斯托说：
“想起你的勇敢足以使我忘忧，
指望你很快就能替我报仇，
我的愤恨会顿时化为欢乐。”

七十一

印度人回答：“抛开你的烦恼，
毋须紧锁双眉，愁容满脸，

我向你担保，不出数日，
我这双复仇之手
准能提了里那尔多的脑袋来见你，
或者将他生擒活捉，交给你处理。”
蒂萨弗诺听在耳里，一言不发，
但妒嫉在噬咬他的五脏六肺。

七十二

她的眼光掉向蒂萨弗诺，
妩媚地问：“你有什么要说？”
蒂萨弗诺嘲弄地回道：
“你那位卫士英勇过人，
我只能战战兢兢在后面远跟。”
这句话刺痛了印度人的自尊心。
他说：“你不乏自知之明，
和我平起平坐本来没有你的份。”

七十三

蒂萨弗诺傲慢地把头昂起：
“我知道我自己的份量，
我手中的剑也不好欺，
你我两人还不知谁高谁低。
我怕的只是上天和爱情不顺利，
你的横蛮和威胁可吓不倒我。”
阿德拉斯托气势汹汹地站起，
阿米达急忙替他们斡旋。

七十四

“两位骑士，你们内讧勃豁，
会断送我盼望已久的复仇良机。
你们都是我的卫士，
这一身份足以消弭你们的分歧。
要知道你们互不服气，
最终受损害的是我自己。”
她这番话像是铁的共轭
把两个怀有敌意的武士套在一起。

七十五

这一切法费里诺全看在眼里，
然后去别处打听阴谋的底细。
可是他作出的努力全都白费，
到处是讳莫如深的神秘。
他的探听询问均属徒劳，
但未被困难和障碍吓倒，
他发誓没有结果决不回营，
豁出性命也要有个眉目。

七十六

他想了许多办法，
使了种种计策，
仍刺探不出敌人的阴谋，
不知道他们使用什么武器。
最后凭偶然的机遇，

才解开心中的疑团，
打听出暗害博伊龙的计划，
弄清了它的来龙去脉。

七十七

他又踅回阿米达的营帐，
女巫和卫士们仍围坐谈话，
那里人多嘴杂，
也许能打听到消息。
法费里诺认准一个少女，
装作早就相识，
落落大方地走上前去，
和颜悦色地同她攀谈。

七十八

他几近玩笑地对少女说：
“我也有意充当美丽姑娘的卫士，
用我的三尺钢剑取下
里那尔多或者戈弗雷多的首级。
你要哪个敌人的脑袋，
尽管吩咐，我无不照办。”
他用戏谑作为进身之阶，
希望发展为认真的交谈。

七十九

他说话时微微一笑，
做了一个惯用的手势。

另一位少女恰好经过，
觉得声音耳熟，瞅他几眼；
然后走到他面前说：
“恕我叨光，让你有用武之地。
我挑选你充当我的骑士，
我想同你单独谈谈。”

八十

她把他领到一边说：“法费里诺，
我认识你；想必你也认识我。”
机灵的侍从心中暗暗一惊，
但他面不改色，笑着回答：
“认识你当然是莫大的荣幸，
可是我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你，
你刚才称呼我的名字
同我没有丝毫关系。

八十一

“我出生在阳光充足的突尼斯海岸，
我的父亲是勒斯比诺，我叫阿曼索雷。”
少女说：“我知道你的来历，
不会泄露你的秘密。
我是朋友，用不着对我隐瞒，
我愿意尽力帮助你，甚至牺牲性命。
我是安蒂奥基亚国王的女儿艾米尼亚，
曾是坦格雷多的奴隶，你的伙伴。

八十二

“你始终对我尊重照顾，
由于你的怜悯和同情，
我两个月的囚禁没有受苦。
那就是我，你仔细看看，就是我。”
法费里诺定神端详，
果然认出了那俊俏的面庞。
她又说：“你可以放心留在我身边，
我对天起誓保证你安全。

八十三

“啊，我怀念那甜蜜的囚禁生活，
多么希望你能带我回去！
我目前的生活虽说自由，
但夜晚悲戚，白天昏暗。
你来此地如果是打听消息，
那就是你吉星高照；
我可以告诉你阴谋的细节
和你无从刺探的情报。”

八十四

法费里诺默不作声听她说话；
瞅着她时想起了阴险的阿米达。
“女人都多嘴多舌，弄虚作假，
爱憎无常；轻信了她们才是傻瓜。”
他最后说：“你如愿意随我回去，

我义不容辞，充当你的响导。
目前我们先设法脱身，
有空的时候你再透露详情。”

八十五

他们当即找好坐骑，
准备出走，毫不迟疑。
法费里诺先离开营帐，
艾米尼亚回到女伴那里，
同她们闲聊几句，
用嘲笑的口气谈到新来的卫士；
然后在约定的地点同法费里诺会合，
两人纵身上马，一溜烟逃出了营地。

八十六

他们来到一个僻静的地点，
撒拉逊人的营地已远不可见，
法费里诺才开口说:“现在请告诉我，
他们打算怎么暗害虔诚的戈弗雷多?”
艾米尼亚解释了卑鄙的阴谋，
怎么布置了圈套让统帅入彀:
“埃及宫廷的八个武士，
为首的是勇猛的奥尔蒙多。

八十七

“他们不知是出于嫉恨或报复，
想出了一个丧尽天良的阴谋:

两支大军争夺亚洲霸权
战场相遇、展开血战的那天，
八个武士伪装戈弗雷多的卫队，
穿上金白两色的服装，
按照法兰克人的习惯
在甲胄涂上红色的十字。

八十八

“每个人头盔上都有标志，
便于异教徒们自己识别。
当双方混战激烈，
他们从埋伏地点冲出，
貌似朋友和部属，
实则对统帅进行袭击，
他们的武器都浸透毒液，
见血封喉，致人死命。

八十九

“异教徒知道我曾在十字军营，
熟悉你们的习俗、服饰和甲胄，
要我设计他们的伪装；
胁迫我干卑鄙的勾当。
我无力违抗他们的命令，
但又不愿做我厌恶的事情，
玷辱我清白的身份，
这正是我逃跑的原因。

九十

“当然，我逃跑还有别的原因。”
她突然住口，脸上泛起一阵红晕，
羞赧地垂下眼睛，
欲言又止，恨不得收回刚才的话语。
她竭力保守自己的秘密，
但是法费里诺要知道真情：
“你为什么不信任忠诚的仆人，
何必隐瞒真正的原因？”

九十一

少女未曾开言先叹了一口长气，
然后声音颤抖喑哑地说：
“我一直没有严守贞淑的规范，
如今更顾不得这么多；
何必用不合时宜的羞涩
掩饰我心中的爱情之火？
今后我孤身飘泊天涯，
更不必受世俗的约束。”

九十二

她接着说：“那个灾难的夜晚，
我失去了自由和祖国，
但我丧失的比想象的更多，
我的不幸就从那时起始。
我失去国家和权力固然痛心，

自我的失落带来更严重后果。
那晚以来我失魂落魄，
神魂颠倒，从此没有恢复。

九十三

“你知道，法费里诺，
在破坏和杀戮面前我惊恐莫名，
这时一个全副武装的人闯进我宫闱，
他就是你我的主人坦格雷多；
我扑到他脚下恳求说：
‘战无不胜的将军，请发慈悲！
我并不求你饶我性命，
只求你保全我的荣誉和贞节。’

九十四

“他没等我把话说完，
就伸手把我扶起，
他说：‘美丽的少女，
尽管放心，我保护你。’
当时一股莫名的柔情
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像燎原的烈火
蔓延到我整个心灵。

九十五

“他经常看望我，善言相待，
分担了我的忧伤和苦恼。

有次说：‘我给你全部自由，’
他的战利品一件都不保留。
唉呀，他把夺去的珠宝首饰
作为礼物又送给我。
坦格雷多归还了我身外之物，
却夺去了我的一颗心。

九十六

“爱情难以掩饰。我在你面前
多次深情地谈到我的主人。
你发现了我的心病，说：
‘艾米尼亚，你堕入了情网。’
我口头虽然否认，但我的叹息
是我真实思想的见证；
我炽热的目光比任何语言
更好地说明了我心中的激情。

九十七

“不幸的沉默！当初我为什么羞于启齿，
不祈求医治心病的妙药，
而在于事无补之时，
让我的欲望突破羁轭？
我把千言万语埋在心底，
带着致命的创伤离去。
但最终我仍为爱情所驱，
不顾一切地寻求解脱；

九十八

“我再去寻找我的主人，
他是我心病的起因和解救。
然而好事多磨，半途遇险，
碰上一帮全无心肝的强人。
我差点落到他们手里，
全凭侥幸才逃得性命。
我在偏僻的茅舍住了一个时期，
成了牧羊女和山野居民。

九十九

“不久原先的欲望重新抬头，
压倒了顾虑和恐惧，
我再次去找坦格雷多，
灾难又落到我身上。
这次我不那么运气，
遇上一群流窜的埃及盗匪，
他们把我强行劫持，
作为俘虏带到加沙，

一百

“他们把我献给埃及元帅，
我向他叙说了不幸遭遇，
声明自从同阿米达相处以来，
我一直守身如玉，宁死不屈。
于是我几度为奴，几度自由；

颠沛流离，历尽艰辛，
但无论为自由人或奴隶，
我始终带着最初的爱情枷锁。

一百〇一

“啊，那个勇士把牢不可破的枷锁
拴住了我心灵，但愿他永远别说：
‘流浪的少女，请你远离我，
去别处找归宿，’但愿他别拒绝我；
而是由衷地欢迎我归去，
允许我回到旧日的心狱。”
艾米尼亚和盘托出她的思想，
两人日夜行进，边走边谈。

一百〇二

法费里诺避开交通繁忙的大路，
专走安全可靠的捷径小道。
夕阳西下，东方昏暗之时，
他们来到的地点离城已不远，
发现地面上血迹斑斑，
血泊里躺着死去的武士，
拦住去路，仰面朝天，
咬牙切齿，仿佛还在恫吓威胁。

一百〇三

尸体的盔甲和奇特的外表
一看就是异教徒，法费里诺掉首不顾；

另一个战士躺在不远处，
却吸引了法费里诺的关注。
他暗忖道："这是个基督徒。"
褐色的服装使他心中起疑。
他纵身下马去察看战士的面容，
惊呼道："是坦格雷多，气息全无！"

一百〇四

不幸的艾米尼亚勒马驻足，
正在看那形状狰狞的战士，
法费里诺痛苦的呼声
像利箭似的刺穿她的心。
她一听坦格雷多的名字，
急忙赶来，惊慌万分，
只见他面色死白，
从鞍上跳下扑到他身旁。

一百〇五

她伏在他身上，泪如泉涌，
泣不成声地抽噎着说：
"我命运多舛，竟到这一地步！
经过苦苦相思，长期别离，
却看到这么痛心的景象！
我又见到了你，坦格雷多，
尽管我近在身旁，你却不能看我，
我刚得到了你却要永远失去。

一百〇六

“哎呀，面对你这副悲惨的模样，
我怎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希望现在自己双目失明，
以免看到你，我实在不敢看你。
哎呀，以前你的眼睛朗若明星，
那些温柔的光芒如今在哪里？
以前你面颊红润、容光焕发，
那些青春的活力、安详的气质又在哪里？

一百〇七

“苍白失色也动人爱怜。
美丽的灵魂，
你如能听到我的哭声，
请你原谅我非份的热望
和大胆的妄想：
我原盼望你炽烈的亲吻，
现在要亲你冰凉的嘴唇，
也许能从死神怀里把你夺回部分。

一百〇八

“在我忧伤的日子里，那张可爱的嘴
常用好言好语给我以安慰，
在此生离死别的时刻，
请让我印上一个吻；
以往我不敢冒失，

如今希望你不至于拒绝。
让我紧紧地贴着你，
在你嘴唇上咽我最后一口气。

一百〇九

“请接纳我顺从的灵魂，
让我随你的灵魂同行。”
艾米尼亚边说边哭，
眼泪像断线的珍珠簌簌滚落。
热泪浇洒弄醒了坦格雷多，
他双目紧闭，但翕动嘴唇，
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
同艾米尼亚的哭声相混。

一百一十

少女觉察到骑士在呻吟，
心中感到一阵欣慰。
“睁开眼睛，坦格雷多，
哭的人是我，”她喊道，
“看我一眼，我要和你同死，
陪伴你踏上最后的路程。
看我一眼，别匆匆离去，
这是我最后的请求。”

一百一十一

坦格雷多无力地睁开眼睛，
随即又闭上。少女仍哭得像泪人。

法费里诺对她说:“他没有死:
咱们先替他治伤，别只顾哭泣。”
说着就开始卸掉骑士的盔甲，
艾米尼亚颤抖地动手帮忙，
她家学渊源，原是行家，
检查了伤势以后，心里满有把握。

一百一十二

她发现昏迷是由于脱力
和伤口失血过多。
在这荒山僻野，她除了纱巾
没有材料可供包扎止血。
可是爱情帮她出了主意，
怜惜提供了办法救急。
她用自己的头发擦净血迹，
割下发辫用来固定纱巾。

一百一十三

她的纱巾薄如蝉翼，
不够包扎广泛的创伤。
手头没有白藓止血、藏红花化瘀，
但她深谙治伤的真言咒语。
战士终于从昏迷中缓缓醒来，
居然能睁开眼睛观看，
只见他的侍从和深情的少女
一身异教徒的打扮守在身边。

一百一十四

他问道："法费里诺，你怎么会在此地?
你又是谁，善良的少女?"
艾米尼亚羞怯而又高兴地舒了一口气，
脸上泛起玫瑰般美丽的红晕。
她回答说："这一切你以后都会明白，
现在别作声，我以医生的身份让你休息。
我保证你恢复健康，你准备怎么酬谢。"
她说着把战士的头搂在自己怀里。

一百一十五

天色将暗，法费里诺正在发愁，
琢磨着如何把主人弄回营地，
这时突然出现一队法兰克士兵，
法费里诺认出是坦格雷多的部下。
他们原跟随坦格雷多作战，
同切尔克斯人遭遇，两人单独决斗，
坦格雷多不准他们助阵，
他们放心不下，正循迹寻来。

一百一十六

与小队同来的还有不少士兵，
他们了解到伤员的处境。
强壮的手臂组成一副担架，
抬起坦格雷多准备回程。
这时骑士说："难道把阿干特抛下，

让那勇敢的战士被乌鸦啄食?
我们不能弃之不顾,
应该给他像样的葬礼。

一百一十七

“他英勇地死去,死者已矣,
我对他的尸体并无敌意,
应该把他善加掩埋,
这是我们身后唯一的权利。”
坦格雷多在众人的帮助下
带着他敌人的遗骸出发。
法费里诺则照看艾米尼亚,
随着队伍逶迤行进。

一百一十八

坦格雷多又说:“我不回营地,
请你们把我抬进圣城,
我这脆弱的躯壳如有三长两短,
希望安置在耶路撒冷;
那是基督受难的地点,
有助于我踏上升天的路程,
我虔诚的誓言已经履行,
到达旅途的终点死而无恨。”

一百一十九

到了圣城,把他安置在羽绒床铺,
坦格雷多安然进入梦乡。

法费里诺为少女找了一个住处，
离坦格雷多所在之地不远。
然后他去晋见戈弗雷多，
统帅正听取众人建议，
考虑新的作战计划，
但他并无顾忌，直接趋前。

一百二十

雷蒙多无力地躺在榻上，
统帅关怀地守在旁边，
他手下的谋士猛将团团围坐，
仿佛百鸟朝凤，众星拱月。
法费里诺向他汇报经过，
众人一片肃静，倾耳细听。
“帅座，我遵照您的指示，
前往异教徒阵营刺探虚实。

一百二十一

“敌军部队数量众多，
我不可能一一细说。
只见他们漫山遍野，
布满了平原和山谷；
我见他们安营过夜，
所到之处疮痍满目，
河流山泉之水不够他们解渴，
叙利亚的粮食不够他们果腹。

一百二十二

“他们的马兵步卒
多是乌合之众，纪律松弛，
只会使用弓箭，远距离作战，
不敢白刃肉搏，短兵相接。
但也有一些精锐部队，
打着波斯旗号，
尤其是哈里发的御林军，
好勇斗狠，有不死之称。

一百二十三

“这支部队所以称为不死，
是由于始终保持满员编制，
一有伤亡，名额空缺，
立即选拔精壮补足。
元帅名叫埃米伦诺，
勇敢谨慎，少有伦比，
哈里发临行前面授机宜，
命令他千方百计展开阵地决战。

一百二十四

“我认为不出两天，
敌军就将出现在我们面前。
里那尔多，你千万请加小心，
不少人对你觊觎算计，
一些赫赫有名的武士磨砺以待，

想试试自己的能耐，
因为阿米达宣布谁取下你的脑袋，
她就把自己作为奖赏，委身相许。

一百二十五

“他们之中有勇敢的波斯皇亲，
萨马冈特国王阿尔塔莫罗。
有身躯魁梧的阿德拉斯托，
他的王国伸展到东方，
生性残忍，手辣心狠，
他的坐骑不是马匹而是大象。
还有蒂萨弗诺，英勇过人，
远近闻名，一致公认。”

一百二十六

法费里诺说罢，里那尔多
气得满脸通红，双眼冒火。
他按捺不住自己，
真想立即找敌人见个高低。
这时法费里诺又转向统帅：
“帅座，这些还是区区小事；
异教徒的卑鄙令人发指，
他们准备用犹大的手段暗算你。”

一百二十七

他详细介绍了探听到的情况：
敌人在搞什么阴谋诡计，

怎么乔装，使用剧毒的武器，
如何夺下海口，事成后有什么报酬。
在座的纷纷提问，他一一回答，
然后是一阵短暂的沉默，
统帅转向雷蒙多问道：
“老将军有什么高见？”

一百二十八

雷蒙多说：“我建议改变原定方案，
明日拂晓不向塔楼发起进攻，
而是收缩包围，加紧封锁，
不容塔楼里的敌人逃逸，
与此同时，我们的部队可以休息，
养精蓄锐，准备迎接更大的战役。
以逸待劳，或冒险强攻，
孰优孰劣，请帅座权衡轻重。

一百二十九

“我认为保证帅座安全
是当前首要任务，压倒一切，
克敌制胜系于帅座一身，
如有不测，群众无首。
敌人既然盗用我们的标识，
帅座的卫队应另换甲胄服饰。
不给敌人以可趁之机，
让他们的阴谋暴露于光天化日。”

一百三十

戈弗雷多说:"老将军又一次
向我证实了忠诚和睿智:
你迟疑之处我可以作出决定;
我们主动出击,迎战敌人。
远征东方的基督大军,
不能坐守城墙堑壕,
我们要堂堂正正摆开阵容,
让异教徒看看我们的威风。

一百三十一

"我们胜利的光芒使他们难以睁眼,
我们雄壮的军容使他们望而丧胆;
我们要打掉他们的威风,
在他们王国的废墟上建立我们的王国。
攻克塔楼不在话下,
解决了援军之后更易如反掌。"
统帅说罢,起身离帐,
星辰移位,人们纷纷休息。

第二十章

埃及援兵开到，向基督徒军队发动进攻。阿拉丁和索里曼离开被围困的塔楼，到平原作战，在两位名将手下毙命。里那尔多安慰自寻短见的阿米达。基督徒大肆屠杀敌人，前往寺庙向上帝感恩。

一

太阳召唤人们外出劳作，
白天十点的钟声已经敲过，
楼顶瞭望放哨的异教徒
望见远处升起一片尘土，
仿佛傍晚山峦上的暮雾，
随即看清是埃及援兵的旗号，
逐渐来近，扬起团团尘云，
遮天蔽日，笼罩了平原山岭。

二

塔楼高处的被困守军
发出一阵欢呼鼓噪，
正如严寒季节将临，
色雷斯的灰鹤成群
离开老巢，远走高飞，

迁往气候温和的地区，
异教徒们信心徒增，
纷纷向法兰克人射箭叫阵。

三

法兰克人不久便发现
敌人突然嚣张的原因何在。
他们登上高处眺望，
看到了浩浩荡荡的援军。
战士的激情在胸中燃烧，
一致请求投入战斗。
血气方刚的青年们喊道：
“战无不胜的统帅，请下令吧。”

四

审慎的统帅不愿仓卒应战，
更不喜小股冲突，零星遭遇，
他仍维持原议，次日与敌较量；
吩咐部下稍安毋躁，说道，
“你们连续作战相当疲劳，
休整一日并不为过。”
也许他的真意是麻痹敌人，
助长异教徒的骄傲情绪。

五

战士们各自分头准备，
焦急地等待黎明来临。

那个载入史册的日子
风和日丽，晴空无云；
东方破晓辉煌灿烂，
仿佛集中了太阳的全部光线，
天空分外明亮清澈，
似乎要细观即将展开的战役。

六

晨曦刚露出端倪，
戈弗雷多率部出城，井然有序。
叙利亚邻近国家的基督徒
前来支援解放他们的十字军，
统帅留下他们交雷蒙多带领，
继续围困巴勒斯坦暴君，
留守兵员已经很多，
但统帅又拨一支加斯科尼队伍协助。

七

统帅率部出城，威风凛凛，
他高贵的仪表是胜利的象征。
天降大任，使他精神一振，
显得比往常更为威武高大；
荣誉感使他容光焕发，
脸色红润，紫气缭绕，
他的眼神和举止
不似常人，而像天神。

八

十字军队伍不久便到达
面对异教徒扎营的地点，
戈弗雷多立即下令占据
队伍左后方的一个高地；
然后摆开战斗队形，
中间是一字长蛇的步兵，
两翼布置了马队，机动灵活，
首尾照顾，随时策应。

九

统帅把罗伯托兄弟布置在左翼，
背靠已经占据的荒山高地，
有所依托，构成犄角之势，
中军指挥交给弟弟巴尔多文。
他自己则负责右翼，
那里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
无遮无拦，最为危险，
易遭敌人优势兵力的包围。

十

统帅在右翼摆开洛林亲兵
和配备优良、久经沙场的战士；
在骑马的弓箭手中间
穿插了善于对付马队的步卒。
又挑选了强悍的义勇兵

组成一个预备团队，
交由里那尔多指挥，
安排在自己右侧。

十一

统帅对里那尔多说：
“此役成败有赖于你。
你的团队稍加隐蔽，
埋伏在大队后翼。
敌军来近时方始出击，
攻其不意，拦腰堵截，
如我估计正确，
异教徒企图两侧迂回，对我包围。”

十二

戈弗雷多骑着一匹骏马，
飞快地检阅各个团队。
他推上眼罩，两眼炯炯有神，
整个脸庞仿佛散发光芒。
他鼓励胆怯，慰劳勇敢，
回顾了战士们的英雄业绩，
重申一俟战斗结束，
便颁发允诺在先的荣誉和奖赏。

十三

最后他来到精锐团队的会合地，
策马登上一个面对他们的高岗，

说了一番激动人心的话语，
战士们大受鼓舞，信心百倍。
统帅洪亮的声音，
轻松自如出自唇际，
仿佛阿尔卑斯山顶的融雪，
汇成湍流，一泻千里。

十四

“征服东方的大军，
你们以惩罚耶稣的敌人为己任，
你们盼望的时刻终于降临，
你们辛劳的最后一天已经来到。
你们的敌人大量集中于此，
上帝不加阻止自有他的道理，
他让你们一举加以歼灭，
可以省却以后许多战役。

十五

“我们把许多胜利合而为一，
结束零星的艰险，一劳永逸。
敌军虽然为数众多，
我们并没有畏惧的理由，
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
既少斗志，又无纪律，
善于作战的人数有限，
相互妨碍，难以施展。

十六

“我们的敌人武装多半不全，
胆小如鼠，又缺乏训练，
他们原系奴隶或无业游民，
为暴力胁裹才从军征战。
他们未曾上阵已在发抖，
手中的剑盾和旗帜晃晃悠悠，
他们的呼喊杂乱无章，
我敢断言等待他们的是死亡。

十七

“那个面相凶恶的是他们的元帅，
身披金紫，在指手划脚，
阿拉伯人和摩尔人也许败在他手下，
遇上我们雷电万钧之势却不堪一击。
在混乱和胆怯的士兵中间，
再大的本领也无从发挥。
他和部下互不了解，
无人踊跃从命赴汤蹈火。

十八

“与他们相反，我是一支精锐军队的统帅，
我和你们并肩战斗，共同胜利，
我多年指挥你们，得心应手。
你们中间有谁我不熟悉？
我知道你们每个人的出身籍贯，

了解每个人作战的特点，
即使还在空中的飞箭，
我也能看出是谁张弓射出。

十九

“我只要求你们一如既往，
在这关键时刻同以前一样，
发扬惯常的英雄气概，
勿忘你们的荣誉、我的荣誉和上帝的荣誉。
出发吧，狠狠打击不敬上帝的异教徒，
踩断他们的脊梁，保卫收复的圣城。
你们不必等待彷徨，
你们的眼神已经闪出胜利的光芒。”

二十

戈弗雷多这番话刚说完，
一道白光从天空下降，
仿佛夏季的夜晚，
天幕抖落的流星。
但现在是太阳发出的光线，
在统帅额际围绕盘旋，
有心人便预言这是吉兆，
戈弗雷多日后必建帝王之业。

二十一

凡夫俗子要探究天机奥秘，
不免有僭越狂妄之讥，

但窃意是守护天使自天而降，
以他的翅翼覆盖了博伊龙。
戈弗雷多在进行战前动员
同基督战士谈话之际，
埃及元帅未敢偷闲，
也在替他的部下鼓劲打气。

二十二

他望见法兰克人向前推进，
便命令部下出营迎战，
阵势也布成牛角之形，
步兵居中，马队分占左右。
右翼由他本人率领，
左翼交阿尔塔莫罗指挥；
穆雷阿索负责步兵，
阿米达则坐镇中央。

二十三

右翼是元帅和印度国王，
还有蒂萨弗诺和御林亲兵。
左翼面向开阔的平原，
异教徒有充分回旋余地，
那里是阿尔塔莫罗和波斯、非洲国王，
以及世上最炎热国家的两个酋长。①
投石器、投枪手和弓箭手

---

① 指埃塞俄比亚的卡那里奥和阿西米罗。

全部布置在这个方向。

二十四

埃米伦诺布置好他的团队，
也巡视了中军和两翼；
时而自己讲话，时而通过翻译，
恩威并施，许下惩罚和奖励。
他对某些士兵说："何必愁眉苦脸，
你们有什么可以害怕恐惧？
敌军人数有限，岂能以一当百？
你们的影子和呼喊就能把他们吓跑。"

二十五

他对另一些士兵说："无畏的战士，
凭你们的勇气去收复被掠夺的一切。"
然后他描绘了一副悲惨景象
国破家亡，哀鸿遍野，
山河变色，日月无光，
妇孺老幼担惊受怕。
他说："祖国在向你们召唤，
通过我的口向你们求援：

二十六

"你们要维护我的法律，
不容我的圣庙遭到血洗；
保护处女不受暴徒糟蹋，
先辈的坟墓和尸骨不被亵渎。

白发苍苍的老人对你们哭泣，
悲叹逝去的太平时日，
你们的妻子向你们坦露乳房，
指点你们的婚床、子女和摇篮。”

二十七

他对别的士兵说：
“亚洲选了你们来维护它的荣誉；
指望你们为它复仇，伸张正义，
狠狠惩罚那批野蛮的盗贼。”
他用不同的言语鼓励不同的团队，
变换手法，因人而异。
双方的统帅讲话完毕，
两军相隔的距离已经缩短。

二十八

双方主力迎面逼近，
各个团队列成战斗队形，
迫不及待地准备交锋
场面壮烈，蔚为奇观；
旌旗大纛迎风飘扬，
骄傲的羽饰在头盔上颤晃，
服饰、纹章和甲胄五光十色，
黄金和钢铁反射着耀眼光芒。

二十九

两支军队持枪挺矛，

仿佛两片稠密的树林。
地面弯弓满张，长矛平举，
空中箭镞呼哨，石块横飞；
战马嘶鸣，渴望冲锋陷阵，
更激发了骑手的急躁，
马蹄顿地，腾跳不已，
马鼻似乎在喷火和烟。

三十

如此壮观的场面恐怖也成了美丽，
畏惧的心里夹杂着欣悦。
凄厉的喇叭声传到耳里
使人感到又怕又喜。
基督徒的队伍数量虽少，
军容和士气却令人望而生畏，
他们的号角声更为高亢，
兵器和甲胄更为鲜亮。

三十一

十字军首先吹响了冲锋号，
异教徒不甘后人，随之响应。
法兰克人匍匐在地，
亲吻土地，祈祷上帝。
两军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
终于完全消失，迎面相遇。
双方两翼已展开冲突，
中间的步卒也短兵相接。

三十二

基督徒中间有哪一个勇士
首先获得了值得赞扬的荣誉？
是你，吉尔迪贝，你的长矛
刺中霍尔姆斯的国王，
洞穿了那个伊尔坎尼亚人的胸膛，
（上天把光荣赐给一位妇女。）
凶恶的异教徒翻鞍落地，
敌阵甚至也喝采叫好。

三十三

女战士的长矛已经折断，
便从腰际拔出钢剑，
一夹马腹朝波斯人冲去，
千军万马如入无人之境。
她一剑砍在索比罗后腰，
几乎把他断成两截，
又一剑刺中阿拉尔科咽喉，
来不及发喊就断了气。

三十四

她劈翻阿塔塞赛，刺中阿尔赫奥，
前者受伤落马，后者一命归阴。
又挥剑砍在伊斯马尔左腕，
力量之大，手掌和前臂顿时分家，
抓住缰绳的拳头滚落在地，

坐骑笼头失去控制，
加上受惊，便掉头逃窜，
在队伍中引起一阵混乱。

三十五

这些人纷纷死在女战士手下，
另一些人的姓名已经湮没无闻。
波斯人重新集合迎战，
一心想报仇翻本。
忠诚的丈夫放心不下，
策马赶来助妻子一臂之力。
恩爱夫妻戮力同心，
杀敌的信心和力量倍增。

三十六

两位有情人并肩作战，
采取的战术前所未见：
为了保卫伴侣的安全，
两人都顾不得保护自己。
勇敢的女战士左推右挡，
荡开刺向奥道尔多的刀枪，
后者则用盾牌，甚至自己的胸膛，
抵挡针对爱妻的打击。

三十七

两人争先防御，
抢着迎战敌人。

他杀死了凶恶的阿塔巴诺，
也就是波埃坎岛的苏丹，
又杀了嚣张的阿尔班特，
此人胆敢向他爱妻侵犯。
她把阿尔蒙特的脑袋一劈两半，
因为此人伤了奥道尔多。

三十八

夫妇二人把波斯军杀得人仰马翻，
萨马冈达国王对法兰克也造成祸害，①
他盘马挥剑横冲直撞，
所到之处步马兵卒非死即伤。
一击送命的人还算幸运，
不必在他坐骑的铁蹄下呻吟，
没有在剑下丧生的人受罪更大，
遭到那匹高头大马的践踏。

三十九

健壮的布鲁纳隆和高大的阿尔多尼奥
双双死在阿尔塔莫罗剑下。
前者连盔带头被劈两半，
左右搭拉，挂在肩头。
后者被刺中的部位
是笑和心脏舒张的源头。②
多么奇特可怕的景象！

① 萨马冈达国王即阿尔塔莫罗。
②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学派认为笑起源于人体的横膈膜，促使心脏舒张。

阿尔多尼奥死时面露笑容。

四十

索命的钢剑不仅使两战士
脱离了这个美好的世界，
同遭惨死的还有亨东尼奥、
瓜斯科、古伊多和罗斯蒙多。
有谁说得清还有多少人
死于阿尔塔莫罗剑下和他坐骑的践踏？
有谁能记住死者的姓名，
以及他们伤亡时的情景？

四十一

无人敢撄其锋芒，
无人敢向他攻击。
只有吉尔迪贝敢于面对强敌，
进行一场胜负未卜的较量。
台尔莫东特两岸[1]
从没有哪个女战士像她这样，
无畏地举起盾牌钢剑
和可怕的波斯人见个高低。

四十二

她一剑劈在苏丹的头盔，
粉碎了黄金彩釉的冕饰，

---

[1] 小亚细亚河流名。

出乎意外的打击
使波斯人不由得低头。
苏丹感到这一剑力量沉重
不似出自妇女之手，
他恼羞成怒，心头火起，
急不可耐要报一剑之仇。

四十三

苏丹手起剑落，也劈中她头盔，
当即把她打昏，瘫软无力，
若不是忠诚的丈夫把她扶起，
她早就从马鞍上翻身倒地。
或许是英雄相惜，或许是她运气，
苏丹没有再下毒手，赶尽杀绝，
正如雄狮不屑攻击倒下之敌，
只是朝她看了一眼，向前走去。

四十四

与此同时，居心叵测的奥尔蒙多
正在实施他担任的罪恶任务，
他和一帮伪装的同伙
窥测方向，混入基督徒的队伍；
正如月黑风高的夜晚，
恶狼模仿家犬的动作，
把尾巴紧贴肚皮底下，
寻找机会企图混进畜栏。

四十五

阴谋分子逐渐逼近，险恶的奥尔蒙多
已经靠拢虔诚的戈弗雷多身旁。
那些服饰和银底金十字的纹章，
统帅看了疑窦顿起，便喊道：
“大家注意，奸徒在这里，
他伪装冒充法兰克人，
他的同伴正向我包围。”
说罢便挺矛向奸徒冲去。

四十六

那个恶棍遭到重创，
但既不还击，也不自卫或退却；
他仿佛接触到墨杜萨的目光，①
立地化为石头，动弹不得。
剑和矛纷纷刺向异教徒，
箭矢把他们射得像刺猬。
奥尔蒙多及其一伙百孔千疮，
血肉模糊，死后整尸都不剩。

四十七

戈弗雷多血溅了敌人，
返身投入热火朝天的战场，
他望见波斯人的元帅

---

① 墨杜萨：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被其目光触及者立即化为石头。

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左右冲突。
他的部下已被打得七零八落，
仿佛非洲南风前的沙砾。
他吆喝止住溃逃的部下，
朝横冲直撞的波斯人迎上。

四十八

两个勇士开始激烈战斗，
伊达山和上托河为之敛容。①
巴尔多文和穆雷阿索的步卒
一经交锋，杀得难解难分。
高地附近的两军马队和侧翼
鏖战酷烈，山摇地动：
异教徒的元帅亲自上阵，
两员猛将左右辅佐。②

四十九

埃米伦诺和罗伯托兄弟之一
扭打厮杀，相持不下。
阿德拉斯托同另一个罗伯托交手，
砸破了他的头盔，刺穿了甲胄。
蒂萨弗诺纵横驰骋，
未遇与之抗衡的敌手，
他专往人群密集的地方冲去，

---

① 伊达山和上托河是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地理名称。
② 指阿德拉斯托和蒂萨弗诺。

所到之处，死伤无数。

五十

战斗激烈地进行，
希望和担心悬而未定。
长矛折断、护盾破裂、
盔甲残缺，遍地狼藉，
有的钢剑插在胸膛，
有的散落在血染的沙场，
尸体有的仰面朝天，
有的俯卧，仿佛在啃地。

五十一

战马倒毙在主人身旁，
伙伴与伙伴至死不离分，
法兰克人挨着撒拉逊人，
胜者的尸体压在垂死的败者身上。
空中既非寂静，又无清晰的声音，
只是一片喑哑的混乱，
夹杂着愤怒的咒骂和呼喊，
还有伤员和临终的呻吟。

五十二

刚才还鲜亮夺目的武器，
现在落得一副委琐模样。
钢铁失去了逼人光芒，
黄金失去了璀璨颜色。

头盔的羽毛和甲胄的装饰
在人马脚下遭到恣意践踏；
一往无前的鲜血遭到尘土堵截，
两军威武的阵容凌乱失色。

五十三

阿拉伯、埃塞俄比亚和摩尔人
原先在一字长蛇阵的左端，
现在不约而同地展开，
企图从侧翼包抄敌人；
弓箭手和投石手开始投射，
企图从远处打乱对方阵脚，
里那尔多带领部下发起冲锋，
势如迅雷，地摇山动。

五十四

埃塞俄比亚黑人团队的头目
是梅罗地区的阿西米罗，
里那尔多刺中他咽喉，
挑落尘埃，与死者为伍。
旗开得胜的喜悦，
激发了嗜血的贪欲，
里那尔多如下山猛虎，
大发神威，杀戮无数。

五十五

他的剑挟着雷电之势，

剑风过处，非伤即死。
蟒蛇吐信迅速闪动，
使人以为它舌分三支。
异教徒惊慌失措，
以为他手握三剑。
剑法之快使人眼花缭乱，
惊慌之余以为误见是实。

五十六

里那尔多杀死了利比亚苏丹和黑人国王，
他们的鲜血互相溅洒在身上。
伙伴们受到他榜样的鼓舞，
争先恐后，奋勇扑杀异教徒。
异教徒抵挡不住，纷纷倒下，
两军战斗变成一面倒的屠杀。
有些人还用武器招架，
另一些人只顾得上叫骂。

五十七

异教徒们落魄丧胆，
扭头便跑，不再恋战，
在巨大的恐惧面前，
四散溃逃，狼奔豕突。
里那尔多乘胜追击，
肃清顽抗的残敌，
不久便勒马驻足，
英雄不屑于赶尽杀绝。

五十八

风遇树林或者山岗的阻挡，
冲劲和狂暴加倍增强，
坦荡的平原上通行无阻，
它便心平气和，呼吸舒畅；
海水冲击礁石波浪滔天，
在沙滩上却起伏和缓，
里那尔多面前减少了抵抗，
愤怒的心情逐渐平复。

五十九

英雄不屑于追赶穷寇，
浪费他崇高的愤怒；
他勒转马头向步兵冲去，
两侧是阿拉伯和非洲头目，
敌方骑兵伤亡大半，
远者又无法给步兵掩护。
里那尔多率领骑士们向中部猛攻，
插进异教徒的队伍。

六十

他砍折长矛，克服障碍，
插进异教徒的团队，
来势之猛有如风扫残叶，
杀得敌人七零八落，
地上鲜血横流，

满是武器和断肢残体，
战马恣肆践踏，
铁蹄毫无怜悯之意。

六十一

里那尔多杀到镀金战车附近，
阿米达全副武装高坐在上，
爱慕她的情人和骑士扈从
严加守卫，排列两旁。
她当即认出了英雄，
眼里闪出怨恨和欲望：
他脸上的肌肉稍有牵动，
她却从冰块变成了烈火。

六十二

骑士避开战车绕道而行，
仿佛另有攻击的目标；
但是那帮要他性命的人
不肯不与较量轻易放过。
有的挺起长矛，有的握紧钢剑，
甚至阿米达也张弓搭箭：
怨恨使她的手残酷无情，
爱情又劝她消气息怒。

六十三

爱情抬头与愤恨抗争，
冒出了它隐蔽的火焰。

阿米达三次拉满长弓，
引而不发，又三次松弦。
愤恨最终占了上风，
拉弓放弦，射出一支羽箭。
箭刚脱弦，她的希望也随同飞出，
但愿这支箭不会中的。

六十四

阿米达希望那锋利的箭镞
掉头转回，射中自己的心脏；
恩尽义绝的爱情尚且如此有力，
两情相悦更当无往不利。
但她立即悔恨自己的软弱，
激动的心境又生嗔怒。
她时而担心，时而盼望中的，
眼光随着羽箭的飞行。

六十五

这一箭并未落空，
它射中骑士的甲胄，
只是女流之辈稍逊膂力，
箭镞未能将精钢穿透。
里那尔多掉首不顾，
她却把这态度当作蔑视，
气忿之下又连发数箭，
未伤他分毫，却伤了自己的心。

六十六

“他这个人难道刀枪不入？”
她暗忖道，“难道不怕敌人的箭镞？
难道他浑身上下、四肢百体
同他的心一样也是铁石？
手射的箭和眼光的流盼，
他都无动于衷，岿然不动，
无论全副武装或者赤手空拳我总已输定，
不管作为敌人或者情人，我都遭到蔑视。

六十七

“我还有什么新的计策，
除了情人和敌人之外还能扮演什么角色？
多么可悲！我不能指望我的骑士，
他们的全部力量和武器
在他强大的攻势面前不堪一击，
这一点我已看得一清二楚。”
事实也如此，保护她的战士
大多已毙命或者打倒在地。

六十八

她失去护卫，孤立无援，
实际已成为阶下之囚；
尽管长矛在侧，弓箭在手，
雅典娜和密涅瓦的武器也无法相救。①

① 希腊神话中，雅典娜的武器是弓，密涅瓦的武器是矛。

正如钩喙利爪的猛鹫在空中盘旋，
胆怯的天鹅见了缩成一团，
阿米达也觳觫战栗，
只得听天由命，束手待擒。

六十九

阿尔塔莫罗国王使出吃奶的气力，
阻止他管辖的波斯兵退却，
(如若不杀一儆百，压住阵脚，
他的部下早已四散溃逃。)
他发现阿米达处境不妙，
十万火急地赶来救助，
为了保全自己爱慕的女人
荣誉和部下都可以置之不顾。

七十

阿尔塔莫罗护卫着岌岌可危的战车，
仗剑开道，冲出重围，
此时里那尔多和戈弗雷多
已把他的部下杀得落花流水。
他看在眼里不加援手，
充当了情人，忘了元帅的地位。
他先把阿米达安置妥善，
再回身救助惨败的军队。

七十一

这面的异教徒军队溃散消灭，

再大的本领也回天乏力；
可是十字军左翼失利，
战场优势被异教徒占据。
一个罗伯托胸部和脸部受创，
好不容易才逃脱性命，
另一个则为阿德拉斯托俘获，
双方各有得失，打成平局。

七十二

戈弗雷多抓紧有利时机，
集合部队进行反击；
两军的右翼重新整列，
再次投入激烈战斗。
每方的战士都有斩获，
身上溅满对方战士的鲜血。
双方均沾胜利和荣誉，
命运女神和战神尚未判决。

七十三

基督徒和异教徒的两支军队
浴血奋战，杀得天昏地暗，
凶恶的索里曼高据塔楼，
从雉堞上探头观望，
仿佛置身剧院或斗角场，
欣赏人类血肉的较量：
搏斗撕杀和死亡的恐怖，
风云变幻和命运的无常。

七十四

如此威武壮烈的场面
使他看得目瞪口呆，
他要投入战斗，迫不及待，
参与壮举，甘冒危险。
他本来已经披挂就绪，
匆匆戴上头盔，朝部下喊道：
“快，快，胜利向我们召唤，
我们必须背水一战。”

七十五

也许是神意欲擒故纵，
使他心里产生疯狂的冲动，
把巴勒斯坦帝国的残局
在那一天里彻底断送；
也许是死神已经靠拢，
使他主动迎上，自取灭亡，
总之索里曼飞快地打开大门，
冲出塔楼，找十字军交锋。

七十六

索里曼虽然发出战斗号召，
并不指望伙伴们响应；
他孤身冲出塔楼大门，
向成千上万的敌人挪战。
他的英勇无畏激发了别人，

甚至带动了年迈的阿拉丁，
谨慎胆小的人忘了恐惧，
盲目的乐观鼓起了他们的勇气。

七十七

首当其冲的十字军战士
纷纷倒在土耳其人可怕的打击之下，
他来势之猛，出手之快，
还未看清究竟，便已断送性命。
战场上前呼后喊，鬼哭神号，
为一片恐怖的气氛所笼罩，
叙利亚的基督战士
限于极度混乱，几近溃崩。

七十八

加斯科尼人临危不惧，
尽管遭到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
在普遍的恐慌和混乱中间
仍能站住阵脚，保持秩序。
此时索里曼手中的狼牙棒
已经沾满基督徒的鲜血，
仿佛凶兽的利牙
或猛禽的尖爪。

七十九

他的棍棒饕餮无餍，
吞噬肢体，吮吸鲜血。

阿拉丁和其余的追随者，
在围困塔楼的团队中大肆破坏。
善良的雷蒙多赶来救援，
遏制索里曼的嚣张气焰，
虽然知道土耳其人的厉害，
上次几乎在他手下送命。

八十

雷蒙多再度向他进攻，同上次一样
当头挨了一棒，受伤倒地；
这只能归因于他上了年纪，
经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
一百面盾和一百把剑同时举起，
护着老将不让他再遭毒手。
索里曼却掉头而去，也许以为他已气绝，
也许以为胜利来之过于容易。

八十一

他向别的敌人进攻，势如破竹，
在狭小的场地创造了煌煌战绩；
他杀红了眼，兽性大发，
要到宽敞的地方找人厮杀。
正如一个多天没有进食的饿汉，
丢下残羹剩饭去享受盛筵，
索里曼投身战火最炽烈的地方
去满足他嗜杀的欲望。

八十二

他冲出残缺的城墙，来到平原，
匆匆忙忙投入热火朝天的战场。
他的离去并未使部下泄气，
也没有使敌方减少恐惧；
他的部下继续首领未了的事业，
企图夺取最后的胜利，
敌方则继续抵抗，
不过已显出颓势。

八十三

加斯科尼人井然有序地撤退，
叙利亚人却在四散逃奔。
败兵经过坦格雷多住处附近，
善良的骑士听到了喧哗嘈杂声。
他创伤未愈，挣扎着起身，
登上高处看个究竟；
但见托洛萨伯爵倒卧在地，
部下有的后撤，有的只顾逃命。

八十四

危难时方见英雄本色，
勇气并不因肉体疲惫而减弱，
他伤痛的四肢注入了新的活力，
仿佛代替了缺乏的元气和血液。
他左手举起沉重的盾牌，

右手紧握锋利的钢剑，
有了这两件武器防身，
他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八十五

他冲着逃兵们喝道：
“你们丢下首领往哪里跑？
难道你们要让他的盾牌盔甲
挂在异教徒的寺庙里当战利品？
你们丢下昏迷的首领只顾自己，
回到加斯科尼怎么有脸见他的子女？”
他说着挺起创伤累累的胸膛，
迎向乘胜追击的大量敌兵。

八十六

坦格雷多沉重的盾牌
由七层生牛皮组成，
先后重叠，层层覆盖，
蒙住一块纯钢的底板，
他用盾牌护住雷蒙多，
挡开敌人的剑矛和箭镞，
自己仗剑迎敌，不容人近身，
直到善良的老将悠悠苏醒。

八十七

老将雷蒙多受到精心保护，
不久便清醒过来，基本恢复，

恼怒和羞愧的双重火焰，
灼痛了他的心，烧红了他的脸；
他目光炯炯，四下扫视，
企图搜寻伤他的人，
寻找不见，气得发抖，
准备狠狠训斥他不争气的部下。

八十八

加斯科尼人返身归队，
自知理亏，力争将功补罪。
仓惶奔逃的人恢复了勇气，
气焰嚣张的敌军开始胆怯。
追方退却，退方反击，
战场形势顿时改观。
雷蒙多亲自雪耻报仇，
上百名异教徒在他手下丧生。

八十九

雷蒙多想找一些头面人物较量，
发泄他胸中的羞愧恼怒，
一眼瞥见篡居巴勒斯坦王位的人，①
正率领部下在第一线作战；
他赶去给国王当头一击，
接着左右开弓补上几剑，
只听得国王一声惨呼，
倒毙在他统治过的土地上。

① 指伊斯兰教徒阿拉丁，在基督眼里，他身为耶路撒冷国王是非法的。

九十

一个首领远在他处，另一个已死去，
撒拉逊人失去指挥，乱成一团，
有的困兽犹斗，
不顾一切，朝基督徒反扑，
有的惊惶失措，
企图重新退回塔楼保命。
但是基督徒已抢先占领，
拔除了异教徒的最后据点。

九十一

法兰克人控制了塔楼，
守军有的横尸阶梯，有的死在门口；
雷蒙多右手擎着大纛，
登上塔楼的最高处，
迎风挥舞胜利的旗帜，
向战场上双方军队展示。
此时索里曼苏丹刚赶到战场，
远离城墙，并未看见十字旗帜。

九十二

战场上殷红的血迹尚带余温，
没有渗干的地方形成滩滩血泊，
无垠平沙可以说是死亡的王国，
傲然飘扬的是死亡的旗帜。
索里曼见到一匹无主战马，

搭拉着缰绳踟躅徘徊，
他抓住笼头一跃而上，
策马奔向仍有战斗的地方。

九十三

撒拉逊人惊慌万分，难以为继之际，
索里曼的到来给了他们巨大而短暂的帮助。
正如万里晴空突然闪过一道霹雳，
倏忽即逝，但力量强大无比，
所经之处的悬崖绝壁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破坏痕迹。
成百名基督战士倒在他打击之下，
其中两位的姓名必须大书特书留诸后世。

九十四

如果拙笔有幸，吉尔迪贝和奥道尔多，
我愿把你们的悲惨遭遇
和崇高行为详尽纪录，
留诸文字，遐迩闻名，
我希望子孙后代通过这些篇章
传诵你们的模范品质和爱情，
让普天下忠贞不渝的情人
为你们之死一掬同情之泪。

九十五

吉尔迪贝发现索里曼逞凶猖狂，
立即策马前来阻挡，

她朝横蛮的苏丹连砍两剑，
劈破了盾牌，刺中他胁腹。
索里曼从打扮上认出是谁，
破口大骂："不知羞耻的婆娘，
你只配在家里捻针弄线，
何必出来丢人现眼。"

九十六

他说了这句话之后不再吭声，
狠命地挥剑劈向吉尔迪贝，
击碎了甲胄，划破她胸脯，
那原是爱情才能致伤的部位。
她握住缰绳的手突然放松，
眼前一黑，天回地旋，
可怜的奥道尔多在旁看得分明，
急忙赶来，但为时已晚。

九十七

在这紧要关头，他该如何动作？
愤怒和怜悯在他心中交战：
怜悯要求他去照顾重伤的爱妻，
愤怒激励他去清算可恶的仇人。
爱情则劝他两者兼顾，
既不忽略愤怒也不忽略怜悯。
他左手抱住吉尔迪贝，
右手持剑直取仇敌。

九十八

他的意志和力量一旦分散，
不足以对付强大的异教徒，
既扶不住吉尔迪贝，也不能手刃
致她于死地的凶徒。
苏丹砍断了他抱着妻子的手臂，
吉尔迪贝从马背上滑落在地，
奥道尔多也颓然倒在她身上，
他们的肢体纠缠在一起。

九十九

正如攀缘榆树的葡萄藤，
盘绕牵萦，连环难分，
倘若遭砍或者被风吹折，
榆树带着葡萄藤同时倒地，
茂盛的绿叶纷纷剥落，
茁壮的枝条支离断残，
榆树并不为自己的命运悲叹，
却痛惜死在身傍的伙伴；

一百

奥道尔多就这样死去，他只痛惜
上帝赐给他的难分难舍的伴侣。
俩人都想交谈几句，
但发出的不是言语，而是唏嘘：
他瞅着她，两人使出仅存的力气，

像往日那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两人同时咽了气，
两个虔诚的灵魂比翼高飞。

一百〇一

人们凄然奔走相告，
不幸的消息迅速传遍，
里那尔多先则不敢相信，
后经传令兵证实千真万确。
愤怒、悲痛、责任和友情
交织成为死者报仇的决心，
但是高大的阿德拉斯托
抢在索里曼前面挡住他去路。

一百〇二

凶恶的印度国王嚷道："我从你的纹章
认出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今天所有的盾牌我都仔细辨认，
我到各处呼喊你的姓名。
现在我要拿你的脑袋祭神，
履行我作出的复仇誓言。
我是阿米达的卫士，你是她的敌人，
谁高谁低，马上就可见分晓。"

一百〇三

阿德拉斯托向他挑战，手中的剑
随即劈头盖脑地朝他猛砍。

里那尔多似有神助，头盔丝毫无损，
但沉重的打击使他在马背上晃了几晃。
里那尔多回手一剑，重创了印度人胁腹，
阿波罗的医道也回春乏术：①
身材魁梧、盖世无双的国王跌倒在地，
不堪一击，当场送了性命。

一百〇四

诧异夹杂着惊慌和恐惧，
使在场的人心里的血液凝滞，
索里曼目击这神乎其神的一击，
心乱如麻，脸色惨白，
他显然看到了自己的下场，
竟然犹豫不决，不知如何动作；
以前他从未有过这种失态反常，
看来天意如此，人力难以违抗。

一百〇五

正如病危或癫狂的人，
在梦魇中见到骚乱的幻象，
他拚命要逃跑，
但浑身瘫软如棉，
他使尽全部气力，
但手脚不听指挥，
他想开口说话，

① 阿波罗是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兼司医学、诗歌、艺术和畜牧。

语句到了唇边又消失；

一百〇六

索里曼迟疑不决，
他竭尽全力想扑向对手，
但惯常的怒气和力量
消失得无踪无影。
他胸中刚闪现愤怒的火苗，
隐秘的恐惧立即将它扑灭：
他心里盘算着种种念头，
但没有想到逃跑后撤。

一百〇七

里那尔多向犹豫的苏丹进击，
苏丹的高大身材、凶猛和敏捷
在他眼里都视作无物，
撒拉逊人几乎不作抗拒，
大难当头也不失英雄本色：
他既不躲闪对手的攻击，
也不脱口呼唤呻吟，
临终之际仍保持高贵的品质。

一百〇八

索里曼戎马半生，长年征战，
就像安泰乌斯转世，
跌倒后爬起，力量更为强大，

这次倒地却再也不能站立；①
命运女神先是举棋不定，
如今不再迟疑，下了决心，
她对准轮盘方向，
站在法兰克人一边，并肩作战。②

一百〇九

东方大军的精锐御林兵
也像别的团队豕突狼奔。
前不久它还有不朽英名，
现在却在玷辱光荣称号。
埃米伦诺截住掌旗的战士，
声色俱厉地喝斥他道：
“你是千里挑一的旗手，
让你捍卫哈里发的大纛。

一百一十

“里梅东，我委你以掌旗大任，

---

① 希腊神话中，巨人安泰乌斯是大地女神盖亚之子，只要两脚沾地就能源源不断从大地母亲汲取力量，后被赫拉克勒斯抱住，两腿凌空，活活勒死。

② 在描写攻克圣城后的大战役时，塔索颇下功夫，披阅了编年史家们记载的十字军从尼西亚、安蒂奥基亚，直到耶路撒冷的事迹，把主要情节全部糅合在一次战役中，使全诗最后一章有声有色，多姿多采。

与历史事实有出入的是，基督徒占领耶路撒冷后，只有伊夫立哈尔-埃杜亚尔·埃米尔带领亲兵退守保卫塔楼，总攻后两天埃米尔便向雷蒙多·德圣希列斯投降。

雷蒙多保护俘虏不受杀害，把他们安全押送到阿斯卡隆。

二十天后，几名信使来见戈弗雷多，报告说埃及大臣阿夫达尔率领一支为数众多的军队开赴阿斯卡隆，准备进攻法兰克人。

八月十五日，即锡安城攻陷后一个月，战役开始，撒拉逊人大败，十字军缴获无数，巩固了攻占巴勒斯坦的胜利。

并不是让你扛了旗逃奔。
胆小鬼，刚同敌人接触，
你丢了旗，还有什么脸见你的元帅？
你想干什么？保全性命？
你现在走的是死路一条。
不想死的随我来战斗：
荣誉之路也就是活命之路。

一百一十一

里梅东羞愧万分，返身继续战斗。
埃米伦诺随即痛骂别的逃兵：
或用言语威胁，或用剑动真，
使部下对他的惧怕压倒了惧怕敌人。
他终于收拾残部
稳住右翼的阵脚。
同时寄希望于蒂萨弗诺，
此人至今还未退却。

一百一十二

蒂萨弗诺那天表现特别英勇：
打散了诺曼底团队，
又给了佛兰德团队以重创，
吉尔尼埃、鲁吉埃和吉拉尔多都死在他手。
他用英雄事迹把自己的姓名
留在荣誉的永恒殿堂，
似乎认为短暂的生命已不足惜，
便去寻找更危险的场合。

一百一十三

他看见并且认出了里那尔多，
尽管后者的蓝色甲胄和头盔的白银鹰饰
已沾满敌人的鲜血，染成殷红。
他暗忖道："这才是最大的危险；
但愿上天助我一臂之力，
让阿米达见到她盼望的报复，
穆罕默德，如我得胜，我保证
把他的盔甲献给你的庙宇。"

一百一十四

他默默许愿，但纯属徒劳，
穆罕默德并没有听取他的祝告。
正如狮子挥扫尾巴拍打自己，
企图激起天生的凶猛，
蒂萨弗诺也竭力鼓起勇气，
并在情焰中加温煅烧。
他整理好甲胄武器，
一夹马腹，朝里那尔多冲去。

一百一十五

拉丁骑士也摆出进攻的态势，
猛踢马刺，向蒂萨弗诺冲去。
周围的人纷纷让出地盘，
观看这场惊心动魄的决战。
意大利英雄和撒拉逊好汉

挥剑互砍，急如暴风骤雨，
在场的人看得目瞪口呆，
忘掉了自己的喜怒爱憎，
甚至忘掉了自己的存在。

一百一十六

里那尔多盔甲坚实，力量又超过对方，
自己未受丝毫损伤，但给了敌手重创。
蒂萨弗诺头盔破裂，盾牌残缺，
沙场上洒的都是他身上的鲜血。
美貌的女巫眼看自己的卫士
落到这般狼狈地步，
其余的扈从个个吓得脸色惨白，
知道大势已去，复仇无望。

一百一十七

想当初她扈从如云，前呼后拥，
如今战车上只剩孤家寡人：
报仇的希望已成泡影，
她害怕被俘，厌恶生命。
愤怒和惧怕的心情交集，
她下了战车，匆匆跨上一匹战驹，
爱情和憎恨犹如两条猎犬，
在她两侧一起逃遁。

一百一十八

古代的埃及女皇克娄巴特拉

在激烈战斗中单身逃脱，
抛下她忠实的丈夫安东尼
在惊涛骇浪中对付奥古斯托，
安东尼不爱江山爱美人，
蹈海追赶孤帆远影。
蒂萨弗诺原想去陪伴情人，
但是里那尔多不容他脱身。

一百一十九

异教徒眼前消失了心上人的倩影，
仿佛觉得太阳西沉，地暗天昏，
而对面的敌人还拦住他不放，
他气急败坏，挥剑狠命猛砍。
煅造雷电的独眼巨人布朗特
下手的锤击也没有这般沉重，
对方的头盔遭此一击，
铿锵有声，连晃几晃。

一百二十

里那尔多立即在马背上坐直，
手起剑落，劈破对方厚实的甲胄，
锋利的剑刃刺进胸膛，
洞穿生命所在的心脏。
这一剑力量之大留下两个伤口，
一个在异教徒前胸，一个在背后，
魂灵逸出的通道更加宽敞，
迅速脱离了皮囊。

一百二十一

里那尔多环顾四周，
考虑下一步进攻和支援目标，
只见异教徒已四散奔逃，
丢盔弃甲，偃旗息鼓。
青年骑士不再追杀，
激动的心情逐渐平静。
这时他才想起
孤身凄然离去的少女。

一百二十二

里那尔多当初看到她逃遁；
怜悯和礼貌现在要求他关心，
他回忆起分手时的保证，
愿作她的骑士，卫护她的荣誉和生命。
他循着阿米达坐骑的蹄痕，
飞马赶去，将她追寻。
此时阿米达来到一个僻静的去处，
准备无声无息了此残生。

一百二十三

她漫无目的缓辔前行，
命运把她引到一个荒凉的山谷。
她勒住坐骑，翻身下鞍，
卸下弓箭和全部甲胄。
“倒霉丢人的武器，

战斗结束，还未沾上鲜血，
根本没有替我报仇雪耻，
我把你们留在这里听其埋没。

一百二十四

“在这许多支箭中间，
有没有一支不怕沾血？
别人的胸膛坚不可摧，
你们至少可以穿透妇女的胸脯。
我现在把胸脯坦露，
你们不妨满足我的愿望。
我的心经不住打击，
爱神的箭早已长驱直入。

一百二十五

“我原谅你们以往的荏弱，
希望你们在我心上显得坚强犀利。
可悲的阿米达，竟然落到这个地步，
只能从你们手里得到解脱！
别的救药对我已不起作用，
我的创伤只能由新的创伤治愈，
让箭伤治好我的心伤，
死亡才是治我心病的良药。

一百二十六

“我死时，我的满腔怨毒
休随我去污染地狱！

让爱情留在这里，只有愤恨
作为我在阴曹地府的永恒伴侣，
然后让它从黑暗王国归去，
同爱情一起折磨那个嘲弄我的人，
不停地用恶梦扰乱他的夜晚，
用可怕的幻象让他不得安宁。”

一百二十七

她说罢，横下一条心，
挑了一支最结实锋利的箭，
这时骑士已悄悄接近，
眼看她要走上命运的极端，
她断然作出可怕的决定，
一片死色已蒙上高傲的脸。
她刚握紧箭杆要刺自己的心，
骑士从后抢上前抓住她手臂。

一百二十八

阿米达没有听到骑士的脚步声，
回过头来发现是他，大吃一惊。
她尖叫一声，鄙夷地掉过眼睛，
不看她的心上人，接着昏了过去；
她脑袋耷拉在胸口，
仿佛一支掐断的花朵，
里那尔多一手抱住娇弱的身躯，
一面替她松开衣服，让她苏醒。

一百二十九

他洒下几滴同情的眼泪，
沾湿了她美丽的脸庞和酥胸。
正如清晨晶莹的露水，
滋润唤醒了凋谢的玫瑰，
阿米达悠悠苏醒过来，
微微转动泪痕斑斑的脸。
她三次睁眼，又三次阖上，
不愿看她那欢喜冤家的模样。

一百三十

她用软弱无力的手
推开搂住她的强壮的手臂；
她使劲推了几次，
但只促使他搂得更有力。
最后她被禁锢在他怀抱里，
这怀抱以前何等甜蜜，现在依然如此，
她泪如雨下，脸没有朝他，
抽抽噎噎说了这番话：

一百三十一

“你离去和归来都是同样残酷，
谁指引你来这里？真是咄咄怪事！
你害我求生不得，走此绝路，
现在又要把我从鬼门关拉回。
你要我苟且活命，你替阿米达

准备了什么样的痛苦和羞辱？
我知道你这个负心汉的伎俩，
但无可奈何，只有一死才能解脱。

一百三十二

“你背叛的女人现在又被你强行俘虏，
也许你认为要把她绑在凯旋车上示众，
否则就有损于你的光荣；
也许你认为这才是你最大的功勋。
我曾经请求你让我和平生存，
今天我觉得死去更为安逸；
但我不要求你来处置，
因为出自你手的一切我都厌恶。

一百三十三

“负心人，我要自行设法
摆脱你对我的残酷。
不幸的俘虏虽然身受限制，
没有毒药武器，不能投崖悬梁，
但感谢上天，我还有许多别的办法，
你防不胜防，拦不住我自寻短见。
别再虚情假意，对我照顾关怀，
死到临头的人已经万念俱灰！”

一百三十四

阿米达哀怨地泣诉，秀丽的眼睛
汩汩涌出又爱又恨的泪水，

里那尔多也悲从中来，
唏嘘不已，一掬同情之泪。
他柔声说:“阿米达，别伤心，
我绝无给你羞辱之意，
只是替你保留了一个王位，
我不是你的仇敌，而是你的卫士仆人。

一百三十五

“你既然不信我的言语保证，
那就请你看我真诚的眼睛。
我发誓要让你重登
你祖祖辈辈的王位，
但愿上天圣洁的光辉给你智慧，
揭开蒙蔽你心灵的伪教的纱巾，
我将帮助你取得权力，
东方任何公主都不能同你相比。”

一百三十六

他娓娓而谈，苦苦哀求，
哀求中不时夹杂着泪水和叹息；
正如温暖的阳光或和风
逐渐融化了积雪，
阿米达的怒气终于烟消云散，
胸中只剩下别的欲望。
她说:“我是你的奴仆，随你处置，
你的意志就是我的法律。”

一百三十七

话分两头，且说埃及元帅，
他眼看奋勇的旗手里梅东
被戈弗雷多一举击毙，
王国的大纛倒卧泥涂，
他的部下不是阵亡便是溃逃；
最后关头，他不愿显得懦怯，
死也不能死在无名小卒手下，
他便去找英雄人物较量。

一百三十八

他认为眼前的人都不值得交手，
便策马向虔诚的博伊龙冲去，
一面鞭打马匹，一面大叫大嚷，
像是输红眼的赌徒模样。
他还没有来到博伊龙跟前，
老远就喊道："我前来找死；
可是在我倒下之前，
你也休想找到便宜。"

一百三十九

话音刚落，两个骑士已冲到一起，
同时举剑向对方劈去。
法兰克人的统帅盾牌砍裂，
持盾的左臂连带受伤；
但他挥剑更为有力，

重创了对方的左颊，
异教徒在鞍上还未坐稳，
腹部又中一剑，翻身倒地。

一百四十

埃米伦诺元帅就此阵亡，
他那庞大的军队所剩无几。
戈弗雷多掩杀残敌，
发现阿尔塔莫罗全身血污，
头盔打掉一半，手中的剑只剩半截，
被一百支长矛团团困住，仍在死战，
博伊龙喝住部下，对阿尔塔莫罗说：
“我是戈弗雷多，你可速速投降。”

一百四十一

阿尔塔莫罗志高气傲，
从未表现过软弱屈辱，
但是戈弗雷多的名字如雷贯耳，
从埃塞俄比亚到南北两极无人不晓，
他放下武器说：“我听从尊命，
向你投降也不辱没我的身份。
你对阿尔塔莫罗的胜利，
可以增添你的荣誉和黄金。

一百四十二

“我贤惠的妻子会用王国的珠宝黄金
赎买我的自由和性命。”

戈弗雷多回答说："上天赐给我的
不是一颗贪得财富的心。
你尽可保留来自印度的真珠
和藏诸波斯的财富，
我不寻求别人生命的价格，
我来亚洲战斗，不做人命交易。"

一百四十三

他说罢，把俘虏交给卫队看管，
返身去追杀溃逃的敌兵。
残余的敌人撤回营地，
但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基督徒控制了整个战场，
大肆杀戮，营帐间血流成渠，
染红了贵重的战利品，
糟蹋了异教徒华丽的装饰。

一百四十四

戈弗雷多大获全胜，
利用白天余下的时光，
带领胜利者进入解放的圣城，
晋谒耶稣基督的圣坛。
他没脱血迹斑斑的战袍，
同战士们一起来到寺庙，
誓言已酬，挂起甲胄，
虔诚地朝拜圣墓。①

① 据编年史家阿尔托贝·德艾克斯记载，"当坦格雷多前去圣庙 （转下页）

(接上页)夺取其中财富，当主要将领们在搜寻土耳其人的战利品，基督教徒大肆屠杀异教徒时，戈弗雷多公爵由三人——鲍德里、斯塔布隆和阿德波尔德——陪伴，卸掉盔甲，披上一袭羊毛长袍，跣足出了城，虔诚地绕城一周，然后从面向橄榄山的前门再进城，到了耶稣基督的圣墓，泪流满面，高唱颂歌，为宿愿已偿而感谢天主。

攻克圣城后十日，郡侯集会，选举基督教新王国的领袖，候选名单中有戈弗雷多·德博伊龙、佛兰德伯爵罗伯托、诺曼底伯爵罗伯托、坦格雷多和雷蒙多·德希列斯。戈弗雷多当选，但他谢绝了国王称号和黄金皇冠，因为他不愿在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受难、戴上荆棘皇冠的地点戴上金冠。”

戈弗雷多在位不到一年。他肃清了约旦河两岸的阿拉伯人，下令制订了著名的《耶路撒冷法令》，巩固了法兰克人的政权，于公元1100年7月18日去世。遗体安放在圣墓附近。

[General Information]
□□=□□□□□□□
□□=BEXP
SS□=
□□□□=
□□=760
□□□□=http://hn3.5read.com/300-32/diskrap/rap87/02/!00001.pdg